

迎春接福（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閉門家中坐，橫禍從天降，一位武林名宿，忽接閻王帖，被困居所，全家惶惶不可終日，那知道，却由此而引出一段天造地設的良緣來，化兇為吉……



第27年
11

編者話

「迎春接福」是今期的巨型小說，由馬行空執筆。是一部俠情倫理哀艷故事，曲折離奇，描述一個武林名宿，育有兒女各一，安享晚年，然而，突接閻王帖，使他惶惶不可終日，愁困家居，伺敵臨門……詎料，皇天眷顧，吉人天相，趨吉避凶，安然若素，而且還替他掌珠撮合了一段良緣。過程眞相引人入勝，幸勿錯過。

*　　*　　*

西門丁的奇情幻想小說「經的秘密」今期終結，故事高潮迭起，難以蠡測，欲知眞相，請看內文。作者西門丁先生由下期起，再接再厲，替本刋撰寫「雙鷹」故事後傳之二「囊中秘」，講述雙鷹今番再度出現，原因是爲了一個幫會的幫主死後，却不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引致少幫主疑雲四起，尋求眞相，最後終於由雙鷹及一干屬下在一個香囊中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詳細情形，請留意下期本刋。

*　　*　　*

王一龍下期扭轉筆法撰寫一部流行小說式的山貓王森故事集，精采之處，特式之處，一看「深山愛火」的刋出，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1期
（總號13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

迎春接福

故事／馬行空·文
可　飛·圖

忽接閻王帖

春雨瀝淅，點滴到天明。

柳迎春一夜好睡，在床上嬌慵地伸了個懶腰，正想下床，房外响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她一聽，便聽出是丫環巧兒來伺候她起床了，咀邊不禁泛起一絲笑意，撐着坐起身子來，才下床，門外便响起了巧兒的叫聲：「小姐，快起床啊……」

柳迎春聽着，不由笑罵道：「巧兒，妳在外面急驚風般嚷叫什麼，我不過今早睡晚了一點點，妳便……」

「小姐，快開門，外面發生了……」巧兒在外面急巴巴地嚷叫着。

柳迎春一聽，心中打了個突，連忙三步兩脚一下子搶到門前，一邊將房門打開，一邊急不及待地道：「巧兒，發生了什麼事？」

閻家難安寢

說話間，柳迎春已將房門打開來，一眼便看到門外的巧兒一副焦急慌惶的樣子，令到她心頭不禁劇跳了一下。

「小姐，老爺與夫人及大公子他們都在前面大廳上，正在看着那張釘在大門外面的閻王帖……」

「什麼？」柳迎春臉容驟變。「是什麼人投的閻王帖？」

巧兒平時伶牙俐齒的，這時却舌頭打了結，可知道她是如何的慌張了。「小姐……婢子……不知道……小姐快到外面大廳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柳迎春也是被「閻王帖」三個字驚得心慌意亂，以至不知所措，被巧兒這一說，「噢」地恍然叫了一聲，也顧不了盥洗梳妝，胡亂披上一件衣衫，便像一陣風般，向外面大廳奔去。

巧兒還想說什麼，見柳迎春已奔去老遠，忙將到口的話咽住，急轉身跟着向外面走去。

× × ×

要知道在武林中，江湖上，閻王帖可說是代表了死亡，那一位武林人物接到了閻王帖，那就等於判了死刑，等於死神的降臨，絕少有倖免的，除非，投帖之人自動罷手，或者是接帖之人，有通天的本領，否則，就只有終日惶惶，坐以待斃的份兒。

也所以，閻王帖具有令人胆落魄飛的震撼力。

明乎此，也就不難明白柳迎春主婢何以如此驚惶慌恐了。

雖然每一個人難免一死，但當面對死亡時，就算是大智大勇之人，也難免會心生恐懼的。

× × ×

柳迎春才奔入大廳，一眼便看到父親與母親神色沉重地坐在椅上，她的大哥柳逸民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握拳作勢，激昂地說着話。「爹，娘親，這張閻王帖說不定只是一些下三濫的人物，明知動不了咱們家，却故意施展這種技倆，以圖恐嚇，令到咱們家鷄犬不寧，一洩心中的怨恨吧了。」

柳西城瞪了兒子一眼，沒好氣地道：「逸民，你就是心浮氣燥，你憑什麼說這張閻王帖是那些未入流的傢伙弄出來的唬人玩意，莫非你在日前又逞勇出手，打傷了什麼人？」

柳夫人一向對兒女溺愛，見愛兒受到乃父質詢，忙開口道：「老爺，這時候，你還有閑心管孩子的事，逸民也不是小孩子了，又怎會在外面到處闖禍的啊！」

柳西城不滿地橫了老妻一眼，正想說話，却被柳迎春略帶惶急的語聲打住了。「爹，娘親，巧兒說有人在大門上留下了閻王帖，到底是什麼人留下的？」

柳西城夫婦一見愛女出來，並知道了閻王帖的事，知道隱瞞不了，柳夫人慈愛地朝柳迎春道：「女兒，女孩兒家，不要多管閑事，快回房去吧。瞧妳，頭未梳，也不怕失禮人麼！」

柳迎春撒嬌地扭了一下腰肢，挨在柳夫人的身邊，說道：「娘，那怎能說是閑事，那可是關係到咱們全家上下人等的生

死大事，女兒一定要知道！」

柳夫人沒奈何地道：「問妳爹吧。」一邊輕輕摟住女兒。

「爹，你說吧！」柳迎春急急向父親說。

柳西城嘆口氣，語聲沉重地道：「迎兒，爹要是知道向咱們家投下閻王帖的人是誰，爹還會坐在這裏麼？早已去找那人了斷了！」

柳迎春雖然是女孩兒家，但由於父親是名重一方的武林人物，所以，她對於武林中的事情，自然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難道帖上沒有留下投帖人之名？」柳迎春問。

「當然沒有了！」柳逸民插口道：「要是有了，爹、娘親與我焉會看不到的道理。」

柳西城吁口氣道：「爹自問出道以來，從未與什麼人結下深仇大怨，如今却竟然接到閻王帖，一時之間，爹不知如何辦才好。」

「爹，什麼怎麼辦的，孩兒馬上出去外面探查一下，一定可以查出那是什麼人投的帖！」柳逸民心浮氣燥地說，便想轉身往外面走。

「逸兒，快給爲父坐下來！」柳西城沉聲喝道：「你這樣冒冒失失的往外亂闖，只怕什麼也查不到，反而……」下面的話，他覺得意頭不好，所以咽住了。

「爹，讓女兒看一下那張帖。」柳迎春伸手向父親討取那張閻王帖。

柳西城衣袖一翻，將拿在手中的那張

閻王帖。遞給女兒。「迎兒，沒有什麼好看的！」

「見識一下也是好的！」柳迎春說着話，已接過那張閻王帖。

那張帖遍體漆黑，其上却用朱丹大書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殺」字，本來，若是投帖之人有頭有臉的話，是會在下端署上名號的，但這張閻王帖却沒有，也就是更增加其恐怖與詭秘。

柳迎春一眼看到那張閻王帖上那個猩紅刺目的「殺」字，禁不住心弦震蕩了一下，臉色爲之一變，吸口氣，語聲有點顫抖地道：「原來這就是閻王帖，女兒終於見識到了。」邊說，邊急急將手上的閻王帖遞還給父親。

「迎兒，妳亂說什麼，這種不祥之物，一生一世不見識也罷！」

「爹，咱們現在怎辦？」柳逸民一副躍躍欲動的樣子。「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任由宰割的啊！」

「逸兒，少安毋躁，待爲父慢慢思想一下，總會想出一個應付之法的。」柳西城擺擺手，示意兒子坐下來。「聽着，在爲父未想出一個妥善的應付辦法前，任何人也不可以出外，以免遭到意外。」

「爹——」才坐下來的柳逸民一聽乃父那樣說，馬上「呼」地一聲站了起來。

但他下面的話却說不下去。「逸兒，不用多說，若沒有爲父之命，不准踏出門外一步！」柳西城聲色俱厲地沉喝出聲，瞪視着兒子。

柳逸民素知乃父的脾氣，說一不二，只好乖乖地「嗯」了一聲，坐回下去，不敢再吭聲。

柳夫人看到兒子那種委屈的樣子，心中不忍，張口說道：「老爺，怎……」

却給柳西城打斷了下面的話。「夫人，妳與迎兒還是回後面去吧，我想清靜一下。」

柳夫人只好站起身來，扯着女兒往後面走去。「逸兒，回房梳洗一下吧。」

柳迎春雖然担心父親不知想不想得到辦法應付得了這一次的刧難，但她一個女孩兒家，又能够怎樣，只好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柳夫人走回後面內宅。

「逸兒，你也回房研練爲父早幾天傳給你的那二招劍法吧。」柳西城對坐着不動的兒子擺擺手。

柳逸民本來想賴着不走，陪着父親出出主意的，見父親那樣說，又看到父親臉上那種固執的神色，只好怏怏地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間。

待妻子兒女走後，柳西城長長地吁了口氣，雙眉深深地皺了起來，負着手，在大廳上踱起步來。

說眞的，他雖然在隴西一帶，素負盛名，家傳五龍劍法向稱一絕，自出道以來，還未有人能夠將之破解，而他也仗着五龍劍法飲譽武林道，被武林中人稱爲五龍劍客，在武林道上，也算得上是一位人物，從未試過有人敢上門找碴尋仇的，如今，却有人胆敢向他投下閻王帖！正所謂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那投下閻王帖之人，雖然不敢公然留下名號，但既敢投下閻王帖，應該不會是什麼下三濫未入流的傢伙。手底下肯定有幾下子，否則，又焉會向他投下閻王帖。

而投帖之人沒有留下名號，那並不等於對方心虛胆怯沒有眞功夫，這反而更具威脅，正因爲猜不到是什麼人投的帖，才增加了對方的神秘與可怕，令人不免疑神疑鬼。

柳西城這時正是在挖空心思，思索着那投帖之人，到底是什麼人，但任他想爆了腦袋，却就是想不出來。

最後，他不再想了，脚步一停，朝廳外喝道：「晉安。」

一名年約三十六七，樣貌忠厚中透着精明的漢子馬上自廳下應聲現身，急步趨近廳前階下，垂手道：「老爺，有什麼吩咐？」

柳西城道：「晉安，馬上傳我之命下去，月夜嚴守莊院，不得鬆懈，莊院內任何人等，沒有什麼事，不可輕離莊院一步，有什麼事要辦，切不可一人獨自外出，以免遭到意外，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這名叫晉安的中年漢子，乃是柳家的管事，當下連忙應道：「老爺，小的明白老爺這樣做，是爲他們好，小的這就去吩咐他們一聲。」

說完，轉身便欲往一條碎石小道走去，却給柳西城叫住了。「還有，順道代我請譚師傅來一下，就說我有事要與他商量一下。」

柳西城口中的譚師傅，是柳家內的護院頭兒。

晉安連聲應是，這才轉身離去。

× × ×

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瀝瀝淅淅地下着，令人更覺春寒之料峭。

窗前簷下，却有一雙燕子在嬉翔迴舞着，柳迎春支頭坐在窗前，她看得有點痴了。

實則，她的心中却凌亂一片，想着的，盡是關於那張閻王帖的事。

本來，此情此景，不論是貧家女或是富家千金，也會覺得滿是詩情畫意。少不免引起春思的……可惜，那張令人悚目驚心的閻王帖，實是大煞風景，令到她的心情怎也不能輕鬆起來。

輕輕地吁了口氣，一點雨絲忽然隨着一股冷風飄打在她的嬌靨上，令到她精神不禁爲之一振。

一陣賣花聲隨之飄送入她的耳中，一聲聲，越來越近。耳中聽着那賣花聲，不知怎的，她像受了催眠般，眼前，那如布帘般的雨絲，漸漸的，幻現出一張塵污掩不住的俊朗臉孔來。

此刻，她的思緒，也隨之飛靈變幻起來……

× × ×

那一日，她與巧兒在午飯後，到三里外的鳳棲台遊玩解悶，才來到那風光靈秀的鳳棲台上，不知怎的，她發覺到自己拿在手中的那條絹帕，竟然掉了。

也許是遊人太多的緣故，擠迫之下，弄丟了，一條絹帕，又不是什麼貴重物品，她也懶得往回再找，只是站着在附近的地上張望了兩眼，便又與巧兒往前走，準備到鳳鳴寺中，隨緣上香。

說來，這鳳棲台是一座約二三十丈高的山崗，只因山崗上有一塊只有十丈方圓的大石台，有如一朵飛雲般，「飄落」在崗頭前面，據說，也不知是那一朝一代，有一隻鳳凰棲止在那塊石台上，引吭三鳴，不知那個風雅之人，將那石台稱爲鳳棲台，而崗頂上那間鳳鳴寺，大概也是因此而得名的吧，總之，由於鳳棲台上花樹靈秀，景物奇特，再加上那一段傳說，一直以來，都是附近數十里內，最有名氣的風景勝地，而那間鳳鳴寺，也成了附近一帶香火最鼎盛的寺院，每到春夏兩季，眞可謂遊人如鯽，滿是隨喜進香的善男信女，仕子倩女。

本來，柳迎春只是來遊玩的，但既入「寶山」，自然不能空手而回，何況，她已年華二八，正是情竇已開，自然要在佛前許個願了。

至於她想許什麼願，那應該不言而喻了。

而在一路之上，主婢兩人，確曾引來不少「驚艷」的目光，令到主婢兩人心中乍嗔乍喜。

「小姐，那邊有香燭賣，咱們去買些好麼？」巧兒指着鳳鳴寺前左側，笑着對柳迎春說。

柳迎春頷首道：「傻丫頭，咱們兩手空空的，既要入寺隨喜，那自然要買些香燭了，還用問我！」

巧兒「咭」地笑了一聲，伸伸舌頭，忙道：「小姐，那咱們快去買吧。」

說着，挽着柳迎春的手臂，直向那邊走去。

「小姐——」忽然，身後傳來一聲喘急的叫聲，令到邁動脚步的柳迎春突然刹住脚步了。

她聽得很清楚，在後面叫喚那人，是朝她叫喚的。

——是什麼人叫喚我？

她在心中疑惑地想着，扭轉身來，往後看一下。

「小姐，這是你的手帕麼？」一個年輕的叫化子，正自氣喘吁吁地蹬着山道，急急奔上來，朝柳迎春揚動着手上一條絹帕。

柳迎春一眼便認出，那年輕叫化子手上的絹帕，正是她遺失的絹帕。

因爲那條絹帕上，有她親手綉的一雙飛燕。

巧兒也認出來了，順口叫道：「喂，那正是我家小姐遺失的絹帕，怎會在你的手上？」

那年輕叫化子一邊喘氣，一邊奔到近前，急急地說道：「姐姐，我是在下面半山腰的山道上檢到的，當時前面就只有姐姐與這位小姐，故此我猜可能是兩位丟失的……」

「小……哥兒，多謝你，請將絹帕還給我家小姐。」巧兒眨着眼，上下打量着那年輕的叫化，並伸手去接。

那知道那年輕的叫化却沒有將手上的絹帕遞給她，却遞給柳迎春。「小姐……弄髒了妳的手帕……」

叫化子的一張塵污的臉，脹紅起來，但却掩不住他那原本俊朗的容貌。

柳迎春邊伸手接過，邊瞥了那叫化子一眼，這一眼，却正好與叫化子那雙湛亮的目光相接，令到她恍似觸了電般，心弦震顫了一下，雙頰亦紅起來，連忙垂下目光，羞澀地低聲道：「謝謝你，那……不是……你弄髒的……」

那叫化子傻着眼道：「小姐，妳這條絹帕上綉的燕雙飛，活靈活現的，手工好精細啊。」

柳迎春聽着，不知怎的，只覺比喝了蜜糖水還要甜，臉上也覺更熱了，慌忙將絹帕收回袖中，轉回身子，急急向寺中走去。

巧兒奇怪地望了那叫化子一眼，急急追上柳迎春。

那叫化子却像個傻子般，呆站着，直望着柳迎春主婢進入鳳鳴寺內，消失了身形，才有點自嘲地笑笑，向鳳棲台那邊走去。

× × ×

「買花喲，有紅艷艷的迎春花，清麗脫俗的水仙花……」

院中牆外的賣花聲，清晰地傳入柳迎春的耳中，將她從回憶中驚轉過來。

輕輕地甩甩螓首，窗外，雨中，那雙燕子仍在迴翔嬉戲着，忽然間，她生出一股要出去買束迎春花的衝動來。

她身形一縱，便從窗口掠了出去，再一拔，便有如一隻燕子般，斜掠起來，「嗖」地一聲。掠過牆頭，飄身落在牆外的巷子內。

但馬上，她又欲拔身而起，掠回牆內了。

——那是她忽然記起了父親的囑咐——沒有什麼事，千萬不要獨自一個人外出，以免遭到意外。

但馬上，她又被自巷子那頭走過來的賣花姑娘手中挽着的那個花籃內放着的鮮花吸引了。

那籃中的鮮花五彩繽紛，艷麗奪目，馬上將柳迎春吸引住了 一時間將父親的吩咐，抛諸腦後。

就這一瞬之間，雨水已將柳迎春的髮絲衣衫打濕了，她却不管這些，她的一顆心，經已完全放在那賣花女那籃色彩繽紛的花朵上。

那賣花姑娘頭上戴着一頂竹笠，身披簑衣，一直走到柳迎春的身前，停了下來，看了柳迎春一眼，脆聲道：「小姐，可是要買花？」

柳迎春生性愛花，這時早已被那籃花吸引住了，也沒有怎樣留意那賣花姑娘的神情容貌，伸手拿起一枝迎春花，嗅了一下，隨意問道：「多少錢一支？」

「小姐，一分銀子五支。」賣花女將手上的花籃挪到柳迎春的面前。「小姐若是可憐小女子，將這籃花買了，小女子願意賤賣，只收小姐妳三錢銀子。」

柳迎春雖然生長於武林世家，習得一身武功，但却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對於江湖上的各種鬼蜮伎倆，雖然有所聽聞，但却從未經歷過，所以，她可是一點戒心也沒有，何況，對方還是個可憐的女子，她心中只有可憐，又那裏會想到，死神已悄然向她逼近了。

「好吧，我買下妳這籃花。」柳迎春說着，便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約半両重的碎銀來，遞給那賣花女。

賣花女伸手接過那錠銀子，另一手將

花籃遞給柳迎春。「小姐，多謝。」

柳迎春接過那籃花，目光已全在那籃花之上，用力地嗅吸着那些色彩繽紛的花朵在雨中散發出來的縷縷清香，早已將那賣花女忘記了。

那賣花女却就在柳迎春接過那籃花後的剎那，手腕一翻，不知怎的，手上竟然握着一柄只有四五寸長的短七，疾往柳迎春的腰腹部位扎去！

別看輕了那賣花女的這一出手，雖然簡簡單單，但却又狠又疾，加上柳迎春在毫無所覺的情形之下，只怕柳迎春非但躲避不了，還會喪生在她的短七之下。

柳迎春確是毫無所覺，因為她根本就想不到，這個在雨中賣花的可憐女子，竟然會暗算她，待到她驚覺的時候。七尖已堪堪刺觸在她的衣衫上。

她不禁大驚失色，却沒有叫出聲來——驚駭過度得叫不出聲來，欲閃，經已來不及了。

只要賣花女手中的短七插入她的腰腹內，她就算不會當場斃命，只怕也會重傷垂危。

驀地，也不知從那裏鑽出一個叫化子來，彎腰縮頭的，並用雙手抱着腦袋，遮擋雨水，就像一頭蠻牛一樣，胡衝瞎撞，於千鈞一髮間，一頭撞在那個賣花女的左後腰上！

這一撞，險險乎救了柳迎春一命。

因為那賣花女被那叫化子突如其來的一撞，身形便猛地歪斜搶跌出去，帶動了她的右手臂也去勢一歪，嗤地一聲，貼着柳迎春的腰側，刺了過去。

那一刺自然刺了個空，但也將柳迎春的腰側衣衫，給割破了。

柳迎春至此才發出一聲驚叫來，順勢將手中的花籃砸向那個賣花女的身上。

而那個叫化子一頭將賣花女撞得歪跌出去，他自己也被撞得仰天摔倒在地上，一身衣衫不但更濕，也雪雪呼痛起來。

花籃砸在賣花女的身上，她只是哼了一聲，擰身反臂，寒光暴閃，手中短七揮劃向柳迎春的頸側大脈。

看來，這賣花女似乎非要置柳迎春於死地而後甘心。

柳迎春剛才只是大意及料想不到之下，才幾乎被那賣花女所刺殺，論她的身手，也算不俗，當下疾忙躬腰低頭，便讓過賣花女那一七，左手併指戳向賣花女的脅下。

賣花女冷哼一聲，身形藉勢暴旋，飛起一脚，踢向柳迎春的小腹！

柳迎春連忙飄身疾閃開去，以避賣花女那陰狠的一脚。

「殺人啊！有人動刀子想殺人啊——」那叫化子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扯開喉嚨，驚聲大叫起來。

而圍牆之內，早已傳來一陣呼喝聲與喚叫聲，那賣花女一見勢色不對，藉着一脚逼開柳迎春之際，身形貼着牆向巷子的那頭竄撲過去。

柳迎春一見，自然不甘心讓對方跑掉，嬌叱一聲，足下一彈，猛撲向那賣花女，企圖將她截下來。

但那賣花女的身法好快，只不過眨眼間，便已竄出巷口，接一個急轉，便消失在巷口牆角後面。

柳迎春身形如風，窮追不捨，此刻，却被牆頭上掠現的三條人影中的一條喝止了

「迎兒，發生了什麼事？」

柳迎春一聽，聽出那是她父親柳西城的語聲，忙止住身形，發急地叫道：「爹，有人想刺殺女兒，是個女的，從那邊巷口跑了，快追啊！」

來的果然是柳西城與護院頭兒譚師傅，以及另一名姓王的護院。

他們是聽到柳迎春那一聲驚叫，馬上趕來的。

而宅內的人，亦被驚動了，馬上嚴加防範，只由柳西城與兩名護院掠出牆外救援柳迎春。

「譚師傅，你與王師傅立刻追下去！」柳西城瞥眼看到女兒無恙，一顆心才算放下。

那兩名護院應了一聲，如飛般追出那邊巷口。

「爹——」柳迎春這時可說是驚魂稍定，一下子撲入乃父的懷中。

柳西城慌忙伸臂將女兒摟住，輕輕拍着女兒的肩背，安慰道：「迎兒，不用怕，爹在這裏，不會有人傷害得了你的。你沒有什麼事吧？」

柳迎春搖搖頭：「爹，女兒很怕……若不是那個叫化子救了女兒……」忽然間，她咦了一聲，抬起頭回望過去，張望着道：「怎麼不見了那個叫化子？」

這時候，她才省起那個救了她一命的叫化子來。

但巷中除了她與父親外，那裏還有叫化子的影子，也不知那叫化子在什麼時候跑了。

柳迎春沒來由地感到一陣的失落與悵然。

雖然那只是倉促的一瞥，但她依然認出，救了她一命的那位叫化子，正是那日，在鳳棲台上，檢拾到她那條遺掉了的絹帕，送還給她，令到她印象難忘的年輕叫化子。

剛才，她在窗前想起他，想不到，救了她一命的，又是他，這怎不敎她心情蕩漾。

「迎兒，什麼叫化子？巷子內那還有別的人影？」柳西城左右張望着，詫異地說着。

「爹，他跑掉了。」柳迎春感到一陣失望。「要不是他相救，女兒早已死在那賣花女的利七之下！」

柳西城拍拍女兒的肩頭，溫聲道：「迎兒，事情是怎樣的，說給爹聽一下。」

柳迎春只好收起心神，將事情的經過，一一說給柳西城聽。

柳西城聽着，臉色逐漸凝重起來，待柳迎春說完，他才凝重地道：「迎兒，這一次算妳命大，那個叫化子恰好救了妳，以後，凡事皆要小心點，切記不可獨自外出，以免再遭遇危險。要知道，江湖險惡，只怕再遭遇意外時，沒有這一次這樣幸運的了。」

柳迎春一想到方才驚心動魄的那一剎那，也不禁心驚胆顫起來。「爹，是不是投下閻王帖的人，已開始對咱們家採取行

動了？」

柳西城本想不說的，既然女兒已想到，只好沉重地點點頭道：「應該是了！」

「爹，想刺殺女兒的人，只是一個女子，而且年紀很輕，與女兒差不了多少。」柳迎春詫然地望着父親。

柳西城微吁口氣。「迎兒，投帖的人，不一定是一個人的，可能會是一帮人，其中有男有女也說不定。那女子可能就是那一帮人的其中一份子也說不定。」

柳迎春不知是因為被雨水打濕了衣衫，感到寒冷，還是心生駭懼之意，忽然之間打了個冷顫。「爹，他們為什麼要殺咱們？」

柳西城苦澀地嘆了口氣。「迎兒，爹要是知道，這件事就容易解決了。瞧你，衣衫濕透了，快回去換衣衫吧。」

說着，已拉着女兒的手，縱身直拔起來，掠回圍牆之內。

雨，依舊瀝瀝淅淅地下着。彷彿無休止般，小巷之內，只有雨與料峭的寒風，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 × ×

譚師傅與王師傅在一頓飯左右，便回到柳家中，兩人兩手空空的，自然是追不到那個賣花女了。

柳西城待譚、王兩人詳述追截那賣花女的經過後，沒有說什麼，只是吩咐譚、王兩人回去歇一下，並吩咐兩人切不可放鬆警戒，一個人便在書房中獨自陷入沉思中。

忽然間，門外響起幾下敲門聲，他連忙抬起頭來，有點緊張地問道：「誰？發生甚麼了事情？」

門外響起柳逸民的聲音：「爹，孩兒可以進來麼？」

柳西城一聽是兒子，一顆心才放下來：「逸兒，有什麼事？進來吧！」

柳逸民推門而進，隨手將門關上，有點急燥地道：「爹，那些人已對咱們家採取行動了，咱們却一點行動也沒有，難道坐以待斃麼？」

「逸兒，你胡說什麼？」柳西城沉着臉，瞪了兒子一眼：「你就是心浮氣燥，這時候最重要的是沉得住氣，在摸不清對方的來路底細之前，最佳的辦法就是以靜制動，若是冒失行事，在敵暗我明的情形下，很容易遭受到他們的暗算，被他們各個擊破，所以，為父才決定以靜制動，現在你明白了吧？」

柳逸民聽了乃父那一番話，頓時啞口無言，不由他不心服。「爹，孩兒魯莽，爹所說極是！」

柳西城這才臉色稍緩，微嘆口氣道：「逸兒，年輕人切戒心浮氣燥，你要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與人有機可乘，為父之所以採取以靜制動，正是不想讓對方有可乘之機，以免禍及一家，同時，也可以從中逼使對方現出踪跡來，那就可以追查出對方的來歷及行踪了。」

柳逸民愧然道：「爹，孩兒聽了你這一番話，眞是勝讀十年書。」

「逸兒，你知道麼，為父以前一直不准你到江湖上走動，就是怕你年少無知，又心浮氣燥，而江湖上詭譎險惡，你是很容易便闖禍的，小則吃虧受傷，大則喪命，爹就是不放心，才不准你到江湖上走動。」柳西城雖然一向對兒子管束極嚴，但這時候，却流露出對兒子的慈愛來。「但現在爹想一下，又覺得，爹應該讓你到江湖上磨練一下的，所謂刀不磨不利，人也一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人要經過磨練，才能增長見識的，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担憂也担憂不來的，若這一次的刦難能夠安然渡過，為父就讓你到江湖上走動一下。」

柳逸民興奮地道：「爹，孩兒在此先向爹致謝。」說完，拜了下去。

柳西城看着愛兒，心中可是感慨不已，揮揮手，說道：「逸兒，這幾天若沒有什麼事，切記不要外出，留在家中，知道麼？」

柳逸民連聲道：「是，爹，孩兒記住了。」

「好了，沒有什麼事就回房研練武功吧！」柳西城的聲音又沉了下來。

「是！」柳逸民乖乖地退出了書房，轉回他住宿的後宅那邊。

× × ×

一連數日，風平浪靜，連那瀝淅的春雨也停了，天色放晴，和煦的陽光下，一切的景物皆顯得清新嫵媚。

柳西城雖然覺得奇怪，但同時心中也暗自慶幸，希望一直平安無事下去。

但經驗却告訴他，這種平靜，只是暫時的，要來的，終會來，說不定，這只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因此，他又暗中焦灼不安起來，盼望要來的早些來，以便來個大解決，一了百了，免得終日提心吊胆的。

而柳家上下人等，也感受到那種無形的壓迫力，表面上看起來，是和平日般沒有什麼分別，實則，每一個皆心弦綳得〃緊的，只要稍微受到一點點衝擊，便會為之綳斷了。

幸好柳西城一向是個性情恬淡的人，否則，只怕再也忍受不了，胡亂採取行動，那就自亂陣脚，與對方以可乘之機了。

而看樣子，對方也可能是想用這種無形的壓迫力，令到柳西城忍受不了，自亂陣脚，乘隙與以雷霆一擊！

要是那樣，這投下閻王帖之人，也可謂陰沉狠毒了。

柳西城這幾日大部份時間都在書房內，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

而柳迎春自經過那一次的暗算之後，似乎變得更加小心了，整日不出閨房一步，除了吃飯睡覺，很多時她都是獨坐窗前，呆呆地想着心事。

巧兒曾經試探地問她在想些什麼，却不得要領，只好也獨自坐着發悶。

柳迎春這幾日來想着的，却是那位年輕的叫化子，這叫她怎樣開口說給巧兒聽呢。

那可是難以啓齒的事啊。

窗前簷下的那雙燕子，這幾日飛翔嬉逐得更歡了，吱吱喳喳的，大概在互相傾訴着情話吧。

「大概他沒有什麼事吧？」柳迎春慵懶地伸了一下腰肢，眼前盡是那叫化子那張塵污中掩不住的俊朗臉影。

「那日他不知有沒有受傷了。唉，他

本來已渾身濕透了的，那一摔，更加濕得透了，不要冷病了才好。」不自覺地，她竟然嘟喃出聲。

馬上她便警覺了，臉上通紅，慌忙扭頭張望一下，看到巧兒伏案打起瞌睡，她的一顆蹦蹦亂跳的心，才慢慢平復下來。

伸手撫撫心口，微微喘口氣，她不自禁又思想起來。「他……他怎會這樣巧救了我的……」忽然間，她輕啐了一下，自責般道：「我是怎麼哪，居然會想着他，莫非……」

想到這裏，她的臉頰火燒一般灼熱起來，一顆心也狂跳不已，一擰身，從椅子上站起來，嬌羞無限地掩着臉孔，急急走到綉榻前，一下子撲了下去，將臉面深深地埋在綉枕上。

× × ×

鎮上的那條大街上，這幾天可謂車水馬龍了，街上盡是行人，好不熱鬧。

前一陣子春雨綿綿，令到鎮上的人只好留在家中，沒有什麼緊要事，都懶得出門，以免沾污了鞋襪衣服，所以街上冷冷清清的，連狗也不見一隻，這幾天放晴，那自然是人頭湧湧了。

這高唐鎮雖然算不上大鎮集，但由於靠近驛道，商販行旅不絕於途，故此，也頗爲興旺。

鎮雖不大，但却有五六家客棧，那自然是做那些商販行旅的生意了，連帶的也有七八家食店酒樓，到了吃飯時份，那可是座無虛席的。

這時候經已是午後了，食店酒樓內的人客已酒足飯飽，陸續結賬離去。

一個叫化子這時却一直走入鎮上大街頭那家門面最大的杏花樓，也不理會一名店伙的阻止，三步兩步地「蹬蹬蹬」直上二樓雅座。

這時候雖然已過了飯市時候，人客已走得七七八八了，但總還是有人客未走的啊，那叫化子就算不是來乞討的，身上有幾個子兒，也只配坐在下面店堂靠門邊的地方，怎能登上二樓雅座，就算人客不說什麼，掌櫃的也會責罵的啊，那店伙邊喝罵着，邊往樓上趕去，恨不得一把揪住那叫化子的衣領，將他像拎小鷄般，揪下樓，摔到街上去。

他衝上樓上，看到那叫化子經已大模斯樣地坐在靠窗那副座頭上，樓上的一個夥計正急急跑過去，呼叫那叫化子快滾。

那叫化子却安然不動，並架起二郎腿，敲着桌面大叫：「伙計，快來二斤高粱，一碟桂花鷄，熏猪脷，白切羊肉！」

那店伙恨得牙癢癢的，衝上前去，劈手一把便抓向叫化子的衣襟，脫口便罵道：「臭叫化，你是什麼身份，快給我滾下去，這裏也是你坐的地方麼？」

樓上那個店夥也自另一邊跑了過來，正想伸手揪叫化子的衣領，但他才伸出的手，却一下子窒住了。

只見那叫化子一手撥開了前面那個店伙的手，另一隻手一伸，直伸到那店伙的眼前，就像會變戲法般，手上赫然拿着一錠少說點也有五兩重的金錠，黃澄澄的，耀花了眼。

「狗眼看人低！」那叫化子拿着金錠的手，在那店伙的眼前晃了一下。「現在少爺還配不配坐在這裏？」

那店伙被叫化子手上那錠黃金耀花了眼，張口結舌的，連聲道：「化子哥，你請坐，只管坐，坐到什麼時候也成，小的這就去替哥兒你拿杯筷來。」

後面那名店伙也殷勤地拿着抹布，上前替那叫化子用力抹起桌面來了。

那叫化子也不爲已甚，笑了笑，將那錠黃金收了起來，拿眼掃一下樓上疏落的食客，便自掉頭望向窗外。

未幾，那店伙便送上杯筷，繼之是兩壺酒，並殷勤地替叫化子斟了一杯酒，才諂笑着退下去。

叫化子的酒量似乎很大，也不等菜餚送上來，便自一連喝了三杯。砸砸咀唇，那樣子十足是個饞酒鬼。「好酒，好酒，痛快！痛快！」

接着又喝了兩杯。

菜餚陸續送上，他便大吃大喝起來，不一會便將酒菜一掃而空。

看他那狼吞虎嚥的樣子，活像是三日沒有東西下肚般，看得那店伙與幾個食客無不瞪眼乍舌不已。

將手上的油漬在身上那件又破又髒的棉襖上擦抹了幾下，打了個酒呃，叫化子揚手道：「小二，再來一壺酒，兩個鹵菜。」

店伙是認錢不認人的，既然那叫化子身上有一錠足以吃喝一個月有餘的金錠，他自然殷勤招待了。

很快地，店伙又拿來一壺酒，兩碟鹵菜。

那叫化子這一次乾脆不用杯子，拿起酒壺，就着壺咀就往咀裏倒，喝得「骨都」有聲。

這時，有一個漢子走了上來，就在梯口的一張桌子旁坐下來。

小二見有客人來，自然趕上前加以招呼。

那漢子在坐下時，好奇地看了那叫化子一眼，大概他是奇怪一個叫化子，居然有錢在這種地方大吃大喝吧。

那叫化子却只顧喝酒吃菜，一眼也沒有看那漢子，很快地，一壺酒全倒入他的肚子內了。

但他却是一點酒意也沒有。

這樣的酒量，實在令人驚奇。

因爲這叫化子的年紀很輕，大概二十出頭吧，一頭亂髮，臉上塵污，但却掩不住那俊朗的臉容，雙眼睜開時，目光湛亮有神。

一個這樣年輕的叫化子，酒量這樣大，經已叫人驚奇了，更奇的是，身上居然有一只五兩重的金子，這眞是令人不敢相信，但却又是事實。

起碼，那店伙一直在心中嘀咕不已。

「小二，算帳！」叫化子放下那個空酒壺，呼叫起來。

店伙慌忙趕上前去，陪着笑道：「哥兒，這麼快便走了麼，不坐多一會？」

叫化子打着酒呃，不耐煩地道：「吃飽喝足了，不走，難道要人家趕走麼？」

「哪裏，哪裏，哥兒說笑了，」店伙聽出叫化子是嘲諷他，但却不敢發作，在他們的觀念中，有錢便是大爺，只好乾笑道：「多謝二錢三分銀子。」

那叫化子嗯了一聲，從懷中摸出那錠金子，遞給那個店伙。「櫃上可有銀子找贖？」

店伙忙道：「有，有，哥兒請等等。」接過那錠金子，直向櫃上走去。

「慢着！」坐在梯口的那個漢子忽然站起身來，搶前兩步，攔着那店伙。

那店伙嚇得退了一步，驚聲道：「客官，你……你待怎的？」在他以爲，那漢子想搶刼他手上的那錠金子。

那漢子目光一閃，目光森厲，注視在那店伙的臉上。「慢着，那錠金子是某家的，那叫化子在街上從某家的身上摸去了，想不到某家却在這裏發現了，這臭小子，哼哼！某家可要好好地來教訓那小子一頓！」

那店伙本就懷疑叫化子哪來的一錠金子，如今聽那漢子那樣說，不禁轉頭朝那叫化子罵道：「臭叫化，你幹得好事，居然偷了人家的金子來吃喝，就算這位客官不追究你，我也要將你送官究辦！」

說着，便伸手去揪那叫化子。

叫化子跳了起來，大叫道：「放屁，他含血噴人，我根本就沒有見過他，那錠金子是我的！你這個狗才，居然聽他一面之詞……」

那漢子「嘿嘿」冷笑兩聲，說道：「各位不妨想一下，這叫化子哪來的一錠金子？他若是有這一錠金子，也就不用當叫化子了，是麼？」

漢子這番話，聽得在座的人客莫不點頭稱是。

也難怪各人覺得漢子所說極是的，因爲一個叫化子是以乞討爲生的，就算有人大發善心給予施捨，也是施捨幾文錢吧了。斷不會施捨一錠足可以兌百兩銀子的金錠的，那麼，叫化子那錠金子的來歷就足以令人思疑了。

「你管不着，總之，金子是我的！」叫化子憤然叫道。

「金子會是你這個叫化子的？」那店伙瞪眉突眼的，神氣起來。「你倒說說看，你怎會有這一錠金子的！」

「說啊，你一個叫化子，怎會有一錠金子的？」那漢子也沉喝出聲。

「總之金子是我的，你們誠心想吞了我那錠金子！」叫化子脹紅了臉，衝前去就要搶回店伙手上的那錠金子。

那店伙慌忙閃身一縮，縮到那漢子的身後，扯着喉嚨嚷嚷道：「臭化子，你想動手打人，老子可不怕你。各位，這臭化子作賊心虛，還想行兇傷人，非要將他送官不可！」

那漢子首先讚成。「對啊，這臭叫化子又兇又狠，饒他不得，待某家抓住他送到衙門。」

其餘的人客皆齊聲讚成，那漢子自然不會將那叫化子放在眼內，陰笑一聲，偏身搶上前去，伸出蒲扇般大的手，劈胸抓向那叫化子。

那叫化子想再了分辯也不成，連忙縮身後退，可是，那裏躲得過，被那漢子一把抓住前胸衣衫，輕輕一提，就將他提了起來。

「各位，某家這就將這小子送到衙門中。」那漢子朝衆人說一聲，也不理會那店伙手中的那錠金子，逕自大步朝樓梯走去。

那店伙何等奸猾，見那漢子不理會他，樂得將那錠金子據爲己有。偷偷地一把將那錠金子塞入懷中，搶着跟上去道：「大爺，我送你下樓。」

說着，「蹬蹬蹬」地，隨在那漢子的身後，走了下去。

他這樣做，打的是如意算盤。若是樓上的人省起那錠金子還在他手上，他就可以說在下樓後，已將那錠金子交還給那漢子，他便可以吞沒被錠金子。

在下樓時，他還一直担心那漢子忽然記起那錠黃金，向他索取，及至那漢子擒着叫化子一直走下去，大步出了門外，他狂喜得幾乎一蹦三尺高。

也難怪他那樣高興的，那錠金子，就算他在店中幹上兩年，只怕也未必賺得到呢。

× × ×

那漢子擒着叫化子大步走在街上，既不是走向鎮南頭里長那裏，也不是朝通向縣城的方向走，而是一直走向鎮西頭那邊。街上雖然有不少人瞧到他擒着一個叫化子，只是好奇地瞧兩眼，沒有人過問。那叫化子雖然掙扎嚷叫，但在那漢子的攫抓下，如何掙脫得了。

那漢子很快便從大街上轉入巷子中，左轉右折的，越走越僻靜。走到一條後巷中，四顧無人，忽然間停下來，獰笑一聲，左手一指飛點向那叫化子的心坎大穴之上。

看來，這漢子根本不是要將那叫化子送官究治，而是想殺了他，因爲他那一指若是點在叫化子的心坎大穴上，那叫化子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只不知這漢子爲何要向一個叫化子下毒手。

據此推測，只怕這漢子說叫化子偷了他一錠金子，也是誣揑之詞了，只是想找個藉口，名正言順地將叫化子抓走。

眼看着那一指便要點在叫化子的心坎要害上。出人意料的，那漢子竟然在這刹那間張口發出一聲怪叫，額上青筋暴現，身子像煮熟了的蝦子般彎了起來，臉上陣青陣白，一下子鬆開了抓住叫化子胸前的手，緊緊地捂住小腹下面。

他點向叫化子心坎大穴的那一指。也因爲胯下之劇痛，力道驟失之下，點不下去了。

你道那漢子爲何忽然痛得渾身發軟，彎起身子？原來那叫化子的刁鑽，就在那漢子脚步一停，手指點向他心坎穴的刹那。他不聲不響地，猛然抬膝。頂撞在那漢子的下陰上。要知道下陰乃是人體最脆弱的部位，任何人，就算是武功高强之輩，若是下陰捱上一下，也會痛得全身發軟，力道全失，失去了反抗力。

那漢子看來也是一個會家子。但捱上那一下，沒有痛昏過去，也算是他挺得住了。

那叫化子一旦掙脫掌握，却沒有立刻溜走，飛起一脚，狠狠地踢在那漢子的小腿照面骨上。那漢子本已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再捱上這一脚。任他是鐵打的，也痛得他忍不住張口慘叫一聲，那裏

還能夠站得住，一跤栽倒在地上。

那叫化子這才朝那漢子吐了口唾沫，轉身一溜烟般，跑得無影無踪。

可憐那漢子空有一身武功，却奈何不了那叫化子，倒在地上。哼哼唧唧的，約一盞茶時分，才能撐着身子，從地上站起來，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才緩過一口氣來，眼中兇光暴射，咬着牙，蹣跚地向叫化子溜走的方向走出。

那叫化子這時候要是被那漢子看到，只怕會將他生生撕裂，才消心中之恨怒。

也難怪那漢子如此憤怒的，他這一次可說是陰溝裏翻船，居然讓煮熟了的鴨子從手中飛走了，這事若是傳出去，他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他一直走出那條巷子，轉出大街，却看不到那叫化子的影踪，只好走入一家酒舖，喝兩杯，順便歇一下，好讓小腹下面的隱痛及小腿上那骨折般的刺痛，得以消散。

那漢子才走入小酒舖內，坐下來，門角那邊，便閃現出那叫化子的半邊身形來，微微探出半邊臉，朝酒舖內窺探了一眼，便又縮回去，然後，退回牆角那邊，一屁股坐下來，看樣子，他是盯實了那漢子，一點也不放鬆。

那漢子却不知道叫化子就在門外左邊的牆角後，要了一壺酒，獨自喝了起來。

接連喝了兩壺酒，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似乎下陰及小腿的隱痛被喝下去的酒驅散了，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來，放在桌上，起身走出去。

走出門外，脚步微頓，扭頭朝兩邊看了一眼，才一逕向鎮口那邊走去。

那叫化子馬上從牆角後閃出來，貼着牆邊，偷偷跟躡在那漢子的後面。

那漢子却毫無所覺，走出鎮口，脚下一拐，轉入一條岔路中，脚步如飛，一直走下去。

那叫化子跟得很巧妙，既不太近，也不太遠，一路上利用行人或是物體來掩蔽自己的身形，但跟入那條岔路之後，他就遲疑起來，拿不定主意是跟下去呢，還是作罷。

因爲這條岔路兩邊是沒有樹木的，只有齊脚踝的青草，若是跟下去，只要那漢子偶爾回首，他便無所遁形，被漢子一眼便發現，所以，他一時間委決不下。

但馬上他便眼中發出光來，低頭望着地上，露出興奮的表情來。

由於這一段時間春雨連綿，雖然這兩天放了晴，但地上還是濕濕的，走在上面，不論是大人小孩，都會留下脚印，叫化子正是看到地上留下那漢子的新印痕，便有了主意。

只要跟着那留在地上的新脚印追下去，那就可以追踪下去而又不被那漢子發現了。

這確是個好主意，他站在岔路口邊足足等了有一盞茶時份，才站到路中，翹首前望，也望不到那漢子的影子，他才放步追了下去。

這樣，便不怕被那漢子回頭張望時，發現他了。

沿着路上那一連串的新脚印追下去，不知不覺間，已轉過一個崗脚，前面却是一座樹林子，那條路在林前一分爲二，他却沒有立刻走到林子的岔路口前，反而蹲下來，匿在一叢約有半人高的荊樹叢後。

看來，這叫化子頗爲細心，並懂得一點追踪術，因爲追踪術中，有「逢林莫進」這一忌，因爲說不定被追踪之人，爲了小心起見，會匿在林中，窺伺一下，有沒有人跟在後面，要是你冒冒失失地走近前去，那便會被發現，說不定反而會被來個反跟踪，那就糟了。

四周靜悄悄，連一絲鳥聲也不聞，那叫化子却很有耐心地蹲下去，動也不動。

從這叫化子的舉動看來，似乎不簡單，但從他被那漢子輕易抓住這一點，看上去又似乎不會武功，總之，透着古怪，令人猜不透。

約有一袋烟功夫，林中發出細碎的聲响，接着林子邊沿的枝葉晃動了一下，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赫然正是那個漢子。走出林子外，朝來路這邊張望了一下，才轉身疾走向右手邊那條岔路。

那叫化子這一次沒有再遲疑，馬上從荊叢後竄出來，放開脚步，跟着奔入那條岔路中，緊躡下去。

於此，足以顯出這叫化子確是不簡單了。

那漢子走入右手邊那條小路後，便展開身形向前飛掠，沒有扭頭張望過一眼。

似乎，他經過在林中匿伏窺視之後，已斷定沒有人跟踪他了，所以，毫不戒備地一直向前飛掠。

他那裏想到，那叫化子竟然比他棋高一着，一直在後面跟着他。

而且，那叫化子居然沒有被他拋下，在不遠不近的距離跟着他。

看那叫化子的身形，似乎還未展盡，原來這位叫化子竟然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那麼，他在酒樓內輕易被那漢子抓住，是裝出來的了。

那漢子忽然身形一轉，掠入路邊的一座破廟中。

那叫化子馬上將身形放慢下來，朝那座破廟打量了幾眼，接身形一展，斜掠出路邊，繞了個弧圈掠向那座破廟。

待到他重新現身的時候，經已掩近那座破廟的後面，接一縱身，來掠上了破廟瓦簷。

他才掠上破瓦簷，還未伏下來，便聽到下面有語聲傳上來，連忙屏住呼吸，伏下身，傾聽起來。

只聽下面有人道：「老鄧，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叫化子一聽，便聽出不是他一直跟踪到此的那個漢子的語聲，而是另一個人。

跟着，另一個人的語聲又傳上來。「老蘇，說出來你會不相信，我在鎮上居然吃了一個叫化子的虧，我的子孫根差點報了廢！」

叫化子一聽，便聽出說話的，是他跟踪來此的那漢子，原來叫老鄧。

那另一個人應該是老蘇了。

只聽老蘇笑道：「老鄧，那豈不是陰溝裏翻船！說來聽聽，那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叫化子又是何許人，不會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吧？」

老鄧咬牙切齒道：「入他祖宗十八代的，那臭叫化要是什麼高人，或是丐帮八代長老，那我栽得沒話可說，那臭小子不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叫化子，而且不會武功，要不，又怎會被我在杏花樓上，像老鷹抓小鷄般拎在手中，他奶奶的……」

「老鄧，好端端的，你爲什麼與一個臭叫化的過不去？」那叫老蘇的笑着打斷了老鄧的話。

老鄧氣恨恨地道：「還不是我看出那臭叫化的像極了飛花娘子那騷蹄子所說，那天破壞了她的好事，令到她功虧一簣，殺不了柳家那丫頭，撞得她幾乎閃了腰的那個叫化子，老蘇，換轉是你，也不會放過他，是不是？」

「那當然了！」老蘇插口道：「眞的很像？」

「簡直十足十就是飛花娘子所說的那個臭叫化！」老鄧恨得牙癢癢地說：「老蘇，你說說看，我會放過那小子麼？」

老蘇邪笑幾聲：「換轉是我也不會，焉會放過這個邀功的機會，說不定，可以一親香澤啊！」

老鄧拍一下大腿，迭聲道：「老蘇，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原來你也對那騷蹄子起了心，哈哈，聽說那騷蹄子床上浪得很啊，可惜……」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下去，但那一聲嘆息，却顯露出他那種心癢難搔的心情。

「老鄧，別嘆氣了，照照鏡子吧，咱們又不是小白臉，那飛花娘子雖然又騷又浪，但又怎會看上咱們。」老蘇叫老鄧別嘆氣，但他自己却嘆了口氣。

「他奶奶的！」老鄧心有不甘地道：「咱們雖然比不上那些小白臉好看，但却不是銀樣蠟鎗頭，中看不用啊！就說我吧，不是我吹，確有過人之『長』，就連偎紅院的妙香，也要向我告饒……」

「老鄧，你向我說有什麼用？」老蘇唾了口口水。「飛花娘子看不上你，你有過人之長又如何，她可是無從領教啊！」

「所以，我便想抓住那臭叫化，向她邀功，說不定她便會……」

「算了，別說這些了，免得心癢難搔的。」老蘇道：「還是說說你怎會陰溝翻船這回事吧。」

一提起這叫化子弄得差點毀了子孫根這回事，老鄧的氣又來了，叫化子在破瓦簷上，聽到老鄧氣息粗急地道：「入他奶奶的，要是讓我再遇上那臭叫化，我不將他活剮了才怪！」

「到底是怎麼回事？」老蘇催促道。

跟着，叫化子便聽到老鄧將事情的經過，說給老蘇聽，末了，咬牙切齒地道：「那臭小子差點毀了我的子孫根，痛得我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老蘇，你說，我這一口氣如何吞得下？」

老蘇却笑得打跌，喘着氣道：「老鄧，你本來想吃鵝肉，那知却被烏鴉啄傷了，你那話兒不會被那臭叫化撞了一下便不中用了吧……」

老鄧怒道：「老蘇，你這樣說，還算是兄弟麼？」

老蘇止笑道：「老鄧，別認眞，我只是說笑吧了。好了，還是說正經的吧，這兩天，柳家可有什麼動靜？」

「還是老樣子，一點動靜也沒有，連我也摸不透，柳老兒到底打什麼主意。」

「嗯，柳老兒是條成了精的老狐狸，難怪頭兒也不敢輕舉妄動，非要摸清楚他的底細才動手了。」

「哼，照我說，頭兒是被飛花娘子那騷娘們迷住了！老蘇，你說，頭兒以前可是這樣瞻前顧後，怕狼怕虎嗎？」老鄧有點不屑地道。

「老鄧，你不是吃醋吧？」老蘇的語聲低沉下來。「幸虧你是對我說，這些話要是傳到頭兒的耳中，只怕你有九條命，也活不成了！」

「老蘇，你不會……」老鄧的語聲利時驚顫起來。

老蘇拍拍老鄧的肩頭。「放心吧，你我是多年兄弟，我又怎會那樣做呢！只是，以後不要再口沒遮攔的了。」

老鄧噓了口氣，連聲說道：「說得是，我還沒有混夠啊老蘇，不枉咱們兄弟一場。」

「咱們兄弟，說這些幹麼，老鄧，你還是回轉鎮上吧，我也要趕回去向頭兒報告了。」老蘇嘻嘻笑了一下。「還是死了那條心吧，飛花娘子那騷蹄子，又豈是咱們兄弟吃得了的天鵝肉。」

老鄧吁口氣道：「說得對，老蘇，我回鎮了。」

話聲到此戛然而止。接着，便有兩條人影從破廟內快步走出來，一個向東，一個向西，飛掠而去。

叫化子伏在破瓦簷上，看得很清楚，他一眼便認出那往東掠去的漢子，正是他跟踪到此的老鄧，而那向西掠去的漢子，必然就是老蘇了。

他不斷張望着那兩條背道而馳的人影，伏着沒有動，臉上露出猶豫不决的神色來。

終於，他動了，身形一起，從破瓦簷上掠下來，追着老鄧，往鎮上那邊掠去。

鳳棲台邂逅　化子暗相助

天才入黑，又瀝瀝淅淅地下起雨來，晚飯過後，鎮上那條大街上的店舖，經已上門關舖，一時間，鎮上冷冷清清的，籠罩在一片淒風苦雨中。

二更才敲過，柳西城結束停當，臉上幪了一塊布巾，推開書房的後窗，身形一縱，穿出窗外，接斜拔起來，掠上一棵大樹之上，在樹上迅速地朝院牆外打量了一眼，便有如一隻貓頭鷹般，向院牆外疾掠出去。

柳家的莊宅就座落在鎮北頭，座北向南，佔地頗廣，宅前是一片大空地，但左右後三面，却毗隣了不少屋宅，只是隔着一條巷子，不過，那條巷子也足有丈許闊，柳西城沒有掠落牆外的巷子中，而是掠落在對面一戶人家的瓦面上。

他的足尖才沾着瓦面，便馬上身形一伏，目光四下掃視起來。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小心一點的好。因爲他相信，投下閻王帖的人，必然會暗中監視着他的家宅，甚而將他的家宅封鎖起來，就算是困，也將他困死，絕不會讓他有機會向外討

救兵的。

　而這一次他外出，正是想趁這兩夜，摸黑趕到鎭東面約十五里左右的齊家莊，請求齊家莊的莊主齊致之出手援助，暗中查探投下閻王帖的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實力如何，然後來個突如其來裏外夾擊，一舉將之殲擊，那便可以除去這一次的厄刦。

　說起齊家莊的莊主齊致之，隴西道上的武林人物，認識他的人可說寥寥無幾，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底細，但柳西城却是例外。

　因爲柳西城與齊致之是至交，齊致之能夠在鎭東十五里外的紅葉崗下，建成齊家莊，還是他一手安排的，而齊致之這個名字，也是在搬到齊家莊後才改的，他以前的大名若是亮出來，只怕會哄動道上的朋友。

　因爲他就是十二年前，哄動關洛一帶，但却忽然間消聲匿跡了的風雲手齊天爍。想當年，風雲手齊天爍名震關洛，無論黑白兩道，鮮有沒聽說他的名號的，至於他爲何在名頭如日中天的時候忽然消聲匿跡，相信除了柳西城之外，就只有他本人知道了。

　柳西城這次的行動，是經過深思熟慮，認爲對方就算有人暗中監視着他的宅子，在這幾天皆發覺不到他有何動靜，從而心生鬆懈，他才採取這一次的行動的，在他以爲，他這一次的行動，不會被對方的人發現的。

　豈料他的身形才伏下，正欲向前竄掠的刹那，忽然從左右兩邊的屋面上，鬼魅般閃現出兩條人影來，飛快地掠射過來，截斷了他的去路。

　柳西城雖然已處處提防，極之小心，但乍然發現那兩條人影閃掠而至，堵住他的去路，他仍然忍不住心頭震動了一下，身形隨之窒停下來。

　那是因爲他意料不到，對方的監視沒有因爲這幾天來毫無發現，而仍然這般嚴密，毫不放鬆，這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

　那兩條人影不聲不响的，堵在柳西城的前面約二丈許的瓦面上，四道灼灼的目光，注射在柳西城的身上。

　柳西城知道躲不了，乾脆從瓦面上挺起身來，也拿目光注視着那兩個人。

　但他却看不清楚那兩個人的面目。

　那倒不是那兩個人的臉上，與他一樣，幪了布巾，所以看不到，而是夜色太黑了，加上雨絲如幕，相距又在兩丈過外，就算他的目光再銳利，也不可能在這種情形下，看清楚那兩個人的樣貌。

　但他却從那兩個人灼灼的目光看出，對方的修爲頗深厚，不是一般的庸手。

　那兩個人自然也看不到柳西城的樣貌，大概也是這個緣故吧，未敢肯定他是什麼人，所以，沒有立刻動手。

　「咄！兩位爲何阻住區區的去路，莫非是柳家的人不成？」柳西城這樣說，是想令到那兩個人摸不清他的來歷，以爲他不是柳家的人，以爲他也是對柳家不利的人，那就可以蒙混過去，得以脫身了。

　那兩個人影中站在左邊的目光在柳西城的身上一溜，陰沉地道：「聽着，不管你是什麼人，既然是從柳家出來的，那便走不得！」

　「閣下好霸道啊！」柳西城故意打個突。「閣下兩位到底是什麼人，爲何不讓區區離開？」

　乃是左邊的人答話。「咱們是什麼人，你管不着，總之，你就是不能走！要麼，你束手待縛，或是退入柳家中，否則，咱們便不客氣了。」

　柳西城一聽，心知無論如何也是混不過去的了，那只有硬闖一途，當下拿定主意，微吸口氣，語聲轉厲。「兩位既然這樣說，那是說，不動手不成了！」

　說話之間，他的身形驟然向前一撲，「呼呼」兩掌，向那人疾劈過去。

　他認爲既然非動手不可，那就顧不了什麼身份，在非常時期採非常手段，希望能夠在驟出不意之下，將那兩個傢伙逼退開去，得以脫身，否則，萬一動起手來，照他猜測，必然還有人在附近一帶匿伏監視着，只要被那兩個傢伙纏上了，發出訊號，讓對方的同黨趕到來，那時候只怕脫身不得了。

× × ×

　那兩個傢伙雖然一直在暗中戒備着，但却確是想不到柳西城說話間猝然動手，冷不防之下，未免有點失措，但却沒有退讓開去，同時揮掌迎向柳西城的雙掌。

　同時間，左邊那個傢伙還發出一聲尖厲刺耳的尖嘯聲。

　那大概是向伺伏在附近的同黨發出訊號。

　四掌相擊，發出「啪啪」兩下震擊聲，那兩個傢伙被震得身形向後翻了出去。

　柳西城只是身形晃動了一下，他心知若不趁隙脫走，待到那兩個傢伙的同伴都來，那便走脫不了，所以他猛吸一口氣，身形有如激矢般，向前標射出去。

　但那兩個被震得倒翻出去的傢伙，却不是省油燈，在身形倒翻的刹那，左手疾揚，交叉打出一把暗器。

　柳西城這一標射上去，無異燈蛾撲火，自投羅網。

　那兩個傢伙可算心狠手快！

　幸好柳西城也不是個庸手，不但目光銳利，反應也快，只見他標射的身形陡地向上一拔，同時間雙掌齊擊，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响聲在瓦面上响起來，兩把交叉射到的暗器，不是在他的脚下射過，便是被他的雙掌發出的劈空掌力，悉數擊落。

　但他上拔的勢子也因此而不得不向下墮落。

　那兩個傢伙乘這機會，緩過一口氣來，雙雙身形暴躍而起，寒光乍閃中，揮劈向柳西城的身上！

　柳西城一眼便看出，那兩個傢伙亮出來的兵器，是兩柄緬鐵軟刀。

　刀有很多種，有大刀、鋼刀、柳葉刀、尖刀、短刀……也有緬鐵軟刀，而在衆多的刀中，要算緬鐵軟刀最難練了，因爲若是功力稍有不逮的人，也不可能將軟刀要得得心應手，化「軟」爲「硬」，那就要講究功力了，否則，像麵條一樣軟綿綿的軟刀，如何能夠要得虎虎生風，凌厲迅疾，只怕還會傷了自己。

　所以，在江湖上、武林中，能夠使用

軟刀的人，其內功火候，必然有相當的造詣。

　柳西城手急眼快，雙掌疾拍而出，只聽「鏗鏗」兩聲，硬是將那個傢伙的軟刀拍歪開去。

　他這一手，就顯出柳西城之身手超卓了。

　那兩個傢伙顯然也料不到柳西城的出手這樣準，目光如此犀利，悶哼聲中，左手同時抓插向柳西城的胸腹要害。

　柳西城疾忙縮腹收胸，身形向後暴退開去，總算讓開，堪堪避過那兩個傢伙的抓插。

　那兩個傢伙似乎也沒有把握能夠憑那一抓一插，將柳西城擊殺，能夠將柳西城逼退，經已於願已足，自然，兩人也不會讓柳西城有喘息的機會，厲叱聲中，雙雙搶上前去，兩柄軟刀「霍霍」聲中，一取上盤，一襲下路。

　而在此同時，只見「嗖嗖」連聲，附近一帶的屋面上，先後竄掠起四五條人影，紛紛掠向這邊，不用說，那都是那兩個傢伙的同黨了。

　柳西城自然見到，身形閃挪中，雙掌翻飛，封解那兩個傢伙的雙刀攻勢，心裏却暗自嘆了口氣，知道今晚是無法脫圍而出了，只好準備退回莊宅中。

　豈料，那四五條向這邊掠射的身影，忽然間就像斷綫風箏般，接二連三地向下折墜下去，最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發出叫聲來。

　柳西城目睹之下，精神陡震，雖然心中驚疑，看不到發出暗器將那四五條趕過來的人影擊墮的人藏匿在那裏（由於夜色實在太黑了，加上又下着雨，所以，很難看清楚丈外的景物），但不論如何，那總算帮了他一個大忙。

　那兩個傢伙自然也看到了，自不免大驚失色，心慌意亂，正好被精神陡振的柳西城一招「雲封月閉」，將兩人的刀勢封住，接雙掌一翻一吐，兩股掌力暴湧而出，那兩個傢伙左右胸肩如受巨木撞擊了，張口狂叫一聲，身形歪跌開去。

　柳西城也不理會那暗中將那兩個傢伙的同伴放倒的人，是友是敵，見機不可失，身形向前一掠，自那兩個歪跌開去的傢伙之間掠射出去，一下子沒入了黑暗中。

　那兩個傢伙之一的一個，在跌倒在瓦面上時，抖手向空中射出一道旗花火箭。

　利那間，空中暴閃出一團繽紛耀目的花火來。

　只聽「啪勒勒」一陣暴响，那兩個傢伙跌在瓦面上，壓破了一大片瓦面，待到他們翻身躍起來，張眼四望，經已不見了柳西城的影子。

　而附近一帶的人家，早已被驚動了，但却沒有人敢出來察看一下，而最倒霉的，要算那戶瓦面被壓破的人家了。

× × ×

　柳西城一口氣掠出數十丈遠，扭頭向後張望一下，看不到有人追來，他才將身形放緩，喘了口氣，然後仰頭望天，辨別一下方向，接着身形再展，如飛向東飛掠而去。

　掠出鎭外，他在一棵大樹上匿伏了一會，確定了沒有人追踪而來，他才從樹上掠下來，並將臉上的布巾扯下來，塞入懷中。

　接着，他便展開身形，一直向東面飛掠。

　但他才掠出約半里左右，在掠過一片亂草叢時，驀地從一叢齊膝的亂草中，竄冒出一條人影來，並發出一聲冷笑。

　柳西城一直皆暗中加了小心，雖然從身側前那叢亂草中冒出來的人影有點突然，但他仍然及時煞住身形，在那條人影約七八尺的距離猝然停了下來。

　「嘿嘿，我道是誰貪夜潛行，原來是柳莊主你！」那人影語聲沙啞，雙眼發出綠幽幽的光芒來。

　柳西城吸了口涼氣，定眼一看，天色雖然黑，但在這樣近的距離下，他依稀看出了那人的面目。

　那人身材高挑，面目精瘦，乍然看上去，恍似一具骷髏頭般，好不嚇人，特別是那人的雙眼在黑夜中竟然會射出綠幽幽的光芒來，要是胆小一點的人，只怕會被嚇得魂飛魄散，當堂昏死過去。

　「骷髏客姜幽然！」柳西城衝口而出，左手已按在劍把上。

　「想不到柳莊主也認識某家。」骷髏客姜幽然嘎嘎地說，雙眼中綠芒大盛。「某家是受寵若驚了。」

　柳西城微吁口氣。「閣下一向在陰山一帶出沒，怎麼突然間來到了隴西，未知有何事幹？」

　「明知故問！」骷髏客嘎地冷笑一聲。「這隴西一帶請問還有那一位的名氣及得上柳莊主的？」

　「那是閣下太抬高柳某人了。」柳西城經已猜到幾分，但却故作糊塗。謙說一聲。「未知閣下這樣說，與閣下迢迢到此，有何貴幹？」

　但不等姜幽然答話，他忽然又道：「探人隱秘，乃江湖大忌，請恕柳某人方才失言了，柳某人適才驚擾了你，柳某人在此致歉，不打擾了，告辭。」

　說完，朝姜幽然抱拳一揖，一閃身，便欲向前掠去。

　柳西城這樣做，是裝出來的，目的就是想混過去，不想被骷髏客纏住。

　姜幽然冷聲道：「柳莊主，別裝糊塗了，某家不是三歲小孩，你別想蒙混過去！」接身形一閃，橫身阻住了柳西城的去路。

　柳西城身形急停，知道不能善了，雙眼一睜，精芒暴射，冷聲道：「閣下，柳某自問與你素無過節，閣下這樣子是衝着柳某人來了！」

　姜幽然目中綠芒閃轉，木無表情地道：「柳莊主，你終於不再裝佯了！某家生平最不喜歡打啞謎，揭開來說吧，某家這一次來到貴地，正是爲了柳莊主你！」

　柳西城雖然早已猜到幾分，但這時由姜幽然說出來，仍然不免心中震撼了一下，他實在不明白，這位惡名傳遍江湖的骷髏客，爲了甚麼會找上了他。

　但他隨即就恍然了，姜幽然一定是被向他投下閻王帖的那帮人邀來帮手的，那麼，這帮人的實力就不容輕視了，只怕一個弄不好。眞的會弄得滿門死絕也說不定呢。

強按下心頭的震動，柳西城淡淡地道：「閣下找上柳某人，到底爲的甚麼？」

「那自然是要你滿門死絕了！」姜幽然那難聽的話聲，恍似從地獄中傳上來般，令人心悸。

柳西城冷笑道：「姜幽然，別人怕你，柳某人可不懼你，就憑你，不要說放倒柳某人了，只怕你自己便活不過今晚。」

他知道事情既然擺明了，便不能示弱，那只會徒自取辱，何況，骷髏客雖然名動江湖，但他自信，還不至在他的手下討不了好，所以，口氣強硬起來。

而此刻，他只盼這附近就只有姜幽然一個人，否則，那就難以脫身了。

「柳莊主，大話人人會吹，你懼不懼某家，那是你的事！」姜幽然目中綠光閃爍。「在未動手之前，某家有一個問題想討敎一下。」

柳西城不知他要「討敎」的是甚麼，只好道：「請說。」

姜幽然那綠幽幽的眼珠轉動了一下，說道：「柳莊主，你是位胸襟坦蕩之士，那自然是事無不可對人言了？」

柳西城隨口道：「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柳某知無不言。」

「好！有柳莊主這句話，某家就不揣冒昧，向柳莊主請敎了！」姜幽然那皮包骨的臉上閃現出狡獪的奸笑來。「相信柳莊主今晚貪夜潛出莊外，必有事情要辦，或是去找甚麼人求援吧？」

姜幽然不直接了當地問出來，而是拐着彎，拿話將柳西城套住才問，也可謂心機深沉奸狡了。

果然，柳西城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因爲他不知是直說好，還是把此行的目的隱瞞好，要是直說，那無異是將齊天爍扯入漩渦中，讓對方去對付齊天爍，那不但他的計劃實行不了。也連累了齊天爍，在道義上來說，那可是對不起齊天爍，也有虧於心，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但若是不說，那又有失身份，一時間，他確是委決不下，沉吟起來。

「怎麼了，柳莊主，難道像你們這種自命正義之士，坦蕩君子，也會食言麼？」姜幽然嘎嘎連聲，奸笑着。

柳西城被姜幽然這句話「擠」得幾乎不顧一切，將此行的目的說出來，幸好在他話到口邊的刹那，腦中靈光一閃，讓他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姜幽然，要柳某人說出此行的目的也不難，但柳某人也請問一下，你要聽命的那位主子，到底是何方神聖？」

姜幽然的臉皮扯動了一下，眼中綠光亂閃，沉着臉道：「柳葉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柳西城臉上一熱，幸好夜色黑暗，對方不會看到他的臉紅了，吐口氣，他有點愧然地道：「沒有甚麼意思，柳某人只是覺得有點吃虧，想公平一點，大概你不會反對吧？」

他這一句話說得頗爲聰明，令到姜幽然一時間想不出說話來。

「姜朋友，你不會只佔便宜不吃虧吧？何況，那不算吃虧。」柳西城見姜幽然不語，知道他必是有難言之隱，不禁心中暗喜，故意拿話來「擠」他。「你也是一位人物，不會連這一點事也拿不定主意的吧？」

姜幽然臉上的「皮肉」顫動了一下，咬牙道：「算了，就當某家沒有問過你那句話，這件事就此拉倒。」

「那好吧。」柳西城舒了口氣。「既然你我道不同不相爲謀，那你我各走各路吧！」

「說得倒輕鬆！」姜幽然那骨節嶙峋的瘦手一擺。「你我雖然話不投機，但動手却是免不了的，否則，你今晚休想離開這裏。」

柳西城也知道，今晚不與姜幽然動手，那是決脫不了身的，所以，他也爽快地道：「好！久聞閣下的骷髏奪魂陰毒掌歹毒霸道，當者披靡，柳某今晚既然與閣下朝了面，那說不得領敎一下了！」

說完，錚的一聲，將長劍拔出來。

他亮出長劍，並不表示他懼怕姜幽然，而是知道骷髏客練的是至陰至毒的掌法，沾觸不得，所以不敢托大，徒手對敵，以免吃虧。

況且，他還身負一家大小生命的安危，所以，他決不能夠冒險。

「好，某家也領敎一下柳莊主的風雲變幻三十六路劍法！」姜幽然那雙鳥爪也似的瘦手一揚，十指箕張，屈曲如鉤，擺出了架式。

「柳某人有僭了。」柳西城不再客氣，長劍一展，但見劍光有如風起雲湧，疾擊向姜幽然的上身部位，刹那間，姜幽然的上半身被柳西城的劍勢所籠罩了！

而這一招，柳西城使的正是風雲變幻三十六劍中的第一招——風起雲湧！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柳西城這出手一招，便顯出他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姜幽然雖然已練成了鋼爪鐵掌，不懼兵器，但乍睹柳西城的劍勢如此凌厲渾厚，却也不敢輕攖其鋒，身形暴閃，脫出了柳西城劍勢籠罩的範圍，左掌暴長，疾拍向柳西城的劍脊之上，右手五指飛攫向他的左肩臂。

姜幽然這一掌一爪，乍看起來，沒有任何奧妙之處，但却快疾無倫，而且出手的時間部位都拿捏得極準。

他是覷準了柳西城那一劍的變化已盡，才出掌拍向對方的劍背的。

果然，柳西城那一招的變化果然已盡，眼見姜幽然一掌拍來，連忙偏身撤劍，劍勢倏變，化作「風雲乍變」，但見劍光乍展，風驟雲飛，狂捲向姜幽然的身上。

姜幽然驟睹之下，暗吃一驚，「嘎」地怪叫一聲，身形閃幻，雙掌狂舞，居然接下了柳西城那一招！

接着，兩人便激烈地劇鬥起來，只見劍光有如狂風雲幻，凌厲而迅疾，將姜幽然那精瘦如柴的身形，籠罩起來。

而姜幽然的身形在劍光籠罩之下，有如鬼魅般變化閃挪，掌影縱橫層疊詭變，護住了全身，不時發出「錚錚叮叮」的碰擊聲。

柳西城雖然一時之間奈何不了姜幽然，但却明顯地佔了上風。這一來，他信心大增，精神抖擻，劍勢越來越凌厲，如狂風驟發，銳不可當。

終於，兩人分出了勝負。

只聽姜幽然猛地發出一聲怪叫，身形却衝破劍光，斜掠出去，在兩丈許外身形一停，却打了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住，歪着身子，用左手掩住了左腿側，眼中兇光亂閃，咬牙有聲。

原來，他是拚着大腿上挨了柳西城一劍，才得以衝破柳西城的劍勢籠罩，脫身而出。

他之所以這樣吃驚，是因爲他越打越心驚，領敎到柳西城那風雲變幻三十六劍的奇幻凌厲，任是他的骷髏陰毒掌如何歹毒詭變，但就是抵拒不了柳西城那風起雲湧瞬息萬變的劍勢，總於將他的掌法尅制住，這怎不敎他心中驚懍，而他也看出，若是再打下去，不但不能全身而退，說不定，會永遠留在此地，眞的變成了一具骷髏，他在權衡利害後，只好硬着頭皮，挨上柳西城一劍，總算脫身而出。

他腿上那一劍挨得不輕，深幾及骨，鮮血汩汩而下，劇痛難當，幾乎支撑不住，跌坐在地上，心中恨透了柳西城，暗中發誓，錯過今晚，定將柳西城挫骨揚灰，方才解恨。

柳西城却看不透姜幽然心中所想的，否則，他必不會放過姜幽然。

那一則是他不爲已甚，雖然骷髏客惡名昭著，但他却與他從無過節，不便下手太毒；二來，他一心還想趕到紅葉山莊找齊天爍，而這一躭擱，時候已不早，萬一被姜幽然的同黨聞訊趕到來，那時候，只怕脫不了身；三則，他雖然傷了骷髏客，但他有自知之明，要想放倒對方，那可不是三招兩式便可以解決的，他雖然勝姜幽然一籌，若要殺死對方，起碼要百招過外才成，那豈不是天要亮了？那他就不用去紅葉山莊了，那是很容易被對方的人發現踪跡的，所以，他不再理會姜幽然，身形急展，縱掠而去。

他自信姜幽然在傷了腿後，無論輕功怎樣高明，也不可能再跟踪得了他，所以，他才不再理會對方。

姜幽然也確是行動不便，眼見柳西城身形如飛掠去，心中又急又怒又恨，但却又無可奈何，只有乾瞪眼的份兒，突然，他張咀大叫出聲：「姓柳的，某家知道你是急着去請帮手，但你莫忘了，你家中沒有了你坐鎭，說不定某家的同伙經已乘虛攻入了爾家，殺個鷄犬不留了！」

柳西城本來已掠出二三十丈遠，但由於夜靜，姜幽然又是用內勁將話「送」出去的，所以，仍然清晰地傳入他的耳中，令到他心神俱震，驟然將身形煞停！

姜幽然那句話雖然是在情急之下，信口胡謅出來的，但却有極大的震撼力，因爲那正好擊中了他心底的隱憂，而且，也確是有此可能的，這怎不敎他再作思量。

要是眞的如姜幽然所說，就算此刻他的人手還未去到柳家，在他走後才發出訊號，傾力進攻，那麼，少了他的座鎭，說不定眞的會被攻進去，那時，被那些人殺個鷄犬不留，縱是他請得到齊天爍加以援手，那又於事何補？就算將姜幽然等一干人殺個清光，也不能將事情挽轉過來，故此，他在略一思忖之下，馬上作出決定，還是先趕回去看一下，正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那可是無法彌補的啊，找齊天爍的事，他決定還是押後，待有機會，再去找他。

下了決定，他便立刻折轉身形，向着鎮上的方向破空掠射而去，只不過眨眼間，便消失在深深的夜色中。

而姜幽然這才鬆了口氣，撮口發出一聲厲嘯，劃空飛傳，格外淒厲悸怖。

× × ×

柳西城老遠看到自己的莊宅沒有什麼動靜，那一顆懸起的心，才放落下來。

但隨之他又心頭打起鼓來，會不會在自己與姜幽然打鬥的這段時間內，對方的人經已攻進了莊院中，將上下人等殺個清光？想到這裏，他的心頭悸動了一下，恨不得脅生雙翅，飛回家中。

他也不再掩蔽自己的身份，一逕向莊宅的前門飛掠而去。

一路之上，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沒有遭到什麼人攔阻，他很順利地越牆掠入莊宅之內。

身形還未落地，便有三四條人影自陰影牆角花樹叢後閃身而出，同時有人喝道：「來者是誰？膽敢夜闖民居！」

柳西城一聽，心頭大定，忙不迭開聲道：「譚師傅，是老夫！」

他一聽便聽出，發話之人，是護院頭兒譚震，其餘那兩三個，不用說，也是家中的其他護院了。

譚震也聽出是東主的聲音，雖然心中感到奇怪，但却不便動問，忙道：「原來是東翁，在下還以爲是那些賊子終於忍不住動了！」說着，噓了口長氣。

柳西城道：「沒有發生什麼事吧？」

譚震走上前道：「沒有。東翁……是不是有什麼事？」

柳西城遲疑了一下，吐口氣說道：「沒有什麼事，譚師傅，請你到老夫書房再說。」

譚震一聽便聽出，柳西城有話要對他說，忙點點頭，轉身對手下道：「王老弟，你們加意提防，千萬不可怠忽。」

其中一個護院道：「譚兄，你請放心隨東翁去吧，咱們兄弟會加倍提防的。」

柳西城道：「各位，辛苦你們了。」

那幾名護院忙道：「那裏話，東翁，這是咱們的職責啊！」

柳西城沒有再說什麼話，舉步向書房那邊走去。

譚震也跟着走去。

來到書房中，柳西城示意譚震坐下來，他自己也在書案後的椅子坐下來，長長地舒了口氣。

譚震看到柳西城模樣疲憊，忍不住問道：「東翁，莫非你……」

柳西城擺擺手，吸了口氣，道：「譚師傅，老夫在一個時辰之前，偷偷潛出莊宅外面……」

譚震插口說道：「莫非東翁發現了什麼……」

「不是……」柳西城截斷了譚震的話。「老夫外出，是想暗中找一位知交加以援手……」

接着，他將今晚外出後發生的事情，向譚震說了一遍。

而他也一直注視着譚震的表情變化。

「譚師傅，從老夫外出所遭遇到的一連串阻截，足以證明，對方不但將老夫這座莊宅嚴密地監視起來，也封鎖了鎮外的各個方向，看來，對方這樣做，是想將老夫一家困死，又或是要等强援到來才向老夫動手，總之，咱們是被對方困住了，老夫不想連累各位身陷險境，所以，各位若是要離開這裏的話，老夫不會攔阻，並會贈送各位一筆盤纏，請譚師傅你天亮後，向他們說一聲。」

譚震在聽說骷髏客也來了這裏，不免心中暗驚，他雖然在道上的名頭不大响亮，却不是個貪生怕死之人，是一條拿得起，放得下的硬漢，當下慨然道：「東翁一向待咱們不薄，視如子姪，咱們一向皆銘感於心，如今東翁有難，咱們怎能臨危退身，以保生命，有虧道義，何況，東翁有難，咱們自應盡其所能，替東翁消災解難，東翁雖是一番美意，但在下第一個不會置身事外，決與東翁共進退，同生死，至於其他的人，相信他們也不是臨危退縮的人！」

柳西城感動地道：「譚師傅，老夫知道你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但老夫又怎忍心，將你們拖下這淌渾水中呢……」

「東翁，不要多說了，在下心意已決，東翁若再那樣說，那就是看不起在下！」譚震激昂地說。

柳西城站起身來，激動地道：「好，好！老夫不說了。但是，老夫還是要請譚師傅向他們問一聲，若要離開的，老夫決不攔阻，一樣贈送一筆盤纏。」

「東翁所說極是！」譚震道：「在下的心意，並不代表他們的心意。不過，在下相信，他們不會是沒有骨頭的人，一定不會離去的。」

「譚師傅，你還是問一下他們吧。」柳西城道。

「東翁，天一亮，在下就會徵詢他們的意見，東翁若沒有什麼吩咐，在下這就到外面巡視一下。」譚震說着，也站了起來。

「如此，有勞你了。」柳西城將譚震送出書房，看着他的身形隱沒在一處牆角後，却沒有返身走回書房內，長長地吁了口氣，仰首望着幽秘的夜空，不知在想些什麼。

×　×　×

更鼓聲聲，數一下，原來已是四更天了。

一條人影背上揹着，手上拖着，數一下，足有四個人，穿街竄巷，行走如飛，一直朝鎮西頭里許外的亂葬崗奔去。

老遠的，就可以看到亂葬崗那邊黑壓壓的一片，偶爾有一絲兩點鬼火閃亮。鎮上的人就算是最大胆的胡屠夫，也不敢在晚上走入亂葬崗，但這人却絲毫不懼，看來這人是個胆大包天的人。

這時候雨雖然經已停了，但也是最黑暗的時候，那一丘丘的墳堆，有如一隻隻蹲伏着作勢撲噬的怪獸，好不嚇人，那人却不驚也不怕，背上揹着，手上挾着，來到了亂葬崗前。

喘口氣，那人將背揹手挾的四條軀體放下來，挺挺腰身，長長地噓了口氣。

前面的一座墳堆後，忽然幻現出一條有如鬼魅般的人影來，「啾」地鬼叫了一聲。

饒是那人胆大包天，冷不防之下，也不禁被那幽然幻現的人影，嚇得心神驚悚，汗毛倒豎，退了一步。

「喂，你是什麼人，胆敢夜闖亂葬崗，難道不怕惡鬼拘魂麼？」語聲乾巴巴的，幽然飄忽，聽得令人心頭發寒。

那人似乎被嚇得雙脚發軟，身形一矮，幾乎癱坐在地上，上下牙抖顫得「得得」有聲，抖着聲道：「我……求你放過我……鬼大王，我……我不過……是那四具屍體暴屍街頭，將他們送來這裏吧……吧了……」

「那幾具屍體都是些什麼人？」那鬼魅般的人影語聲，忽然一變，不似先前那般飄忽，沉實有力地喝問。

那人渾身又一震，大睜着雙眼，望着那幽然如魅的人影（却是怎也看不清那人影的模樣），似乎心頭踏實了一點，慌聲道：「不知道……他們是些……甚麼人，……我……窮瘋了……摸了他們身上的銀子……權作搬運他們到這裏的費用……求鬼大王你饒恕我……則個……」

那魅影發出「哼」的一聲，那人只覺眼前一花，那魅影經已從墳堆後飄閃至那人的身前，驀地眼前綠光一閃，那魅影的手上，赫然晃亮了一根火摺子，照亮了眼前的景物。

自然，也照亮了那人以及那魅影的樣貌。

那雙腿發軟，矮了一截的人，原來竟然是個叫化子，在綠慘慘的火光映照下，他那張臉也變得詭異起來，不過，却清楚地將他的樣貌映照出來，看清楚，居然正是日間在杏花樓上，大吃大喝，後來又從那個叫老鄧的惡徒手上逃脫了，而竟然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的年輕叫化子。

地上，橫七豎八地亂躺着四具穿一色黯灰色緊身油布衣靠的漢子，每一個的身上皆不見傷痕，但一望便知，業已氣絕身亡。

那魅影的手上執着的那根火摺子，也不知是用什麼製成的，發出的火光竟然是綠幽幽的，映得那魅影那張臉好不嚇人，那叫化子却好會裝作，驚叫一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魅影在火摺子的光芒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不是鬼魅，而是一個人，只是，他的樣貌生得好不恐怖，整個頭臉有如一具骷髏頭般，眼眶深陷，齜牙裂咀的，在那綠幽幽的火光映照下，那雙眼瞳恍似閃射出綠芒來般，在此地此景之下，乍睹如此這般嚇人臉相的人，就算是再胆大的人，也難免會驚嚇得脚軟。

不過，總算也弄清楚了，那是人而不是鬼魅，那說什麼也心頭定了很多，不至那樣駭怕了。

事實上，那骷髏頭的人物雖然不是鬼魅，但却有一個頗爲嚇人的外號——惡鬼。在江湖上，只要提起惡鬼，相信沒有多少人不知道這個人的。而江湖上的人物，凡是看到他那副尊容的，相信也沒有多少個，認不出他就是外號惡鬼，大名厲剛的有名兇人。

那叫化子目露恐駭之色，身子抖索着，磕着牙道：「求你……放過我……放過我……」

惡鬼厲剛這時已看清楚了地上那幾具屍體的樣貌，雙眼閃射的目光一變，罩定在那叫化子的臉上，「嘿」了一聲，陰惻惻地道：「叫化子，說！這四個人，是什麼人下手殺害的？」

叫化子慌不迭顫着聲道：「……大王，我不知道啊，我只不過在他們的身上，摸了幾兩銀子，我不要了，我可以拿出來，都給你老啊……求你放過我吧。」

「人是你揹來的，你怎會不知道什麼人幹的？」惡鬼眼中綠芒大盛，手臂暴探，劈胸一把將叫化子揪了起來，逼視着叫化子，露出一口森森白牙，磨牙有聲道：「你若是不說，老子便將你送入閻羅地府去！」

「媽呀——」叫化子似乎受不住驚嚇，雙眼一直，身子一軟，忽然間昏死過去了。

「媽的！」惡鬼厲剛看到叫化子被嚇得昏死過去，不禁氣惱得一鬆手，將那叫化子摔落在地上，嘀咕道：「臭化子，你若不說個清楚明白，老子不將你的蛋黃擠出來才怪！」

說着，彎腰蹲身，一把又將那叫化子劈胸揪了起來。

豈料那叫化子剛才只是詐作被嚇昏過去，就在惡鬼厲剛蹲下來一把將他揪得坐了起來的刹那，他忽然間「醒」了過來，就勢閃電般出手，一連點了厲剛胸腹間三處大穴。

待到厲剛驚覺過來的時候，他只能夠呆若木鷄般，全身動彈不得，就那樣「蹲」在地上，瞪着一雙駭異的眼睛，瞧着那叫化子。

他並不是被叫化子點了啞穴，而是在驚詫駭異之下，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　×　×

叫化子嘻嘻一笑，眨眨眼，朝惡鬼厲剛道：「別朝我盡瞪眼，也別不服氣，說說你這一次來到高塘鎮，對付的是否柳西城一家。」

惡鬼厲剛口齒欲動之間，叫化子又道：「別鬼叫引來你的同黨，否則，別怪我辣手無情！」說話之間，叫化子的神情變得兇狠起來。

惡鬼厲剛確是想張口發出鬼嘯，通知匿伏在附近的同黨，聽了叫化子的這句話後，饒是他生性兇惡，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打消了原意，像隻鬥敗了的公鷄般，搭拉下腦袋，喪氣地說道：「你到底是誰？」

叫化子臉一沉，道：「如今是我問你，快答我所問，待我問清楚後，我自會告知你我的身份！」

惡鬼厲剛在叫化子那雙凌厲的目光逼視之下，知道不說是不行的了，只好直認不諱。「不錯，老子這一次來到高塘鎮，確是要對付柳老兒一家。」

「柳西城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們要下閻王帖？」

「那只是嚇唬嚇唬他吧了，老子們的目的，只是他的家財！」

叫化子居然能夠忍受得了他一口一聲「老子」，笑笑道：「柳西城雖是鎮上的富戶，却未必家財萬貫啊，你們如此勞師動衆，難道不怕大失所望麼？」

「柳西城的家財雖然沒有千萬，但老子們可是查得清清楚楚，他秘藏有一批顆顆皆有龍眼般大的稀世珍珠，價值連城，老子們可是志在他那一批珍珠，嘿嘿，老子們若是得手，足夠老子們一世揮霍了！」惡鬼厲剛忽然朝叫化子裂咀笑了一下。

那一笑，在他來說，是向叫化子表示善意，那知道看在叫化子的眼中，却恐怖無比。

「惡鬼，你們可是打的如意算盤啊，柳西城可不是一塊豆腐，他不會輕易獻出他那批秘藏的珍珠的！」叫化子說時，眼中放出光芒。「說說你們用何手段，能夠逼使柳西城乖乖地向你們獻寶。」

惡鬼厲剛眼珠一轉，得意地道：「那還不簡單，柳西城雖然不簡單，但却人單勢孤，不怕對你說，老子們經已將此鎮完全封鎖起來，柳老兒那座莊宅的動靜，也落在老子們的監視之中，柳家就算是一隻蒼蠅，也休想飛出此鎮，老子們就用這個『困』字訣，再輔以血腥手段，將他一家弄得人心惶惶的，終日不得安寢，那時，不怕他不乖乖地將那批珠寶獻出來！」

「哼！果然好手段！」叫化子說：「你這樣據實對我說，不怕我去對柳西城說麼？」

惡鬼厲剛朝叫化子齜牙笑道：「俗語謂財帛動人心，老子向你據實道出來，相信你聽了之後，一定會動心吧，瞧你這一身破爛，肯定身無分文，你也不想一生一世這樣乞討爲生吧，你若是肯加入老子們的這一次行動，老子担保你能夠分上一份，你意下如何？」

叫化子眼珠轉了一下，道：「你想我加入你們的行動，但却要先說出你們都是些什麼人，怎樣？」

「這不成！」惡鬼厲剛一口就拒絕了。「你加入了老子們的組合後，老子到時自會帶你去見他們。」

「這你是不相信我了？」叫化子臉上露出不豫之色。

「這就是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老子在未弄清楚你的底細之前，自然要有所保留了。」

叫化子哈哈一笑：「說得好，但你可知道，你如今却是肉在俎上，你若不乖乖地將你那些人說出來，哼哼，那我就不客氣了！」

惡鬼厲剛眼色驟變，兇狠地說道：「叫化子，瞧你這一身破爛的樣子，你不會是柳老兒的人，你倒說說看，放着錢財不要，却去多管閒事，你到底安的是什麼心呀？」

話聲才落，他失聲「哦」了一聲，恍然道：「是了，你小子一定是想獨吞了！老子勸你還是別心存妄想了，須知道，老子們若是能夠獨吞得了，也不會如此勞師動衆了！老子勸你這小子，還是與咱們合作吧。」

叫化子笑笑道：「惡鬼，你若是知道了我的身份，相信你不會那樣想了！」

惡鬼厲剛詫然瞧着叫化子，道：「你小子到底是什麼人，你雖然有兩下子，總不會是丐帮八袋長老吧？」

說時，他的臉上露出揶揄之色。

叫化子嘻嘻一笑，忽然湊在厲剛的耳邊嘀咕了一下，然後瞧他眨眨眼笑笑。

只見厲剛那臉色驟變，目露詫訝之色，吸口氣，語聲竟然有點發顫地道：「……你……你眞是他老人家的弟子。」

「惡鬼，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你想一下，我也敢冒認麼？」叫化子說時，神態異常沉肅，同時在說話之間，手一翻，亮出一塊物件來，在惡鬼的眼前亮了一下，這時候雖然惡鬼手上的火摺子經已熄滅了，但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他的目光又是如此銳利，故此他一眼便看清楚了那件物件的形狀，霎時間臉色劇變，驚聲道：「你果然是他老人家的傳人，旣然叫你遇上，老子只好自嘆倒霉，撒手一走了之就是！」

「但在你走之前，你要將所知道的，一一說出來！」叫化子的語聲忽然變得威嚴起來。

惡鬼厲剛却倔强地道：「老子雖然是個惡人，他也遵守道上的規矩，你可以殺了老子，但老子却不能出賣朋友！」

說時，閉上了雙眼，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叫化子那刹那神色接連變化不定，最後，呼口長氣，道：「好吧，你寧死也不肯做出不忠不義之事來，我就放過你這一次！」接語聲一沉。「但你要記住，錯過這一次，下次若是再叫我遇上你，絕不饒恕！」

惡鬼厲剛竟然感激地道：「老子還沒有活膩，終此一生，老子不會再走出嶗山一步！」

「希望你說的是由衷之言！」小叫化子忽然出手如風，在惡鬼的胸腹之間拂動了幾下。

惡鬼厲剛馬上打了個冷顫，霍然挺身站了起來，長吁口氣，朝小化子抱拳躬身一禮。「少俠放生之恩，老子沒齒不敢忘，老子就此別過。」

說完，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亂葬崗那重疊錯落的墳堆之間。

叫化子眼看着惡鬼厲剛倏忽消失而去，眨眨眼，嘟喃一句：「他不說，我總有法查出來的。」

說着，身形一個倒縱，沒入了漆黑的夜色中。

×　×　×

一宵過去，鎭上的店舖依舊開門做生意，絲毫也沒有感受到那種隱於無形的兇險情勢。

但柳西城却心頭如受重壓，雖然一夜未睡，却一點睏倦之意也沒有。

雖然投下閻王帖的人一直沒有對他及家人採取什麼激烈恐怖的手段，但他却隱隱感到，對方不採取行動則已，否則，必然是驚心動魄，血腥恐怖的行動，只怕到那一刻來臨時，會是一個玉石俱焚的局面，自己死不足懼，但是禍及家中上下人等，那却不是他欲眼見的。

所以，他一直心中忡怔不安，但又無可奈何。

所幸的是，那些護院等人，沒有一個人臨危求去，皆表明心跡，生死與共。

這雖然令他感到安慰，但却決不能坐以待斃的啊，非要想出應付的辦法，但一時之間，他又想不出一個認爲可行的辦法來，自早上至晌午，他一直在書房中苦思籌謀，却一無所得，最後，他決定還是再冒險一次，到紅葉山崗齊家莊向齊致之求援。

主意拿定之後，他的心頭定了很多，也才發覺到肚子內空空如也，餓得發慌，省覺到該是吃午飯的時候了，於是，他便整整身上的衣衫，欲開門出去，到前廳吃飯。

「篤篤篤」門外忽然响起敲門聲，接着，响起一聲嬌喚：「爹——」

柳西城一聽，便聽出那是女兒迎春的語聲，當下心頭一舒，忙道：「是迎兒麼，進來。」

「砰——」地一聲，推門而進的，果然是女兒柳迎春。

「爹，女兒不見你到前面吃飯，特地將飯菜捧來給爹……」柳迎春邊說邊輕輕地走了進來，手上捧着一個漆盤，盤上放了幾樣餚菜及一碗米飯，一壺酒，走到書案前，將漆盤放下，撒撒咀道：「爹，別餓壞了身子，快吃飯吧，有什麼事，且拋開一邊。」

柳西城看到女兒如此孝順，心頭大樂，也就暫且將一腔煩惱拋開，疼愛地瞧了女兒一眼，笑道：「迎兒，辛苦你了，妳娘呢？沒事吧？」

柳迎春回答道：「爹，娘好好的，吃了飯，已回轉後面歇息了，你還是快吃飯吧。」

柳西城一邊在案後的椅子上坐下來，一邊拿起筷子，忽然又道：「迎兒，逸兒沒有在外面亂跑吧？」

柳迎春伸手執起酒壺，替父親斟了杯酒。「爹，哥哥這幾天一直在房中研練劍法，不敢到外面胡亂跑，剛才吃完飯後，還跟譚師傅他們到處巡視呢！」

「嗯，爹這就放心了。」柳西城說着，拿起酒杯，一口喝乾，然後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瞧了女兒一眼。「迎兒，你也要小心一些，千萬不要再外出了，以免又發生事故，令爹担心。」

「爹，女兒知道了。」柳迎春細心地道：「爹，吃了飯再喝酒吧。」

柳西城沒有說什麼，拿起那碗飯，吃起來。

柳迎春則自個坐在一張椅子上，輕輕咬着指甲，凝眸不知在想些什麼。

直到柳西城吃喝完畢，她仍然定神如故，柳西城看在眼內，輕咳了一聲，道：「迎兒，你在想些什麼，這樣出神？」

柳迎春霍然一醒，臉上發熱，垂下眼臉，微帶羞赧地道：「爹，女兒沒有想什麼。」

柳西城自然看不透女兒想些什麼心事，笑笑道：「迎兒，不是悶得慌吧？」

柳迎春忙道：「爹，這個時候，女兒又怎會悶得慌，還想往外跑呢！」

柳西城嘆口氣道：「唉，眞是委屈了你們……」

「爹，查出他們都是些什麼人麼？」柳迎春關心地問。

「還未查到。」柳西城的心頭又沉重起來。「爹昨晚好不容易才潛了出去，…

…結果，還是被他們的人截了回來。」

「爹，他們都是些什麼人？」柳迎春焦急地問。

「爹只知道一個骷髏客姜幽然，其餘的，還未照過面，所以不知道。」

「爹，骷髏客姜幽然是什麼人？」柳迎春問。

「此人乃是陰山道上有名的兇人，江湖上，鮮有不知其人的。」柳西城想到昨晚與骷髏客交手時的情形，心頭稍爲寬舒了一些。

「爹，對方的人眞的將咱們困了起來？」柳迎春憂心地瞧着父親。

柳西城心頭彷彿又壓上了一塊大石頭般，沉重地道：「他們確是將咱們困在這莊宅內，爹昨晚經過一番苦鬥，才……嗯……爹想起來了，要不是有人暗中出手將幾名對方的人手擊傷，只怕爹還衝不出去呢……」

「爹，知道那暗中出手的人是什麼人麼？」柳迎春色然而喜。

柳西城也是精神一振，但隨即又搖搖頭道：「爹當時根本就沒有機會找出那人來，又怎會知道那人是誰呢？」

「會不會是那位救了我一命的小叫化子？」不知怎的，柳迎春竟然沒頭沒腦地會想到那個叫化子，臉上不由又發熱起來，連忙又暗自加以否定。「那叫化子看樣子不會武功，又怎麼能在暗中出手助爹突圍呢？」

「爹，雖然不知道那出手暗助你的人是誰，但知道有人暗助咱們，這總是好事，能夠有一個人在外面暗中帮忙咱們，那總好過咱們坐困這裏，女兒猜想，這人必是一位有心人，遲早也會露面與爹相見的。」柳迎春安慰父親。

「迎兒，說得對，要不是妳說起，爹還想不起來，有人在外面接應，那自然比坐困愁城好多了，只希望那暗中相助的人是朋友，而不是別有居心之人就好了。」

「爹，別盡往壞處想吧。」柳迎春少年心性，從未經歷過什麼危難，自然是往好處想了。

「迎兒，須知道世途險惡，人心難測，尤其是江湖上波譎雲詭，千變萬化，凡事若是盡往好處想，那只會吃虧失望，所以，身在江湖，凡事皆往壞處想，那才不會臨危失措吃虧，記住，居安思危，此乃存身保命之道。」柳西城正色道。

柳迎春聽了父親這一番話，愧然道：「爹教訓得是，女兒受教。」

「嗯，爹這就放心了。」柳西城寬慰地道。

柳迎春忽然改變話題道：「爹，你想出了什麼辦法沒有？」

柳西城先是一愕，繼之「哦」了一聲道：「爹苦思幾日，終無良策，只想出一個辦法，就是趕往妳齊叔叔那裏求援，可惜，昨晚被截了回來。」

「爹不是就此放棄了吧。」柳迎春急聲道。

「不！」柳西城決然道：「爹今晚還想試一次。」

「女兒預祝爹今晚之行順利無阻，到達齊叔叔那裏。」柳迎春虔誠地說。

「乖女兒，有妳這句話，爹今晚不管如何，也要衝破圍困，趕到你齊叔叔那裏去。」

「爹，你千萬要小心才好。」柳迎春關心地道：「爲了娘，爲了哥哥與女兒，爹你切不可太過冒險啊！」

「放心吧，迎兒，爹自會小心的，爹曾經大風大浪，又怎會逞那血氣之勇呢！」柳西城愛惜地瞧着女兒。「迎兒，沒有什麼事，妳還是到後面陪一下娘，爹昨晚未曾闔過眼，想歇息一下。」

「那女兒告退了。」柳迎春說着站起來，上前將案上的漆盤拿起來，開門走了出去，順手將門關了起來。

柳西城瞧着女兒的背影消失在門外，才搖搖頭，發出一聲無聲的嘆息，一雙手却不由自主緊握起來，口中喃喃自語：「縱使我這副老骨頭挫骨揚灰，也決不能讓迎兒逸兒受到半點傷害！」

險遭雌虎噬　查出孽龍謀

今晚原來經已是初九了。

難得的是，下了一個黃昏的綿綿細雨，在掌燈後，竟然歇止了。

天上雖然幽深黝黑，但却有星——疏落，也有月——大半邊上弦月，發出閃爍幽清的光來，令到夜空微微透出幽光來。

這樣的夜晚，對於夜行人來說，那是有利有不利，不過，柳西城已拿定主意，今晚闖出鎭去，也就不理會那許多了。

今晚，他改變了潛闖出去的時間，才起更，他便自莊宅側面的圍牆翻掠出去。

這一次，他連面目也不再掩蓋起來，就那樣落足在牆外的一棟屋子的瓦面上，而他的劍亦已出了鞘。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這一次自然加了小心。

令他奇怪的是，當他飄落在瓦面上，暗中凝聚功勁提防昨晚現身阻截他的那些兇悍漢子會驀然現身阻截他時，出乎他意料之外，四周圍的瓦面上，却靜悄悄的，沒有竄冒出人影來暗擊他，這不由令到他思疑起來。

他一面小心戒備着，一面運足目力，朝四下掃視，却發覺不到附近的屋面上，匿伏着有人。

「那些傢伙不知安排了什麼花樣？」他在心中嘀咕着，由於摸不透對方是否另有安排，令到他心頭忐忑，不敢貿然往前掠去。

但這樣站在瓦面上，也不是辦法，終於，他硬着頭皮，一直往前掠去。

飛掠中，他一直暗中運勁提防驟然而來的襲擊，但看來他是白担心了，一路上，皆沒有什麼事發生。

「他們到底在攪甚麼鬼，斷不會任由我潛掠出鎭外的啊……」他一直在心中嘀咕着，飛掠之勢不停，眨眼間，一口氣便掠出三數十丈外。

仍然沒有發現有人現身加以狙截，他長長地舒了口氣，却不敢放鬆大意，以免應付不了猝然出現的意外。

直至奔出鎭東頭外面，隱身在一棵樹後，他才長長地喘了口氣，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凝神傾聽後面是否有何動靜。

後面一絲動靜也沒有，應該不會暗中

有人追躡在後面，他深深地吸了口氣，正準備認準方向，往前飛掠，驀地，他猛然想到，對方的人斷不會眼睜睜看着他離鎮而去，而不加以阻截的。「是了，他們一定是改變了策略，暗中跟躡在後，看看我要到什麼地方，然後加以對付！」他想到這裏，心頭悚然驚顫了一下，作勢前掠的身子，硬生生地僵住了。

「不成，我怎能將痲煩引上齊兄的家門！」他在心中大聲呼喚着。「那我豈不是害了齊兄一家？」

「但總不能就此罷休，坐以待斃的啊！」他又在心中喃咕起來。「齊兄那裏是非要去不可，只要想個法子甩掉跟踪之人便成！」

拿定主意後，他便從樹後斜竄出來，一直朝鎮南回飛掠而去。

他居住在高唐鎮上，已有三十年之久，對於鎮內外的地形，可說熟悉得閉着眼睛，也不會走錯路，他知道在鎮南頭五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樹林子，只要掠入那座樹林子之內，那便不難擺脫暗中跟踪的人。

他的輕功本來就不弱，在全力奔掠之下，眨眼間，便已掠到那座樹林子前，他的身形放緩了少許，目光烱烱地掃視着林子前的情形，以免貿然掠入林中，而林中又有對方的人匿藏着，那時候便措手不及了。

掠到林前約數丈左右，他的身形陡地斜掠起來，雙臂一振，有如一頭大鳥般，凌空騰掠上林子邊的樹梢上。

他這一手，就顯出他的經驗之豐富了，他這樣掠上林子邊的樹梢上，就算林中匿伏有對方的人，也料不到他不是掠入林中，而是掠上樹梢，根本無法對他加以突襲。

而他居高臨下，卻可以回顧後面是否有人跟踪，要是後面眞的有人跟踪的話，那就不難被他所發覺。

足沾樹梢，驀然擰身回首掃視之下，夜色中，卻察覺不到有人跟踪，而他自信這一手不可謂不高明，旣然發覺不到有人跟踪，他的心頭定了很多。

不過，他仍然不敢大意，施展出喜鵲踏枝身法，腳下踏着樹梢，一直往林中掠去。

掠入林中之後，他略爲換口氣，身形倏然往下一墮，迅急地隱沒在濃密的枝葉之中。

他立刻提氣匿藏着不動，傾耳靜聽起來。

林中靜悄悄的，不聞一絲聲響，最妙的就是，今晚竟然雨歇風止，是故，只要有一絲一毫的響動，皆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了。

偶爾，有一兩聲虫鳴聲響起，這輕易就可以聽出來，若是有其他的響動，也不難被他聽到。

一袋烟功夫過去，林中沉寂如死，柳西城不耐煩了，決定從樹上飄落地下，從樹林子進來的方向潛出去，然後一逕往東面紅葉崗掠去。

他這樣決定，是基於對方一定料不到，他會自入林之處，潛出去，在出其不意之下，那就可以完全將跟踪之人甩掉！

他這個主意可謂妙，但他才想動，一縷蟻語忽然鑽入他的耳中。「柳前輩，你別妄想擺脫得了那些對你有所圖謀的傢伙的跟踪了，他們在這座林子中，經已嚴密地監視起來，無論你從那一個方向潛掠出去，皆逃不過他們的眼底，若你信得過我，請你暫時不要莽動，請聽我說。」

語聲雖然細如蚊蚋，但卻入耳字字清晰，聽得柳西城心頭駭異不已，連忙朝語聲傳來處，也用蟻語傳聲道：「閣下，可否見告大名？」

馬上，來有一縷語聲傳入他的耳中。「柳前輩，我不是不想將姓名見告，只是現在時機未到，而賤名前輩肯定未曾聽聞過，在此時機緊逼之際，實非費時解說之時，所以，前輩若是信得過我，可速速告之要到什麼地方，找什麼人，待我代前輩去走一趟，而前輩則馬上出林，胡亂朝一個方向跑一個圈子，然後逕自返回府上，未知前輩意下如何？」

柳西城一聽，心中悚然震驚不已，他實是料不到，那暗中傳聲之人，居然連他的意圖也猜到，怎不令他感到震驚，足證對方是位有心人。

心中思忖之間，一時之間，他拿不定主意是否相信那人的話，因爲事關重大，關係到一家大小上下的生死，那自然要愼重從事了。

萬一那人是對方的人，已經偵查到他的行踪，而喬扮是暗中帮忙他的人，以便套取他此行的目的，那豈不是被對方一網打盡，旣救不了自己，而且也害了齊致之麼？

饒是他是位老江湖，這霎間，他實在不敢妄下決定。

「前輩，你不是信不過我吧？」一縷語聲又傳入柳西城的耳中。「請你相信我吧，若再猶豫，他們要是再不見你出林，萬一入林搜索，那時，不但前輩你無所遁形，連我也非要現形不可，我要帮你也不成了。」

柳西城仍然委決不下，這也難怪他的，要是只關係到他一個人的生死，他咬咬牙，便可以決定下來，但關係到一家上下的生死，着實令他難以作出決定。

「前輩，他們看樣子像是要進林搜索了。」那縷語聲又鑽進他的耳中。「請你快作決定，我可以告訴你，我就是昨天晚上，暗中助你脫身之人。」

柳西城一聽，心中暗喜不已，一咬牙，暗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豁出去算了。」

主意一定，馬上以蟻語傳聲道：「朋友，多謝你仗義援手，有勞你替我跑一趟紅葉崗下的齊家莊，找莊主齊致之，就說我柳西城有滅門之禍，懇請他加以救援，火速趕來高唐鎮，與我共商對策。」

「多謝前輩終於相信我了！」那人亦以傳聲道：「他們經已入林搜索，事不宜遲，請前輩速速行動，將那些傢伙引開，以便我匿跡隱踪，不被發現。」

這時，柳西城亦已聽到林子內響起兩下極之微細的悉索聲，知道那人所言不虛，當下忙傳聲道：「朋友，我這就將他們引出林外。」

說完，馬上從匿藏着的樹上飄身下地



柳西城飛身射出林外，引開追踪的敵人。

，接胡亂地往林外竄去，並故意弄出一些聲響來。

馬上，那偶爾響起的輕微聲響，沉寂下來，而他也馬上盡量避免弄出聲響，在林中竄掠着，未幾，便竄掠出林外，故意四下掃視了一下，便逕自朝前掠去。

結果，他雖然察覺不到身後是否有人跟踪，他仍然在鎮甸的外面繞了個圈子，才返回莊宅之內。

× × ×

就在柳西城掠出林外約半頓飯功夫左右，從林子的另一頭，也走出一個人來。

不過，此人卻是大模大樣地走出來的，一點也不閃縮，並連連打着呵欠。

看清楚了，那原來是位叫化子，一身衣衫破爛得幾乎遮蔽不了身體，頭上亂髮蓬披，腳上那對鞋子倒是好好的，不過太大了，走起路來，「拖沓」有聲，在這樣靜的夜晚，老遠便可以聽出來。

夜色中，依稀也可以看到那叫化子的樣貌，頷下光溜溜的，「寸草」不生，不用說，年紀一定很輕。

那叫化子年紀確實很輕，而且，正是那位深藏不露，在杏花樓外，戲弄了那個姓鄧的漢子的年輕叫化子。

從惡鬼厲剛對這叫化子也畏懼而遁的情形看來，這叫化子必然是位大有來歷的人物，只不知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位人物，又是否眞的是位叫化子。

這叫化子從林中走出來，那麼，他極有可能就是在林內用蟻語傳聲，與柳西城交談之人。

叫化子走出林外後，搓着肚子，自個喃咕着道：「我的媽啊，這麼夜了，肚子咕咕叫，教我到那裏去弄吃的？」

邊喃咕，邊往前走去。

「啪達啪達」之聲，隨着他走動，一直響個不停，一直走出了二三十丈遠外，那叫化子忽然腳步一窒，猝然停下來，張口叫了一聲：「媽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瞪着一雙眼，駭然望着身前一條幻現的人影。

那條人影彷彿是從地上冒升起來一樣，驀然間就出現在那叫化子的身前，要不是那叫化子駭然止步，眞會一頭撞上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在夜色下，仍然清晰地顯現出那婀娜的身形來，不用說，就算是鬼，也是一隻女鬼了。

叫化子顫着聲道：「妳……是人還……是鬼？」

只聽那「女鬼」「格格」一笑，扭了一下腰肢，嬌聲道：「奴家若是鬼，也是一隻艷鬼，你怕什麼呢？」

長長地喘了口氣，叫化子伸手抓抓那頭亂髮，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傻乎乎地道：「原來你是人，不是鬼，怎麼你現身得有如鬼魅般，一下子便出現在我眼前，嚇得我幾乎胆落魂飛。」

在幽黯的星月光照下，叫化子已清楚地看到，那確是一個女子，年紀大約三十左右，生得身段嬌嬈，樣貌妖媚，眼波如水，看不出有絲毫惡意。

「小兄弟，你是從林中走出來的麼？」那女子軟語溫聲，媚眼帶笑，閃着眼，上下直打量着那叫化子。

叫化子想也不想，點頭道：「是啊，我在林中睡覺，忽然間餓醒了，便走出來想找點吃的，姑娘這麼夜也走出來，難道也是餓得睡不着麼？姑娘一個人在這曠野亂跑，遇上了……壞人，那豈不……」

那女子嬌笑道：「小兄弟，你在林中，看到了什麼人？」

叫化子搔着腦袋，蹙眉道：「沒有啊，三更半夜的，除了我這個無處棲身的乞兒無奈在林中睡覺外，怎還會有人在外亂跑，走入林中？」

一頓，接詫然問道：「姑娘，莫非你這麼夜在外亂跑，是找人麼？」

女子那雙媚眼注定在叫化子的臉上，忽然斂容道：「小兄弟，我確是在找人……嗯，這麼夜了，你要到那裏去，找到吃的？」

叫化子苦着臉道：「我也不知道，大

概到鎮上那間土地廟，可以偷到兩個饅頭塡塡肚子吧。」

「小兄弟，你眞的只是肚子餓，出來找吃的？」女子那雙媚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叫化子臉上的表情。

叫化子捂着肚子，有氣無力地道：「若不是餓得睡不着，這麼夜了，那個還有興趣到處亂跑！」

女子忽然嬌笑着道：「小兄弟，你眞的餓得很麼？」

叫化子猜不透女子這樣問是什麼用意，只好順着說道：「姐姐，我自從午前吃過半瓦砵殘飯後，至今未有東西下肚，清水却喝了幾瓦砵，妳說，換轉是你，餓不餓？」

女子妙目一轉，抿咀笑道：「小兄弟，你既然餓得這麼難受，那姐姐帶你到一處地方吃個飽，好麼？」

小叫化色然而喜，但隨即又搖搖頭道：「姐姐不是要找人麼，姐姐的好意，我心領了，我還是自個去找點吃的算了。」

那女子却忽然間伸手一把抓住了叫化子的手腕，曖昧地道：「小兄弟，姐姐見你這麼可憐，不去找人了，來吧，姐姐帶你去吃個飽。」

說着，拉着叫化子便走了。

叫化子想不到一下子便被那女子抓住了手腕，腕脈被扣，只覺手臂酸軟，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只好乖乖地隨着那女子向前走。

令他想不到的是，那女子的出手一抓，竟然是如此神奇詭迅，本來，他巳暗中加以戒備，可惜，一個冷不防之下，仍然被抓住了。

不過，憑他那一身令人意想不到的高明修爲，本可以暗中運起九陽天罡勁，將之震脫的，但他却想看一下，這女子到底要帶他到什麼地方，用意何在，所以，他才乖乖地跟那女子走。

同時，他在乍見那女子閃現時，經巳猜到，這女子極有可能就是那位吃了他的虧的那位在巷口中的飛花娘子，只是不能肯定，而他也暗中驚懼對方佈署之週密，柳西城引走了一批人後，居然還有人留下來暗中監視着，要不是自己早巳想到有此可能，在柳西城走後，不從林中閃掠出來，而是大模斯樣地走出來，那很可能會被這位女子暗中跟蹤到紅葉崗，那就「引狼入室」了，如今却令到對方不得不現身出來，那就不怕對方再暗中加以跟踪了。

× × ×

現身將叫化子截住，並將他帶「走」的女子，確是飛花娘風飄飄。

她之所以將叫化子帶走，一則是懷疑叫化子在林中與柳西城接過頭，想慢慢地從叫化子的口中探查出一些事情，二則，她是看上了叫化子那張塵汚但却透出俊朗的臉孔，想嘗嘗「鮮」，老鄧與那位老蘇說得確實不錯，她確是一位淫蕩騷媚的浪婦。

飛花娘子帶着叫化子一直走去，左一拐右一轉的，走了大約有半個更次左右，來到一座還算完好的莊屋前，一名黑衣漢子從屋角的陰影中閃出來，剛想喝問，一眼看清楚來的是飛花娘子，慌忙躬身抱拳道：「屬下見過風娘子。」

風娘子擺擺手道：「方七，屋內有吃的麼？」

方七忙道：「回風娘子，灶鍋內還有幾樣餚菜，三五個饅頭，一壺酒。」說話時，目光直望叫化子身上溜。「風娘子，這位是……」

「方七，你少管閒事……」風娘子柳眉一豎，輕叱一聲：「快將吃的端入屋內來。」

說着，不再理會那漢子，帶着叫化子逕自向屋內走去。

那漢子連聲應是，轉身從屋子旁邊的灶房走去。

這間莊屋頗大，進門就是廳堂，左右是兩間廂房，牆上泥灰斑剝，廳堂內只有一張木桌，四張椅子，兩條板櫈，桌上放了一盞油燈，閃跳着昏黃的火光，佈置簡陋極了！

叫化子看在眼內，心中暗自猜想，這裏一定是飛花娘子等人在鎮外的其中一個落脚點，可能亦是用來傳遞消息的。

飛花娘子才進屋，便不着痕跡地，一連點了叫化子身上兩處經穴，才放開手，笑着道：「小兄弟，坐下來歇一下吧，等一會就有吃的了。」

叫化子也不客氣，並裝出毫不察覺到身上兩處主經大穴被點了，一屁股坐下來，一個勁在喘氣，並猛咽口水，一副餓極了的樣子。

飛花娘子就在叫化子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眉開眼笑地直瞧着叫化子，却是越看越喜愛，恨不得一口將叫化子吞下肚子中。

一忽，那漢子將一個盤子捧了進來，將三碟冒着熱氣的餚菜及一碟饅頭擺放在桌子上，朝飛花娘子躬躬身道：「風娘子，不知還有什麼吩咐？」

風娘子那雙妙目在桌面上一溜，睜眼道：「方七，你不是說還有一壺酒麼？怎麼不端出來？」

那叫方七的漢子忙回道：「剛才妳沒有吩咐屬下拿出來，所以……」

「還不快去拿出來！」風娘子豎眉叱道。

「是！」方七慌忙應一聲，急急走了出去。

飛花娘子馬上換上一張笑臉，對叫化子道：「小兄弟，你不是餓癟了肚子麼，快吃吧，待會姐姐陪你喝兩杯。」

叫化子不知是眞餓還是假餓，總之，應了一聲，便動手吃喝起來，看到他那一副饞相，飛花娘子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很快的，方七便將一壺酒拿進來。

飛花娘子馬上揮手道：「這裏沒你的事了，你去吧，記着，不論有什麼人來，即發訊號知會我！」

方七偷瞥了飛花娘子與叫化子一眼，唇邊綻開一抹曖昧的笑意，躬身退了出去，並識趣地將屋門關起來。

飛花娘子隨即起身，走上前去，將門門拴起來。

叫化子却毫不理會，自顧自狼吞虎咽的吃着。

飛花娘子走回來坐下，拿起酒壺斟了兩杯酒，媚眼一閃，膩着聲道：「小兄弟，吃得差不多了吧，來，姐姐陪你喝一杯

，暖暖身子。」

說着，拿起杯子，輕輕啜了一口。

叫化子嚼着餚菜，含糊地「嗯」了一聲，沾了油膩的手在那件破衣上抹了抹，端起酒杯，一口便喝了個乾乾淨淨。

「小兄弟，好酒量。」飛花娘子連忙替叫化子斟滿了杯酒。「來，姐姐與你乾了這一杯。」

放下酒壺，拿起杯餚，朝叫化子敬了一敬。

叫化子打了個飽呃，抓起杯子，與飛花娘子手中的杯子碰了一下，「骨嘟」一聲，又喝乾了。

這一次，飛花娘子也喝乾了杯中酒。

「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飛花娘子一杯酒下肚，臉頰酡紅，眼波盈盈，恍似滴出水來般，直瞧着叫化子那張塵汚掩不住的俊臉。

叫化子兩杯酒下肚，似乎有點暈陶陶的，抓抓亂髮，站起身來。「姐姐，多謝妳，我吃飽了，我要走了。」

飛花娘子怎肯讓到口的肥肉溜掉，何況，一杯酒下肚，本巳撩起慾火，巳熾烈起來，慌忙起身道：「小兄弟，這麼夜了，你還要到那裏去了？」

叫化子舔舔咀唇道：「吃飽了，去找個地方睡覺啊。」

飛花娘子媚笑道：「三更半夜的，姐姐這裏有的是地方，來，再陪姐姐喝兩杯，醉了，就在姐姐這裏睡吧。」

說着，伸手將叫化子扯落回椅子上，執起酒壺，替叫化子斟了酒，再替自己斟了一杯。

叫化子似乎有點不勝酒力，被飛花娘子一扯，跌坐回椅上，擺擺頭道：「我這麼髒，怎好在姐姐這裏睡，沒的弄髒了姐姐的地方。」

說着又要站起來。

飛花娘子嚥了口水，忙道：「那裏話，待會姐姐替你擰把手巾，抹乾臉面，洗淨手脚，不就乾淨了麼？」

一頓，接端起杯子，道：「來，陪姐姐喝了這杯酒。」

叫化子見推却不了，只好拿起酒杯，往口裏就倒。

飛花娘子看着，也一口喝乾了杯中酒，心中樂得暈陶陶的，幾乎忍不住這就上前去，一把摟住叫化子，馬上就幹。

叫化子忽然間頭一垂，似乎喝醉了，伏在桌子上。

飛花娘子再也按捺不住，起身走上前去，將叫化子抱了起來，一陣風般，走入了左手那間廂房。

那一間廂房內倒也乾淨，放了一張床，床上被舖枕席俱全，飛花娘子將叫化子放在床上，忍不住順勢在他的臉上親了一下。

叫化子可能眞的醉了，閉着雙眼，對於飛花娘子的輕薄，毫無所覺。

飛花娘子那雙水汪汪的媚眼中，像要出噴火來般，「嘖」了一聲，自語道：「看他的樣子，像是未開葷的，奴家今晚好彩頭，嘗個鮮的！」

說着，也不理會叫化子那身破衣汚髒，動手將他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

叫化子的身子倒是白白淨淨的，一點也不汚髒，胸膛寬闊結實，看得飛花娘子就像一頭發情的母狗般，渾身燥熱，急不及待地在叫化子的胸膛上撫摸起來。

瞧她那種雙眼微閉，胸膛起伏急促，喉頭發出低微的嬌呻聲，腰肢輕擺的迷醉樣子，眞是活色生香。

叫化子依然毫無反應，而飛花娘子的那隻玉手，經巳肆無忌憚的，自胸膛上向下移動，撫摸到他的小腹了。

幸好，他的下身還穿着一條破褲子，飛花娘子沒有替他褪下來，但胯下却巳經漸漸隆了起來。

飛花娘子那隻手，終於滑入了叫化子的胯下！

馬上，她像觸了電般，嬌軀顫動了一下，喉中發出一聲逼促的呻吟聲，像瘋了般，發急地動手將身上的衣衫扯脫下來。

轉瞬之間，飛花娘子經巳脫得一絲不掛，全身裸露，就像一頭餓狼般，撲在叫化子的身上。

她再也忍不住了，本來，她還想到灶房端盆水來，替叫化子抹去臉上的塵汚，再洗淨手脚，才……可是，她實在無法按捺得住心中那股難奈的騷癢了……

她那滑膩鼓漲的胸脯才壓落在叫化子那寬闊結實的胸膛上，一隻手急忙去扯叫化子那條破褲子，不料，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閉着雙眼，一直沒有動靜的叫化子，忽然間動了一下。

那是叫化子的手動了一下，一指戳在飛花娘子腰上的軟痲穴上！

接身子一翻，將壓在他身上的飛花娘子，掀落在地上。

飛花娘子痛得發出一聲嬌呼，但隨即便被翻身下床的叫化子，出指點了她身上五處大穴，連啞穴也點封了，令到她叫不出聲來。

叫化子一臉羞怒地朝地上躺着的飛花娘子「呸」地吐了口口水，一面抓起那件破衣穿上，一面鄙夷地大罵道：「好一個不要臉的淫賤賊婦，要不是我及時運功衝開被你點封了的兩處主經大穴，便……」下面的話，他無法說下去，覺得說出來，會汚了自己的口，本來怒視着飛花娘子的雙眼，也慌忙移了開去。

因爲他覺得，赤身露體，醜態畢呈的飛花娘子，實在汚了他的雙眼！

說起來，他方才根本就沒有喝醉，他只是裝醉，目的就是爭取時間，暗中運功衝穴，所以，他只好強忍着飛花娘子對他的輕薄，不敢加以抗拒，恐防來不及衝開穴道時，所受的淫辱更甚。

所幸，在千鈞一髮之間，終於衝開了被飛花娘子點封的兩處主經大穴，保得「清白」；否則，他將愧憾終身。

因爲，在他的心中，經巳有了一位意中人，那就是在鳳棲台上，邂逅了的柳迎春。

他是被柳迎春那綽約的風姿，明麗的容貌迷住了。也可以說是「驚艷」，總之，他無法忘懷了柳迎春那動人的倩影，也因此，他才會挿手管了這件事，暗中出手相助柳家。

柳迎春在院牆外那條巷子中遇襲被救，那不是巧合，那是他早巳經盯上了飛花娘子。但又不願過早暴露自己的身份，所

以，便假裝急於避開，在生死一髮間，將飛花娘子撞得歪跌開去，解救了柳迎春喪命之厄！

別看他是叫化子的裝束打扮，其實，他不是眞的化子，他這一身化子裝扮，只是用來掩飾他的身份，否則以一個化子來說，怎會有一錠五兩重的金子。

說起來，他可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而且輩份不低，不過，他一直沒有向人表露身份，否則，只怕會令到江湖上不少成名的人物，都要向他執晚輩之禮。

他正是不想令到江湖上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感到尷尬，所以，他才一直隱瞞了自己的身份，以免受到拘束，不能在江湖上自由自在的到處闖蕩。

而他最喜歡叫化子這個身份，雖然有時不免會遭人白眼，但却最無拘束，喜歡怎樣便怎樣，那何樂而不爲。

穿上他那件破衣，他因了羞怒而脹紅了的臉，才稍爲消褪了，伸手抓起飛花娘子掉在床上的一件衣衫，扔在她的身上，以免稍一轉眼，便又會看到那淫婦峯巒畢露的醜態。

飛花娘子可說是陰溝裏翻了船，雖說，她一直對叫化子心中存疑，但發夢也想不到，他的身手居然如此深不可測，還會運功衝穴，在她的想像中，叫化子頂多只會幾下三腳貓功夫，那是由於她一出手，便抓住了叫化子的手腕，因而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爲叫化子不外如是，因此，他在點封了叫化子身上的兩處主經大脈後，便以爲叫化子已落在她的手中，任由擺佈，那知道却吃了個大虧，才知道小覷了眼前這個叫化子。

要不是她口不能言，她眞會嘶聲大叫，以宣洩她心中的羞惱。

因爲從來只有那些臭男人垂涎她的美貌與肉體，沒有一個男人拒絕過她的，對於她來說，簡直是「予取予携」，那想到，這一次，這小子明明已動了慕念，却仍能夠棄她如「蔽履」，這怎不叫她又羞又惱得幾乎無地自容。

「淫婦，若是我猜得不錯，你就是那位面首無數，人盡可夫的飛花娘子了！」

叫化子仍然不敢將目光落在地上的飛花娘子身上，但却手一揮，彈出一縷指風，奇準無比地解開了飛花娘子身上被點的啞穴，寒着聲道：「聽着，妳若敢尖聲大叫，企圖通知那位守在外面的方七，我便立刻下手殺了妳！妳自己應該也估量得到，我可以在方七趕入來之前，殺死妳，相信妳不會蠢到自尋死路吧？」

鳳飄飄果然沒有尖聲大叫，只是怨毒地看着叫化子，用力咬着下唇，幾乎咬出血來。

「別用那樣的目光看着我！」叫化子一臉肅色地說。「我知道，你對我恨之入骨，我讓你看一樣物件，希望你會認出它的來歷，相信你便不那經樣恨我了。」

叫化子說着，從貼身處，拿出一件只有半塊巴掌大的物件來，遞到飛花娘子的眼前。

飛花娘子定睛一看，刹時臉色大變，目中怨毒之色盡失，驚疑地道：「你……這不是他老人家的獨門信物麼？你怎會得到它的？」

叫化子肅然說道：「這確是家師的信物……」

「他老人家是你的師傅？」飛花娘子失聲道，臉上變顏變色的。

「天下間，有誰敢冒認是他老人家的傳人？」叫化子咧咀一笑，隨之又凝聲道：「除非，那人是一個瘋子，又或是他活膩了！」

飛花娘子臉色變了又變，終於嘆口氣，有氣無力地道：「這樣說來，栽在你的手上，我也不算丟臉了。」

一頓，接驚恐地道：「你不會將我帶到他老人家那裏吧？」

「那要看妳了！」叫化子一邊收藏那件物件，一邊正色道：「若你從今後改邪向善，修心養性，不再淫亂武林，我可以網開一面，放過你。」

「眞的？」飛花娘子驚疑不信地望着叫化子。

「我既然是他老人家的傳人，焉能言而無信，壞了他老人家的名頭？」叫化子沉肅地道。

「我答應你，從此退隱江湖，改過向善。」飛花娘子如逢大赦般，長長地噓了口氣，緊張地瞧着叫化子。

「那我答應，放過你這一次！」叫化子一口答應：「不過，妳要將所知道的一切說出來！」

飛花娘子刹時心頭大定，滿口答應道：「你問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知無不言。」

「好，咱們這樣說話有點不雅，我先解開你被封的穴道，待你穿好衣服，咱們再說。」叫化子說着，隔空連點，拍開了飛花娘子被點封的穴道，走出了廂房。

飛花娘子又見識了叫化子這一高明的解穴手法，連半點想逃走的念頭也不敢生，慌忙翻身爬起來，匆匆將脫掉的衣衫穿回身上，然後走出廂房。

叫化子經已坐在廳堂中的椅子上，看到飛花娘子走出來，點點頭道：「坐下來，咱們慢慢說。」

飛花娘子聽話地乖乖坐了下來。

說眞的，她已經被叫化子的來頭鎮住了。

× × ×

叫化子雖然臉上塵污處處，但那雙眼却射出兩道懾人的神光來，定定地注視了飛花娘子好一會，直瞧得飛花娘子心頭打鼓，以爲叫化子又改變了主意，直至聽到叫化子開口，才算放下一顆懸起的心。

「飛花娘子，說說看，你們這一次，一共糾合了多少人對付柳家？」

「約莫三十多四十人吧。」飛花娘子想了一下，才道：「確實的人數，我也不大清楚。」

「好。」叫化子那雙懾人的目光，瞬也不瞬地罩在飛花娘子的臉上。「你們向柳西城投下閻王帖，是否眞的要殺了他全家了！」

「這我也不大清楚。」飛花娘子這時已心神大定，神態自然也鎭定多了。「據我所知，咱們向柳西城投下閻王帖，只是想嚇唬他一下，眞正的目的，是他秘藏着的一批罕有珍珠，據說，那批珍珠一共有四十八顆，顆顆都有龍眼般大小，渾圓無

瑕，隨便一顆，也價値連城，所以，咱們才會動上他。」

叫化子聽着，由於在昨晚已聽過惡鬼厲剛的說話，兩人所說沒有多大出入，知道飛花娘子沒有欺騙他，於是口氣放緩了一點，說道：「俗謂蛇無頭不行，你們這一次糾衆而來，對付柳西城，一定有一位主事人吧了。」

飛花娘子不知怎的，臉上竟然染上微紅，語聲有點忸怩地道：「少俠說得對，凡事皆有領頭人，咱們這一次對付柳西城的行動，是淳于元霸所發起，所有的人手，皆是他召集來的！」

「孽龍淳于元霸？我道是誰，原來是他！」叫化子的臉色微變了一下，吸口氣，疾聲說出來。「想不到這條一向在南海一帶興風作浪的孽龍，居然來到這裏翻雲覆雨！」

一頓，又道：「恩師他老人家曾有一個心願未了，那就是未能將這條孽龍鎖困在大牢中，讓他不能再遺害江湖，看來，他老人家的這個心意，該由弟子我來替他老人家完成了！」

飛花娘子聽得心頭蹦蹦直跳，暗自慶幸自己沒有死心眼，拒不合作，否則，若是被關起來，那就有活罪受了。

「除了孽龍淳于元霸外，還有什麼出名人物？」叫化子伸手搔搔那頭亂髮，目光却始終沒有從飛花娘子的臉上移開。

「大約還有十數名吧。」飛花娘子沉吟着道：「除了奴家之外，還有惡鬼厲剛、骷髏客姜幽然、瘋子余獨放、狂人何必醒、獨眼禿髮叟翁桐、黑心狼郎深、天都神君蔣興、幽燕三雄等人。」

飛花娘子一口氣將一連串成名立萬，在江湖上名頭响噹噹的惡人說了出來。

叫化子聽着，臉上神色雖然不動，心頭却連連跳動不已，想不到孽龍淳于元霸糾合了這麼多黑道上兇名昭著的惡人，若是他們一開始，便眞的動手對付柳西城一家，只怕就是他恩師老人家出面，也未必能夠收拾得了那批惡人。

差幸這一次孽龍等惡人目的只是在那批罕有的珍珠，並不是志在殺人，否則，只怕這時柳西城全家已人亡屋毀了！

「你們眞的已封鎖了全鎮，柳家一個人也別想潛出鎮外求救麼？」叫化子道。

「眞的！」飛花娘子道：「不但柳家的人出不了鎮，也出不了柳家一步，今晚，若不是咱們的人接到淳于老大的指示，不得阻止柳家的人出來，不是奴家吹大氣，柳西城根本就出不了圍牆。」

「嗯，我相信沒有吹大氣。」叫化子頷首道：「淳于元霸如今窩在哪裏？」

「兩日之前，他就窩在鎭西南約五里外的野狼洞中，這兩天，奴家離開了那裏，那就不清楚了，說不定，這個時候，他就窩在鎭上那家留香院其中一個婊子的床上！」

飛花娘子說時，語聲中顯得有點酸溜溜的。

叫化子自然聽得出來，心中冷笑一聲，暗道：「像你這種人盡可夫的賤女人，也會招酸呷醋，眞是天下奇聞！」

表面上却道：「那他如何指揮你們的行動？」

「很簡單。」飛花娘子道：「咱們在鎮外四周，設下了八個聯絡站，每個聯絡站，皆有一名主事之人，像這裏，就是一個聯絡站，而我就是主持這個聯絡站的人，他若是有什麼指示，便會親自去到一個聯絡站，或是派出一名心腹手下，將指示說出來，然後，由那一個聯絡站的人。視指令之輕重緩急，或是派人分頭趕到其它的聯絡站通傳，或是用緊急聯絡之法通知，就是這樣子了。」

「緊急聯絡之法，是怎樣的？」叫化子問。

「若是在白天，便放出信鴿，夜晚，便放射火箭旗花。」飛花娘子果然是知無不言。

接下來，叫化子又問了好些話，才一個人自屋子的後窗穿掠出去，投入了漆黑的夜色中。

原來，這時候正是天色將明前的一刹，月落星隱，是最黑暗的一刻。

× × ×

留香院就在鎭上東大街那頭一條叫四方巷內，別看那條巷子又窄又短，但因爲巷內開設了一家「留香院」，不但在鎭上大大的有名，在方圓五十里之內，也是「名聲大噪」。甚至連那些行商旅販，不少人也聽聞過四方巷內有家留香院，甚而到留香院中，找位姑娘，排遣一下旅途上的枯寂。

像留香院這種夜夜笙歌的地方，照規矩，是非到半夜不開門的，今天自然也不例外。

時候離午前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四方巷內，靜悄悄的，與晚上那種燈光火亮，嫖客登門的熱鬧情景，簡直有天壤之別。

就在這時候，一個一身破衣，滿臉污垢的年輕叫化子，却在這個時候，走入了四方巷內。

四方巷內，當然不止留香院一家銷金窩，還有五六家之多，却都是幹的賣笑營生，不過規模與名氣沒有留香院那樣大吧了，所以，在午前，四方巷內，可說闃無人跡。

那叫化子正是昨晚令到飛花娘子又羞又惱又驚又駭的那個叫化子，看來，他這個時候走入四方巷內，說不定，是想查探一下，孽龍淳于元霸，是否仍然窩在留香院內。

所謂擒賊擒王，打蛇七寸，只要將淳于元霸制服，那時「羣龍」無首，那自然一哄而散，柳家之厄，亦消解了。

叫化子來到留香院前，只是看了一眼，便一逕向院後走去。

後面，有一道小門，虛掩着，叫化子伸手輕輕推開一綫，探頭探腦的，往內張望。

豈料，他才探頭入門縫內，便被人一把揪住了他頭上的一把亂髮，痛得他「唉唷」地叫出聲來，一個身子，順勢擠了入去。

「兔崽子，探頭探腦的，想幹什麼？」一個惡眉惡眼的高大漢子，一手執着叫化子的頭髮，粗聲呼喝起來。

「放手，快放開我！」叫化子痛得伸手用力想扳開那漢子抓住他頭髮的手，但

却辦不到。

那漢子看模樣像是留香院中的打手，瞧清楚了，抓住的原來是一個叫化子，當下不但不放手，還獰笑着說：「臭叫化，鬼頭鬼腦的，想來偷東西麼？老子教你知道厲害！」

呼喝聲中，揚手一巴掌便向叫化子的臉上摑去。

忽然之間，他發出一聲悶窒的怪嗥，那蒲扇大的手掌無力地垂了下來，高大的身子弓了起來，臉上陣青陣白的，額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來，抓着叫化子頭髮的手，自動鬆開了，捂着小腹下面，幾乎連站也站不穩。

原來，叫化子施展了對付「老鄧」的那一手，在那漢子揚手一巴掌摑向他臉上的剎那間，猛地一抬膝，撞在那漢子的胯下！

這一着眞要命，那漢子痛得全身痠軟，連叫也叫不出聲來。

叫化子心中暗笑，表面上却伸手扶住那漢子，却暗中點了那漢子的啞穴，並高聲大叫起來。「這位大哥，你怎麼了，是不是害了絞腸痧？」

原來，這道小門，是專供留香院內那些僕婦及廚下的人出入的，門內不遠，便是一列房屋，那是廚房與柴房的所在，正有不少僕婦粗漢，在忙碌着。

那些下人聽到叫化子的叫聲，連忙走過來看個究竟，見那漢子躬着腰，用手捂着小腹，臉上青白一片，扭眉歪眼的，額上滿是汗水，再聽叫化子那樣說，還眞的以爲那漢子患了絞腸痧，七手八脚地扶着那漢子，邊往那列房屋走去，你一言我一語地問起來。

可憐那漢子啞穴被點，有話說不出，只是「嗯嗯哦哦」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走不了幾步，竟然頭一歪，昏死過去。

那些不知就裏的人，還以爲那漢子眞的腹痛得厲害，昏暈過去，只有那叫化子心中暗笑，那是他做的手脚，只消一個時辰過後，那漢子便會醒轉過來，啞穴也自解，到那時，叫化子估算，他要辦的事情，應該辦完了。那些下人見那漢子昏暈過去，頓時慌了手脚，有的嚷着去叫大夫，有的則將那漢子抬入那列房屋的其中一間，叫化子自然也乘亂跟了進去。

那一列房屋，原來還是下人歇宿的地方，叫化子却沒有跟着進去，一逕走到廚下，在門邊探頭探腦張望着。

廚房內，正有三四名漢子，燒火的燒火，弄菜的弄菜，一個個忙得不亦樂乎。

忽然間，叫化子的背上被人輕拍了一下，嚇得他幾乎跳了起來，白着一張臉，慌忙扭頭回望。

只聽「嗤」的一聲輕笑，叫化子定神一望，原來是位小丫頭，手上捧着一個盆子，朝着他抿咀直笑。

叫化子一顆心才定下來，轉身道：「姐姐，剛才你嚇得我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說着，朝那使女做了個鬼臉。

那丫環看得不由「噗嗤」笑出聲來，睨了叫化子一眼，脆聲道：「小兄弟，你來這裏幹麼？」

叫化子馬上用手捂着肚子，苦着臉道：「姐姐，請你可憐下，我自昨天到現在，沒半點東西下肚，餓得實在受不了，才摸進來，想討點吃的！」

那使女見叫化子可憐巴巴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當下輕聲道：「你快到那邊那棵樹下站着，待我向大師傅要兩個饅頭給你。」

叫化子應了一聲。「多謝姐姐。」撒腿跑到屋子旁邊一棵樹下，站下來。

那使女搖搖頭，感嘆一聲，走進了灶房內。

一忽，手上果然捧着幾個饅頭，走了出來，朝叫化子站着的樹下走去。

「啊，快拿了離開吧，否則，讓人看到了，會被打一頓才趕出去的！」那使女將手上的饅頭朝叫化子的懷中一塞，催促他離去。

叫化子一副餓極了的樣子，抓起一個饅頭，便往口中塞，一口咬下半個饅頭，猛吞下肚。

那種狼狽相，看得那使女却笑不出來，感喟地輕嘆了口氣：「小兄弟，快走吧，這種地方，以後還是少來爲妙。」

叫化子猛地嚥下一大口饅頭，含糊地道：「姐姐，我這就走，不過，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是一位大嬸叫我代她打聽一下的。」

那使女張望了一下，見不到有人，這才急急忙忙道：「你要打聽的是什麼人，怎會來這種地方打聽的，快說吧。」

叫化子壓着聲音，急急道：「那大嬸說，她是看着她的相公走入這裏的，她的相公既好賭又好嫖，將家裏的銀子全拿走了，我見她可憐巴巴，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才答應替她打聽一下的……」

「別說費話了，你要打聽的人，是什麼模樣，多大年紀？」那使女截住了他的話，一雙眼却左右張望着。

「那大嬸說她的相公大約四十許年紀，身高七尺，粗眉環眼，左頷下有一顆尾指粗細的黑痣，痣上長了一撮毛，……」

「夠了，夠了。」那使女一聽，連忙截住了他的話。「確是有那麼一位人客來過，那顆痣是最好的記認。」

叫化子一聽大喜，慌忙道：「姐姐，快說他……」

因爲他口中描述的那個人，正是飛花娘子昨晚向他描述的那位孽龍淳于元霸的樣貌，如今那使女說淳于元霸來過，那就證明飛花娘子沒有打誑語，要是在這裏找到孽龍淳于元霸，那就省却一番找尋他的工夫了。

「小兄弟，你別高興，那位人客經已在今早天色微亮時，走了。」那使女蹙着眉說。「難道那位人客沒有回家麼？」

叫化子一聽，大失所望，急忙問道：「你怎會知道那位大叔今早天才亮就走了的？」

那使女眨眨眼道：「因爲那位爺就宿在我伺候的姑娘房中，那位爺走時，還是我伺候他穿衣洗臉的，你信了吧？」

叫化子心中雖然失望，但仍然感激地對那使女道：「姐姐，妳眞好，我會記住妳的！」

這一句話，却說得那使女一張臉紅了起來，因爲，說起來，叫化子的年紀還要比那使女大上兩三歲，他那樣說，女孩子

家心性早熟，那會不羞紅了一張臉。

「……你……快走吧。」那使女將頭垂下來，一擰身，便急步走回灶房那邊。

叫化子這才省覺到，自己剛才說的話，未免有點欠思量，臉上也發熱起來，既然那孽龍已離開了這裏，那還留下來幹麼，於是他一邊啃着饅頭，一邊走出了留香院那道小門。

× × ×

紅葉崗下的齊家莊，在黃昏時分，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幸好那位前來應門的莊漢，不是一位狗眼看人低的勢利之人，否則，這位不速之客，便不得其門而入。

因爲那位不速之客，正是那位身份大有來歷的叫化子。

叫化子本來想在離開飛花娘子後，便趕來紅葉崗找齊致之的，但他想到，既然知道了孽龍淳于元霸的落脚點，那何不先找上他，只要將孽龍制服，那就不用再勞動齊致之了，所以，他改變了主意，在留香院找不到淳于元霸，才趕來紅葉崗。

齊家莊就在紅葉崗下，佔地不大，竹籬茅舍，却古雅簡樸，竹籬前遍植松竹，瞧這種清幽絕俗的情景，直似是一位淡泊名利的文雅隱士之居，又那有人想到，此間的主人，會是一位昔年名動江湖的武林人物。

那莊客雖然沒有看不起那叫化子，但初時也以爲他是來乞討的，及至那叫化子道明來意，那莊客馬上肅客入內。

在那位莊客的帶領下，叫化子被帶到一列茅舍的後面，那是一座小院子，院中佈局精巧，一草一木一石，莫不顯出匠心，在一個小小的荷池邊，築了一座竹亭子，亭內正坐着一位年約五十上下，臉相清瘦，頷下留了五綹疏髯的老者，一個人支頤獨奕。

那莊客來到亭下，直等那老者下了一子，才輕咳一聲，開聲道：「禀莊主，有一位小兄弟，特地從高唐鎭趕來，有要事面告莊主。」

聽那莊客的稱呼，那老者自然是齊致之了。

那老者初時還雙目凝視着棋坪上的棋子，及至聽到那莊客說出「高唐鎭」三個字，雙眼霍地一睜，擰身朝外疾聲道：「那位來者現在那裏？」

那莊客忙回話道：「禀莊主，就在亭前。」

那老者——齊致之，經已看到那叫化子，目光一定，注視着叫化子，道：「就是這位——」

那莊客回道：「正是，據這位小兄弟說，他是代柳老爺來找莊主的。」

齊致之雖然心中驚訝柳西城怎會要一位叫化子來找他，但他不是俗氣之人，沒有看低了叫化子，當下忙起身道：「小兄弟，辛苦你了，快請進來坐下再說。」

說着，已然站了起來，偏身肅客，一面朝那莊客道：「阿二，快去捧茶來。」

那莊客應了一聲，轉身朝前面走去。

叫化子舉步走入亭中，在齊致之的肅請下，在一張竹櫈上坐下來。

「小兄弟，未請敎你怎樣稱呼？」齊致之有禮地詢問。

叫化子忙道：「齊莊主，你就叫我一聲阿宇吧。」

齊致之却不知道，這叫化子不是眞的花子，還以爲這化子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只知叫阿宇，當下仍不失禮地道：「那老朽還是稱呼你一聲小兄弟吧。」

說話之間，那莊客已捧了兩杯茶來放在那張竹桌上，轉身退出亭子走回前邊。

「小兄弟，你走了不少路，一定口渴了，快喝口茶，解解渴。」齊致之說着，端起一杯茶，就唇喝了一口。

那叫化子確實也口渴了，當下也就不客氣，拿起茶杯，「骨嘟嘟」，一口氣喝了個杯底朝天。

齊致之看着，只是微微笑着，沒有說什麼。

喝下那杯茶，叫化子正自在心中嘀咕齊致之何以如此吝嗇，只以杯茶待客，這那裏解得了喝，那知道念頭還未轉過，陡覺舌底生津，滿口甘芳，直下丹田，那裏還覺得口渴，心中大奇不已，不知齊致之待客的這杯茶，是什麼名茶。

他的臉上，也因此而有點赧然發熱。

齊致之看在眼內，只是笑着，一會，才開口道：「小兄弟，柳老弟因何事要你速速趕來這裏見老朽？」

叫化子咽下一口津液，說道：「柳前輩於日前，忽然接到一張閻王帖……」

「閻王帖！」齊致之一聽，霍然變色，悚然從竹櫈上站起身來，雙目烱烱地注視着叫化子。「是什麼人下的！」

叫化子吁口氣，說道：「齊莊主，據在下查悉，下帖之主腦人，是孽龍淳于元霸，他糾合了三十多四十人，其中不乏黑道中有名的惡人，像骷髏客姜幽然、惡鬼厲剛、狂人何必醒、瘋子余獨放、天都神君蔣興等人。」

「什麼！原來是淳于元霸這條孽龍來到這裏興風作浪，老朽久聞名了，看來，免不了與那條孽龍一拚！」齊致之雙眼倏睜，射出兩道烱烱神光來，頷下那五綹疏髯，無風拂揚起來。

「小兄弟，爲何柳老弟不親自趕來找老朽？」

「齊莊主，柳莊主根本就來不了這裏。」叫化子於是將事情的始末，就他所知的，原原本本地說出來，只有略去他與飛花娘子在那間莊屋中的風流陣仗。

自然，他也沒有表露他的眞正身份。

齊致之聽得連連變色，駭然失聲道：「這條孽龍果然名不虛傳，好手段，將柳老弟一家困了起來，小兄弟，眞虧了你，不怕凶險，趕來這裏報訊。」

叫化子道：「此事關係到柳前輩的一家大小生死，在下怎能見死不救，袖手坐視，縱使刀山油鍋，在下也在所不辭！」

齊致之聽得連連頷首，對叫化子的觀感更進一步，油然生出敬意，連聲讚道：「小兄弟，江湖上若盡是你這種俠肝義膽之人，那就江湖不翻浪，武林幸甚了！」

叫化子忙道：「齊莊主，你太誇奬在下了，在下只不過適逢其會，豈能袖手坐視而已。」

「小兄弟太謙了。」齊致之讚賞地瞧了叫化子一眼。「小兄弟，你可知道，那

條孽龍，爲何迢迢千里，從南海來到這裏，找上了柳老弟？」

叫化子遲疑了一下，才道：「據在下查悉，淳于元霸是覬覦柳前輩秘藏的一批罕世珍珠，所以糾合了黑道上的兇邪，對付柳前輩。」

「哼！原來是這樣，」齊致之憤然道：「老朽還以爲，柳老弟與他有什麼十天九地之仇，所謂財帛動人心，那就怪不得了……」

一頓，握拳道：「柳老弟既然有難，老朽焉能坐視，小兄弟，你且歇一下，待老朽馬上趕到高塘鎭，相助柳老弟對付那干兇邪！」

叫化子卻忙站起身來，擺手道：「齊莊主，敵衆我寡，敵暗我明，千萬不可衝動行事，還是商議出一個對付之法，然後才趕回高塘鎭，由在下暗中告知柳前輩，齊莊主則不宜暴露，只作一支伏兵，出奇制勝，那或可解柳前輩闔家之厄！」

齊致元聽了叫化子這番話，擊掌道：「小兄弟，老朽眞是看走眼了，你說得對，敵暗我明，敵衆我寡，確是不宜衝動行事，要不是你一言提醒，老朽不但救助不了柳老弟，反而連老朽也會陷了進去，那就糟了！」

一頓，接道：「小兄弟，老朽聽你的，謀定而動！」

× × ×

柳西城這一日可說是坐立不安，一直在心中計算着。在林中傳聲要代他往紅葉崗一行的人就算輕功怎樣平庸，也總該回轉了，卻就是不見那神秘人（叫化子）暗中潛入莊宅回報，這怎不敎他疑懼憂急。

一會兒，他懷疑那神秘人是投下閻王帖那方面的人，騙他說出實話，這時，只怕齊家莊已遭到毀滅，想到這裏，他只覺渾身有如針刺般，恨不得脅生雙翅，飛去紅葉崗看個究竟，一忽兒，他又安慰自己，或許那神秘人眞的是一位暗中幫忙自己的高人，亦已趕到紅葉崗下的齊家莊見過了齊致之，並已趕了回來，只是，一時之間，無法避過監視莊宅的那些傢伙的監視，此刻說不定，正在找機會潛進來也說不定，想到這裏，心中又定了下來。

他就在這種矛盾不安的等待之下，可說食不知其味，眼巴巴地，由白天等到夜晚。

他是越來越心焦了，心中只存有一個希望，盼望的人能夠在今晚出現在他的眼前。

× × ×

柳迎春獨坐閨中，不期然的，想起那個先是替他撿回那條遺失的絹帕，繼之又救了她一命的年輕叫化子來。

她實在忘不了那叫化子那張塵垢掩不住的俊臉，以及那雙叫人心弦顫動的明亮眼睛。

總之，這幾天來，不知怎的，那叫化子的臉影，時不時便會闖進她的心扉，將她的心潮攪亂了，揮之不去，不想自現，令到她心緒不寧，幸好，她臉上潮紅的時候，沒有人看到，否則，那可羞死了。

她曾經暗自問過自己，「爲什麼我老是想起他？」雖然，一時之間，她找不到確切的答案，但那顆心，卻「砰砰」地跳動起來，臉上也像發燒般，熱辣辣的。

其實，她是知道答案的，不過，基於女孩兒家的羞怯與及臉皮薄，她不敢承認吧了。

今晚，獨坐窗前時，她終於暗自承認了：「我喜歡他。」

心中頓時甜絲絲的，但臉上也紅得恍似黃昏天邊那火燒般紅艷的晚霞，用手摸摸，發燙的，雖然這時候沒有人看到她，她仍然羞不自勝地將那張發熱的臉面，掩埋在雙手中。

但隨即，她像被一盆冷水兜頭淋下般，霍然從甜美的遐想中清醒過來，不自禁地打了個冷顫，心頭泛起一股難以名言的惴惴不安感覺來。

那是因爲她驀然間想到，她心目中的那個「他」，只是一名貧無立錐，靠乞討爲生的叫化子，無論身份與地位，皆與自己相差太懸殊了，就算自己不計較，而爹也素來豁達，沒有門戶之見，但看來也無法接受自己喜歡一個叫化子，畢竟，叫化子的身份是那樣卑微，而自己說什麼也算得上是名門之後，那實在太不配了。

想到這裏，她原本熾熱的一顆心，頓時冷了下來。

「要是他不是一個叫化子，那多好啊！」她喟嘆一聲有點遺憾地嘟喃出聲。

「姑娘，在下確是一個叫化子啊！」

忽然，窗前響起一把輕悄的語聲。

但聽在她的耳中，卻無異在她的耳邊響起了一聲焦雷，震得她身形劇震了一下，臉色遽變地「霍」然從錦榥上站起來，睜着一雙駭異的目光，朝窗外發出語聲的地方張望。

「你……是……是你——」柳迎春馬上便看到，在窗外左右，站着一個人影，看清楚之下，那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救了自己一命的那個年輕叫化子麼？在夜色中？雖然看不大清楚他臉上的表情，但卻清楚地看到，他那雙在夜色中閃灼發亮的雙眼。

「莫非自己眼花看錯了，又或是在夢中，」她驚詫得暗自咬了一下舌尖，以確定自己是否是在夢中。

舌尖一陣痛，她才確定了，自己不是在夢中，看到的人，也不是幻影，而是眞眞實實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她兀自大睜着雙眼，訝異地望着眼前的叫化子，在心裏想：「他怎能夠不驚動佈置嚴密的暗樁，潛進來的？」

「姑娘，在下突然出現在你眼前，沒有驚嚇了妳吧？」那叫化子那雙灼亮的目光，定定地罩射在那迎春的臉上。

柳迎春心神微鬆，終於確定，眼前的人，確是眞實的，她不禁長吁了一口氣，心頭不自主地劇跳起來，語聲微顫地道：「你……你是怎樣進來的？」

那叫化子咧咀一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來。「姑娘，不怕你見笑，在下是從那邊院牆下的一個狗洞中鑽進來的。」叫化子說時，扭身伸手朝院牆那邊，指了一下。

柳迎春不由「啊」了一聲，暗自奇怪，叫化子怎能從那個連小孩子也鑽不進去的狗洞中，鑽了進來，目中露出詫然之色來。

「姑娘，若在下沒有記錯，你就是柳前輩的千金——柳小姐吧！」叫化子忽然將目光移開。

柳迎春一張臉忽然熱得發燙，雖然是在黑暗之中，叫化子不會看到自己臉上紅得發燙的臉面，但她仍然羞赧得將臉垂了下來，口中輕輕「嗯」了一聲。

她之所以忽然會臉紅心跳起來，那是因爲她忽然省起，自己適才自語的那句話，被叫化子聽到了，若是他猜到自己的心事，那豈不羞煞人了。

叫化子雖然看不到迎春那紅得發燙的嬌靨，但卻瞧出她神情有點怪異，但卻不及多想，雖然意中人就在眼前，但眼下可不是表白心跡的時候，而他也不知怎樣表達才好，會不會唐突了佳人。此刻他急於要見到柳西城。

「柳姑娘，在下有急事要見令尊，煩勞柳姑娘帶在下去見令尊好麼？」叫化子語聲急急地說。

柳迎春一聽，霍然一醒，疑詫地道：「你……你有什麼事要見我爹？」

叫化子吁了一口氣道：「柳姑娘，見到令尊，妳自然會知道，請妳快帶在下去吧。」

柳迎春遲疑了一下，本來還有話說的，但卻沒有說出來，頷首道：「那請你跟我到家父那裏吧。」

「柳姑娘，有勞了。」

× × ×

柳迎春領着叫化子，來到了書房前。驀地，從一叢菊花架後，閃出了一條人影來，低聲問道：「二小姐，那是什麼人？」

柳迎春腳步一窒，定眼一看，便認出閃身發話之人，乃是家中的護院頭兒譚師傅，當下連忙道：「譚大叔，這位……」忽然間，她想起，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叫化子姓甚名誰，不由住口扭頭朝那叫化子問道：「唏，我忘了還未請敎你的尊姓大名。」

叫化子微一沉吟，開口道：「柳姑娘，是在下失禮了，在下劉接福。」

譚師傅在一現身的剎那，便一瞬不瞬地注視着那叫化子，心中一直在奇怪，這叫化子是怎樣進來的，爲何佈置得嚴絲密縫的人手，竟然一個也沒有驚動，由此，他想到，這個穿得衣衫破爛的年輕人，身手一定高明得很，說不定，柳二小姐是被他制住了，脅迫她帶他來這裏，找柳西城的。

想及這一點，他心中既驚且懍，一直暗中戒備着，準備隨時出手，解救柳迎春小姐。

但聽柳迎春問那叫化子的語聲是那樣自然，神態也沒有絲毫不對的地方，這又令到心中思疑起來，因爲，一個人若是受制被脅迫，神態之間，斷不會這樣自然的……難怪他對自己先前的想法，動搖了。

「譚大叔，你聽到了，他叫劉接福，想見我爹。」柳迎春轉對譚師傅說。

譚師傅在心中迅快地打了個轉，卻想不出，在江湖上，有這麼一號年紀輕輕，顯然身手不弱的人物，眼珠微轉之下，道：「柳二小姐，妳沒有什麼吧？」

柳迎春被他這句話問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解地訝然問道：「譚大叔，我好好的，那有什麼的？」

譚師傅本來想說：「妳沒有被那小子脅迫吧。」但在瞧不出一點端倪之下，怎好意思問得那樣露骨，只好隱晦點試探一下，偏偏柳迎春一時間意會不到，他只好硬着頭皮說道：「二小姐，妳……妳怎會被他找……」

這一次，柳迎春不等譚師傅說完，便已明白了他的意思，連忙截口道：「譚大叔，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說，我是被他脅迫帶他來見我爹的？」

譚師傅料不到柳迎春說得那樣明白，不禁有點尷尬地道：「二小姐……」

柳迎春不等他說下去，便巳失笑道：「譚大叔，難怪你會這樣想的，我不是被他脅迫着帶他來見我爹的，而是他請求我帶他見我爹的。」

譚師傅一聽，一顆緊綳着的心，才放鬆下來，但仍然問：「二小姐，恕我冒昧，請問，他是怎樣進來的？」

柳迎春正想答話，適時書房門開，燈光透射出來，可以清楚地看到，走出來的，正是柳西城。

柳迎春馬上呼叫一聲：「爹——！」

柳西城道：「迎兒，這麼夜了，不在房中，來這裏幹麼？」他的口裏在說着話，但那兩道灼亮的目光，卻一直在打量着那叫化子——劉接福。

柳迎春忙道：「爹，是這位劉……少兄請女兒帶他來見爹的。」

柳西城狐疑地道：「迎兒，妳以前認識他？」

柳迎春道：「爹，女兒雖然不認識他，但卻認出，他就是那天在牆外那條小巷中，解救了女兒的叫……的人。」

本來，她想說「叫化子」的，但一想這未免難聽一點，所以，便改了口。

柳西城一聽，雙目一睜，深深地打量了叫化子——劉接福一眼，抱拳道：「少俠原來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解救小女之恩，老朽在此深表謝意。」

一直沒有開過口的劉接福，這時才抱拳道：「柳前輩，你太看得起在下了，在下不過適逢其會，湊巧解救了令媛，實不足掛齒。」

柳西城道：「少俠你太謙了，就看你竟然能夠在寒家被人嚴困，而不是柳某誇口，寒家處此情形之下，防守得也有如鐵桶也似，少俠竟然能夠毫不驚動地進入寒家，足以證明少俠的身手，高明得巳達出神入化之境。」

一頓，不等劉接福說話，便又道：「少俠，老朽仍然要問一句，你是怎樣入寒家的？」

劉接福早巳看出，柳家確是防守得恍似鐵桶也似，柳西城不是在誇口說大話，就拿這座小院落來說吧，四周最少隱伏了不下七八名漢子，將整座院子封鎖起來，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自己就會被困在這座小小院落之中，雖然這未必困得住自己，但卻顯出了柳家一直處於嚴密防守中。

劉接福正想答話，柳迎春卻巳搶着道：「爹，劉少俠對女兒說，他是從女兒那邊院牆角下的那個狗洞中，鑽進來的。」

柳西城一聽，不禁脫口道：「劉少俠，老朽果然沒看走眼，少俠你一定練成了縮骨神功，否則，斷不能夠從那個連小孩子也未必鑽得進來的狗洞中，鑽進來！」

譚師傅恍然道：「東家，這就怪不得，這位劉少俠能夠一點也不驚動內外的人，潛進來了。」

「爹，縮骨神功可是一種極之難練的上乘神功，劉少兄若是練成了……那豈不是……」柳迎春可是既驚且喜又佩地眼眸斜迴，注視着劉接福，心中充滿了喜悅。

也難怪她滿心歡喜的，意中人竟然是位高手，那麼，他的身份就極有可能不是一個叫化子那麼簡單，而自己喜歡上他，也就不至於會有失身份，那豈不是……

劉接福謙虛地說道：「柳前輩太誇獎在下了，在下不錯是練成了縮骨神功，但也只是小有成就，還膚淺得很。」

「劉少俠你太謙了。」柳西城可是另眼相看了。「未知劉少俠冒險潛入寒家，有何貴幹？」

忽然之間，他心頭一動，正想再說話，而劉接福經已說道：「柳前輩，你不會忘了吧，前天深夜，在那樹林中，與柳前輩你……」

下面的話劉接福還未說完，柳西城可是再也忍不住了脫口疾聲道：「原來少俠就是那晚在林中，以傳聲着老朽將貪夜潛行外出之意明說，並請纓願代老朽一行的神秘人，老朽眞是失敬了。」

說着，已抱拳朝那叫化子一拱。

劉接福微一閃身，還禮不迭。「柳前輩莫多禮，在下當受不起。」

柳西城欣喜地道：「劉少俠，老朽終於盼到你來了，老朽實在担心你會出了什麼事。」

「多謝柳前輩關顧。」劉接福抱拳朝柳西城行了一禮，接吁口氣道：「在下自回來之後，一直在找機會潛入府上，但對方的人監視嚴密，白天根本找不到機會，直至天黑之後，在下幾經艱險，才避過那些人的耳目，偷偷潛入府上。」

柳西城感激地道：「劉少俠，那眞難爲你了。」說着，朝劉接福抱拳一禮。

劉接福忙閃讓開去。「柳前輩，你實在太多禮了，在下……」

「爹，這樣站着說話，不是……」

柳迎春還未說完，柳西城已連聲道：「迎兒，說得對，是爹太失禮了，劉少俠，快請進書房內坐下再說話。」

說着，已偏身閃開一步，伸手肅請劉接福進書房。

劉接福也不謙讓，略一抱拳，便向書房內走去。

譚師傅沒有跟進去，朝柳西城道：「東翁，屬下失陪。」話聲中，身形一閃，便已隱沒回那叢菊花架後。

柳迎春也沒有跟進去。「爹，待女兒去奉茶來待客。」說完，便返身走出小院子。

柳西城微一頷首，待劉接福走入書房後，他才跨步走入，順手將門掩上。

× × ×

肅客就座之後，柳西城才目注劉接福道：「劉少俠，紅葉崗之後，有否遭遇險阻？」

劉接福忙回道：「有勞柳前輩關照，紅葉崗之行，尙算順利。」

一頓接道：「齊前輩聽在下說前輩有難，一口便應允了前輩所請。本來，他是想即刻趕來鎭上的，是在下出了個主意，齊前輩認爲甚妙，於是，便依照在下之意行事。」

「劉少俠，你們到底想出了一個什麼好主意？」柳西城心急地問。

也難怪他會如此心急的，一連被困了將近十天，那種窩囊法，確是不好受，如今得到了好消息，那自然是感到興奮了。

劉接福正想將他與齊致之商量好的主意說出來，書房門外却響起了「剝啄」的敲門聲。

柳西城馬上瞧着門口，開聲道：「迎兒麼？進來吧。」

門外的人正是柳迎春，應了一聲，接門一開，隨即便走了進來。

她的手上捧着一個漆盤，盤上放了三杯香茗。她先將香茗分別捧給老父與劉接福，才退到下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看樣子，她是想聽聽父親與劉接福說些什麼了。

自家女兒，柳西城自然也不會叫柳迎春離去，當下朝劉接福道：「劉少俠，請用茶。」

劉接福「謝」了一聲，也確是口渴了，端起杯子，呷了一口，頓覺芳香滿口，甘涼生津，不禁在心裏暗道一聲：「好茶！」目光一睨，瞧了柳迎春一眼。

那知道，柳迎春一直就拿眼瞧着他，兩下裏目光一觸兩人心頭猛跳了一下，慌忙將目光移開，感覺到臉上一陣發熱。

柳西城雖然看不到兩人臉上的潮紅，但他畢竟是過來人，兩人那刹那的神情，自然逃不過他的雙眼，心中馬上猜料到，兩人是怎麼一回事，不禁微笑了一下。

吟了一聲，柳西城不想讓女兒與劉接福太過尷尬，開聲道：「劉少俠，你還未將與齊莊主商量好的主意說出來啊。」

劉接福一聽，忙收攝心神，吸口氣道：「柳前輩，在下與齊莊主皆認爲，在目前的情勢之下，最佳之辦法，是暗中先將他們佈置在府外及鎭外的人手，暗中加以殲滅，然後，再由在下查出他們的領頭人藏匿之處，來個迅雷一擊，將他們徹底解決！」

柳西城聽了劉接福這番話，不禁撫掌道：「好主意，少俠不但身手高明，兼且聰慧過人，老朽今次得少俠之義助，實乃老朽闔家之幸！」

柳迎春聽到父親對自己暗中傾心的人稱讚有加，芳心欣喜，不時拿眼偷瞥一下劉接福，心中恍似喝了蜜糖般甜。

劉接福可再也不敢望柳迎春一眼，靦覥地說道：「柳前輩太過獎了，在下只是嚴遵師訓，略盡棉力吧了。」

柳西城目注劉接福道：「劉少俠一身化子打扮，依老朽猜想，不會是丐帮弟子吧？那只是一種掩飾，是麼？」

劉接福佩服地道：「前輩目光銳利，在下確不是丐帮中人。」

柳西城打了個哈哈，捋髯笑道：「少俠，那不是老朽目光銳利，老朽之所以猜想少俠不是丐帮弟子，乃是從少俠年紀這

麼輕，便已練成縮骨神功這一點上，推斷出來的。」

一頓，不等張口欲說的柳迎春說話，便自說道：「老朽如此推斷，乃是因爲丐帮雖然弟子遍天下，而且高手輩出，但却從來沒有誰練成縮骨術這門神功，是以，老朽才會如此猜想。」

「爹，那麼，依你猜測，劉少兄會是那一位前輩高人的傳人？」柳迎春這一問問得非常巧妙，將發問權推到了父親的身上。

柳西城「呵呵」一笑，搖頭道：「迎兒，爹又不是什麼活神仙，何況，江湖上奇能異士何其之多，妳叫爹從何猜想，若要知道劉少俠師承那位前輩高人，莫如向劉少俠請敎。」

說時，故意朝女兒眨了眨眼。

柳迎春心思玲瓏，馬上便猜到，父親經已看出了自己的心事，一張臉不由得「刷」地紅到了耳根，連忙將臉面垂下來。

柳西城看在眼內，不由樂得「哈哈」連聲，笑了起來。

劉接福可是莫名其妙，瞧瞧柳西城，再瞧瞧柳迎春．看到柳迎春那種羞人答答的樣子，他就算是再蠢的人，也明白到，柳西城爲何會笑得如此開心了，他的一張臉，也不禁一下子熱了起來。

柳西城也很想知道，這位令到女兒一見鍾情，但却一身破衣的年青人，到底師承何人，當下朝劉接福道：「少俠，請問令師到底是那一位高人？」

劉接福這一次答得倒很爽快。「柳前輩，在下恩師雷天威。」

柳西城一聽，差一點沒有從椅上跳了起來，神情震訝地道：「原來令師乃武林大牢牢主雷前輩，怪不得少俠身負上乘奇功了，老朽眞是失敬。」

說着，便誠敬地朝劉接福欠身抱拳一揖。

劉接福還禮不迭。

柳迎春又驚又喜地瞧着劉接福，心中那份驚喜之情，實在是難以形容。自己果然沒有看錯眼，對方果然大有來歷，說起來，論到輩份，劉接福可是與自己的父親同輩，想到這一點，她的心又微微不安起來。

「爹，劉少兄原來是雷老前輩的傳人，那這一次的危難，可以平安渡過了。」

柳西城頷首道：「那是絕無疑議的了。劉少俠，令師雷前輩隱息江湖也有十年了吧，想來一定更加精神矍爍，一身修爲，也已達化境了。」

劉接福忙欠身道：「柳前輩，恩師托賴，雖然年事已高。仍然健旺如昔。」

說起來，這位昔年嫉惡如仇，創設武林大牢的一代奇人，算起來，沒有九十歲，也有八十多了，他一身武功，深不可測，也因此，被他「看」上了的武林惡人，江湖兇邪，皆逃不過被關入武林大牢的命運。自他創設了武林大牢後，直到他在九年前退隱江湖，設立於哀牢山中的武林大牢，少說點，也關了近百名武林兇邪惡人，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也所以，在當時，武林中的兇邪惡人，可謂聞其名而魄散魂飛，莫不銷聲匿跡，甚至遠遁海外，那時，武林中，江湖上，確是一片「太平盛世」。

這也就是爲什麼骷髏客姜幽然、惡鬼厲剛、飛花娘子等人，在劉接福亮出武林大牢牢主雷天成昔年行走江湖時的獨門信物——鎖魂令後，皆驚悸喪胆，乖乖地自動隱退遠走的原因。

因爲，他們都不想被關在武林大牢中，一身武功被廢，每日幹着牛馬一樣的苦活，除死方休，試想一下，那種滋味有多難受，那確是寧死也捱不了的，也所以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的名頭，在江湖上，具有如此震懾力量的原因。

而劉接福居然就是雷天威的傳人，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也就難怪他的身手如此高明了。

× × ×

「劉……老弟，說起來，老朽與你輩份相同，你也應該改口稱呼老朽了，老朽實在當受不起你那一句『前輩』的稱呼。」

柳西城極之眞誠地對劉接福說。

柳西城這麼說，一點也不錯，因爲以雷天威的身份，確是比柳西城高出一輩，劉接福既是他的傳人，那麼，算起來，應該與柳西城平輩，這也是爲什麼他在紅葉崗齊家莊，暫時不允透露師承何人的緣故，以免在稱呼上有點碍難出口。

柳迎春聽乃父這樣說，心中一急，不由脫口道：「爹，女兒豈不是要叫……一聲前輩？」

說時，心中滿不是滋味地瞧了劉福接一眼。

柳西城頷首道：「迎兒，你確應稱呼劉老弟一聲前輩。」

劉接福却急急搖手道：「柳前輩，家師輩份雖然高，但在下年紀輕輕的，又是末學後進，說什麼，也受不起『前輩』這種稱呼，依在下之見，咱們還是不論輩份，在下稱您一聲柳莊主，柳姑娘也不用稱呼在下前輩，總之，隨便怎樣稱呼也好，就是不要叫前輩，免得大家尷尬。」

劉接福說時，語聲至誠，絕對沒有一絲半點矯情之態。

柳迎春一聽，首先喜得拍掌道：「劉……大哥說得好啊，那樣就不用太拘謹了，我叫你一聲劉大哥，好麼？」

劉接福巴不得柳迎春這樣稱呼他，不但比「前輩」隨便多了，也比「劉少兄」親近得多，他焉有不說好的，當下連聲道：「柳姑娘這樣稱呼最好不過，只是，在下有點妄自尊大了。」

柳西城一聽女兒那樣說，焉有聽不出女兒的心意，哈哈一笑道：「老弟既然這樣說，老朽恭敬不如從命，小女稱你一聲『劉大哥』，實在是抬高了她的輩份，應該說『妄自尊大』的，是小女啊！」

說着，已「呵呵」笑起來。

柳西城這一笑，笑得兩人臉上又熱了起來，但却不期然地，互相看了一眼，又慌忙將目光移開。

柳西城看到一雙小兒女那種赧然含情的模樣，心中大樂，笑聲更響。

柳迎春被笑得臉都紅了，要是地上有道裂縫的話，她正想一頭鑽下去，跺脚道：「爹，你笑什麼啊！」

柳西城捋髯笑道：「爹心中高興，便笑啊。迎兒，妳是爹的女兒，應該知道爹

笑什麼啊！」

說着，兀自笑個不停。雙眼瞧瞧女兒，又瞧瞧劉接福。

「柳莊主，在下已查到了，向你投下閻王帖的那幫人，主謀人是誰了。」劉接福被柳西城笑得心跳臉紅，不好意思地說道。

柳西城一聽，才止住笑聲，正容道：「老弟，他們都是誰？」

「爲首之人，乃孽龍淳于元霸。」劉接福道：「這條孽龍網羅了不少黑道上的高手。計有飛花娘子，她就是那天在牆外小巷中暗襲令媛的賣花婦人，還有骷髏客姜幽然、惡鬼厲剛、獨眼禿髮叟翁桐、天都神君蔣興，瘋子何必醒，狂人余獨放等。據惡鬼厲剛所說，人數不下四十人！」

柳西城聽得悚然道：「孽龍淳于元霸乃百粵第一兇人，老朽久聞其名，但却與他素無過節，不知他爲何糾衆對付老朽，欲殺我闔家滿門！」

一頓，目注劉接福道：「老弟是否也查出來？」

「據惡鬼厲剛所說，孽龍之所以向柳莊主你投下閻王帖，志不在殺人，目的乃是在柳莊主秘藏的一批罕世珍珠！」劉接福呼口氣道。

「原來如此！」柳西城吐口氣道：「這就怪不得了。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財帛動人，確是千古皆然！」

劉接福張口欲言，但却沒有說出話來，柳西城看在眼內，坦然問道：「老弟有什麼話，只管說，不用顧忌。」

劉接福這才道：「柳莊主，請恕在下冒昧，是否眞的藏有一批罕世珍珠？」

柳西城嘆口氣，頷首道：「老弟，老朽確是藏有一批價值連城的珍珠，那是祖傳下來的，知道的人，可說絕無僅有，不知孽龍是如何得悉這個秘密的。」

柳迎春嚷道：「爹爲何一直不告訴女兒？」

柳西城喟然道：「迎兒，那不是爹有心瞞着你們，爹是爲你們好，爹剛才不是說過麼，財帛動人心啊，爹是怕你們一時不愼，向人說出來，引來禍害，這不就是嗎？終於將南海那條孽龍引來了。要不是劉老弟仗義相助，只怕這一次不但保不住那批珍珠，還會害死不少人！」

柳迎春聽了乃父這番話，才釋然不再說話。

柳西城目注劉接福，正容道：「這一次，眞是全虧老弟你仗義幫忙了。要不，老朽這時還是一頭霧水，不知禍從何來，也不知道對方都是些什麼人。」

劉接福忙道：「柳莊主，鋤强除暴，乃我輩份所應爲之事，在下只不過秉承恩師之訓誨。」

柳西城激賞地道：「今師眞有眼光，收了你這麼一位年輕有爲的傳人。」

一頓又道：「老弟，外面的事，全仗你了。」

劉接福道：「柳莊主，別忘了，還有一位齊莊主啊！」

說着，已站了起來，朝柳西城抱拳道：「柳莊主，時候不早，在下也應該告辭了。」

「劉大哥，這麼快就走了麼？」柳迎春情不自禁地說，也站了起來，瞧着劉接福。「劉大哥，何不將這身破衣換下來再走？」

劉接福瞧一下自己那身破衣，笑笑道：「該走了，免得天亮時才走露出形跡。令他們加强監視。再說，這一身破衣雖然髒，但却可以掩飾在下的身份，行動起來，也方便得多，待解決了這件事，在下才換掉這身破衣不遲！」

說話時，深深地看了柳迎春一眼。

柳迎春一顆心，馬上「怦怦」地劇跳起來。

「老弟既然這樣說，老朽也不勉强你了。一切請小心。」柳西城也站起來。「老弟準備怎樣離開？」

劉接福笑笑道：「既然在下那裏安全進來，還是由那裏離開吧。」

柳西城想了一下，頷首道：「也好，只是，難爲老弟你了！」

說着，已舉步向外走。

劉接福邊往外走，邊道：「柳莊主，不用送了。」

柳迎春也道：「爹，就由女兒送劉大哥出去吧，女兒順道回去歇息。」

柳西城腳步不停，雙眼瞧瞧女兒，又瞧瞧劉接福，忽然笑笑道：「也好，迎兒，妳就替爹送劉老弟出去吧。」

柳迎春與劉接福見柳西城送得突然，不由互相看了一眼，臉上有點熱熱的，沒有再說什麼，相繼走出了書房門外。

柳西城送出門外，朝劉接福抱拳道：「老弟，一切有勞了，老朽不送。」

劉接福忙抱拳回禮，說道：「柳莊主，但請放心，一有好消息，在下自會前來相告。」

「一切小心。」柳西城叮囑一句。

「柳莊主請回。」劉接福說着已隨在柳迎春身後，向外走去。

柳西城却沒有立刻返身走回書房內，就站在書房門外，看着女兒與劉接福一前一後地向外走去，臉上露出老懷大慰的笑容。

× × ×

柳迎春在前面，心頭「怦怦」亂跳，幾番話到口邊，却又羞赧得吞回肚內。

劉接福也與柳迎春的心情一樣，不過，他到底是男孩子，眼看已走出了小院子，就快來到柳迎春所住的小院子了，若再不說話，便沒有機會了，想到這裏，終於鼓起勇氣，吶吶着道：「柳……姑娘，……」下面的話，他因爲緊張，竟然不知說什麼。

柳迎春一聽劉接福在後面叫她，心頭「蹦」地一聲，劇跳了一下，但却甜甜的，腳下一緩，忸怩地輕聲道：「劉大哥，有……甚麼……事啊？」

劉接福深深地吸了口氣，唇乾舌燥地道：「柳姑娘……妳還……記得……那天在鳳棲台上，替你檢回那條絹帕的叫化子麼？」

柳迎春腳步一停，倏地轉過身來，閃了劉接福一眼。「記得，那就是你！」

劉接福要不是收步得快，在柳迎春一轉過身來的刹那，便會撞上了，饒是如此，兩人也接近得幾乎臉對着臉，聽了迎春那句話，他心中一陣激動，也不知那裏來

的勇氣，一伸手出去，便執住了柳迎春的那雙柔柔的玉手，眼中射出熾熱的光芒來，疾聲說道：「在下也是一直沒有忘記妳呀！」

柳迎春雙手被劉接福執住，那刹那恍似觸電般，嬌軀微顫了一下，心如鹿撞，羞臊得將頭深垂下來，說不出話來。

劉接福見她垂頭不語，可着了慌，還以爲她生氣了，忙道：「柳姑……娘，妳怪在下……說得孟浪……麼？」

柳迎春忽然抬起頭來，聲如蚊蚋般道：「怎會……呢！我……也一直沒有忘記……你！」

劉接福聽得狂喜不已，吹出一口大氣來，激動地道：「柳姑娘，在下一見妳，便……喜歡……上妳了！」說時，執着柳迎春雙手的手不知不覺間一緊。

柳迎春不禁輕「唷」了一聲，劉接福才省覺到，自己在失態之下，握痛了她的手，忙歉然道：「握痛了妳的手麼？對不起。」

柳迎春却搖搖頭，一副陶醉的感覺，閃着那雙明亮的眼眸，定定地瞧着劉接福，夢囈般道：「怎會痛呢，好舒服啊。」

劉接福聽得心潮澎湃，再也忍不住，一把將柳迎春摟入了懷中。

柳迎春嚶嚀一聲，嬌軀一軟，偎入了劉接福的懷中。

但劉接福却在那刹，恍似觸電般，渾身抖顫了一下。忽然間鬆手退開一步，有點不安地道：「柳姑娘，天快亮了，在下要走了。否則，天亮後，便走不成了。」

柳迎春只覺心頭一陣空虛，那刹那，也被自己的情不自禁，羞臊得雙頰有如火燒般，幾乎將頭埋在了胸前。「劉大哥，你不會……」

劉接福疾忙道：「柳姑娘，怎會呢！在下無時無刻，也會記着你的！」

「劉大哥，你……眞好。」柳迎春這句話，低到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聽得到。

但劉接福却聽到了，幾乎忍不住又要將柳迎春摟入懷中，吸口氣，壓抑下心中洶湧的激情，溫聲道：「柳姑娘，在下確實要走了。」

柳迎春這才將頭抬起來，不捨地看了劉接福一眼，忽然伸手執住他的一隻手，擰轉身道：「那麼走吧。」

劉接福只覺一股暖流從柳迎春的手上透傳過來，只覺舒暢無比，應了一聲，仿似騰雲駕霧般，被柳迎春拉着走。

× × ×

鎮南頭向着驛道的左手邊，有一座敞棚，棚內棚外，擺放了十多副座頭，棚子側面的一棵高大的楊樹橫枝上，垂飄着一塊沾滿了塵土，本來是白的，經已變成黃了的布招，一面寫着一個斗大的酒字，另一面寫着一個茶字。

鎮上的人，誰也知道，這座敞棚是賴禿子搭建的，賣的是酒食茶點，做的是來往客商路人的生意。

說起來，生意倒也不惡，驛道上每天人來人往的，要不是在鎮上打尖投宿，大多會在賴禿子這座敞棚前停下來，喝碗茶，或是來一壺酒，吃點東西，歇過一口氣，便又上路了。

打從午前開始，本已一直陰沉沉的天空，飄飄洒洒地，又下起雨絲來，原本路人不絕的驛道上，午後一過，便幾乎行人絕跡。偶爾，才有一輛馬車，或是二至三個路人，撐着油紙傘，一腳高，一腳低地走着，這都是急着趕路的。

飄洒的雨絲雖然不大，但却是最討厭的，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長命雨，一時三刻，是不會歇的，所以，沒有急事的人，便會進入鎮內，開間客房，待下來，歇它半日，希望明天雨停了，才再趕路。

要是在天晴的日子，這個時候，賴禿子的敞棚內，要不坐滿了人才怪，但這雨一下，便變得冷冷清清了。只有三五個本來想避一避雨的人客，兀自在喝着悶酒，不時望一下外面，咀裏咀咒幾聲，便又悶着頭喝酒。

忽然間，一陣風吹過，夾着雨絲，「吹」進一個人來。

這人年紀大約五十出頭，長得甚是軒昂，頷下三綹長髯，身上的衣衫被雨水打濕了一大片，頭上也沾滿了雨絲，樣子有點狼狽，但在顧盼之間，却不失其氣度。

吐口氣，軒昂老者拍拍身上的雨水，目光掃了一下棚內的食客，便逕自走向一副空座頭上，坐了下來。

賴禿子在雨一下的時候，便咀裏不三不四地咒罵着這該死的下雨天，令到他生意清淡，如今見來了一個人客，忙不迭上前去，親自侍候。「這位爺，請問要吃喝些什麼？」

那料到那老者的目光一閃，注定在賴禿子的臉上，一本正經地說道：「我想吃你！」

賴禿子嚇得退了一步，瞪大眼，駭然望着那老者，吶吶着道：「這位爺，你不是開玩笑吧？小的店內雖然酒淡菜粗，但總還嚥得下肚啊……」

那老者嘿嘿一笑，正經八面地道：「你別以爲我是瘋了，我說的可是眞的！」

賴禿子又退了半步，駭異地道：「您……老……眞會開玩笑，小的皮粗肉腥，有什麼好吃的？」

那者冷厲一笑。「正因爲你皮粗肉腥，我才要吃了你！」

話說之間，也不見他是如何出手的，忽然間，他的右手已攫落在賴禿子的左肩頭上。

賴禿子嚇得臉色發白，腳下一軟，怪叫一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恰好避過了那老者的一抓。

那老者洪笑一聲。「果然是皮粗肉腥，不好吃得很！」抓空的左手倏縮暴探，化爪爲掌，疾劈向賴禿子的心胸。

賴禿子橫身一滾，左手順勢一揮，恰好將一張櫈子撥飛起來，疾撞向那老者。

同時間，他的右手一揚，三五點黑芒，追在那張櫈子後面，暴射向那老者。

那老者似乎對賴禿子的底細，知之甚詳，一掌劈空的刹那，身形向下一滑，坐在地上。恰好避過那張撞過去的櫈子，只聽「篤篤篤」，繼之是「托托托」幾下疾响，那追在那張櫈子後面激射的黑芒，那刹那射在櫈面上，透板而出，其勢不減，悉數射入那面的牆上！

眞瞧不出這賴禿子會是一個會家子，而且這樣陰損歹毒。那老者要不是滑坐在

地上，避過那張飛撞過來的板櫈，若是出手擋擊的話，便會着了他的道兒，在猝然之下，就算身手再高，反應再快，也斷不能避得過穿透櫈面，疾射出來的暗器，只怕非死則傷！

賴禿子顯然也料不到那老者如此見機，居然避過了自己那淬了劇毒的暗器，心頭暗驚的刹那，腰身才挺，那老者已然單手在地上一撐，整個人像一支箭般，向他標射過來，雙脚飛蹴向他的頭胸要害。

賴禿子怪叫一聲，才挺起的腰身，猛地一扳，直直地躺回地上，以避那老者勢道猛厲的雙脚。

那知道老者却在這刹那，飛蹴的雙脚一沉，左脚疾踢在他腰間的軟軟麻穴上，右脚眼實實在在地砸落在他的腹腔上。

賴禿子痛得狂叫一聲，整個人猛地躬了起來，但隨即又重重地軟倒在地上，白着一張臉，只有喘氣的份兒。

這過程說來雖慢，實則，只是一眨眼間的事，那賴禿子便栽在老者的手上。

這邊廂賴禿子被制住，那邊廂，却又有人乒乒乓乓地打了起來，令到這原本冷清的敞棚，頓時熱鬧起來。

只見一個叫化子身形穿閃如魅，在與兩個灰衣漢子動手，那兩個灰衣漢子手上皆亮出了兵器——兩柄厚背短刀，刀光霍霍中，却就是沾不到叫化子的邊，倒是那些枱櫈遭了殃，被那兩個漢子毀了不少。

看眞了，那叫化子原來就是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的傳人——劉接福！

劉接福是在那老者與賴禿子動上手時，從敞棚側面的一個窗口中，「飛」進來的。

他一「飛」進來，恰好便截住了那兩個灰衣漢子飛撲的身形去勢，與那兩個漢子動起手來。

那兩名灰衣漢子一直就坐在靠牆邊的一副座頭上，在老者對賴禿子說「我想吃了你」這句話時，便已蠢蠢欲動，四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老者那邊，在老者與賴禿子動手時，霍然站起來，互相看了一眼，便雙雙撲向老者那邊，却料不到，從窗口中驀然「飛」進一個叫化子來，只是隨隨便便地一揮掌，便將兩人的去勢截停下來。

那老者制住了賴禿子後，却沒有走過去出手對付那兩個灰衣漢子的意思，只是站着觀看。

劉接福也事實不需要那老者幫忙，只見他忽然間用了一招極之怪異迅疾的手法，偏身側閃的刹那，左臂反穿而出，一下子便捏住了一名灰衣漢子的右手肘，那漢子痛嚎一聲，手上的厚背短刀便自「噹郎」的一聲，鬆脫墮地。

同時間，他的身形一個疾旋，便已繞至另一名漢子的背後，那漢子一刀遞空，暗呼「不妙」，正欲來個風車大轉身，迴刀急斬的刹那，背後氣海穴上一麻，全身氣勁消瀉，無力站穩，一跤栽倒在地上。

舉手投足之間，便輕鬆自如地制服了那兩名漢子，於此，可見劉接福身手之高明了，也就怪不得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能夠震懾江湖武林中的兇徒惡人了。

「好身手！」那老者看得目中異彩連閃，連聲讚道：「少俠可是讓老朽大開眼界！」

劉接福忙道：「齊莊主過獎了，在下微末之技，怎比得上齊莊主之高明。」

原來，這位老者就是紅葉崗齊家莊的主人齊致之。

齊致之搓搓手道：「少俠別太謙了，拔了這顆釘子後，下一步怎做？」

劉接福正容地回答道：「當然是依照擬好的計劃，將孽龍佈下的『釘子』全部拔去！」

一頓，望一眼地上的賴禿子，說道：「齊莊主，眞想不到，這位店老板賴禿子，就是瘋子何必醒！」

齊致之佩服地道：「少俠，要不是你查出來，又有誰會相信，在黑道上名頭响噹噹的瘋子何必醒，會自貶身份，在此當一名酒食攤的老板！」

「齊莊主，抓到他，就不怕不知道，孽龍佈置在鎭外四周的其餘『釘子』了。」劉接福說時，一把將地上的賴禿子揪了起來。

齊致之連連頷首道：「少俠，那就由你來問他吧。」

說着，運指如飛，一口氣點了那兩個被他制住的灰衣漢子身上五六處穴道，接將那兩個漢子提了起來，走入裏間。

劉接福將那賴禿子——何必醒放在一張椅子上，他也坐下來，逼視着何必醒，沉聲道：「聽着，你要是老老實實地將我要知道的說出來，我答應不會難爲你，否則……」

瘋子何必醒不等劉接福說完，便已瘋子般大笑起來，倏又笑聲一歇，「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兇狠地道：「臭小子，別在老子面前說狠話，老子若是被你唬倒了，老子還算是何瘋子麼？別作你的清秋大夢了，大不了，你一刀宰了老子，老子若是怕死的，就不會在江湖上混了。」

劉接福待他說完，才冷笑一聲，道：「何瘋子，我不會殺你的……」

「臭小子，諒你也不敢……」瘋子何必醒狂笑起來。「老子……」

「但我却會將你關起來！」劉接福忽然從貼身的地方，摸出一塊比巴掌略小的物件來，一下子遞到了他的面前，「瞧清楚了，你大概不會不認識它的出處吧？」

瘋子何必醒先是不屑地哼了一聲，只用眼尾瞥了劉接福手上那塊物件一下，但馬上，他的臉色便驟然大變，雙眼一定，就像鐵遇磁般，定定地注視着劉接福手上那塊物件，臉上的肌肉不自禁地抽搐起來，失聲說道：「鎖魂令！你……你是什麼人？」

劉接福肅容道：「還用我說麼？」

瘋子何必醒猛然一震，變顏變色地顫聲道：「你……難道是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的什麼人？」

「我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劉接福沉聲說。「如今，你說還是不說？」

「說，說！」何必醒駭懼地迭聲道：「只要知道的我都說！」

「呵呵，原來少俠乃武林大牢牢主雷前輩的衣砵傳人，怪不得身手如此高明了，老朽失敬了。」齊致之恰好從裏面走出來，自然聽到了兩人的說話，心中驚喜不已，忙抱拳向劉接福一拱。

劉接福也連忙起身還禮。「齊莊主該不會怪在下在貴莊中，沒有向你表露身份吧？」

一頓，接解說道：「說起來，那是在下爲免齊莊主對在下太過客氣，才暫不將在下的身份據實相告的，還請齊莊主見諒則個。」

齊致之連連搖手道：「少……呵，是了，老朽要改口稱呼你一聲老弟才恰當。老弟，老朽眞高興，雷前輩有你這麼一位衣砵傳人，從此江湖上，武林中那些兇徒惡人，又要潛踪匿跡，不敢作惡了！」

「齊莊主太看得起在下了。」劉接福連忙謙道：「在下比起恩師來，十不及一呢。」

「老弟，別謙了。」齊致之欣然道：「雷前輩不會看錯人的，若你不是得到他老人家的眞傳，他老人家又怎會將他昔年行道江湖的信物——鎖魂令，傳給你！」

劉接福只好笑笑道：「齊莊主，咱們還是來聽一下何瘋子的說話吧。」

齊致之呵呵笑道：「這瘋子一點也不瘋，看樣子還聰明得很呢，寧願說出一切，也不想被關在武林大牢中。」

× × ×

劉接福再到柳家時，與上一次大不相同。

上一次，他是摸黑從柳家院牆角落的一個狗洞之中，鑽進去的，這一次，他可是大模大樣的，從柳家的大門進去。

因爲，在這兩三日內，他與齊致之已採取了一連串緊密的行動，不但將監視柳家周圍的孽龍手下制服除去了，也將孽龍用已困死柳家，安置在鎭外四周的所有「釘子」一一拔除了！

所以，這一次他來柳家，就不用顧忌什麼了。

而且，他亦已將那一身化子裝束換了下來，整個人顯得容光煥發的，簡直像換了一個人，只要不是瞎子，相信看見他的人，都會說一聲：「好帥的小伙子！」

他不但帥，也風度翩翩，英挺不凡。

應聲來開門的老門公，可是懷着顫顫競競的心情來開門的，因爲這多天來，柳家就像一座墳墓般，幾乎與外界隔絕，每一個人皆是惶悚不安，提心吊胆的，不知什麼時候，索命的無常惡鬼降臨，所以，有什麼風吹草動，每一個人皆是心頭忐忑的。

那老門公應門的時候，一直在心中禱告着，來的不要是喪門神，催命鬼，及至將大門打開一條縫，探頭看到劉接福，他的一顆心馬上定了下來。

那倒不是因爲他認識劉接福（根本就沒有見過），而是因爲他被眼前這英挺不凡，風度翩翩的年青人吸引了，憑他數十年的閱人經驗，他一眼就看出，這少年郎不是個惡人，自然，來意也不會不善了。

鬆口氣，老門公將門打開些，問道：「公子，請……」

劉接福也不等他說下去，便自我介紹道：「老伯，在下姓劉，煩請您老人家向柳莊主通傳一聲，就說在下有急要之事求見。」

說着，朝老門公深深一揖。

老門公可是生平第一次遇上如此有禮的年輕客人，心裏可樂開了，翹着那白髯子，咧開那張剩不了多少顆牙齒的嘴巴，連聲道：「劉公子快請進來，待老漢帶你到偏廳上稍坐一會，好待老漢入內代你通傳。」

說着，讓開身子，讓劉接福進內。

劉接福又道一聲：「有勞老伯了。」才跨步走了進去。

× × ×

柳西城在書房內瞧着容光煥發的劉接福，幾乎不相信，眼前這位風度翩翩的年輕人，就是早幾天自己看到的，那位蓬頭垢面，衣衫破爛的劉接福。

好一會，他才讚嘆道：「劉老弟，簡直判若兩人，雷前輩好眼光，老弟確是人中龍鳳。」

同時間，他也在心裏暗道一聲：「迦兒也眞夠眼光啊，果然看出此子乃蒙塵之明珠！」

劉接福被柳西城說得臉上微熱。「柳莊主，在下此來，是有好消息相告。」

柳西城色然而喜道：「老弟，請你快說。」

劉接福道：「柳莊主，這兩三日來，在下與齊莊主已將孽龍佈置在府外各處，以及鎭外各處的人手，全部清除了，府上的人，可以自由出入。」

「果然是好消息！」柳西城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忍不住伸手拍拍劉接福的肩頭，高興地道：「老弟，辛苦你與齊莊主了，老朽眞不知怎樣謝你才是。」

劉接福笑笑道：「柳莊主又說客氣話了。」一頓，正容道：「目前事情雖然解決了一大半，但最緊要的一件事，還未解決……」

柳西城接口道：「老弟，是不是那條孽龍？」

劉接福頷首道：「正是，若不解決了那條孽龍，整件事情還未算徹底解決。」

「然則，老弟查到了那條孽龍的潛匿之處麼？」柳西城急切地瞧着劉接福。

「據在下與齊莊主這兩日探查與盤問孽龍的手下所得，原來他這幾日皆不在鎭內外，而是秘密去了三十多里外的龍馬崗接一位帮手，隨同他前往的，還有天都神君蔣興、狂人余獨放，只要一接到那名帮手，他便會向貴府採取行動！」

「這就怪不得，這幾天這樣平靜了！」柳西城長吁口氣。「原來他不在這附近。也眞巧，恰好給了老弟與齊莊主機會，順利清除了他佈置下的人手，這眞是天助我也！」

一頓，又心急地說道：「老弟，這一來，要找到那條孽龍，豈不是又要費一番手脚？萬一給他聽到風聲，潛跡隱遁，那不是留下了禍患，時時要提防他會捲土重來？」

劉接福却氣定神閑，笑笑道：「柳莊主，這一點，在下與齊莊主早已想到了，也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包管那條孽龍飛不上天，也潛不入海！」

「老弟，是什麼好主意，快說來聽聽！」柳西城鬆了口氣，急巴巴地催促劉接福說出來。

劉接福道：「說出來，很簡單，在下已說服了骷髏客姜幽然，着他趕往龍馬崗

，將一個編好的假消息傳給那條孽龍，那條孽龍在聽到那個消息後，不防有詐之下，必然會火急趕回來，而在下與齊前輩亦已商量好了，就在鎮外約五里的青坳口等他，到時包管他落在咱們佈下的天羅地網之中。

接附在柳西城的耳邊，向他悄悄說了一番話，只聽得柳西城頻頻頷首，連聲道好說妙，臉上的笑容越來越盛，雙眼中也發出灼亮的光芒來。

待劉接福說完之後，撫掌道：「事不宜遲，是不是這就趕去與齊莊主會合？」

劉接福道：「還是等齊莊主派人將消息送來再動身不遲。」

「好，一切聽老弟你的。」柳西城道：「老弟，你沒有什麼趕着要辦的吧？」

劉接福道：「一切經已佈置好了，暫時，沒有什麼事要做，柳莊主，你不是有什麼事要在下代勞的吧？」

柳西城笑笑，道：「要做的事，老弟經已做了，老弟既然暫時沒有什麼事做，老朽正好趁這機會，與老弟你好好地喝兩杯，舒解一下連日來的悶氣，老弟不會拒絕吧？」

劉接福道：「柳莊主，在下怎敢推拒，只是叨擾了。」

柳西城笑呵呵地道：「老弟，你又說客氣話了，老弟且在此稍坐一會，待老朽這就去吩咐下人整治酒菜，送來這裏，順便，叫迎兒來見見你。」

最後那一句話，說得劉接福臉上一陣發熱，臊得說不出話來。

柳西城却已經呵呵笑着，走了出去。

× × ×

今日的天氣格外好，是連日來最好天氣的一天。

日正當中，艷陽下，一切的景物皆顯得特別清新有生氣，給人一種生氣勃勃的感覺。

柳西城與齊致之就隱匿在那棵老松的樹身後面，緊緊地盯視着前路。

「齊兄，怎麼到這個時候，那條孽龍還不見趕到來這裏，會不會他中途變了卦？或是聽到了什麼風聲，令他改變了主意？」柳西城心焦地低聲對齊致之說。

齊致之搖搖頭道：「不會的，柳兄，別心急，時候還早，等着吧。」

柳西城不好意思地笑笑。「齊兄，柳某確是很心急。」

「這也難怪你的，」齊致之道：「換轉是我，只怕比柳兄你還要沉不住氣。」

柳西城正想說話，忽然，齊致之「殊」了一聲，示意柳西城噤聲，同時伸指向前一指，悄聲道：「柳兄，快瞧，那不是他們來了？」

柳西城忙順着齊致之所指的方向望過去，果然看到，有一行人從前面約三四十丈遠的一條岔路上轉出來，飛快地向這邊行過來。

柳西城那剎那緊張得不自禁緊握着雙拳，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轉眼間，便已奔行到來的一行人。

那一行人一共是五個人，領頭走着的那個人，年約四十許五十不到，身材高大，長相兇猛，頷下留着疏稀的短鬚，粗硬有如鋼針，根根見肉，益增此人的兇猛之態。

「當先之人，就是孽龍淳于元霸。」

齊致之悄然在柳西城的耳邊說。

柳西城點了一下頭，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那孽龍，要是目光也可以殺人的話，那麼，他已經用目光將孽龍「殺」死了。

那一行人眨眼間，已奔行到坳口頭約三丈左右，也就在這一剎那，柳西城與齊致之一齊從樹後閃了出來，橫身擋在坳口前。

當先行走的孽龍淳于元霸，雙眼暴睜之下，急忙刹住脚步，有點驚訝地瞪着柳西城齊致之兩人。

跟在他身後的四人，亦相繼停下脚步，八道目光，亦落在柳西城兩人的身上。

孽龍在定下神後，臉上神色微變，詫訝不置地盯着柳西城，開聲道：「柳西城，想不到是你啊！」

本來，他想說：「柳西城，你怎能夠來到這裏的？

但他却硬是將心中的驚疑壓下去，沒有問出來。

而他的心中，却已感到有點不對。

因為自己的人分成兩重，嚴密地將柳家監視圍困起來，可說是蒼蠅也飛不出來，如今，柳西城竟然與一個人出現在這裏，這就不難想像到，自己的人經已出了問題。

柳西城冷笑道：「孽龍，只怕有很多事情，也是你想不到的。」

站在天都神君背後的骷髏客姜幽然，在這時已悄然偏身閃了出來，一雙眼緊張地瞧着孽龍。

其餘的人，却全然想不到姜幽然心中有鬼，所以，誰也沒有對他的行動起疑。

孽龍淳于元霸再也壓不住了，厲聲道：「別繞着圈子說話，柳老兒，某家不信憑你一人之力，能夠闖出某家佈下的兩重封鎖！」

柳西城哈哈一笑道：「孽龍，柳某不是闖出來了麼？不怕對你說，你的人經已全部被制服瓦解了，你這一次急急趕回來，可說是自投羅網！」

「你這老兒是誰？」孽龍臉色連變之下，驚疑地注視着柳西城身邊的齊致之。

齊致之冷冷地答道：「紅葉崗下野人齊致之。」

「齊致之？」孽龍嘟喃一聲，却就是想不出對方是何許人也，不禁狐疑地連連打量着齊致之，心頭直在打鼓。

齊致之又冷笑一聲：「山野之人，你這條孽龍當然不會認識了。」

「認不認識是一回事。」淳于元霸道：「但某家相信，協助柳老兒制服瓦解了某家手下之人，不會是你，一定還有別的人！」

「你這條孽龍果然聰明！」齊致之道：「齊某確是沒有這樣大的能耐。」

「姜幽然，你有什麼話說！」誰也想不到，淳于元霸忽然轉身厲聲對骷髏客喝叫一聲。

獨有骷髏客早已時刻提防着，驟見孽龍轉過身來，心知不妙，就在孽龍淳于元霸喝聲出口的剎那，他經已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竄然向橫裏斜竄出去。

待到狂人余獨放、天都神君蔣興，以

及另一名身材與孽龍不相上下，但却面目陰冷醜陋的中年漢子驚覺會意時，要想截住姜幽然，却已經來不及了。

而孽龍轉身那一喝，自然亦不是對着姜幽然喝叫的了。

「你這個吃裏扒外的傢伙，某家實在想不到會是你！」孽龍切齒瞪視着骷髏客。「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姜幽然面對孽龍那種兇暴狠惡的樣子，不禁心中發毛，雖然，劉接福會對他承諾，絕對保證他不會受到傷害，但此時此刻，却仍不見他現身，而事情亦已敗露，這怎不敎他心中發寒？

「說！你為什麼要騙某家等人急急趕回來！」孽龍雙眼中殺機暴射，頷下根根短鬚蝟豎，神態兇猛嚇人，騰騰騰，一連向姜幽然逼進了三步。

姜幽然臉色發白，忍不住一連退了三步，語聲微顫地道：「龍頭……因為我不想被關在武林大牢中！」

別看骷髏客姜幽然在黑道上名頭响亮，但是比起孽龍淳于元霸，却還是差了一截，自然的，他對於自己與孽龍的斤両，也清楚得很，自己在孽龍的手下，肯定走不過三十招，也所以，他才會如此駭怕。

「武林大牢？」除了柳、齊兩人外，孽龍與其餘三人皆臉色大變，脫口驚叫出聲，都被鎮住了。

「龍頭，我一點也沒有說謊，我確是不想被關在武林大牢中，才迫不得已，答應那樣做的。」

「甚麼？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再出江湖麼？」孽龍倒抽一口寒氣，駭然退了一步。

天都神君蔣興與余獨放，還有那醜陋的中年人，莫不相顧失色，目光慌駭地四下掃視着。

於此，可見武林大牢對這些黑道兇邪，是具有如何巨大的震懾威力。

自然的，也顯示出，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在武林中，特別是那些黑道兇邪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厲害。

× × ×

家師他老人家經已退隱江湖，他老人家不會再現江湖的了，不過，他老人家的遺志，在下責無旁貸的，也是義不容辭的繼承了！

人隨聲現，一條人影自孽龍等人站立之處後面路邊的一棵參天古樹上，飛掠而下，一下子將他們的退路堵死了。

不用說，此人正是劉接福。

骷髏客姜幽然一見劉接福現身，如獲救星，面現喜容，急不迭閃身來到劉接福的身後，那顆心才算安定下來。

柳西城與齊致之是早已知道劉接福就藏匿在那棵參天古樹上，會在適當的時候現身，故此，對於劉接福的現身，兩人是一點也不感到驚詫的。

孽龍等人對於劉接福的出現，却是感到又驚又詫，莫不臉現驚疑之容，在打量着劉接福。

好一會，他才以不相信的語氣道：「小子，你眞的是雷牢主的傳人？」

劉接福肅然道：「這種事情，難道有誰敢冒認麼？淳于元霸，你要是不信，大可以跟在下回哀牢山向家師他老人家查證一下。」

狂人余獨放等三人聞言之下，一個個神情震動不已，臉上露出畏懼之色來。

但孽龍仍然不大相信眼前這位年紀輕輕的青年會是威震天下的武林大牢牢主雷天威的衣缽傳人，退一步說，就算是，憑他這麼點年紀，身手再高，也高明不到那裏，況且，單就內功來說，就算他自出娘胎就修練，也深厚不到哪裏，憑自己數十年的內功修為，也斷不會不如這小子的，那麼，又何足懼呢？

想到這裏，他不由胆氣陡壯，冷笑連聲道：「好小子，你別吹大氣唬人，某家才不相信你就是雷牢主的傳人，退一步說，就算是，憑你這麼一點年紀，簡直乳臭未乾，利兄，難道咱們就怕了這麼個胎毛未褪的小子不成？」

那高大醜陋的中年人聞言之下，眨眨眼，一拍腦袋道：「淳于兄說得對，為了柳老兒那批價值連城的稀世珍珠，就算是雷天威親臨，咱們又何懼之有，更何況是這個乳牙未換的後生小子。」

說時，手舞足蹈的，躍躍欲動。

看他神態，聽他的說話，不難看出，這是一個渾人。

那確是一個渾人，因為柳、齊兩人自看到那醜陋的中年人，就認出了他是被江湖上武林中人一致公認天下第一渾人的醜痴利東成。

但兩人却沒有因此而不將他放在眼內，反而心頭一震，想不到孽龍會請來這麼一位厲害的殺手。

因為凡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皆知道武林中有這麼一號大渾人，但更知道，這個大渾人雖然瘋瘋痴痴的，但一身武功，却稱得上高手中的高手，據說，就連六大門派的掌門人，遇上他，也莫不眉頭大皺，頭痛不已，可想而知，他的一身武功，已臻上乘境界了。

就連孽龍淳于元霸，也不敢大言不慚，能夠擊敗他，否則，以孽龍那種狂妄兇暴的性情，又焉會對這個大渾人如此客氣，稱他一聲利兄。

「蔣兄、余兄，我敢用腦袋担保，他確是威名赫赫的雷牢主的衣缽傳人，你們若是不想被關在武林大牢的話，請馬上離開吧。」一直沒有出聲的骷髏客姜幽然，忽然從劉接福的身後閃出來，氣急巴巴地對蔣興與余獨放說。

余獨放與蔣興聽姜幽然這樣說，又見姜幽然自從劉接福現身後，便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心中不禁就猶豫起來，但一時之間，又拿不定主意，不由望望劉接福，又瞧瞧孽龍。

孽龍看在眼內，不禁怒火中燒，殺氣騰騰地對姜幽然厲聲喝道：「姓姜的，某家今日若不是活劈了你，某家從此不姓淳于！」

接又轉對蔣興余獨放兩人道：「兩位難道就聽信那骷髏老鬼出爾反爾的話麼？却不怕某家的[illegible]手段？」

淳于元霸這一番話，却又將天都神君蔣興，狂人余獨放鎮住了。

「劉老弟，看樣子，他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了，依老朽看來，老弟你還是將令師昔年行道江湖時的信物亮出來，讓他們

看個一清二楚吧。」齊致之高聲叫道。

柳西城也接上道：「大概，他們都想嚐一下被關在武林大牢中的滋味。」

齊、柳兩人這一番話，可聽得孽龍等人心中驚懼起來，一齊將目光落在劉接福的身上。

劉接福掃了孽龍四人一眼，忽然咧咀笑了一下，倏然伸手入懷，從貼身的地方拿出一塊比巴掌略小的物件來。朝孽龍等人一亮，高聲道：「淳于元霸，你們不會不認得家師昔年行道江湖時使用的信物——鎖魂令吧！」

淳于元霸以及利東成等人定眼細看之下，由不住心神震動，臉色遽變，眼中露出恐懼之色來。

「確是雷牢主昔年行道江湖時使用的獨門信物——鎖魂令！」狂人余獨放與天都神君經已變顏變色，失聲驚叫起來，一個身子忍不住抖顫了一下。

「怎樣，在下的身份不會是揑造的吧？」劉接福冷厲地掃視了淳于元霸四人一眼。

淳于元霸的臉上陰晴不定，目光閃爍，也不知道他此刻心中想的到底是什麼，利東成的表情却是痴呆起來，目光定定地瞧着劉接福手上的那塊鎖魂令，只有余獨放與蔣興，立即有了決定，身形一動，雙雙掠到劉接福的身旁，抱拳躬身道：「劉少俠，你大人有大量，可否放過咱們這一次呢？」

劉接福愼重地收起那塊鎖魂令牌，肅容朝余獨放兩人道：「姑念這一次你們只是協從，且沒有做成殺孽，就放過你們這一次！」

余獨放與蔣興一聽，頓時如獲大赦，連連打躬作揖道：「多謝少俠開恩，余某等知錯了。」

「慢着！」劉接福輕喝一聲。

正想直起身來的余、蔣兩人，喝聲入耳之下，本已舒展的臉容不禁爲之一變，心頭劇跳，慌惶地道：「未知少俠有什麼吩咐，余某等洗耳恭聽。」

劉接福目光威凌地掃了兩人一眼，道：「聽着，在下這一次放過你兩人，是有條件的！」

天都神君蔣興、狂人余獨放一聽，那顆懸起的心，這才放了下來，齊齊吁口氣，恭聲道：「少俠請說，咱兩人洗耳恭聽，無有不從。」

劉接福一字字道：「從今後，你們要改過向善，不得作再惡事，否則，只要被我聽聞了，絕不輕饒！」

「少俠這些話，咱倆緊記在心，絕不敢違背，咱們亦已決定，從此退出江湖。」蔣、余兩人連聲說着，狀極誠敬。「少俠若再沒有什麼吩咐的話，咱們就此告退了。」

劉接福嗯了一聲，揮揮手道：「但願你們言出由衷，否則，就算你們遠遁潛逸至天涯海角，我也誓將你們擒歸哀牢山，囚在武林大牢！」

一頓，語聲一緩，道：「你們可以走了。」

余獨放與蔣興一聽，幾乎感激得跪倒在地，向劉接福叩首謝恩，深深地作了個揖，直起身來，如飛而去。

站在劉接福背後，一直張口欲言的姜幽然，忙亦閃身上前，一揖到地道：「劉少俠，姜某也可以走了吧？」

劉接福道：「剛才我對余獨放兩人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姜幽然急不迭道：「少俠，姜某句句入耳，字字記在心中。」

「旣如此，我也不想再囉嗦了。」劉接福正容道：「希望你好自爲之。」

「多謝少俠敎誨。」姜幽然又一躬到地，然後直起身來，朝劉接福再抱拳一拱。「姜某告辭了。」

話未說完，他的身形已動，朝西北方向飛掠而去。

× × ×

姜幽然與余、蔣兩人先後一走，淳于元霸就更形人單勢孤了，算上利東成，也只得兩個人。

但柳西城那面，若從人數上算起來，也佔不了多大的優勢，合共也只是三個人，別忘記，若論身手，柳西城與齊致之，皆不是淳于元霸與利東成之敵，算起來，目前的形勢，只可以算是勢均力敵。

淳于元霸在余、蔣兩人棄戈而遁時，臉色倏地變得難看到了極點，但他却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阻止他們的離去，很顯然，他是個心機深沉的人，不想在這種時候，因出手阻止余、蔣兩人的離去，而逼使兩人倒戈相向，那時，就會完全處於劣勢了。

「劉老弟，你方才說協從不究，那麼，首惡必辦吧了。」齊致之含有深意地對劉接福說。

柳西城一直沒有開口。

劉接福正容道：「首惡當然絕對不能放過！何況，瞧他們兩人的模樣，一副誓不罷休的樣子。看來，武林大牢中，又多兩位住客了。」

「哼嘿！」淳于元霸終於開口了，眼中兇光四射，狠狠盯了劉接福一眼，「某家可不是那種沒有骨頭的可鄙傢伙。姓劉的臭小子，別以爲你是雷老兒的傳人，便威風八面，什麼人也怕了你，某家第一個不怕你，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會將某家等人關入武林大牢中！」

一頓，接轉對利東城道：「利兄，那些沒骨頭的傢伙走了最好，咱們只要殺了柳老兒及那臭小子三人，那批罕世難求的珍珠，來垂手可得，少了那些沒骨頭的傢伙，你我二一添作五，所得更多，利兄你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吧？」

利東成一聽，原本痴呆的臉目，一下子有了表情，呆定的目光也發出貪婪的光芒來，手舞足蹈地道：「淳于兄，好主意，俺與你快動手幹了他們啊！」

說着，他已飛身撲向柳西城齊致之那邊。

觀諸他的選擇，說他渾，那倒是渾得夠精！

他這一撲向柳西城那邊，不用說，將劉接福讓給了淳于元霸對付了。

淳于元霸在心中暗罵了一聲：「哼！好好狡的傢伙！」暗暗咬了一下牙，只好硬着頭皮，轉身逼近劉接福，口裏厲聲喝道：「臭小子，某家看看你到底學到了雷老兒幾成功夫，胆敢如此稱英雄，多管閑

事。」

說着，雙掌一圈一穿，只見他那一招凌厲「穿雲掌」，便直擊向劉接福的胸腹要害！

劉接福在淳于元霸身形欺進的刹那，目中精光暴射，灼灼注視着淳于元霸，就在對方雙掌一圈的那霎間，他的身形便動了。

那一動快得無已復加，幾乎目光難以瞥及，就連淳于元霸這樣高明的高手，也只是在一掌穿擊而出時，僅僅瞥到劉接福的身形閃幻如魅，根本就分不清他是向左還是向右閃，總之，在他的感覺中，他那一掌堪堪擊空的刹那，他的雙手肩胛骨一陣椎心般的劇痛，已經被對方雙手扣抓住了！

那刹那間，一陣寒氣從他的脚板心冒升而起，迅速傳遍全身，整個人頓時僵住了。

緊接着，他又感到扣住他雙肩胛骨的手一鬆，但隨即他便感到氣海穴、命門穴及左右肩中穴一麻，他頓時像隻洩了氣的皮球般，疲塌下來。

嘎着聲，他驚懼莫名地說道：「你……你……你剛才施展的，是什麼身法及手法？」

劉接福氣定神閑地說道：「說出來讓你開開眼界吧，適才我所施展的，乃是家師近年精心研創的移形換影電閃身法，至於我制住你的手法嘛，哈哈，就是名喚擒龍鎖魂手法。現在，你見識了家師的絕學了吧？」

淳于元霸垂頭喪氣地說道：「眞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就已經得到雷牢主的十成眞傳，是某家低估了你，某家無話可說！」

說完，搭拉下腦袋，閉上眼，不再吭聲。

他是認命了。

那邊廂，柳西城與齊致之力敵利東成，只能夠打成一個平局，但却招架多於進攻，於此，可見這大渾人的一身武功，確實高明！

說不定，他的身手還要勝淳于之霸一籌。

劉接福定眼注視了一下，便一晃身形，撇下那動彈不得的淳于元霸，撲向激鬥中的三人，同時口裏疾喝一聲：「柳莊主，齊莊主，在下助你們一臂之力！」

柳、齊兩人雖然全力與利東成全力拚鬥着，但却早已看到劉接福身法奇幻，手法詭變莫測地，只一出手，便制住了那條孽龍，俱不由精神一振，緊緊地將利東成纏住。

利東成自然也看到了，只看得他心驚胆顫，急想脫身遁去，無奈却被柳西城、齊致之兩人纏住，硬是脫身不得，如今聽說劉接福過來對付自己，更是魂魄皆冒，倏地發出一聲吼喝，掌劈掌揚，硬是將柳、齊兩人迫開一步，身形斜閃，來欲奪隙而遁！

那知道身後疾風急掠，倉忙之下，他奮力反臂劈出一掌。

但他那一掌還未劈出，便陡覺背上鳩尾穴一麻，緊接着，他反手劈出的右手肘一緊一痛，已爲人拿住了，接着，腰間一麻，接連被點封了脅下及左脅乳突等幾處穴道。

那刹那，他簡直魂魄皆冒，悶哼一聲，定在當地，那種側身前衝，反臂提腿的滑稽樣子，看得柳西城齊致之兩人忍俊不禁，笑出聲來。

「劉老弟，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的，便練成了一身出神入化的高明身手，眞敎老朽佩服！」齊致之由衷佩服地向劉接福豎起了大拇指。

× × ×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來已是初秋時節。

七月二十，是日大吉。

這一日，柳家張燈結綵，賓客盈門，熱鬧非常。

原來，這一日乃是柳家二小姐迎春出閣之喜。

新郎，正是在數月之前，將孽龍淳于元霸，大渾人利東成押解回哀牢山，關入武林大牢中之後，便急忽忽地趕回來的劉接福。

而大媒，就是紅葉崗齊家莊莊主齊致之。

吉時已到，大門前鞭炮聲喧，場面異常熱閙，一雙新人，也就在鼓樂聲中，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然後夫妻交拜，在一片讚頌聲中，一雙璧人，共諧連理。

（全文完）

美蘇星球爭霸戰／勞力士．文

太空人的血

下圖為美國甘乃廸太空基地內部的實況，地面工作人員可以利用無線電跟穿梭機的人交談，那一天，突然發覺有一名太空人昏迷不醒，由此展開一連串的追踪查案兼械鬥。

美國太空人多次在太空操作當中，突然發狂，殺害同伴，還想毀滅穿梭機，同歸於盡，事後患了失憶症，這一宗奇案使列根總統傷透腦筋，派出副官雷岳深入調查才知道一部份太空人的血中有毒，結集海外情報局的特務傾全力追踪，連場搏鬥，然後把兇手的眞面目揭露，使美國太空總署化危為安！

穿梭機發生毆打事件

穿梭機已經飛行了百次過外，主持太空任何飛行物體的基地是「甘乃廸角」，它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部份，附近就是空軍基地，隨時有三倍超音速的戰機起飛，儘管穿梭機在太空操作的時期，發生甚麼恐怖遭遇，它一旦回航，進入包圍地球的大氣層之內，就有許多種保安措施，同時在甘乃廸角的太空基地可以直接控制它，不會失事。

實情如此，如果有一架穿梭機進入大氣層之後，忽然出現嚴重的問題，多數是太空人本身的健康失常，防患於未然，太空人沒有起飛之前，先要十分精細的檢查他的全身健康，送入集中營，接受嚴格訓練，更加重要的還是他必須在無重狀態之下做任何一種活動都是很自然的，充份反映出他可以担任在穿梭機之內或穿梭機之外做各種活動，一次又一次的測驗，然後選狀態最好的太空人，送到太空基地，執行任務。

穿梭機之內可以容納四個太空人，照例是三男一女，在三個男性的太空人當中，必有一個是接近四十歲或者超過四十歲的，如此安排，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意義就是透過他表示中年人也可以適應太空任務，使一些將來打算在「太空城」居住的中年人放心，不必憂慮他們上了年紀就難以適應太空的生活，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意義，儘管一架穿梭機只有四個太空人，仍然需要一個隊長，有資格做隊長的人，一定要年齡較長，一來他的見識多，臨危不亂，二來他的判斷力比較準確，此外，他已經活到四十歲過外，有了妻子，甚至兒女成羣，熱愛他的家庭，一定不會叛變，任何人也不能夠威逼利誘，叫他幹破壞的工作，無形中他就是理想的隊長，碰上了甚麼難題，隊長跟隊員之間發生爭執，難以解決，四個太空人當中任何一個，也可以從穿梭機利用無綫電對講器跟地面的太空基地控制交談，向專家請示，然後由專家向隊長發施命令，由他執行，有了決定，就算他不願意，仍是奉命而行。

挑選太空人已不容易，選出有資格做每次飛行太空的

此圖是巨型雷達網，分別設在七個國家的高山上面，報告穿梭機行踨。

隊長，更不容易了，怎樣可以保證做隊長的太空人絕對沒有自私的心理，百份之百的公事公辦呢？這個問題，使專家傷透了腦筋。

在許多次穿梭機往返於地球與月球之間的航綫當中，就有一次，在太空人的身上發生嚴重的糾紛，不知如何，穿梭機剛剛進入地球表面的大氣層，開始降落，四個太空人當中有兩個人忽然打起來，隊長「巴洛斯」以前做過拳師，即使在穿梭機之內發生爭執，任何一種動作都很慢，他仍然可以連續發拳把二十四歲的太空人「卡路廸」打暈，因此引起爭論。

當時他們發生爭執是完全出乎意外的，其他兩個太空人，各有各的工作，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動態，突然看見他們糾纏在一起，暗呼不妙，趕快扭開對講機向地面的太空基地控制室，報告此事，太空基地蘇主任命令他們在任何情況之下罷手，那一場毆打已經結束，「卡路廸」一直都是陷入昏迷狀態，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穿梭機內部的人以及太空基地控制室的人都弄到手忙脚亂。

還是隊長「巴洛斯」有主意，他在無綫電對講機向蘇主任很冷靜的說：「報告蘇主任，不管我們為甚麼打起來，我們的穿梭機就快在指定的跑道降落，如果卡路廸仍未覺醒，需要把他抬出來，等於宣佈此行任務失敗，可否把超力的興奮劑替他注射呢？照情形看，他接受注射之後肯定發生好轉，滿臉笑容的走出來，即使他的健康有碍，仍是要這樣處理，我們萬萬不能夠丟臉的，倘他被人抬出穿梭機，列根總統知道了一定不高興，反覆查問，到時可能引起許多麻煩，怎樣決定呢？請你在五分鐘之內對我說知，由我負責，執行任務。」

太空基地的主任「蘇米加」，不單是科學家，還打過仗，官階是少將，他稍為考慮之後，立刻批准這個建議，但仍附帶一句：「替他注射微量的毛地黃壯心針就已經夠了，可以略加少許咖啡精，切勿過量。」

「巴洛斯」把針藥的劑量弄好，在螢光幕前向蘇主任作出最後一次報告，便即動手，把昏迷的太空人「卡路廸」扶到正，由女太空人安琪拉注射，一切動作的進行程序都是在螢光幕前面進行的，蘇主任可以在地面的太空基地控制室看得清清楚楚，看來一切合法，沒有甚麼問題，殊不料「卡路廸」雖然脚步浮浮，勉强支持到他走進太空基地之後，忽然倒下來，送到醫院急救，他仍可活下去，但却患了極嚴重的失憶症，腦細胞大量破壞，短期之內無法復元，甚至一生癱瘓，等於活的「死人」。

那種情況可以說是急症，也可以說是謀殺或者誤殺，嫌疑最大的一個太空人當然是隊長巴洛斯了，蘇主任不想這種事情擴大，避免消息傳出，被記者加醬添油的大加渲染，影响美國太空總署的聲譽，只好執行「閉門偵查」，當晚吃過了慶功宴，就把活着回來的另外三個太空人，帶到太空總署機密室，很詳細的盤問各人，最重要的一個太空人當然是隊長巴洛斯了，他很勇敢的說：「他是我打暈的，因為我發覺他似乎想破壞我們幾個太空人乘坐的穿梭機，穿過地球表面大氣層的時候，絕對不能夠把飛行速度降慢，否則，穿梭機的外殼不能夠支持高熱燒灼，自行燃燒，我制止他而他不理會，一意孤行，我只好發拳打暈他。由於穿梭機之內一切活動都是很緩慢的，在無重狀態之下進行，即使我想打暈他，仍是不容易，外邊看來就像是兩個人毆打，實情只是我打他，他無力招架。」

蘇主任想了想，說：「巴洛斯，如果卡路廸確有不軌的意圖，打算使穿梭機燃燒，四個太空人同歸於盡，你是有理由把他打暈的，不過，他並非對穿梭機的性能一無所知，他還負責操縱飛行，怎會如此胡塗呢？那是不合理的，你這樣做如果沒有別人證明當時卡路廸犯了錯誤，那就對你極端不利，可能是你看錯，並非他弄錯，你似乎太過衝動了，為甚麼你在沒有打暈他之前，先行叫別人走近，指出他的錯誤呢？如果有了證人，你的處境就安全得多。」

「我感到自己十分孤立，因為當時我打暈他只是突然爆發的行動，他們並不知情，也不會看見我們怎樣衝突起來，既然如此，我等於沒有證人了，這情況雖然對我的形勢不利，可是，我的良心仍然很存在，它就是我的證人，這是不難估計的，為甚麼我突然打暈他呢？如果我跟他無怨無仇，決不會這樣做，反之，我跟他眞的有深仇大恨的話，起飛之前或者穿梭機降落之後，我都可以隨時出擊，犯不着在穿梭機剛剛進入地球表面的大氣層時才動手，因為在那個時候打門十分危險，極有可能同歸於盡。」

那是「巴洛斯」的供詞，他的健康正常，神經系統也是很正常的，沒有理由說他患了突發性的神經錯亂。

其餘兩個太空人，正如「巴洛斯」所述，他們毫無所知，無法作證，不過，他們二人却是異口同聲的說巴洛斯絕對不是狂人。

蘇主任盤問各人之際，太空總署有三個高級官員在座，他們會同研究這一宗意外事件，作出如此判決：「沒有找到眞相之前，巴洛斯仍然可以在太空人居住的宿舍那一個單位居住，跟家人同居，但却不准離開宿舍的範圍半步。此外，應該盡量從醫學方面找尋有效的對策，使卡路廸早日復元，假如卡路廸在沉醉的失憶狀態中偶然有短短的幾分鐘恢復知覺，立即盤問他，叫他講述當時的情況，故此在他居住的病房之內，應該不分朝夕的派人輪流看守他，帶備錄音機。」

太空總署的最高當局對這件事還頒下一個命令，這一宗意外事件的眞相還沒有大白之前，絕對不能夠走漏消息，打擊人心。」

是的，美國人甚至歐洲人一致相信美國太空總署的成就遠遠超過蘇聯的太空科學家，假如太空人有問題，使他們的信念動搖，那是很危險的，說不定以訛傳訛，令到列根總統在製造太空武器的預算案當中受到挫折，故此太空總署的負責人嚴禁消息外洩。

他們對這件事情無法做得更加好了，

可惜他們沒有考慮到卡路廸的家人，雖然卡路廸沒有結婚，可是，他仍有父母兄弟，那些人只能走到醫院看看他，絕不滿意，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請求蘇主任回答，蘇主任盡可能的推卸責任，想不到卡路廸有一個哥哥在一間大報館工作，把他所講的話刊登在報紙上面，還向廣大的讀者呼籲，懇求他們站在正義的立場，向太空總署質問，為甚麼太空人乘坐穿梭機回來之後，立即患了失憶症，是否他在太空發生可怖的遭遇。

事情越鬧越大，列根總統下令徹查起來，還派出副官「雷岳」負責調查，給他超越一切的權力。

雷岳只有四十二歲，十分能幹，他歸納各方面所得的資料，報告總統列根，建議總統運用權力單獨召見「巴洛斯」，透過蘇主任，用專車把他在夜間送入白宮。

巴洛斯單人走入機密室，蘇主任立即告辭。

太空人巴洛斯的供詞

列根總統單獨召見他，說：「關於太空人卡路廸回到佛羅里達州太空基地突患失憶症這件事情，外邊的人議論紛紛，聽說你一拳把他打個半死，你這樣做只是為了自救，同時想保存那一架穿梭機，當時整件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希望你把眼中所見的各種形勢以及各種活動和盤托出來，甚至你覺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講述，半句不漏，也許我能夠找到這種突發事件的眞正原因。」

「好的，總統，你如此重視我，我必然協助你找尋答案，許多人對我估計錯誤，以為我隱瞞事實，只要我吐露眞相，立刻水落石出，殊不料我本人對它仍是感到很模糊，希望別人替我解開心上的結，現時我開始報道當時的情形了，卡路廸跟另外一個太空人杜泰，分別坐在兩個機師的位置，穿梭機快要進入地球的大氣層，我也有點緊張，因為那一瞬間熱力大大的增加，如果穿梭機本身所發出的冷氣不能夠打消它，我們全部焗死，實情如此，當然是速度越快越妙，就在那一段時間，我發覺卡路廸的右手按在一個藍色的機鈕上面，分明他想降低速度，我猛吃一驚，趕快阻止他，先把他的右手捉住，然後伸手去按紅色的機鈕，使速度增加，料不到他登時氣湧如山，向我怒目而視，再度伸出右手來，我發覺他仍想降低速度，來不及通知各人，立刻發拳打他，當時我的手已經伸了出去，來不及把它收回來，我的右拳雖然慢，由於我學過中國功夫，打過沙包，可以在一吋那麼短的距離發拳打出去，仍是有份量的，想不到我連發三拳，竟然把他打暈，我立刻代替了他的位置，自己做機師，還向地面太空基地控制室請示如何處置他。經過情形就是如此，我苦苦思索，始終沒法想像得到他為甚麼忽然之間把穿梭機的速度降低，打算同歸於盡，如果他能夠醒覺，我一定向他查問，可惜他的腦細胞損壞得太過厲害，接近沒法挽留的邊緣，壓在我心坎深處的一個謎，再也沒法找尋謎底了。」

列根總統讓他說完，暫時閉口，乘機問他一句：「巴洛斯先生，照你所講的情形推測，你必然是站在他的右邊，你發拳打他，恐怕打向他右邊的額角了，是也不是呢？」

「總統，我很難追憶當時的實際情況了，如果從我站立的位置推想，我應該是打他的右邊額角，為甚麼你注意到他受擊的部位呢？」

「我手上有他在醫院接受大腦的X光素描，知道一件事情，不錯的，他腦袋裏面升起了許多黑點，表示他的大腦有一部份受到嚴重的損害，因此失憶，如果你細心去看他的X光素描底片，你就發覺一件奇事，他左邊袋腦升起的黑點比較右邊的腦袋更多，那是不合理的，顯然他昏迷不醒，隨後失憶，並非你發拳把他打傷。」

列根總統順手把一張底片交給他看。

巴洛斯細心看看，說：「對了，我發拳打他只是想阻止他不要做出傻事，並非存心打傷他，事實上在太空艙交手，一切活動都是慢吞吞的，不容易打暈一個人，他居然捱不起我的短拳，受擊立刻昏迷，我已經感到詫異，現時聽到你的解釋我更加困惑，可能他不是因為我發拳打他而昏迷的，當時他的情緒激動到極點，只要有些硬物碰碰他的頭部，他就像是擂台决門被對方的拳手給以致命的一擊，立刻倒下來。」

「你的意思是否指他吃了古怪的藥物，以致有這種反應呢？」

「可能如此，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他在起飛之前受到催眠術，也許有更加古怪的陰謀，使他發生劇變，而那種陰謀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我們想也沒有想過，亦未可料，我姑且提出一個假想吧，如果他的血液發生變化，就有可能出現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景象。」

「巴洛斯先生，你是否暗指他的血有特殊的化學變化呢？」

「我並非有這種想法，只是憑着我十年前在非洲打獵所看到的一種古怪景象加以忖測而已，當時我們偶然進入非洲中部最危險的地區，該處可以說是整個非洲的核心了，距離它最近的一個國家就是剛果，我們已經跟土人混熟，有機會欣賞法師表演的魔術，他在許多個工人當中隨意找兩個人出來，輪流揮刀砍劈，阿乙的左手被阿甲一刀劈斷，分為兩截，法師唸咒替他止血，用布包住傷處，叫他用右手握刀向阿甲的右臂吃了一刀，也是分為兩截，法師照樣替他們二人包紮傷口，另外給他們吃止血藥，揚言這兩個傷者的斷臂經過止血和包紮之後，不出一個月，能夠復元，是否如此呢？當時我們急於趕路，追擊犀牛，沒有時間留下，不能夠說他的法術是否實驗，可是，甲乙兩人互相揮刀斬人之際，俱是十分激動的，臉色泛紅，彷彿喝醉，手臂斬斷血如泉湧，沒有叫喊，也沒有痛苦的反應，好像變成另一個人，我直覺到卡路廸吃拳暈倒的情況，恍如受到邪術控制，故此我懷疑他的血液有了變化。」

列根總統的眉心一皺，說：「醫院替他抽血檢驗過幾次，他的血液正常，未免受到魔敎的控制。」

巴洛斯說：「總統，我剛才說過，一

切假想都是我想出來的，可能屬實，也有可能全非事實，你可以沿着各種假想展開更深入的調查，說到這裏，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也許值得推敲，做太空人的平時不准外出，但却每年有兩週的假期任由選擇一個旅遊的目標，事前必須申報，獲得批准，然後動身，卡路廸在這一次駕駛穿梭機之前的兩個月，曾經獲得兩週假期，到美國最爲接近北極圈的阿拉斯加逛逛，也許他在那邊發生一些不尋常的遭遇。」

列根總統說道：「巴洛斯先生，你會得這樣說，相信你頗有所疑了，是否卡路廸在暢遊阿拉斯加之後，對你說過甚麼話呢？」

「他反反覆覆的告訴我，沒有到過阿拉斯加之前，不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可愛的女人，她叫做白芙蓉，如果他不是太空人，一定要她爲妻，還希望她生兒育女，照情形看，他一定跟她造愛許多次，才有這種幻想，因爲她的身份是當地的伴飲女郎，更加可疑。」

「白芙蓉是否美國女郎呢？」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過她的照片呢？」

「她沒有照片贈給他，故此我沒有機會看見。」

「那就更加可疑了，說不定她是蘇聯的特務。」

「有這種可能，因爲阿拉斯加隔了一個海峽，就是蘇聯的空軍基地堪察加。」

列根總統說：「巴洛斯先生，多謝你提供的意見，我們一定盡快查出眞相的，暫時仍然請你遵守紀律，不要單獨或者攜帶家人離開太空城。」

「是的，總統，你不疑心我是兇手，我已經感激不淺，我一定依照你的吩咐去做，絕不會潛逃無踪。」

最後，列根總統在分手之前，很鄭重的說：「爲了保護你自己，千萬不要把你的假想以及你打量卡路廸的情形說出來，如果眞的有人使用特殊方法使卡路廸失憶，他們可能懷疑你在卡路廸失憶之前懂得甚麼秘密，向你下毒手，夜間不要離開宿舍的範圍。」

神秘的女人白芙蓉

旬日後，巴洛斯再度進入白宮，單獨謁見總統。

總統身邊有一名副官在座，介紹給他認識，說是：「中校雷岳」。

跟着總統對他說：「巴洛斯先生，相信你不想一生被人軟禁在一個地方吧？現時有一個機會使你恢復自由，不過，有些危險，你是否願意接受這個任務呢？由你自行決定，我的意思是由副官雷岳陪伴你一起到阿拉斯加追查白芙蓉的下落，也許找到她就可以揭穿謎底，洗脫你在穿梭機打量卡路廸的罪名，假如你願意接受命運的挑戰，今晚啓程，你只能在這裏打電話向家人告別。」

巴洛斯毫不考慮就點頭答應，不過，他忽又眉心一皺，說：「我沒有白芙蓉的照片，憑甚麼偵查她呢？」

「你用不着有她的照片，如果卡路廸在阿拉斯加渡假，愛上了白芙蓉，一定跟她多次在夜總會或者別的公衆場所出現，被我們的特務人員拍照。我不妨對你說知，任何一個太空人到別個國家渡假，他所到之處，我們都有特務如影隨形的跟踪，把他所接觸過的人拍照，事後細查那些人的身份，預防他跟蘇聯的人聯絡，洩漏機密，卡路迪指定去阿拉斯加度假，更加可疑，故此我認爲阿拉斯加的情報局一定有她的照片，她是否眞的叫做白芙蓉呢？仍未決定，因爲白芙蓉這個名稱屬於綽號居多。

「你跟海外情報局的人毫不認識，我必須派一個副官跟你同行，因爲他可以代表我講話，另一方面，阿拉斯加情報局長史龍是他的好朋友，此行對你有很大帮助，事不宜遲，立刻動身，不必乘普通的民航機前往阿拉斯加，我可以派專機把你們送到那邊的空軍機場降落，記得這一點，我很重視這件事，而且十分信任你！」

聽了這番話，巴洛斯受寵若驚，再三稱謝，鞠躬而退。

當時專機由華盛頓機場啓程，花掉十四個鐘頭的時間，然後抵達阿拉斯加，大概是上午九點鐘多些。

兩人走到大街，打算找一間酒店住下來，雷岳對他說道：「巴洛斯先生，你是奉命調査這件案的，不妨用眞姓名跟各方面的人接觸，我只是在暗處保護你，不宜使用眞姓名，也不宜跟你住在同一的酒店房間裏，最好住在你房間的隔壁，兩個房間有一個小門相通。此外，我們裝作互不相識，見面也不要點頭打招呼，只是用電話交談，知道你的房間沒有別人，我才走過去跟你交換情報，找到酒店歇宿之後，我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透過海外情報局找到白芙蓉的照片，還要翻開她的底牌看看。」

「好極了，雷岳先生，你辦事十分老練，佩服之至！坦白點說，我們此行純然是爲了找尋一個可疑的女人，沒有找到她的行踪也沒有找到她的照片之前，我實在寸步難行。」

「那麼，你隨便到大街小巷逛逛吧，先行認識最主要的幾條街巷也好。」

最後，雷岳很冷靜的說：「從地圖上面去看，阿拉斯加這一個地方很大，不愧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大州，可惜它的北方全是冰天雪地，實際上只有一座大城比較繁榮，它的名稱就叫做「阿拉斯加」，城內有幾間巨型的夜總會，有公開賭場，舞廳和酒吧林立，這種格局當然有許多掘金娘子了，少說一點，起碼也有二千個，包括正式的舞女，脫衣舞娘，伴飲小姐，以及應召女郎在內，如果我們不問情由的到處去尋找，恐怕走一年也找不到，反之，留守這個地方的人却大有機會找到她，除非她不是邪路上的人馬，你放心好了，切勿焦躁。」

說完，兩人佯作互不相識，分別走進一間叫做「大成功」的酒店找房間歇宿。

那一間酒店屬於中型，相當陳舊，它唯一的好處就是兩個房間當中有一個小門互通。

入居之後，他們就各走各路。

巴洛斯希望擺脫被軟禁的惡運，他一切都依照雷岳的吩咐去做，各處公衆場所



圖爲太空人「鋼頭阿南」在太空工作當中使用火焰噴射器燒死兩個同伴的情形，他行兇之後，突患失憶症。

也不會留連忘返，只是辨認道路，唯一的消遣就是欣賞電影，一連五天，沒有看過雷岳一眼。

他知道雷岳一定是盡快調查白芙蓉，絕不過問，也沒有打電話到隔壁的房間。

此行一切開銷都是由公費支付的，他任意享受，不嫌寂寞，到了第六天的晚上，他循例提早一點吃餐，看夜間頭場的電影，料不到他在電影院坐了一會，忽然隔壁有一個柔和的語聲飄送過來，說話的人不知是誰，但却十分肯定的獲悉這個人一定是年輕的女人，他甚至可以想像得到她相當美貌。

使他驚奇的並非她本人，而是她說的話，她第一句就有些緊促的問：「先生，希望我沒有看錯，你叫做巴洛斯，是太空人。我有些要緊的話想跟你談談，不過，先決的條件仍是看準了對象，希望你確確實實的回答我。」

他沉着氣說道：「是的，我正是巴洛斯。」

「那麼，我說對了，眞是高興，現時我該向你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了，你隻身遠行，走到阿拉斯加，只是想找一個女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又說對了，希望你正是我想找的女人。」

「我叫做蘇珊蓮娜，綽號白芙蓉，如果你想找的女人正是這個名字，或者這個綽號，那就一切沒有弄錯，坦白點說，你是否找我？」

她說得這樣坦率，巴洛斯猛吃一驚，他必須留住她，索性順着她的口吻說：「白芙蓉小姐，我眞是爲了找你才走到阿拉斯加的。」

「你爲甚麼要找我呢？」她的話越來越緊。

巴洛斯似乎有些預感，認爲她決不會單人匹馬闖入電影院跟他說得這樣坦白，索性說一個謊，低聲回答：「我是卡路廸的知己，直到現在，他仍是昏迷不醒，他曾經對我說知，如果他發生意外，叫我把一封信送到你的手上，我珍惜這一份友誼，故此千里迢迢的走到阿拉斯加。」

「信呢？你交給我好了。」她再度緊逼一句。

巴洛斯很冷靜的說：「白芙蓉小姐，沒有找到你之前，我怎會把它帶在身邊呢？那封信是我把它寄存在酒店的珍貴財物保管箱之內，看完了電影，我們一起回到酒店，我自然把它交給你。」

「巴洛斯先生，爲了我的安全着想，你不看這套電影好嗎？我在側門等候你，你趕快走出來。」

說完，她就離開座位。

雖然那一間電影院所放映的影片，叫座力很低，觀衆疏疏落落，他仍沒法看清楚她的臉貌，只好碰碰運氣，冒險走出電影院外，又再繞道走向側門。

正門那邊相當熱鬧，側門就不同了，還沒有散場，它不會打開，當然是冷清清的。

他站着左望右望，沒法找到她，有些沉悶。

忽然聽到汽車駛近的車聲，突然煞停，有一個語聲從司機的座位飛出來，說：「巴洛斯先生，記得起我是誰嗎？」

「當然記得起你是誰，你有私家車，再好也沒有了，我們立刻回到酒店吧。」

他走進車廂，有意無意的向她打量一眼。

她非常艷麗，曲綫玲瓏，有資格令到所有喜歡到夜總會走動的男人入迷，他由衷的稱讚一聲：「白芙蓉小姐，你眞的迷人，比一朵花更加嬌艷！」

「多謝你的讚美，我們到了酒店之後再談。」

她很嬌柔的說，似乎想盡辦法使他對她發生好感，快點把那封信交給她。

如果卡路廸眞的有一封信留下來，巴洛斯準會把它送到她的玉手，可是，根本上沒有甚麼信，怎樣辦呢？他唯有把她帶返「大成功」酒店之後，立刻乘電梯直上八樓，直入八一八號房間，把酒店的櫃面撇開。

剛剛進入房間，他招呼她坐下，擺出一副嚴肅的姿態，說：「白芙蓉小姐，我有些困難，不能不開口，請你原諒！不錯的，此行我只是想找尋一個美女，把卡路廸留下來的信交給她，可是，憑甚麼證明你就是白芙蓉小姐呢？萬一我把那一封重要的函件交給你，你並非眞的白芙蓉，我豈非有負所托嗎？剛才在車廂之內我已經沉思了很久，因爲我們從未謀面，你一定

要拿出證明，我才把那封重要的信交到你的手上。」

她聽了臉色大變，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說：「巴洛斯先生，你應該懂得這一點，白芙蓉只是一個綽號，並非眞的姓名，即使我有些證件可以證實我是蘇珊蓮娜，仍是沒法證明我是白芙蓉的，你對我提出來的條件，未免太過份了，我可以把卡路廸的身型體態描述一遍，希望你能够滿意。」

「單是描述他的形貌，那是沒用的，除非你跟他拍過雙人照片，你有沒有辦法找到那種照片呢？」

「我沒有跟他同在一起拍攝雙人照片。」她冷然說。

「照情形看，你一定跟他同睡過三幾次，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在我的臉前剝個清光，我可以憑着他說過你身上的一種特徵去鑑定你是否白芙蓉，這是最可靠的辦法了，希望你接受。」

她倒抽了一口氣，說：「難道我的身上有些特徵，你巳經懂得，我反而弄不清楚嗎？」

「是的，那種特徵就是一點極細的朱砂痣，它剛剛在你的背後近腰之處出現，你自己對鏡欣賞每一處嬌姿也沒法看得出來。」

她稍爲考慮，說：「巴洛斯先生，照情形看，你是執意要看我的裸體形象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希望你不介意，我是正人君子，絕不會趁機騷擾你的。」

「好，你轉身用背部對準我，我立刻脫個清光。」

聽了這一句，巴洛斯臉露微笑，緩緩的轉身。

只是短短的一分鐘，她就開口：「巴洛斯先生，現時你可以轉身欣賞我的曲綫美了。」

巴洛斯很快就轉身，他瞥眼看見白芙蓉右手緊握一柄三號曲尺的手槍時，毫無懼色，反而走前一步，把小腹對準她的槍嘴。

他很冷淨的說：「我不喜歡跟女人打架，白芙蓉小姐，你還是爽快點把手槍交給我吧。」

「你穿了避彈衣？」

「是的，我冒險來到阿拉斯加，人生路不熟，當然要有些準備。」他嘻皮笑臉的說。

看來他眞的穿了避彈衣了，兩人相距只有一呎多些，她沒法把槍咀向上瞄準了，因爲他說話的時候，右手巳經伸了出來，逐漸壓向她持槍的手，她屈居下風，十分焦躁。

巴洛斯更進一步的威脅她，說：「白芙蓉小姐，就算你有機會向我偷襲，把我一槍打死，仍是沒用的，這樣做就永遠沒法得到那封信，還是乖乖的放下你的手槍吧。」

他只是集中精神對付她，盡可能的說得幽默一點，打擊她的鬥志，以便控制她，冷不提防那扇房門有人在外邊用百合匙打開，衝了進來，剛剛露臉就大聲對她說：「蘇珊，別理會他，趕快退後一步，讓我解決他。」

說話的人是個濃鬍子大漢，他順便用後脚一踢，關上了房門。

他的手上緊握一柄左輪手槍，威力很大，巴洛斯受到兩柄手槍的威脅，只好接受命運的挑戰，聳了聳肩，說：「我沒法抵抗，要殺就殺吧！」

濃鬍子冷笑一聲，說：「我們不會殺你的，只是想邀請你到我的巢穴談談，你先走一步，由她傍着你走，我在背後押陣，巴洛斯先生，別忘記，雖然我的右手放在衣袋裏面，仍是握着手槍的，閒話休提，走吧！」

她插進一句：「沙辣，我想拿走卡路廸留下來的一封信。」

「唉，蘇珊，你眞是天眞了，卡路廸巳經昏迷了將近一個月，怎會寫信給你？這傢伙只是信口開河瞎說一頓，根本沒有密函！」

她聽了，不由自主的哼了一聲，臉孔也拉長了，透着一股殺氣。

擒獲兩名疑兇

巴洛斯被兩人押着從梯級走下去，抵達地面，穿過側門，走到戶外，然後走進她停放下來的汽車。

她自行駕駛，體重二百磅的濃鬍子跟巴洛斯坐在後面的車廂，他巳檢查過對方的身體，沒有任何武器，認爲巴洛斯赤手空拳一定鬥不過他，把手槍收起來，使車廂之內的氣氛和諧些。

他們二人都沒有開口。

巴洛斯也懶得開口。

他在酒店房間裏面諸多做作，盡量拖延時間，無非是想雷岳從隣室走出來，協助他一臂之力，料不到雷岳一直沒有露臉，却招來了一名孔武有力的大漢，眞是倒霉！

雷岳說過保護他，爲甚麼遲遲沒有出現呢？巴洛斯有點恨他，却又無可奈何。

汽車駛出郊區公路，夜色迷離，忽然有一輛較大的汽車從後面趕上來，越過它的頭，在前面行駛，却又不是急於趕路，反而越駛越慢。

她多次按動喇叭，發出很刺耳的聲响，那一輛汽車的司機似乎是個聾子，充耳



圖爲保加利亞鋼鐵廠化學師奧法拿，他有本領把狂人的血液加熱到攝氏五百度，化氣之後凝結，變成濃稠的漿，貯在巨型玻璃管之內備用，太空人受害，他就是眞正的兇手。

不聞，最後，它竟然停下。

濃鬍子氣湧如山，拉開車門，正想走出去跟那個司機理論，就在這時，啣尾追踪的另外一輛汽車也趕到接應，車門分左右兩邊打開，兩個人一躍而出，俱是緊握手槍的，前面停下來的汽車也有兩個人走出來，拔槍向濃鬍子瞄準。

這一切變化太過快速了，濃鬍子還沒有拔槍，巳經被四柄手槍指嚇，他不想白白的送死，只好屈服，先被繳械，然後被押入另外一輛汽車之內，變成階下囚。

有一個人走近巴洛斯，打個招呼。

巴洛斯喜出望外，歡呼了一聲，說：「雷岳，原來是你！」

直到那一瞬，他才恍然大悟，雷岳故意在阿拉斯加邪門份子聚集的公衆場所，分別散佈流言，不但說出華府派出太空人到來搜索白芙蓉，還說那個人叫做巴洛斯，住在大成功酒店。此外，他找到情報局人員協助，一共有八個人，輪流保護巴洛斯，隨時出擊，另有兩輛速度快而貯油特別多的汽車備用，巴洛斯一擧一動，瞭如指掌，眼見他被一男一女押進細車之內，便即運用電影手法，截停那一輛賊車，把他救出來，兼且檢獲兩個人，報情人員證實她確是白芙蓉。

利用香餌釣大魚的妙計果然生效，可惜濃鬍子「沙辣」以及白芙蓉矢口否認他們是特務份子，他們的身份只是阿拉斯加邪路上的人馬。

雷岳當然不信，把二人押到情報局的巢穴，分開拘押，逐個審問，採取疲勞審訊，審問了七個鐘頭，然後罷手。

雷岳認爲這樣審訊仍未澈底，逼他們二人喝了一杯鮮奶，早巳在那一杯飲品投下「招供藥」，藥力發作，迷迷惘惘，甚麼秘密也沒法隱瞞。

如果他們二人係特務份子，甚麼秘密也吐露出來，相當奇怪，他們二人經過兩種方式審訊兼盤問，得到的結果竟然出乎意外，他們只是爲了金錢工作，跟特務無關。

從白芙蓉的供詞獲悉，她以前充任模特兒，後來，在阿拉斯加的夜總會出現，可以說是交際花，也可以說是高級應召女郎，她跟當地的惡霸沙辣正是天生的一對，非常兇狠，有錢到手，怎樣傷天害理的勾當也幹得出來。有一天沙辣對她說知，只要她施展勾魂蝕骨的本領，迷住一個年輕的遊客，上床睡覺，令到他極度疲倦，自然而然的跌進夢鄉，趁機替他注射紅色的針藥，透過血管，進入他的軀體，運行全身，只消注射一次就夠了，代價是一萬美元，至於沙辣，從一個化學師的手中取得那種紅色針藥，代價也是一萬美元，兩人總共獲得二萬美元，根本上他們不知道那些針藥是甚麼，也不知道被她注射針藥之後，那個人有甚麼反應，直到半個月前，跟他們二人進行這一項神秘交易的人再度拜訪他們，再付一萬美元，叫他們佈局綁架一個叫做巴洛斯的人，他們二人然後再度出擊。

至於前後兩次找他們二人合作的人，身形和裝束似乎是中東方面的來客，可以說是阿拉伯人，並非蘇聯的人。

最後，從沙辣的供詞中顯示，他們如果俘獲了巴洛斯，就用汽車駛出公路，停在第九十七地段，等候神秘客出現，由於汽車只是駛到七十一地段巳經發生意外，他們沒法跟神秘客聯絡了，每次他們只是把那個人稱做神秘客，從來沒有問過對方的姓名和國籍。

阿拉斯加的「黑十字廣場」，每晚都有許多邪氣的遊客走動，找尋同性戀以及性變態的伴侶，他們二人就是在那種地方結識那神秘客的，爲甚麼神秘客要傷害那個英俊青年卡路迪呢？他們二人毫無所知，她雖然跟他同睡過幾次，始終不知道他是美國太空人，不過，神秘客第二次找她交易的時候，却把眞相透露，很清楚說出受害者係美國太空人，美當局派出另外一個太空人找她，此人喚做巴洛斯。

儘管一個人受過嚴格訓練，能夠忍受七小時的疲勞審訊，他仍然沒法在吃了招供丸之後不瞎說一頓，旣然沙辣跟白芙蓉吃了招供丸，在迷惘中有問必答，所講述

的一切跟他們二人在疲勞審訊中所講的話大致相同，那就反映出他們並非說謊了。

神秘客是誰呢？他們二人茫然不知。

這個人的外貌似乎是阿拉伯人，阿拉斯加並非中東國家特務的根據地，一向是美蘇爭霸的地盤，從來沒有阿拉伯特務潛入，他們二人供出的神秘客，如果確是阿拉伯人，那就太過離奇了，根據以往辦案的經驗推測，副官雷岳認爲神秘客係蘇聯特務，只是假扮阿拉伯人而已！那晚這個人大概率領爪牙用汽車跟她聯絡，從黑夜守候到天亮，沒法跟她或濃鬍子沙辣接觸，多數是發生意外了，他不再露臉，那是意料中事。

局勢相當複雜，雷岳跟巴洛斯密談，說：「我們是外來的人，只能利用列根總統的權力叫海外情報局的人協助，不能夠指揮他們展開廣泛的搜索，留下來沒有用，還是把白芙蓉，以及沙辣兩人押解到華盛頓由列根總統親自盤問吧，你的意見怎樣？」

巴洛斯苦笑一下，說：「我沒有做過特務，這種工作茫無頭緒，只是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你認爲我們應該回到華府，就此返國好了，不過，被我們押解的一男一女，怎樣處理他們呢？」

「十分簡單，在食物或飲品投下寧靜劑，他們二人吃吃喝喝之後，很快就迷迷惘惘，任由我們擺佈，我們可以透過列根總統的權力，乘坐專機返國。」

雷岳很快就作出如此決定。

三天之後，沙辣以及白芙蓉都在迷惘中被迫乘坐專機返國，在華盛頓機場降落後，立刻把他們移交保密局看管，安排一個日期由列根總統在白宮的機密室舉行「隔地審訊」，分用長途電話以及無綫電視傳眞的方式，隔地交談，恍如相對咫尺。

還沒有安排隔地審訊日期之前，雷岳先把巴洛斯送回太空人居住的宿舍，照常過活，找個機會，他攜帶錄音帶以及跟兩個疑犯有關的其他資料，包括兩人的照片在內，單獨進入白宮。

列根總統在機密室接見他，很有耐性的傾聽副官雷岳所述一切，考慮了一會，突然說：「想不到這件案如此複雜，節外生枝的多了一個神秘客，如果神秘客並非蘇聯特務假扮，而是阿拉伯人，那就更加複雜！我還沒有採取隔地審訊的方式處理這案之前，先行把一宗頗爲重要的慘劇對你說知，也許一連串的幾宗意外事件有連帶關係。

「這一宗慘劇是在太空發生的，那一處的太空已經十分貼近地球的大氣層了，有三個太空人奉命離開穿梭機操作，目的是修理一個人造衛星，不知如何，其中有一名叫做鐵頭阿南的太空人，突然發狂，扭開了火焰噴射器，向兩個同伴襲擊，三個人當中只是他一個人携帶火焰噴射器，其餘兩個太空人，只是拿着一些工具，毫無戰鬥力，很快就被他燒到重傷，沒法支持，就在太空之內喪命，這不算奇，更奇的事情還在後頭。

「鐵頭阿南殺了一兩個同伴之後，他就關了火焰噴射器，回到穿梭機，放下了它，呆呆的坐着一言不發，從那一分鐘開始，他患了失憶症，現時仍然留在醫院接受長期治療。

「被他燒死的兩名太空人，因爲他們跟穿梭機聯繫的防火膠管沒有燒斷，已經變了鬼，兩個屍體仍然可以扯着穿梭機，帶返地球。我曾經到醫院看過阿南，發覺他的病態跟卡路迪一模一樣，極有可能是他離開穿梭機的一段時間或者他離開穿梭機之後遭遇毒手，但是否如此呢？未能證實！」

雷岳苦苦的思索，說：「兩個太空人都是突然失去控制蠻幹一頓的，我不相信邪術的力量是能夠伸展到太空，不過，兩個太空人的恐怖遭遇相似，今後可能有更多的悲劇在太空發生，我們必須盡力阻止它。防患於未然，我想帶沙辣以及白芙蓉兩人到保加利亞，抓住化學師奧法拿查問的。」

「奧法拿是誰？」

「他就是沙辣去拿有毒的針藥所接觸的人，一向在保加利亞的鋼鐵廠當化學師，負責在鑄造鋼鐵用具投下的化學品數量。即使那些神秘針藥並非由他製造，他也知道從甚麼人的手上取得，一層層的追查，可能把這個謎的謎底找出來。」

「別忘記，保加利亞是鐵幕的衛星國，我們不容易滲透一重重的特務網，更不容易把一個相當重要的化學師綁架。」

「不，我絕對沒有綁架他的意思，只是透過沙辣，向他查問吧了，這個計劃是如此進行的，我們起碼有六個人潛入保加利亞的境內，當然是遊客身份，另外兩個人就是沙辣以及白芙蓉，他們也同行，抵達鋼鐵廠附近，我們就溜走，盡快在三天之內辦妥這件事，跟原來的旅遊團接觸，很寧靜的離開保加利亞，到時我們不必直接查問，只是控制白芙蓉，叫沙辣單獨走進化學師的寓所查問，就可以如願以償，萬一他叛變，他就失去白芙蓉，甚至他本人也會喪命。」

「你打算把定期發作的毒丸給他吃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的確這樣想。」

「我逐漸明白你的意思了，經過保加利亞遊覽北歐的整個旅遊團，從團長到團員全部都是特務，可以說是剛剛入行從來沒有案底的特務份子，是也不是呢？」

「是的，總統，你眞是聰明！」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這個計劃不錯，不過，它未必能夠實現，你只是確定自己這方面的工作程序，沒有好好的估計對方實力，沙辣單人匹馬走到化學師的寓所查問甚麼，恐怕他沒有機會活着走回來，假如化學師並非住在普通的別墅，而是住在鋼鐵廠裏面，沙辣就更加沒有機會逃生。」

雷岳聽了，說：「總統，就算這個計劃失敗，死的只是沙辣，我們不會受到牽累的，值得碰碰運氣。這是事實，如果我們沒法查悉該射入太空人血管之內的針藥是些甚麼，沒法進一步的找尋解藥，相信有許多個美國太空人遭殃，殺了同伴，永遠失憶，這種慘劇如果一次又一次的發生，舉世知情，我們不單是丟臉，還影響到軍心動搖，絕對不能輕視。」

列根總統不再考慮了，毅然說：「好的，你立刻進行這一個計劃，把它實踐，

我另外派人調查鐵頭阿南最近一年之內有甚麼活動，足以招惹殺身之禍。」

死人身上留下的綫索

由副官雷岳負責組織起來的一個旅遊團，在他離開總統府之後就啓程到北歐去，他們此行經過的途徑包括保加利亞以及芬蘭，最後抵達荷蘭，然後乘搭民航機回到歐洲，一切旅遊證件以及團員的名單都是依照應有途徑辦理的，盡量避開東德以及捷克這兩個軍事地區，更加不會接近蘇聯。

沒有動身之前，雷岳已經跟沙辣以及白芙蓉很鄭重的交談過，使他們二人懂得此行的目標，只是向化學師奧法拿查出那些針藥是甚麼，有沒有解藥，達成任務之後，就把他們二人釋放，另外付出獎金二十萬美元，抵達保加利亞之後，只是他出動，白芙蓉扣留，作爲人質，假如他叛變，帶一批特務殺手進攻，先行把她殺掉。

美國太空總署發射巨型太陽能收集器，把陽光變電，加以壓縮，再把壓縮的蓄電池由穿梭機帶回地球，令阿拉伯石油產國感到壓力，派出特務破壞，引致太空人遭殃。。

沙辣跟雷岳談妥，出動之前，他仍要吞下一粒毒丸，此外，他的身上有一粒鋼鈕係袖珍錄音機，還有一粒鋼鈕，裝置了電子感應器。

他出動之前，對雷岳說：「我突然走向他的寓所，事前沒有打電話給他，他可能對我發生懷疑，必要時我會拔槍威脅他，萬一我在天亮之前沒有回來，那就反映出我身受重傷，或者喪命，你們趕快憑着電子感應器找我，或者找尋我的屍體，如果我喪命，請你們把白芙蓉釋放。」

說完，他毅然走向小樹林，整個背影逐漸被夜色淹沒。

這番話是他們在保加利亞離開旅遊團的時候說的，雷岳以及六個十分能幹的美國特務以及白芙蓉，都隱藏在郊區石屋之內。

她十分焦躁，却又無法改變眼前的環境，只好把一切憂慮拋開，照着雷岳的命令去做，不停的喝酒，直到她喝醉爲止。

殘夜將盡，她突然醒覺，跳下床來，走到雷岳身邊，怯怯的說：「團長，有沒有沙辣的音訊呢？」

雷岳眉心緊皺，說：「沒有他的消息，照情形看，他恐怕已遭不測了！」

她猛吃一驚，垂下一點淚，勉強壓抑自己，問：「團長，你怎樣知道？」

「我憑着前面放置的一個細小機器推斷，假如他仍然活着，就有白色的燈輝，反之，他已經停止呼吸，燈光完全熄滅。你看見的，整座機器沒有燈輝。」

「我們是否打算在天亮之前把他的屍體找回來？」

「是的，就快出動了，另有一種震動器指示我們找他的方向，這種震動器由於他身上有一粒鋼鈕裝置了錄音機引致它不斷震動的，跟他的死活無關。」

她聽了，忽然堅强起來，說：「團長，希望你批准我跟隨那些團員出動，即使他死了，我也想看看他。」

跟着她再說一句：「我不會逃走的，離開你們，我更不安全。」

看來她似乎眞的衷誠合作，雷岳答應了她，叫三個團員帶她一起走出戶外，緊隨着震動器指示的方向走。

走了一個時辰，震動器停止，顯然他就在附近。

有一個團員說：「草叢那邊好像有一件黑色的東西，很像一個人，多半是他了，你們跟白芙蓉小姐留下來，讓我走過去看看，如果沒有危險，我打手勢叫你們走近，想辦法把他帶走。」

他果然在草叢找到沙辣的屍體，白芙蓉低伏下來，哭不成聲。

過了一會，團員合力把屍體用繩子綑縛，輪流拖它，氣力耗盡，然後拖到石屋前面。

雷岳叫他們把屍體拖進石屋之內，放在牆角，說：「人死不能復活，希望白小姐不要太過悲傷，我深信他的死亡對我們是有貢獻的，發現屍體之處，可能是化學師奧法拿的寓所附近，照情形看，可能是他跟死者走出草地談談，越走越遠，他突然兇性大發，把這個朋友殺掉，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誤，在沙辣身上暗中放置的錄

音機，必然錄取了多少談話之聲。現時我把它扭開，又把它播放的語聲擴大，你們都可以聽到他跟奧法拿說了一些甚麼。」

說完，雷岳扭開了鋼鈕底層的一個細小機件，立即有些細微的聲響發生，似是脚步聲。

跟着有一個很濁的語聲播出，相當清晰，就像是普通錄音機播放的語聲一樣。

那個人好像打個招呼之後，忽然很粗暴的說：「沙辣，你怎會電話也不給我一個就悄然走進來的？」

「我担心有人偷聽任何一個從外邊打進來的電話，故此直接求見。」

「你似乎有些重要的話想告訴我，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猜對了！」

「沙辣，今晚的月色相當好，我們到草地那邊散步好不好？」

「好！」

錄音機繼續播放，聽到凌亂的脚步聲，開門以及關門聲。

兩人先後走出戶外，似乎走了一段路然後交談。

先說話的是奧法拿，他很審慎的說：「沙辣，這裏很僻靜，甚麼話都可以說，你冒險找我，究竟爲了甚麼？」

「我想送二十萬美元給你，只是想得到一份解藥。」

「你瘋了嗎？你怎會有那麼多的錢？此外，我實在不明白你說這些話的含意，甚麼解藥？我完全聽不懂，如在夢中。」

「幾個月前，我奉了神秘客之命，到過你的寓所，討取一枝針藥，它紅得像血，注射了它，那個人遲早會發狂，我說的解藥，就是消除這種災禍的藥物。」

「這種藥嗎？它是從非洲輸入的，叫做血蠱，屬於巫藥當中的一種，沒有解藥的。」

一頓，他又說下去：「也許阿魯木有解藥，可是，我這裏實在沒有解藥。」

「是你負責製造的嗎？」

「可以這樣說，不過，製造它的原料都是從非洲輸入的。」

「怎會從非洲輸入呢？」

「我姑且把這件事的眞相對你說知，信不信由你！非洲有許多地方十分炎熱，由於氣溫太高，當地的土人戰士往往晒到發狂，另外一些土人只是喝酒太多而發狂的，總之，他們比較歐洲任何一處居民更加容易發狂，巫婦或者大法師在一些巳經發狂仍然活着的土人身上，抽乾了他的血，放在鐵盆之內煮到極熱，冷却，它變成很濃的血漿，然後用銀針醮了它刺入健康正常的其他戰士血管之內，那個人就有奇異的反應，平時不會發狂，碰上了緊張的關頭，他就發狂，看見甚麼人都想殺。我把這種狂人血漿放入能夠抵抗高溫的鋼質玻璃缸內，用電力加熱，達到攝氏表五百度，然後罷手，它的溫度降低之後，留下來的血漿，十分濃稠，看來像是古怪的針藥，其實它只是血漿，把它注射到一個人的血管之內，他遲早發狂，正如非洲土人戰士被狂人血漿滲入血管之內就會發狂一樣。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我十分坦白的對你說知，我沒有解藥。」

「奧法拿，我仍想知道一件事，剛才你說的阿魯木是誰？他是中東的人？抑或是非洲的酋長？」

「你無法猜想得到的，他是中東以及南美洲二十三個石油產國的秘書長，亦即是把狂人血漿交給我加工的人也，並非酋長。」

「爲甚麼他要拜託你加工？」

「因爲他們沒有一種能夠發出五百度高溫的洪爐，保加利亞鋼鐵廠却有這種機器，故此他們透過中間人找我商量。」

「中間人是誰？」這是沙辣的語聲。

奧法拿勃然大怒，說：「沙辣，你問得太多了，初時我並不懷疑你，現時我開始懷疑你了，你要是加入美國的情報局，然後有胆出價二十萬美元向我買解藥。」

「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你只是一名化學師而巳，有二十萬美元，遠走高飛，豈非勝過一生寄人籬下？」

「沙辣，你居然有胆在我面前說出這種話來，大概你不想活了，快些滾開，如果你留在這裏，別怪我手下無情！」

他們二人的交談只是說到這裏就中斷了，稍停，驟然聽到驚呼一聲，又有多少呻吟之聲，隨後寂然，相信那是兩人發生衝突，一死一傷，不然的話，兩人同時遇襲，慘呼一聲的人就是沙辣，倒地呻吟的人是化學師奧法拿。

是否如此？仍待證實，不過，沙辣巳經喪生，不必研究他的死因了，雷岳以團長的身份對各人說：「注射入太空人身上的針藥，原來是狂人的血漿，不過，它需要高熱才可以溶化，變成藥物，我們找到了眞相，不虛此行，沙辣的身份巳經敗露，我們趕快把屍體埋掉，所有人盡快離開這個地方，從捷徑走向指定的會合地點，跟整個旅遊團相聚，恢復原來的模樣，越過保加利亞，進入比利時，再從荷蘭乘搭航機回到歐洲。這是我的決定，任何人想離開旅遊團，請他站起來。」

最後那一句，顯然是針對白芙蓉而說的，白芙蓉孤掌難鳴，她有甚麼本領替死去的戀人報仇呢？只好拭淚坐着不動。

沒有人站起來，等於全部接受這個建議，團長雷岳立刻下令各人在石屋之內掘地埋葬沙辣，沒有任何標誌，隨即向北方啓程。他早巳跟旅遊團所有團員俱是伴作參觀古蹟的模樣，不斷的兜圈子，故此他們只是急行，沒有汽車，也可以追得上，跟大隊人馬接觸，並且在兩天之後離開保加利亞。

水落石出禍延太空

既然他們留在保加利亞也沒有人圍攻，走出保加利亞的國境，當然是安然無恙了，只是幾天功夫，他們就回到西柏林，轉乘航機返國。

雷岳在返國之後的翌日下午，打電話跟列根總統交談，當晚他携帶特務使用的錄音機，進入白宮，向列根總統述職。

列根總統三次傾聽錄音鋼鈕所播放的音響和語聲之後，眉心緊皺，說：「雷岳，我十分担心那些特務運用各種手法使太空人受害，立即間接使美國受害，那些人並非蘇聯特務，而是阿拉伯特務，這種憂慮巳經證實確有其事，我們不能夠坐着靜

觀其變了，必須採取行動。」

雷岳說：「我太過笨拙了，聽了這些話，仍未完全瞭解，爲甚麼你担心阿拉伯特務多過担心蘇聯特務呢？」

列根總統聽了，突然緊張起來，不停的搓着一雙手，注視對方顏臉，說：「雷岳，這是最高的秘密，希望你守口如瓶，在任何場合不能夠洩漏半句口風，免得多生枝節，你還記得起卡斯樂博士嗎？較早的時期，他專心研究發展太陽能的計劃，有了相當成就，一夜之間，突然失踪，似乎他被對方的特務擄去，實則不然，他只是進行一種極秘密的任務，在太空收集强大的太陽能而巳，那一個工作單位有三十六人之多，全部聚在一個重達五十萬噸的巨型鋼管之內，那個鋼管由鋼和鋁的合金製成，目的是使它更加光亮，能夠吸收更多的陽光，兼且重量略爲減少。

「鋼管本身巳 是到處可以吸收陽光了，它伸展出來的金屬板，吸收力更强，編號四三零二，飛到太空之內，由太空戰機在附近保護它，直到它完成任務爲止，然後由另外一種穿梭機負責把它收集的壓縮電力所貯藏的巨型蓄電池帶走，飛入地球上空，在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降落，以前的太陽能變成電力，放在蓄電池，沒法把電力壓縮到變成萬份之一，現時有了新的科學成就，從太空帶回來的蓄電池所貯的電力等於一萬個蓄電池，憑着這一招，美國的國防部和太空總署合作，把它藏在最機密的地方，有了一百個巨型蓄電池，就可以向阿拉伯石油產國施以壓力，使他們屈服，全部減產，免得石油耗盡，同時減價，大概這個消息洩漏出去，阿拉伯國家並非蘇聯，無法派出任何飛行物體到太空向美國戰機挑戰，他們逼於另想辦法，使太空人的血液隱藏毒素，隨時爆發，自行破壞太空各種飛行物體，包括太陽能收集器在內。」

列根總統一口氣說了那麼多，少不免停頓下來，由於雷岳沒有開口，他再說下去：「近年阿拉伯石油產國十分囂張，揚言他們巳經有充份的準備，只要大國向他們進軍，一夜之間，他們可以把所有石油產地炸到變成粉碎，火光連綿不絕，燒幾個月，且又無法撲滅，到時全球沒有石油，那是許多個大都市沒有電力供應，工廠也沒法開工，飛機以及汽車不能行走，天下大亂，他們運用打算同歸於盡的心理向實力强大的國家威脅，如果我們沒有充份的準備，不敢輕舉妄動，現時局勢巳經明朗，他們有胆向美國太空總署挑戰，眞是荒謬絕倫！」

他不再說下去，雷岳一直沒有開口，直到那一瞬，然後發表意見，緩緩的說：「趁着他們沒有實力向我們挑戰之前，應該做好準備，一方面嚴格檢驗所有太空人的血液，看看他們當中是否有些人曾經在渡假當中跟撈女接觸。吃了安眠藥，被入注射血蠱的針藥，另一方面，從速研究這種怪病的解藥，我們現時所能夠做得到的對策，只是這些，到了我們有足夠的太空蓄電池收集起來，然後正式干涉他們，報一箭之仇。」

列根總統說：「雷岳，你提供的兩個計劃都是可行的，可惜第三個計劃，暫時辦不到。」

「爲甚麼辦不到呢？」

「因爲太陽能變成電力再又加以壓縮的巨型鋼管，現時美國只有一個，需要半年的時間才有一個太空蓄電池貯滿了電力，送返地球，如果我們想擁有足夠的電力，不必倚賴石油，非有五百個太空蓄電池不可，換句話說，在二百五十年之後，美國有足夠的實力制裁阿拉伯的石油產國，現時只是停留在研究階段。」

「爲甚麼不多做幾十個太陽能收集器呢？」

「這件事談談容易，實際上不易辦得到，製造一個太陽能收集器需要五十億美元，另外要大批戰機保護，想多做十個，另加戰機，巳經要花掉一千或八百億美元了，這個計劃，國會一定不會通過！」

雷岳苦笑一下說：「這一宗太空人發狂事件，告一段落，我也可以休息一會，留在醫院靜養的兩個太空人，患了失憶症，只要病情沒有惡化，總有一天會痊癒，至於白芙蓉，我們答應過給她二十萬美元，把她釋放，這一宗欵項是否照付呢？」

「當然照付，切勿傷害她。還有一點，巴洛斯這個太空人雖然在無意中傷害了同伴卡路廸，他的動機仍是正確的，因爲他想保存穿梭機，後來他跟你到阿拉斯加查明這件案的眞相，也有功勞，應該將功贖罪，不必把他軟禁，不過，他以後不能夠再派到太空工作了，只能在地面做任何一種跟太空人有關的工作。至於你，勞苦功高，給你獎金十萬美元，兼有一個月的假期！」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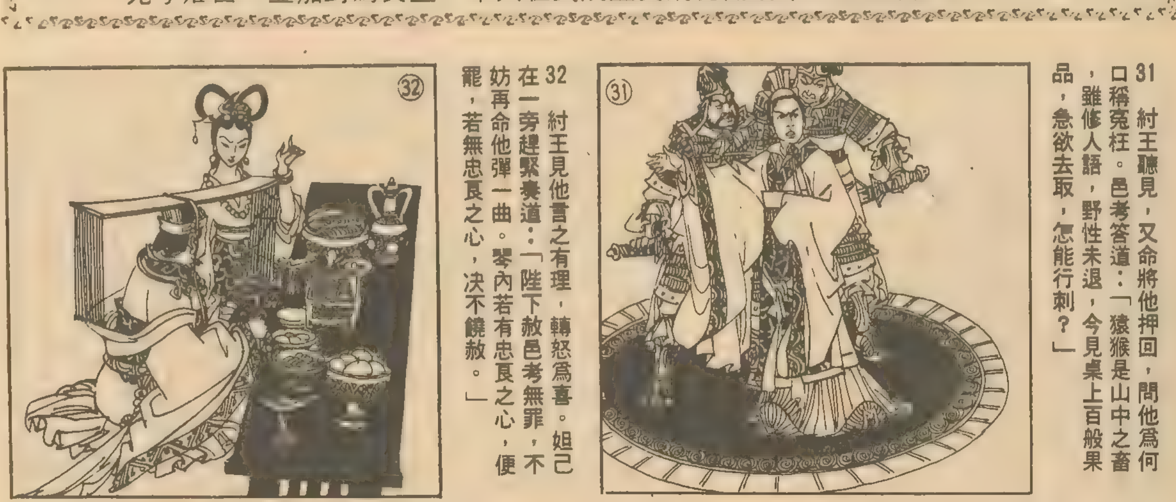
封神榜故事之五

文王(二)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西伯侯姬昌被紂王囚在姜里，公子伯邑考冒險去朝歌解救，不料，却被紂王處死。西岐大夫散宜生爲了救出西伯侯姬昌，便派人賄賂，利用奸臣向紂王說情，紂王才赦免了姬昌，並加封爲文王，不久在武成王黃飛虎協助下，逃出朝歌

31 紂王聽見，又命將他押回，問他爲何口稱冤枉。邑考答道：「猿猴是山中之畜，雖修人語，野性未退，今見桌上百般果品，急欲去取，怎能行刺？」



32 紂王見他言之有理，轉怒爲喜。妲己在一旁趕緊奏道：「陛下赦邑考無罪，不妨再命他彈一曲。琴內若有忠良之心，便罷，若無忠良之心，決不饒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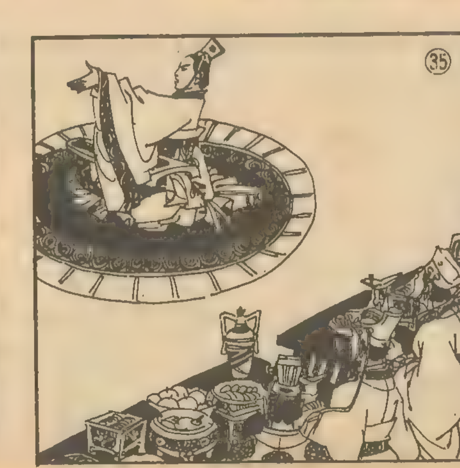
33 邑考自知又是一個圈套，見紂王如此糊塗，索性橫下心來，彈一曲詞進諫紂王。他滿腹悲憤唱道：「……我願明君去讒逐淫，振刷綱紀啊，天下太平……」



34 一曲終了，紂王不明其音。妲己却大罵邑考「辱君罵王，罪不容誅！」並將詞中之意，向紂王細說一遍。紂王大怒，喝令左右將邑考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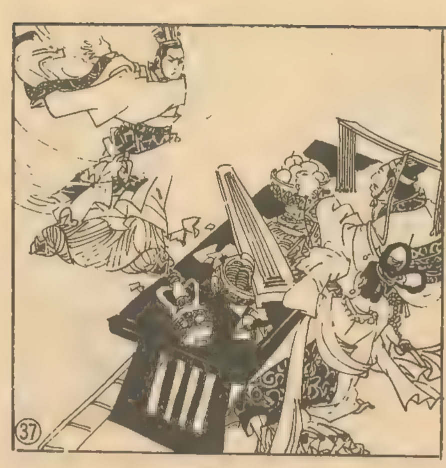


35 「且慢！」邑考反倒冷靜下來，對紂王道：「臣還有結句一段，願撫於陛下聽。」不等紂王回答，便又操琴唱起來。



36 「願王遠女色啊正綱常，却邪淫啊社稷寧康，我伯邑考啊不怕萬死，絕妲己啊史氏傳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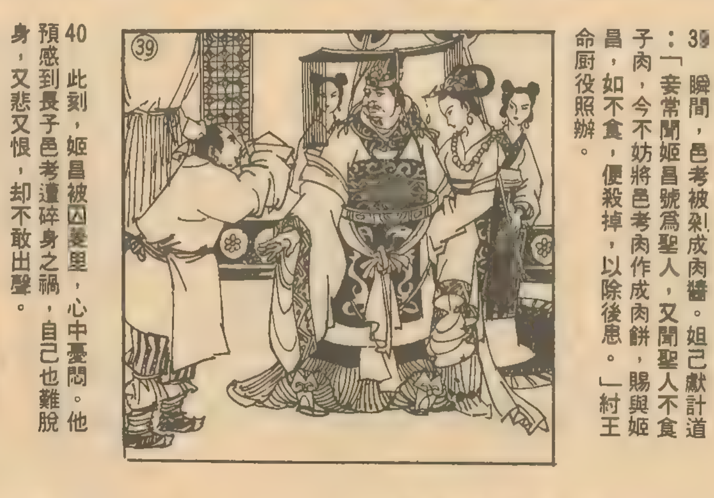
37 歌聲落，伯邑考滿腔憤恨，起身將琴隔席朝妲己砸去。一時盤飛碗碎。妲己將身一閃，跌倒在地。



38 紂王忙喝左右將邑考捆綁，送入蠆盆。妲己氣急敗壞，命人取來四根鐵釘，將邑考手足釘於柱上，用刀剁碎。邑考被釘，仍然罵不絕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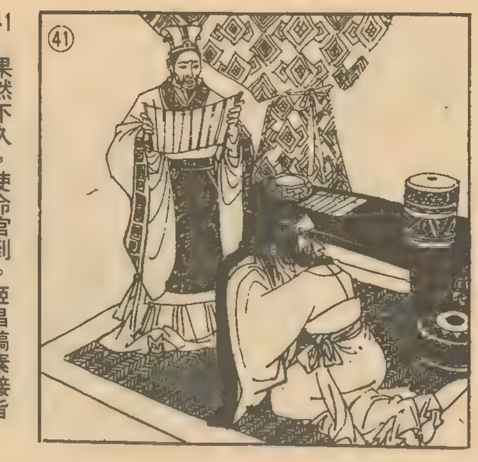


39 瞬間，邑考被剁成肉醬。妲己獻計道：「妾常聞姬昌號爲聖人，又聞聖人不食子肉，今不妨將邑考肉作成肉餅，賜與姬昌，如不食，便殺掉，以除後患。」紂王命廚役照辦。



40 此刻，姬昌被囚姜里，心中憂悶。他預感到長子邑考遭碎身之禍，自己也難脫身，又悲又恨，却不敢出聲。

41 果然不久，使命官到。姬昌縞素接旨。使命官將龍鳳膳盒擺在右面，宣道：「昨日聖駕幸獵，打得鹿獐之物，作爲肉餅，特賜賢侯。」



42 姬昌跪在案前，揭開膳盒，聞到一股人肉味，心下明白是子肉，却強忍苦痛，不敢悲傷，叩頭謝恩畢，連食三枚肉餅。

43 使命官見姬昌食畢，便回朝將姬昌如何接旨，連食三餅之事，對紂王細說一遍。



44 紂王對費仲道：「姬昌素有重名，善卜凶吉，今食子肉，自己却不知道，可見人們說他是聖人的話不可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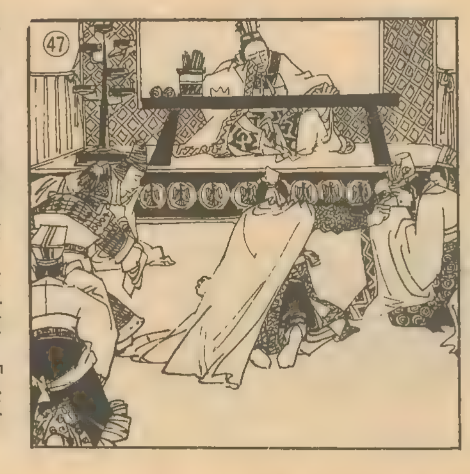




45 費仲見紂王欲放回姬昌回國，道：「姬昌定知是子肉，怕不吃又遭屠戮，只得勉強忍食，以爲脫身之計，陛下不可中其奸計啊！」紂王點頭稱是。



46 這時，跟隨邑考進貢的衆人在驛館久等公子不歸，心下着急，四處打聽；得知公子已被紂王斬成肉醬，便星夜逃回西岐向姬昌次子姬發稟報。



47 姬發聞信，失聲慟哭，幾乎絕氣。衆文武百官都拜倒在地，殿上一片哭聲。



48 將軍南宮適站出來，大叫道：「公子進貢紂王，反遭殺害；主公又囚禁羑里。今已如此，我等不如出兵殺上朝歌，除掉昏君，另立明主。」




49 文武百官齊聲應道：「南將軍言之有理！」頓時殿上七咀八舌，一片喧嘩，恨不得立刻發兵殺上朝歌。姬發竟一時拿不定主意。




50 散宜生上前說道：「主公雖囚羑里，但克守臣節，定無怨言。如諸公造次胡爲，有勇無謀，兵未到五關，紂王便會發覺，反陷主公不義而死。」衆將聽罷，個個低頭不語。



51 散宜生又道：「今紂王寵信費、尤二賊，不如先差官赴朝歌，用重禮賄賂費、尤，臣再修書一封，懇求紂王。奸臣受賄，必在紂王面前好言解釋，裏應外合，使主公得以還國。」



52 姬發應允，即命人備兩份厚禮，差太顛、閎夭二將扮作商人，星夜趕路，暗進朝歌。

53 二人進了朝歌，不敢在館驛住，只挨一家小客店宿下。次日傍黑時分，二人分頭出門。太顛往費府下書，閎夭往尤府下書。

54 太顛見了費仲，行禮畢，通報了姓名，呈上散宜生的信。費仲湊着燈光，拆開觀看。

55 散宜生的信中滿篇感激費仲對姬昌垂救之恩的言辭；信尾附上禮品清單，求費仲多多幫忙，赦回姬昌。費仲看禮物價值萬金，不免心動。



56 他沉思半晌，向太顛道：「你且回去，多多拜上散大夫，等我早晚得便，自然令你主公歸國，決不負你大夫相托之情。」太顛連忙拜謝。

57 太顛回到客店。不一會兒，閎夭也從尤渾處回來。二人相談，皆是一樣之言。二將心中大喜，連忙收拾停當，當夜趕回西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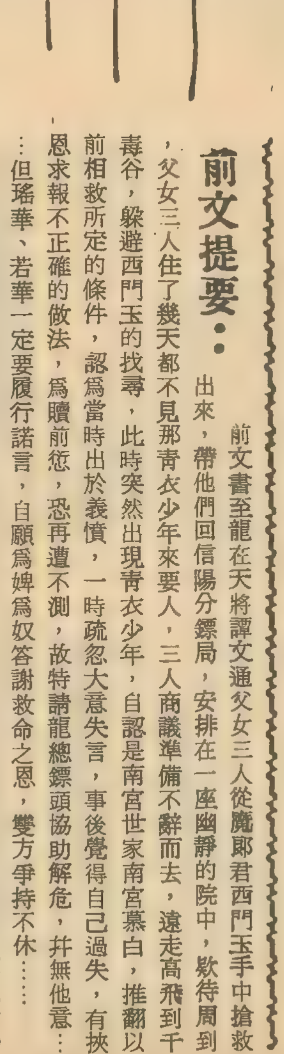
58 費仲、尤渾各自收下禮物，表面都各推不知，閉口不談。一日，紂王在摘星樓與二臣下棋，連勝兩盤，不免大喜，即傳旨排宴。



59 費、尤二人侍于左右。歡飲之間，紂王說起邑考操琴之雅，猿猴謳歌之妙，連想姬昌自食子肉之事，愈發覺得衆人說他善卜凶吉之論，皆是胡言妄談。



60 費仲乘機奏道：「臣聞姬昌素有不臣之心，一向防備。但臣數日前曾派心腹前往羑里探虛實，羑里軍民同贊姬昌爲人忠義，囚禁七年，無一怨言，我看也許是忠臣。」（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在天將譚文通父女三人從魔郎君西門玉手中搶救出來，帶他們回信陽分鏢局，安排在一座幽靜的院中，欵待周到，父女三人住了幾天都不見那青衣少年來要人，三人商議準備不辭而去，遠走高飛到千毒谷，躲避西門玉的找尋，此時突然出現青衣少年，自認是南宮世家南宮慕白，推翻以前相救所定的條件，認爲當時出於義憤，一時疏忽大意失言，事後覺得自己過失，有挾恩求報不正確的做法，爲贖前愆，恐再遭不測，故特請龍總鏢頭協助解危，并無他意……但瑤華、若華一定要履行諾言，自願爲婢爲奴答謝救命之恩，雙方爭持不休……

避色狼甘願爲婢　見小姐心儀其人

南宮慕白道：「能保護二姑娘不受傷害的地方，又何獨千毒谷一處？」

若華道：「我們去嵩山少林寺，武當三元觀……」

南宮慕白道：「不成，那兩個地方的老和尚、老道士清規森嚴，不會收留妳？」

若華道：「那要請問慕容公子，我該到那裏去？」

南宮慕白苦笑一下，道：「二姑娘願不願意和令姊在一起呢？」

若華淡淡一笑，道：「方便麼？」

南宮慕白說道：「這就要二姑娘自己決定了。」

若華道：「好吧！保命第一，西門玉如果不敢追去，作丫頭也是一樣。」

南宮慕白道：「二姑娘，我相信那地方比少林寺、三元觀，毫不遜色，西門玉不敢去少林寺，就不敢去那裏胡鬧。」

若華輕輕吁一口氣，道：「那就多謝公子了。」

南宮慕白道：「在下只是覺得太過委屈了兩位姑娘了！」

瑤華道：「公子，家父呢？西門玉找不到我們姊妹，會不會遷怒到家父身上？」

南宮慕白說道：「西門玉真的是如此霸道麼？」

「瑤華姑娘說的不錯，你讓我搗了一個馬蜂窩，今後，龍鳳大鏢局在江湖上，必將是一個多事之秋了。」

龍在天大步的行入室中去。

瑤華、若華，對龍在天也有一份很深的感激，雙雙站起，盈盈一禮，道：「龍前輩？」

龍在天笑一笑，道：「兩位姑娘請坐。」

南宮慕白也笑了一笑，道：「怎麼？你也怕西門玉？」

龍在天哈哈笑一笑，說道：「我的大少爺，幹我們這一行的，講求的是和氣生財，最好是不要開罪道上人物，尤其是像西門玉這樣的人！」

南宮慕白道：「你怕他動你們龍鳳鏢局的鏢車？」

龍在天道：「我要眞的很怕，也不會接下你託的人頭鏢了，不過，西門玉這個人不但在江湖上有相當的勢力，而且，本身的武功造詣，也有極高的成就，氣量狹小，目眥必報，招惹了這麼一個人物，豈不是後患無窮？」

南宮慕白沉吟了一陣，才說道：「這個麻煩，是我惹出來的，一旦有事，我不會坐視不管——」

龍在天接着說道：「成！有你這句話就行了……」

南宮慕白微微一笑，接道：「西門玉找麻煩是以後的事，倒是目前我有一件很困難的事，不知道該如何解決？」

龍在天道：「是不是又想請我幫忙？」

南宮慕白道：「是向龍兄領敎？」

龍在天笑道：「大少爺請吩咐，我已經被你拖下水了，還會怕下雨淋濕衣服麼？」

南宮慕白笑說道：「龍兄，小弟不會虧欠你，你那飛龍十二式，已經快要繪修完成了，遲則一個月，快的在十日，小弟一定可以送給龍兄。」

龍在天喜道：「二小姐怎麼說？」

「龍兄，小弟還要向龍兄領敎呢？」

龍在天道：「請說吧！」

南宮慕白道：「瑤華、若華兩位姑娘，我可以推荐她們投入無影門下，但譚老先生，小弟就無法安排了。」

龍在天的神情突然間變的凝重起來，緩緩說道：「你大少爺的意思是……」

南宮慕白道：「正要你龍兄代籌良策！」

龍在天道：「譚老丈可以留在龍鳳鏢局，不過，我不能担保一定平安，在你大少爺的眼中，也許西門玉不算什麼？但就龍鳳鏢局而言，他確是我們的勁敵，我只能答應你，我盡力維護他的安全。」

南宮慕白望望瑤華，默然不語。

顯然，他不願意作什麼決定，要兩位姑娘，自定主意。

瑤華沉吟了一陣，道：「麻煩龍總鏢頭太多，妾身也無良策，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南宮慕白道：「好！就這麼決定了……」

龍在天接道：「既然要一個月的時間，我看，我就在信陽分局等下去了。」

南宮慕白道：「我想辦法催催她，讓她盡快繪修完成就是。」

龍在天道：「不能催呀！由得二小姐的心意就是，這慢工才出細活。」

南宮慕白笑道：「批註早已完成，差的是繪圖未就……」

「噢…你聽過二小姐談過這件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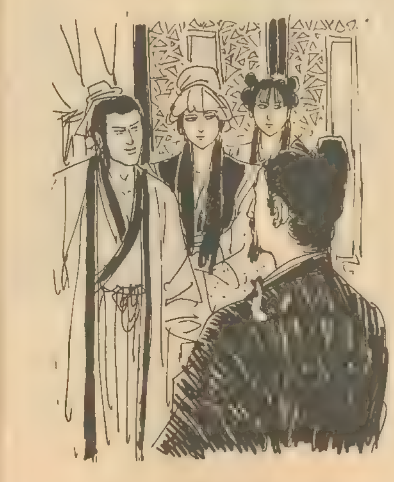
「聽過……，」南宮慕白淡淡一笑，說：「她說你那飛龍十二式，缺憾很多，好像缺了一條腿的馬……」

龍在天接道：「是啊！所以才請二小姐指點一下。」

瑤華心中忖道：龍在天口中的二小姐，不知是何許人物，看他如此讚賞，定然是一位了不起的絕代才女了。

南宮慕白微微一笑，道：「她說接一條馬腿，不如換一匹新馬，就在下所知，飛龍十二式，雖然仍叫飛龍十二式，但大部份已脫胎換骨，被修正了十之七八……。」

龍在天勉强一笑，沉思不語。



那飛龍十二式，是龍在天武功中的精華，他憑仗這十二式的威力，擊敗了無數的江湖高手，闖出了盛名，但被南宮慕白批評的一無是處，心中也不禁有些難過。

南宮慕白哈哈一笑，道：「龍兄，我只是轉告人家的話，其實，在我的看法中，那飛龍十二式，包括了拳、劍之學，也算得武功一道中的精萃……」

龍在天接道：「二小姐，還說些什麼？」

南宮慕白道：「她說，她不知道飛龍十二式，在天下武功等級中，列入那一個層次，但她修正之後的飛龍十二式，威力至少可以增强三倍……」

原本一臉黯淡的龍在天，突然泛升一臉笑容，道：「二小姐眞的這麼說？」

南宮慕白說道：「不錯，這都是她說的，至於說修正十之七八，倒不是重新創出一種新拳法、劍招取代，大部份使順序移動，變化換形。」

龍在天說道：「你瞧二小姐修正的手本沒有？」

「瞧過一部份……」

「就你的看法而言，有何不同？」

南宮慕白道：「龍兄，同樣的一劍，但給人的感受、變化，有着極大的不同。這一點，龍兄看到之後，自會有所感受，兄弟不便再多言了。」



「是是是……」龍在天說：「我看，我就在這裏等下去了，借這個機會，我和譚老丈切磋一下武功，日後遇上西門玉時，也好多個帮手。」

他說的含蓄，但意義却極明顯，那是準備把他的武功傳授譚文通，日後遇上西門玉時，也好多支持幾招。

譚文通大步行了進來，大概聽到了龍在天說的話，急急一抱拳，說道：「兄弟這裏謝過了。」

南宮慕白望望天色，道：「我該走了，今晚我會帶一壺好酒來，和老丈暢飲幾杯。」

譚文通道：「是是，老朽恭候大駕……」

說完一句，已不見了南宮慕白的影子。

一屋子都是武林中人，就沒有瞧清楚他是怎麼離去的。

譚文通歎口氣，道：「這才是武功，老朽年近半百，練了幾十年的武，看起來，連莊家把式也算不上。」

龍在天凝神傾聽了一陣，低聲說道：「恭喜譚兄啊？」



譚文通苦笑一下，道：「老朽父女，被魔郎君逼的無路可走，多承龍兄和南宮公子救助，含恨偷生，托護門下，正是愁有千萬，何喜之有？」

龍在天笑一笑，道：「譚兄，如果我龍某人料斷不錯，今夜初更時分，南宮公子一定會來……」

「噢……南宮公子的酒量很好吧？」

「譚兄……」龍在天說：「今晚上，那位南宮大少爺，一定借飲酒之名，傳給譚兄一些精奧武功，用作對抗西門玉。譚兄，你要好好把握呀……」

譚文通楞住了。

他江湖雖老，但却未能想到此點。

直待龍在天走到了室外，譚文通才高聲說道：「多謝龍總鏢頭指點。」

龍在天回頭笑道：「南宮世家的武功，一向不准傳授外人，他只能借酒洩密，却不能正式相授，你能學得了多少，要憑你自己的記憶了。」

「是是是……」譚文通道：「龍總鏢頭何不同桌共飲，也好讓在下多討一點教益。」

龍在天道：「他沒有約我，那是明顯不歡迎，譚兄，各有因緣，有些事勉强不得。」

說完話，轉身而去。

目睹龍在天背影遠去，若華忽然笑一笑，道：「南宮慕白人雖帶了幾分傲氣，但他的爲人還算不錯。」

瑤華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譚文通却瞪了若華一眼，低聲道：「二丫頭，南宮慕白的名字，也是妳叫的麼？妳要知道……」

「我知道……」若華緩緩說：「我去給人家作丫頭，以後，要稱人家少爺、小姐。」

譚文通長歎一聲，垂下頭去。

瑤華明白老父心中的難過，急急轉過話題，道：「爹，你聽過無影門沒有？」

譚文通道：「無影門，無影門……」搖搖頭，接道：「沒有聽過，那是怎麼樣的一個門戶？」

瑤華道：「我們只聽到無影門這三個字，無影門代表什麼？就不清楚了。」

若華說道：「還知道一點，那就是無影門中有一位二小姐，似乎是比南宮公子還高明很多？」

瑤華道：「不知他是不是把我們送給那位二小姐作丫頭？」

譚文通歎口氣，道：「不管作什麼？咱們答應了，就要盡到本份，南宮世家是江湖四大世家之一。爹做夢也沒想到，咱們竟會和南宮世家攀上關係，絕不再怕西門玉找麻煩了，不過，爹的心中仍是不安……」

瑤華接道：「我和妹妹都是自願的……」

若華接道：「是啊，宰相的門房七品官，南宮世家的丫頭，在江湖之上，也不敢有人欺侮。」

譚文通點頭大笑起來，但笑意中有點得意，也有淒涼，二女總算從此避開了西門玉的追覓淩辱，但皇后娘娘的丫頭，也總是一個丫頭



罷了。

× × ×

這晚上，南宮慕白果然如約而來，也眞的帶了一壺好酒，只請了譚文通對飲少酌，兩人選在後園一座花廳上，直喝到四更過後，南宮慕白才告辭而去。

瑤華、若華，都希望多知道一點南宮慕白的事，譚文通既然和他對飲了半夜的酒，應該談了不少話，可是譚文通回答很簡單，只答說和南宮慕白談些江湖掌故。

中午時分，南宮慕白重又回到信陽分局，譚文通一反過去神態，竟然對南宮慕白執禮甚恭。

但慕白公子仍然保持着平常態度，好像早已忘去了昨夜的事，笑一笑，道：「譚老丈，兩位姑娘，即將離開你，你們父女，可要話別一番。」

譚文通恭謹的說道：「公子帶她們去，老朽放心的很。」

神情之間，頗有老僕侍主的味道。

南宮慕白苦笑一下，道：「老丈父女既無話別之意，在下倒是有幾句話，想和兩位姑娘談談。」

譚文通已然瞭然話中之意，笑一笑，道：



「公子請坐，老朽有事，先行告退。」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退出室外。

瑤華、若華也明白南宮慕白有話對她們說，兩人的心意，都那麼一樣緊張，瞪着四隻大眼睛，望着慕白公子。

南宮慕白輕輕吁一口氣，神情嚴肅的道：「兩位姑娘如若現在不想去，還來得及。」

瑤華溫柔一笑，道：「我們答應了你，刀山油鍋，都要去，不會反悔。」

若華俏皮一笑，道：「姐姐一向溫柔，我却是被她寵壞了，言語之間，有什麼失禮的地方，要請公子担待一二。」

南宮慕白的神情，一直保持着適當的嚴肅，緩緩地說道：「二姑娘，有什麼話，但說不妨。」

若華道：「不知道能不能問一問，我們被送往何處？作些什麼？」

南宮慕白點點頭，道：「二姑娘問的好，在下也正要告訴兩位。」

瑤華道：「愚姊妹洗耳恭聽。」

南宮慕白道：「江湖上有一個無影門，兩位姑娘是否知道？」

兩姐妹齊齊搖頭。

南宮慕白說道：「名雖無影門，但却是不收弟子，只傳子女，每一代不得超過兩人，兩位要去的地方，就是無影門，作那位二小姐的女婢。」

說到女婢二字，他不禁臉上一熱，微泛羞紅。

瑤華點點頭，說道：「這一點，我們早知道——」

若華接道：「如若公子能把無影門和二小姐，跟我們詳細說明一下，我們在心理上有了反應的準備，相信合作的很好，不會讓公子丟人？」

好尖利的一張口。

南宮慕白微微一聳劍眉，道：「二小姐才華絕世，對人也很和氣，難測的是于老先生，脾氣有點古怪，兩位進入了于家之後，對于老先生要特別當心一些。」

瑤華道：「我們會瞭解自己的身份……」

若華接道：「除了二小姐，于老先生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只有他們父女兩個……」南宮慕白有些黯然的說道：「二小姐原來有一位哥哥，但在三年之前，不幸受人暗算而死，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

瑤華接道：「老年喪子，是人生一大悲苦，于老先生是不是因此而性情大變！」

「是……」慕白臉上泛起一抹悲痛之色，說：「他本是一個很隨和的老人，但自喪子之後，變得冷漠起來。」

瑤華道：「多謝指教，我們明白了。」

她心中却暗暗忖道：不知于家和他是什麼關係，他對于公子的死亡，怎會有如此悲痛之色。

若華也在想道：「南宮世家，在武林之中，是如何喧赫的門第，但南宮慕白看上去，也不快樂，看起來，不論什麼人，都會煩惱。

南宮慕白道：「現在，我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兩位姑娘，現在還可以變卦不去……」

瑤華接道：「我去……」

若華接道：「我也去，我希望見識一下于二小姐……」

她本想說，見識一下于二小姐的才色，有什麼出衆之處，但話到口邊，就嚥了下去。

南宮慕白兩道冷電一般的目光，盯注在若華的臉色瞧去，只瞧的若華大感不安，道：「我……」

「不管你想什麼？現在，妳還有選擇的自由，一旦進了于家的大門，那就必須遵守于家規矩。」

若華點點頭。

南宮慕白吁一口氣，道：「走吧！門外有車？」

這一次，若華不敢再多說什麼，衣物早已備好，打成了一個小包袱，放在身側，隨手提起，跟在姐姐身後，行出了鏢局大門。

門外邊，果然停了一個篷車，只有一匹馬拉的篷車，而且那匹馬瘦可見骨，騎個人就可能不勝負荷，不知牠如何能拉動這輛馬車。

最奇怪的是不見趕車的人。

瑤華心中忖道：難道這位大少爺，要權充

一下車伕不成。

南宮慕白踏前一步，掀起車簾，道：「兩位姑娘請上車吧！」

車內鋪着綠色的毛毡，四壁是白綾布幔，並不豪華，但却有一種清雅的高貴。

出乎二女意外的是，南宮慕白竟然也一下子跳上了篷車，放下垂簾，和二女擠在一個車箱中。

他緊旁着若華身側而坐，害的若華心頭亂跳，下意識的拉拉羅裙，把露出的一雙金蓮蓋住。

南宮慕白倒是平常神色，登上篷車，放下垂簾後，道：「瘦龍，咱們可以走了。」

語聲甫落，車已開動，而且愈走愈快，片刻後，車行如飛。

若華心中奇道：原來這輛車不用人趕。

瑤華常年乘車，感受到車行的速度，竟是從未有過的。

原來，看上去弱不禁風的瘦馬竟是一匹龍駒，它叫瘦龍，果然是名符其實。

車篷遮斷了視綫，看不到外面的景物，若華有些担心，不知道瘦龍會不會跑錯了路，忍不住低聲，道：「你不瞧瞧路……」

「不用看了，老馬識途，牠比我還要熟悉這條路啊！」

突然間，車速慢了下來，也感覺車行顚動，似乎是行在崎嶇的山道上。

若華很想打開車門瞧瞧，但她咬咬牙忍住了。

去作人丫環使喚的丫頭，第一件是要學會忍受。

南宮慕白却是放心的很，閉上雙目，盤膝而坐。

這一段行程，不算太短，足足走了一個時辰。

瑤華沒有開口，若華也忍着不言。

南宮慕白像是老僧入定一般，竟然連閉上雙目也未睜開一下。

眞是暴殄天物，如此美女，暗香拂送，慕白公子，竟不肯多望她們一眼，瑤華心中很佩服南宮慕白的定力，但若華却心中不忿，忖道：我倒要瞧瞧看，那位于二小姐是什麼樣一個天仙化人的美女。

奔行的馬車，突然間停了下來。

南宮慕白才睜開眼睛，望了兩位姑娘一眼，道：「到了，咱們下車吧！」

掀開垂簾，當先步下篷車。

若華、瑤華，緊隨而下。



目光到處，不禁一呆。

原來，處身在一片竹林之中，觸目一片翠竿綠篁，什麼也瞧不到。

竹林中有白石鋪成的小徑。

耳際間可聞得泉水叮咚，如鳴珮環。

南宮慕白帶路，轉過了兩個彎，景物忽然開闊。

所謂開闊，也只是一片綠草平原，四週仍然翠竹環繞。

一座紅磚砌成的小樓宅院，矗立於兩丈開外。

一條清溪，由竹林中蜿蜒而出，橫過紅樓前面，所以，多了一度朱欄小橋。

南宮慕白回顧了二女一眼，低聲道：「那座紅樓就是，咱們過去吧！」

瑤華、若華，一齊點頭。

這地方說不上神秘，但寂靜中却有着一種莫名高貴之氣。

渡過朱欄小橋，那緊閉的紅樓木門，突然大開，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緩步迎了過來。

瑤華、若華只覺眼前一亮，忍不住抬頭向那白衣姑娘看去。

這時，雙方的距離，也不過一丈多遠，可以看的很清楚。





那白衣少女，微笑如花，直迎上來，似乎是早已知道了這件事情？

但瑤華、若華，却是看的為之一呆。

二女一向自負形貌，當然，如非絕美佳人，也不會引起魔郎君西門玉的色心，竟要一箭雙鵰。

但看到那白衣少女之後，二女突然間有點自慚形穢起來。

若華暗暗嘆息一聲，道：「姐，她眞的很美，咱們果眞是只配作她的丫頭？」

瑤華點點頭，道：「她美的不帶人間烟火氣，是神仙圖畫中人。」

白衣飄飄，看上去，那白衣少女走的不快，但不過眨眼間，已到了三人身前。

只見她美目流轉，望了二女一眼，微笑說道：「這就是你說的譚姑娘了？」

瑤華暗道：不提姓氏，只用了一個你字代替，顯然南宮慕白和這白衣姑娘很熟識了。

心中念轉，微微欠身，道：「妾婢譚瑤華，見過小姐。」盈盈一福，跪拜下去。

她自作推斷，確定眼前這位白衣姑娘，就是那于二小姐了。

「不用多禮——」白衣少女右手微拂，一股强大的潛力，疾湧而至，擱住了瑤華下拜的身子。

瑤華暗暗吃驚道：好深厚深的內力。

「我叫譚若華，拜見小姐。」

她猶豫了一下，跟着姐姐，大禮參拜。

白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兩位姑娘都請站着說話吧！」

拂出的右手微一折轉，暗勁湧至，擱住了若華。

南宮慕白笑道：「兩位用不着我引見，已知她是二小姐了。」

譚瑤華道：「公子提過二小姐，是神仙中

人……」

「別聽他瞎說，小妹也是凡人……」白衣少女神情謙和的說：「兩位肯在此竹園紅樓中住些時日，小妹歡迎的很……」

譚若華微微一怔，道：「南宮少主沒有給姑娘提過麼？」

她心直口快，有什麼就立刻說了出來。

白衣少女說道：「提過，只是我沒有答應他……」

「那是說……」瑤華低聲道：「二小姐可是不要我們？」

白衣少女搖搖頭，笑道：「瑤華姑娘誤會了，我沒有答應他，是怕委屈了妳們，見過了兩位之後，我知自己的決定不錯……」

「二小姐，瑤華是眞誠投靠，還望二小姐收容。」

「還請二小姐多收留一個若華。」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等過幾天再說吧……」

南宮慕白接道：「于伯父在家麼？」

「在打坐，請進去說話！」

白衣少女說完話，轉身帶路。

若華快行一步，搶到南宮慕白身側，低聲問道：「你跟二小姐說好沒有？」



南宮慕白微笑道：「妳的意思是——」

若華接着道：「她好像沒有收留我們的意思！」

南宮慕白心中暗笑道：作使女丫頭，竟也有患得患失的念頭，這二小姐的魅力，當眞是非同小可。

心中念轉，低聲答道：「這要看瑤華姑娘的誠意了，如若她眞的誠心追隨，也許二小姐會改變心意！」

「我呢……」若華有點焦急說：「二小姐如若是只答允收留姐姐，我怎麼辦？」

「到時候再說吧……」南宮慕白緩緩說：「二小姐如不肯委屈妳，一定把妳視作朋友，你可以安心的住在這裏……」

「那怎麼行，我憑什麼和二小姐交朋友……」若華傲氣盡消，說道：「我只配作她的丫頭。」

「噢！咱們得走快一些了，沒有二小姐帶路，那片庭院，還眞的不太好走的！」

原來，瑤華緊追那白衣少女身後，已經到紅樓門外了。

二小姐突然放慢了脚步，似是有意的要等待兩人。

她沒有回頭瞧看，但擧手推開大門時，南



宮慕白和譚若華，正好走到。

「諸位跟着我走……」擧步向前行去。

若華目光轉動，發覺這座庭院，約五丈方圓大小，除了四週一道兩尺的花畦之外，整座庭院，都鋪着紅色的方磚，心中奇道：難道這些一模一樣的方磚，還會有什麼埋伏不成。

但她已被二小姐的氣勢所奪，心中雖然不信，很想試試，但又心存戒懼，不敢擅越雷池，照着二小姐的落脚紅磚，步步跟進。

這裏安靜、寧謐，瞧不出一點凶兆徵象，只見若華跨上了白玉石級，故意蹔足錯踏，輕輕一塊方型紅磚上點了一下。

陡然奇變橫生，響起了一陣軋軋之聲，花木移位，兩排弩箭激射而出，一箭掠腿而過，射向了若華姑娘的藍緞長褲，就是那毫厘之差，沒有傷到小腿肌膚。

如是的變化迅速，顯示了這裏的機關佈置，靈敏異常。

若華姑娘驚出了一身冷汗，臉上也泛起了兩頰羞紅。

瑤華看了妹妹一眼，欲言又止。

姐知妹性情，看到她臉上神色，已知她是故意犯錯……。

倒是二小姐不但毫無惱意，反而微笑相慰，道：「二姑娘傷着沒有？」

若華的雙頰更紅了，搖搖頭，道：「多謝關注，幸未受傷。」

「那就好……」于二小姐轉身步上了七級白玉石階，行入了一座大廳之中。

廳不太大，但佈置很雅緻，四壁掛了不少字畫，廳中一張翠玉矮桌，四週擺了八張短脚錦墩，似是配合那玉桌而製。

于二小姐讓客人坐下，笑道：「此地訪客極少，翠園紅樓中人口單薄，除了家父之外，只有小妹和金叔兩人，金叔獨居樓外，很少進入紅樓，紅樓中地方雖然不大，但也有空幽寂寞之感，除了南宮世兄偶來小敍，當眞是難得見到外人……」

南宮慕白微微一笑，接道：「所以，我替妳請了兩位客人來……」

瑤華接道：「不是客人，是極願追隨二小姐的女婢。」

若華道：「我也是，二小姐是神仙中人，愚姊妹能得追隨左右，幸何如之，希望二小姐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白衣少女輕輕一颦柳眉兒，道：「老實說，我也希望能有人陪陪我，小妹的修養甚淺，還未到那等朝望雲山，晚賞紅霞的境界，尤其賢姊妹這樣人物……」

瑤華喜道：「二小姐答應收留我們了。」

白衣少女搖搖頭，道：「春花秋月等閑過，回首青絲已白頭，紅樓的歲月是寂寞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她臉上泛起了黯然的幽傷，顯見那寂寞的日子，使這仙子一般的少女，也有着滿腔的愁懷。

若華道：「二小姐，我們是誠意的，我們不怕寂寞。」

（未完·四）



奇人奇事

江湖散人

泰環・文

巧遇奇人

金陵有高山，有平原，有深水，鍾阜龍蟠，石頭虎踞，從三個時代的孫吳、東晋、以及南北朝的宋、齊、梁、陳，乃至五代十國之一的南唐皆建都於此，迨至明太祖朱元璋統一全國後，亦定鼎於此，蓋因其山川形勢之勝，誠屬難覓之佳境也。

金陵古稱白下，崗巒起伏，水光粼粼，雄偉秀麗，兼而有之，明代定鼎後改稱應天府，開山築城，城周六十餘里，高二十尺至四十尺，由磚塊及石頭砌成，質地甚佳，歷曾百年仍堅如鐵石，東連鍾山，西據石頭，南通長干，北帶後湖，闢十三

授於絕技

門以通四方，築宮室以鎮華夏，據說是當時富可敵國的沈萬三與皇家分段合力築成，沈萬三爲了誇耀其財富之雄厚，甚至比皇家還提前了兩天完工！因而引起了朱元璋的嫉妒與殺機，沈萬三的命運也就未卜可知了。

明太祖洪武卅一年初夏閏五月，朱元璋崩逝，時太子已殂，遺詔太皇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均無異議，惟獨燕王棣心懷不平，建文三年的十二月，燕王終於揮軍南下，翌年正月渡淮河陷揚州，六月犯京師，建文帝由地道出亡，不知所終，燕王自立爲帝，是爲明成祖，改元永樂，十多年後遷都燕京。

明朝的政治重心移往北中國的燕京以後，金陵由於形勢的重要，加上江南肥沃的土地以及豐饒的物產，儼然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名城，人文薈萃，繁華無比，銅駝金劍，胭脂金粉，粧點出一副十里花燈，處處笙歌的奢靡景象，除了天子腳下的燕京而外，人們莫不以暢遊金陵爲平生莫大的心願。

秦淮河畔有潘姓世家，子弟中有潘俊琪者，自幼便熱衷於舞槍弄棒，後隨中州前來的悟塵法師習藝，頗得少林嫡派眞傳，及長豪邁驃悍，勇冠南都，金陵人士咸稱其爲潘公子，而不敢直呼其名諱，江湖賣解者流，托足白下，先須投刺拜謁，苟或不然，必將後患無窮，以是潘公子之名乃響徹大江南北。

一日，有一其貌不揚的老者，自署「江湖散人」投刺往謁，潘公子見其庸碌平凡，似若無能之輩，惟短小精悍，雙目烱烱有神，遂依禮予以接見，不料來人却趾高氣揚，慢不爲禮，自稱魯人，浪跡江湖三十年矣，到處覓人比武鬥技，尚未遭逢敵手，邊說邊走，根本沒有把潘公子放在眼裏，升堂入室後，自顧自往上座坐定後，十分不屑的說：「偌大一個金陵城，竟無可以交手之人！」潘公子實在忍無可忍，礙於待客之道，不便當面發作，但心中着實不是味道，遂冷笑一聲逕自入內。

來客豁地站起來，高聲叫道：「小可不遠千里來謁，主人竟不禮自入，人言公子好客，今日一見，不過爾爾，傳言不實，自討沒趣，小可從此去矣！」遂怒不可遏的出門而去，眼見大門兩旁新石獅子一對，乃隻手舉起一隻，神態自若的踽踽而行。

潘公子聽到了消息，知道來客不同凡響，於是連忙追出門外，打躬作揖的把他請了回來，老者手擎石獅子置於原處，面不發紅，氣也不喘，周遭的人莫不暗自駭嘆，潘公子更是連連謝罪，自稱有眼不識泰山，態度謙敬，前後判若兩人，但一旁的護院鄒某却頗不以爲然，心想，舉起石獅子不過是一股蠻力而已，何至使公子如此低聲下氣，而自己係「朝元派」高手，竟未獲得公子應該的敬重呢！心中忿忿不平之氣油然而生，於是飛起一腳，斜刺裏直往來客背上衝來。

朝元派很像是今天的跆拳道，拳腳並用，尤重腿上功夫，每一「飛腳」均直踢對方的頭部，亦即所謂「招招朝元」也。看樣子鄒某還是心存顧忌，不便於一腳便要了來客的老命，目標只是對準其背脊踢去，按照他的估計，即使不把對方踢個半死，起碼也得來個「狗吃屎」的後果，趴在地上半天動顫不得，豈料腳着客背，猶如踢中鐵石，不但來客毫不在乎，反倒鄒某的腿腳像中了魔似的疼痛入骨，僵硬而不能屈伸，眼看這種情形，在塲的人一下子都沒了主意，潘公子一面喝了鄒某，一面連連向來客賠禮，來客笑道：「承汝說情，姑且饒了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吧！」

只見這位江湖散人抬起一腿，輕踢鄒某臀部，鄒某隨腳彈起，摔於數丈之外！

翻身而起，而那隻僵硬的腿腳已能伸縮自如矣！大夥兒莫不咄咄稱奇，鄒某又是土頭土臉的無地自容。

潘公子殷勤相邀，江湖散人遂重返潘宅大廳，於是大排筵席，招待這位身懷絕技的訪客，客笑謂公子道：「何前倨而後恭也？」

潘公子答以：「慕奇士雄健耳！」

客又稱：「咦！太子以此居心，莫怪無奇士之一至也，夫千金市馬骨，郭槐所以招捷足於天下，公子其聞之歟。」潘公子欲謹受敎，唯唯稱是。

酒酣耳熱，豪情勃發，潘公子乘着酒興，離席出庭獻技，一方面藉以炫耀，一方面是想要試探來客的看法，遂抱拳謂江湖散人道：「敬獻薄技，爲客下酒，並請指敎！」

豈料江湖散人也老實不客氣的說：「薄技不必，儘可使出平生所學可也。」

潘公子眞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領，上下騰躍，虎虎生風，左劈右擊，前攻後守，在一般看起來，簡直是已到了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的地步，但來客只是略微一顧，即喝令停止，並謂：「可以休矣，公子拳腳之劣，實爲我平生所僅見。」潘公子被窘得滿面通紅，但亦無可奈何，因稱：「不知得睹奇士神技否？」來客遽答：「有何不可！」遂一躍出院，擺開了架勢。

江湖散人命衆人退至牆角，否則拳風腳勁雖未及身亦有傷人之虞，大家將信將疑的遠遠靜觀，但見其抱拳一拱說是要演一套「霸王請客拳」，出拳凝重，踢腿穩當，並不見有若何高明之處，繼而翻騰滾躍，滿庭狂風突起，門窗樹木均格格作響，方知其言之不謬也。俄而有一猛犬由庭中經過，遠遠的便撲倒地上，口角流血，滿身抽搐不止，來客拎起犬足，順勢一抖，扔出數丈以外，犬忽大叫一聲，抖了抖身子，挾着尾巴，狂吠而去，至此來客亦悠然而止，神態自若，面不改色，衆人如夢初醒，爲之咋舌不已。

既遇奇人，豈可等閒錯過，潘公子拜倒在地，願以師禮事之，江湖散人道：「拜師那倒不必，彼此切磋可也，你我有緣，以三月爲期，期滿我當自去矣！」

自是，江湖散人在潘家被奉爲上賓，潘公子獲得名家指點，功夫突飛猛進，轉瞬三月期滿，江湖散人言公子道：「你今日之功力，稱雄閭里，綽有餘裕，入山可捉獮猴，若欲獨霸南都，力搏虎豹，則猶未逮也，蓋汝之技，不過是『外壯』之精者，若臻『內壯』巔峯，則非三十年不爲功，以公子之資質與心志均不足與言，似不必强其所難也。」

言訖自去，潘公子依依不捨，猶欲挽留，但江湖散人去意甚堅，詢問：「欲往何處？」答以：「浪跡江湖，萍踪難定，他日有緣，當再相見。」遂飄然離去，潘公子恍然若失者久之。

明成祖以燕王篡奪天下，燕京乃其興起之地，或有眷戀舊地之意，遂遷都北上，若以天下大勢論之，當時元人的殘餘勢力仍盤踞於西北隅之大漠以北，而滿族則分佈於東北白山黑水之間，正在蓬勃發展，徙都燕京，正是就近有以抵禦也，其卓識遠見，誠非近慮者所能窺知，明代之所以能延祚二百八十年，遷都之功是不可沒也。

潘公子之母舅蕭毅供職京師，值三殿火起，條奏朝政缺失，盜言無諱，觸帝怒而下獄，潘俊琪携帶千両黃金，北上設法營救，道經山東地界，入晚抵一村鎮，眼看紅日西沉，乃止於一客棧之中。

北方昔時的客棧，大多以賣麵住宿爲主，客人吃一大碗湯麵，便可在「通炕」上住宿一晚，只收麵錢，不要宿費，蓋宿費已加入麵錢之內矣，例如普通飯舖一碗湯麵價值一枚制錢，而客棧則爲兩枚制錢，倘遇推車挑担的使力大漢，一碗不飽，第二碗甚至第三碗便不再收錢，此亦北方農村社會憐憫窮苦百姓的人情味。

較大型的客棧，門首標明「仕宦行台，安寓客商」，有雅潔的上房，亦有一般的通炕，潘公子以身携重金，自然是選擇了一家大型客棧，不料單獨的房間已經住滿，萬不得已，只好權且在通炕上擠住一宿，入晚即睡，藏金於被中，炕上早有一人蒙被而臥，鼾聲大作，潘公子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不久後又有兩男子入室登炕，目光灼灼，面貌獰惡，知非善良之輩，遂越發提高了警覺。

遠處更鼓聲傳，三更過後，才一朦朧之間，被底之金已失去踪影，潘公子一躍而起，挑亮油燈，四處搜尋，並聲言失去鉅金，先前兩男子仍在，囈語道：「擾人清夢，何得爾爾。」潘公子失金心急，言語之間遂起了衝突。

以潘公子之力，制服兩個鄉野莽漢，自屬輕而易學，豈料爭鬥甫起，不知從那裏又闖進來一羣怒眉豎眼的人一齊加入毆鬥，潘公子雖使盡所能，總於衆寡不敵，形勢危殆，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炕上蒙頭鼾睡客一躍而起，以兩指輕點衆人肩膊，迅皆直立不動，及至與潘公子四眼相對，雙方均旣驚且喜，此人非他，即五年前之江湖散人也。

江湖散人問公子緣何至此，公子詳述始末，並謂鉅金已失，江湖散人囑其稍待片刻，自己則飛奔而出，稍頃携金而返，不差分毫，謂公子道：「宵小重施故技，害得我追踪三十里，方得奪回原物。」

江湖散人旋指直立不動之數人大罵云？「你輩江湖敗類，無一技之長，專事偷鷄摸狗之勾當，而猶不自量力，動輒以多欺少，前在齊魯道上刦奪一文弱書生，今又故態復萌乎？」

數人泣涕哀求，且云：「吾等未曾傷人，懇請高抬貴手，今後當知所戒懼，永不敢再行爲非作歹。」

江湖散人爲之動容，乃從容輕拍每人之肩頭，一個個的穴道得以解開，皆頻頻稱謝而去。

江湖散人護持潘公子挾重金入京，惜乎蕭毅業已被磔於市，遂收殮其母舅屍首，扶柩南歸，江湖散人放心不下，又一路護送其回到金陵。

潘公子歸家後，遍邀金陵有名人士，舉行盛大宴會，介紹江湖散人與大家見面，席間稱其德並述其能，衆客咸表欽佩不已，江湖散人則篤坐首席，閉目不語，狀若沉睡者然，居數日堅請離去，此後再也不曾聽到他的音訊矣！

（全文完）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捲與唐晚詞擺脫了文章等人的追殺，穆鳩平犧牲自己拯救他倆，以一拚一和「小四大名捕」的「梳子」共死，唐晚詞對雷捲不回門協援雖有煩言，但終明白雷捲的用意。二人且戰且走，終於來到了五重溪的茅屋，遇上沈邊兒和秦晚晴，身上重傷，無法再戰，沈、秦二人將他倆匿藏在地倉內，繼續迎戰追來官兵，文章等用火攻，二人相抱焚燬，騙走官兵，救了他倆……戚少商、息大娘先被黃金鱗、顧惜朝追捕，後轉落入劉獨峯和手下六名錦衣衞手上，劉獨峯傲氣凌人，恃才傲物，却被息大娘罵得狗血淋頭，惱羞成怒，出劍淫嚇……

骷髏表裏 盡入眼底

戚少商與息大娘在劉獨峯的「風雷一劍」將發未發之前，引發了它。

只聽到劉獨峯歎口氣道：「束手就擒吧。」

戚少商大聲道：「絕不！」

風雷之聲又再响起，這次風勁勢强，比上次更爲凌厲。

突然之間，息大娘平地翻起十七八個觔斗，她身形何等輕巧，這一連串十來個觔斗不過是一眨眼間的事，然後她春葱似的十指，已發了二十七道暗器，射向藍三，周四，張五，廖六！

雲大，李二大喝一聲，正要攔阻，忽見寒光一閃，戚少商已然出劍。

雲大，李二被凌厲的劍氣逼得向後疾退！

猛然日光一黯，一人如大鵬一般，一劍往戚少商頭上刺落！

戚少商早算到劉獨峯會在此時出手，翻劍一架，兩人在電光火石間，搏鬥了七劍。

就在同時間，息大娘那二十件暗器，驟然合爲一件，飛射周四！

周四胆寒魄散，叫了一聲，廖六急放下滑竿，兩人四掌，全力往那一道合二十七件暗器的「暗器」擊去！

息大娘身形疾閃，已欺近藍三身前，雙指直奪他雙目！

藍三猛一低頭，息大娘一足踢上，鞋尖叮地冒出一截劍尖。

藍三怪叫一聲，身子猛地一縮，在這上下夾擊當中，居然像一隻洩了氣的汽球一般，嗖地自半空疾退！

這交手不過瞬眼工夫，廖六與周四應付暗器，藍三被息紅淚逼退，撐持滑竿的，獨只有張五一人。

這時錚地一响，戚少商的劍，已脫手飛出，劉獨峯氣勢已盡，呼的一聲，陽光一掩，已落回滑竿上來。

息大娘身形忽然一閃，一劍向張五刺到。

張五本已受傷，獨力維持滑竿，本已

甚爲艱辛，息大娘這下來襲，他實在是無法應付的，但他硬拚着血濺當場也不肯放棄滑竿。

忽然陽光一黯。

息大娘的攻勢完全變了。

她放棄了一切攻勢。

她閃出了滑竿範圍。

劉獨峯才回到滑竿，馬上發覺張五遇險，足尖微一借力，急沉下降，劍擊息大娘！

然而息大娘已早先一步掠了出去！

劉獨峯一擊落空！

息大娘掠出的身形與戚少商掠入的身形交錯而過！

息大娘的短劍已落到戚少商手上。

戚少商向劉獨峯刺出一劍。

劉獨峯劍一震，劍團大作，本可一劍把戚小商手臂搗斷，但是劉獨峯猶豫了一下。

就這麼猶豫的剎那，戚小商的劍勢已欺入中鋒，劉獨峯再也來不及砍下了這一條胳臂！

劉獨峯迴劍自保，叮的一响，戚少商的劍尖，刺在劉獨峯的劍鞘上。

戚小商藉劍尖之力一點，身形又彈飛出去！

劉獨峯被這劍尖之力一壓，拍拍二聲，雙足沾地，他本仍可來得及反攻戚少商，但他雙脚才沾地，便怪叫了一聲。

因爲地上十分之髒，一片濕漉，他這雙脚落地，用力稍猛，拍的一聲，髒泥濺了上來，沾濕了他的下襬，劉獨峯自十八歲以來，一直在宮廷裏養尊處優，所踏之處，總算是白玉瓷磚，潔净無瑕，高貴地氈，綿絹綉褥，而今一脚踏在爛泥上，使他怪叫出聲，身子猛往上拔，再回到滑竿上！

戚少商再閃出去的時候，息大娘已逼退了雲大和李二的攻擊。

她用的是雙脚鞋尖上的利刃，連環踢出，而她白玉般的皓腕，不時射出極之淬厲的暗器，李二和雲大是招架不住的。

戚少商閃到她身旁，脚步一陣蹌踉。

息大娘馬上扶住了他。

任是誰跟劉獨峯對劍，就算僥倖未敗死，但心神體力的消耗，非同小可。

兩人身形不過略略一頓，立即掠去。

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再也不容喘息偎依。

他們往沼澤的方向掠去。

這時，廖六、周四、藍三已同時回到滑竿的崗位上，異口同聲的叫：「爺！」

劉獨峯皺着眉苦着臉看着自己衣襬上的泥漬，大喝一聲，目光暴射，手中朱紅劍破空射出，急追戚少商、息大娘！

戚少商和息大娘都聽到激烈的劍氣破空之聲！

他們兩人都沒有回頭。

因爲這一劍的來勢，是劉獨峯盛怒之下出手的，他們根本招架不住。

只要他們停下來招架，便再沒有機會迎出去。

他們仍全力往前疾奔。

但他們的身形變了。

由於他們奔行速度奇快，以致身體幾乎是與地平行的直射而出！

朱紅的劍影一閃而沒！

紅劍擊空，越過他們的身前，哧地插入土裏，餘力未消，劍柄兀自嗡動不已。

戚少商掠過的時候，手腕一翻，已拔起地上的劍。

他乍見劍上刻了兩個篆字。

「留情。」

× × ×

劉獨峯大喝一聲：「追！」

戚少商與息紅淚已掠入那一片沼澤地帶。

雲大和李二也跟了進去，追踪戚少商和息大娘的踪影。

藍三、周四、張五和廖六却不敢貿然追去。

他們不怕沼澤。

但劉獨峯怕髒。

他們怕弄髒了劉獨峯。

在沼澤邊緣，劉獨峯道：「他們逃不了的。有雲大、李二的追踪，他們總要自沼澤出來。他們逃得了一次，逃不了第二次。」

他這樣說的時候，眼睛有深郁的鬱色，並沒有多少欣悅之意。

在沉浮污濁的沼澤地帶，戚少商與息大娘匿伏到天色全黯，然後戚少商輕輕的道：「我們出去罷。」

息大娘一直貼近他的身邊，此刻忽然用手搭住他的手背，緊了一緊。

戚少商轉過頭去，但見息大娘藏在烏髮裏的側臉，月亮映照在她尖巧的鼻樑上，十分柔和。

戚少商頓覺以前跟這眼前的人兒種種情份，幕幕湧上心頭，心中無限感慨，只道：「大娘，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如果這番得以不死，我寧願息隱江湖，跟妳長相廝守，那麼多好！」

息大娘的睫毛在月色閃照下微微一顫，道：「你說眞的？」

戚少商認眞地道：「大娘，我從不騙妳。」

息大娘忽嫣然一笑，道：「這樣好聽的話，縱是騙我又何妨？」

戚少商急道：「可是，我說的是眞心話。」

息大娘道：「就算是眞的，可是你以前胸懷大志，沒聽入耳，始終入世，而今你身負深仇，要你陪我逍遙過世，也決不會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的。」

戚少商長歎道：「也許上天給予我這些災刦，反而教我看開了，勘破了，待教我出得去，活下來，還有什麼爭持個不休的。」

息大娘笑道：「縱教你給看化了，咱們能不能逃得過劉獨峯的手上，還是個問題。」

戚少商沉重了起來：「劉獨峯的武功極高，我們決不是他的敵手。」

息大娘道：「他最後飛劍本可取我們的命，但他志在生擒我們，不想殺人，所以才故意將劍投空。」

戚少商只覺混身傷口一齊作痛，苦笑道：「如果他要傷我，此刻我早已成了無臂人了。」

息大娘道：「可是若爲他所擒，遲早落到傅宗書那干狗官手裏，那眞比死還不

如！」

她忽然用手搭在戚少商的手臂上，道：「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戚少商覺得一個這樣絕世佳人爲自己犧牲了那麼大的幸福，心裏一陣強烈的感動，忽然哽咽起來：「大娘。」

息大娘把頭依靠在他右肩上，輕輕的揩拂，讓戚少商感到一陣陣的溫馨，眞想一生一世就如此，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息大娘柔聲道：「假如我給他們抓住了，答應我，把我殺了。」

戚少商聽得一震。心中實在害怕息大娘萌了死志，一股熱血上沖，覺得縱把自己剮上千萬刀，也決不能教她再受傷害，當下便道：「妳一定要活下去，決不可以死。」

息大娘柔美的雙眸堅定地望着他道：「要是我落在他們手上，決不如死了的好，我是個女子，你當然明白我的意思。」

戚少商道：「好，假如妳死了，我也決不想活。」

息大娘歎道：「你又何必如此，要是你一個逃，或許還可以逃得出去。」

戚少商立刻道：「妳傷得比我輕，我在這兒跟妳斷後，妳必定能夠活出去。」

息大娘道：「你何苦如此。」

戚少商道：「妳也不必如此。」

他堅決地道：「大娘，我們生一塊兒生，死也一道兒死。」

息大娘道：「你的兄弟朋友，全教人害死，你活着還可以指望替他們報仇。」

戚少商長吸一口氣，道：「妳也不是一樣?毀諾城裏的姊妹，全教我給連累了，妳也一樣要報仇。」

息大娘蹙着秀眉，沉思了好一會兒，道：「所以我是沒有辦法說服你獨個兒逃走了?」

戚少商道：「可以。」

息大娘倒是意料之外。

戚少商接着道：「妳逃，我留在這兒斷後。」

息大娘道：「可是，要是我們兩人一齊逃，很難逃得過劉獨峯的追捕。」

戚少商道：「逃不過就逃不過，那又怎樣?死在他手裏，總比死在顧惜朝、黃金鱗那干人的手上的好！」

他握住息大娘的手，深刻地道：「大娘，妳別再勸我了，這個時候我們是在一起的，不管生死誰也不能把我們分開。」

兩人靜了下來。

息大娘偎依在戚少商懷裏。

他們處身在瘴氣濃烈的沼澤地帶，但是星空明淨，月華遍照，兩人顏臉一片安詳。

息大娘笑了：「知道嗎?我餓了。」

他們在一起逃亡，身上的痛楚，危機的殺氣，已使他們渾忘了饑餓，可是，他們現在依偎一起，那種生死相依的感情已融不盡，銷不掉了，倒是沒有了畏懼，反而輕鬆了起來，因而感到饑餓。

戚少商笑道：「我也是。」

息大娘道：「可惜這兒是沼澤地區，沒有什麼野獐山猪之類，否則，眞該吃一頓飽的。」

戚少商望望黑漆的周圍，道：「蛇吃不吃?蜈蚣吃不吃?要是妳敢吃，倒不愁沒有。」

息大娘白了他一眼：「還有心情說笑，我都快餓死了。」

戚少商道：「不說笑又能怎樣?對了，我們衝出重圍去吃東西！」

息大娘眼睛亮了，稚氣地笑了起來：「哈！」

戚少商站起來，拉着她的手道：「怎樣?來吧！」

息大娘却不起身，柔媚的道：「不。我們要在這兒，盡可能多待一些時間，讓劉獨峯在外面，急急也好。」

戚少商也眨眨眼，道：「好，那我先去生一堆火，或許，還可以順便烤熟兩隻飛蛾。」他笑着問息大娘：「飛蛾妳吃不吃?」

息大娘閉着眼睛，呻吟地道：「我吃人肉。你的肉。」

戚少商看見她嬌俏和祥的臉龐和頷頭匀和的曲綫，竟似痴了。

× × ×

當戚少商望着息大娘的時候，有人同時在黑暗裏注視他。

那是在遠處。

一在浮沙裏。

一在朽木中。

雲大。

李二。

這兩人本就是「五遁術」高手，他們在半途就捎上戚少商與息大娘，一直在找尋出手的機會。

「一定要把他們拿下，」這是李二的意見。「這兩個傢伙耗了我們很多時間，而且讓爺爺汚了衣服，實在可惡，必要時，殺掉也在所不惜，反正把他們押回京師，他們也決活不了。」

「只怕我們兩人，未必是他們的對手。」這是雲大的顧慮。「其實這兩人並無大惡，現在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我們也身不由己。」

「我們出奇不意，以五行術制住他們，諒他們也逃不了。」李二堅持行動。

「逼虎跳牆，是件險事，咱們還是謀定而後動。」雲大仍是猶豫。

忽然間，有人扯住了李二的後腿，同時一隻手巳搭住雲大的膀子。

雲大、李二大吃一驚，正要動手，才看清楚來人，原來是藍三和周四。

雲大喜道：「你們也來了。」他雖高興，但語氣低得就似泥沼裏冒了一個空氣的泡。

周四板着臉孔，看看遠處正在生火的戚少商：「怎麼?還沒得手?」

李二冷冷地道：「不是還沒得手，而是還沒有動手。」

周四道：「爲什麼?」

李二道：「老大思前想後的，儘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雲大分辯道：「我想，爺沒有下令我們動手，只要我們把人逼出沼澤來，這樣冒然下手，只怕不大妥當。」

周四擰頭看看，戚少商巳飛劍刺中一隻夜宿於枝上的禿鳥，與息大娘正興高采烈的，拔除鳥羽，準備大嚼一番。

「你看，他們那裏是準備要出去?」

周四道：「我們可以等，可是在外面的爺怎麼辦?你難道要勞他老人家進來這髒地抓人麼?」

雲大垂下了頭。

李二道：「爺待我們恩重如山，縱是不敵，我們也得試試。」

周四道：「怎會不敵?咱們四個人，還對付不了兩個身負重傷的人嗎！」

藍三道：「這兩個可惡的人，傷了老五，我們也該爲五弟報仇。」

李二道：「說得是！」

藍三道：「要是老大顧慮太多，不如盡是坐着，我們動手好了，萬一有個差池，你先回去走報爺，這也是萬全之策。」

雲大聽得熱血賁騰，道：「說什麼萬全之策，咱們一起動手，生死勝敗，都在一起便是了！」

李二、藍三齊聲道：「好！」

雲大道：「不過，我聽說這兩人也是江湖上的好漢和奇女子，我們能抓就抓，最好不要殺人。」

藍三決然道：「好。」

李二、周四交換了一個眼色。

× × ×

戚少商和息大娘也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的眼神都是溫馨的、甜蜜的。

他們正在吃肉。

烤鳥肉。

月亮的清輝在頭上。

火光熾熱的在腳邊。

兩人的臉色，也有清淡詳和，也有艷烈不安。

「好吃。」息大娘說。「原來沼澤中的鳥肉，這麼好味道。」

「其實這種鳥是骨多肉少，皮太老，並不太好味道。」戚少商說。

「我知道了，你一定跟鳥爭功，說是你烤得好吃。」息大娘舐舐唇上的肉屑，笑嘻嘻的道。「其實只要人餓了，吃什麼東西都好味道。」

「不是，我是說，妳的香料和鹽，調味調得恰到好處。」戚少商悠然地道：「我眞服了妳，怎麼在逃難的還帶着調味香料?」

息大娘笑笑道：「逃難的人不用吃飯嗎?」

戚少商馬上搖頭。

「相反的，逃亡的人，特別希望吃頓好飯，」息大娘道：「所以我們就應該準備點好味道的東西來逃難。」

戚少商奇道：「妳是什麼時候巳有了準備的?」

息大娘道：「我一知道連雲寨被攻破的時候，香料都準備好了。」

戚少商忍不住感動，喀的一聲，咬碎了鳥脇的骨頭。息大娘一旦得知他連雲寨覆沒，已料定他會來毀諾城求助，明知毀諾城亦將受連累，定被攻破，但仍挺身相護，半生心血於是被毀，戚少商心中更是難過不安。

他這樣惴然的時候，不覺把目光移向火焰。

由於柴薪多是濕漉，而且柴枝不多，所以生起來的火並不旺盛。只是幽幽藍藍的一團火，在沼澤之地更有一種英雄解馬的古意。

然而，突然間，火焰大盛。

火勢往息紅淚掠去。

火焰裏有人影。

戚少商大吃一驚，還未來得及叫出聲音，便巳出劍。

但軟泥裏伸出一雙手。

雙手閃電般抓住了他雙足足踝。

戚少商顧不得這許多，劍破空飛出。

火焰裏的兩人，本來一左一右，攫向息大娘，然而長劍劃至，兩人身形稍頓，去勢稍挫，息大娘手中的烤肉飛出，右手一擊，一柄小劍，巳刺入火焰之中。

火勢大盛。

火光中的人影巳奇迹般消失。

息大娘怕給火勢灼及顏面，忙遮面急退！

她身形甫退，背後的那半株「朽木」，突然「動」了起來。

那原是周四的計策。

——只要先擒住息大娘，戚少商定必投降。

所以他們主力是先拿下息大娘。

息大娘一退，那「棵樹」的雙手便巳箍住息大娘。

但息大娘的短劍也自肘下疾刺出去。

那人怪叫一聲，鬆手，急退。

火光中的兩人，便是周四和雲大，見李二受傷，兩人身法急閃，巳抓住息大娘雙肩。

息大娘的雙脚，躍空雙飛，分成一字，急踢而出，鞋尖上的利刄，巳到了兩人額角！

這時候，突然有一聲大叫。

一個人破土而出，滿身泥沼，口中噴出一大口鮮血！

原來藍三緊扣戚少商雙踝，戚少商情知巳然受制，難以掙脫，手中長劍又巳挺出，急中生智，不掙反沉，雙脚直沒入泥中。

藍三正在用力把戚少商拉住，以爲他要往上力衝，不料對方借力踏下，周四雙肩，同時被踏中，格格兩聲，藍三知道自己負傷非輕，怪叫一聲，連忙鬆手，破土掠出！

戚少商雖然傷了藍三，但半身也陷於泥沼之中。

這時息大娘那兩脚踢出，明明踢到了兩人的臉門，但突然間，脚上的力擊空，雲大和周四的頭，像平空消失似的。

在這刹那間，二人四手，巳扣住息大娘雙腿，而兩人的頭，又神奇地在衣衫裏「彈」了出來。

息大娘情知不妙，而李二也立即急攻而至。

她以短劍急劃，逼退李二要封她穴道的企圖。

周四見她頑抗，知道時機稍縱即逝，叱道：「殺了！」

李二的攻勢更加猛烈起來！

就在這時，只聽一聲長嘯！

李二知道戚少商巳經趕到！

他向息大娘的攻勢更加狠毒！

他知道自己若攻不下息大娘，制住息大娘雙腿的兩位兄弟處境定必危殆。

所以他忘了對方是個女子，只顧全力發動攻勢！

× × ×

息大娘雙腿被扣，要應付李二的攻勢，是十分艱險的事。

李二進攻了三招，息大娘嬌喘不已，臉都脹紅了起來。

李二再攻三招，息大娘仍然封鎖得緊，劍意更加周密。

李二又再攻三招，但息大娘已還擊一劍。

李二立時發現，本來扣住息大娘雙踝的周四與雲大，都已倒在地上呻吟着。

接着他就中了戚少商一掌。

他飛了出去，好久才拍地倒在地上，泥花四濺，剛好他掉落的地方是浮鬆的沼澤，他的身子不住往下沉。

他因恐懼而大叫，因爲胸口中掌不輕，一時間血氣翻湧，連平時的五行遁法也無法施展。

藍三立即掠了過去救他。

戚少商一手搭住息大娘的肩，問：「大娘，可有受傷？」

息大娘笑着撫髮，另一隻手搭在戚少商的臂上，那動作溫柔關切，勝過萬語千言。

周四與雲大，捂胸倒在地上，互望了一眼。

周四眼神裏的訊息是：不服、再戰、鬥志旺盛。

而雲大的意思是：走！

周四一咬牙，翻滾過去，一手擷下了雲大身後負着的一張七色的小弓。

雲大臉色大變，叱道：「你——」

周四已在懷中摸出一顆金丸，拉弦瞄準兩人就射。

雲大叫道：「不可！」一手抓住周四的右肩。

周四沒有理會他，這一彈已然射出。

劉獨峯麾下有六名親信，即：雲大、李二、藍三、周四、張五、廖六，這六人精於歧黃醫學，奇門遁甲，五行八卦，無一不精，但若論武功，則是平平。

劉獨峯担心他們武功博而不純，易爲一流高手所趁，所以傳下六件極具厲害的法寶，給他們六人共有。

這六式法寶，合起來一共三件，必須要兩件法寶配合，才能發揮它的威力。

這六人當中，雲大敦厚穩重，李二剛烈好勝，藍三重情機智，周四心狠手辣，張五忍辱負重，廖六淡泊功名。劉獨峯爲免這三件威力奇大的武器會出錯，所以分給這六人不同的搭配，以俾在性格上互相尅制，眞要到生死關頭，方可動用這等犀利武器。

雲大擁有的是「滅魔彈月弩」，周四擁有的是「一丸神泥」，兩者合一，這一彈射出，可化爲千萬彈，中者無不變成癱瘓。

李二有的是「后羿射陽箭」，廖六有的是「軒轅昊天鏡」，兩者配合運用，在烈陽之中，一箭必殺！

藍三所分到的一柄「秋魚刀」，張五所分配的是「春伏筆」，這一刀一筆，配合起來，據說可以破盡天下奇陣、兵器。

周四抄起「滅魔彈月弩」，把「一丸神泥」射了出去。

戚少商乍聽雲大的喝叱，已然醒覺，乍見一顆金丸，炫耀中天，月黯星沉，化作漫天泥丸，直洒而落，天地之間，直似無所容身！

但是要給一丸打中，立即便要終身癱瘓！

戚少商在徬徨無計中，忽見息大娘用手一指。

天網恢恢，但天意不外人情，人情裏總有隙縫可以走漏，那一綫生機就像黎明時的一綫天光，戚少商與息大娘像驚弓中的一對比翼，疾掠而出！

而這千泥萬丸唯一疏漏之處，便是發彈的地方。

戚少商與息紅淚直掠向周四與雲大。

周四那一彈發出，因爲雲大及時出手一搭，所以在發彈之際，震了一震。

這一震，使得滅魔彈月弩和一丸神泥的搭配有了疏缺。

這一綫疏缺，戚少商與息大娘已乘機攻入。

周四爲人十分慓悍，一見二人欺近，雙肘一曲，拳往內伸，却分左右擊出，角度完全不合常理，就像一個人的手臂，完全被人折拗扭曲一般。

這是周四的「七屈拳」，是劉獨峯親傳給他的絕招。

周四的「七屈拳」一出，但指間的「合谷」，掌沿的「中渚」，手臂的「曲池」，「濕溜」、「支溝」、「外關」，肩膊上的「肩髃」一共七穴，同時一麻。

戚少商一指破空，連中七穴。

周四全身僵直，但脚下急退，息大娘即時追擊一劍刺出！

雲大一掌推開周四，叱道：「退下！」鐵尺架住息大娘一劍。

戚少商已反手奪下了周四手上的滅魔彈月弩，弓弦反切雲大。

雲大武功反應，十分之快，鐵尺一擰，擋開一弩，反手抓住七色弩，便要搶過來，要知道這是劉獨峯傳贈的至寶，雲大是說什麼也不容它落入別人手中的。

這一奪之下，自然奪不過來，但雲大忽覺右脇一痛，息大娘的金劍，已全扎了進去。

雲大怪叫一聲，鬆了手，嘶聲道：「妳，妳……」

戚少商也喫了一驚，道：「大娘！」

息大娘因恨這些人窮追不捨，殺紅了眼，叫道：「快，把他們殺光，一個活口也不要留！」

周四閃身上來，一把抱住雲大，眼見他不活了，只聽雲大在喉頭裏道出幾個字：「叫爺……爺替我……報仇！」就嚥了氣。

這時，藍三也救起了李二，兩人見至好兄弟雲大之斃，又驚又怒，他們隨劉獨峯闖蕩十數年，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一時驚得呆住了。

息大娘叱了一句：「殺！」一劍向周四刺去！

周四猛然放下雲大，返身就逃。

周四一逃，藍三和李二也急掠而去，三人走時，是留下悲憤至極的話語：

「戚少商，息大娘，你們殺了我們的老大，我們一定會報仇的，你們等着給我們碎屍萬段吧！」

息大娘身形一動，便要追去，戚少商

一把拉住她。

息大娘回頭，只見戚少商向她搖頭。

× × ×

息大娘道：「爲什麼不過去全把他們殺了？」

戚少商搖首道：「不行，他們罪不至死。」

息大娘看着劍尖上的血迹：「但我已殺了一個。」

戚少商看着倒在地上的雲大：「這是劉獨峯的愛將，他不會放過咱們的。」

息大娘冷笑，綹了綹頭髮：「難道我放了他們，他們就會放過我們麼？」

戚少商正色道：「但殺了他們，無疑等於與劉獨峯結下深仇。」

息大娘道：「結仇又怎樣？誰敎他逼人入絕路。」

戚少商歎了一聲，道：「大娘，劉獨峯是個很可怕的人物，我說他可怕，不是他武功高而已，而他在朝野間，都有一定的名聲和影响力，他抓我們，並沒有盡力，如他要盡力抓拿我們，想逃生，是很渺茫的事。」

息大娘靜了片刻，垂劍道：「我是不是殺錯了？」

戚少商嘆息道：「看來這是他們六人的『老大』，對我們似心存善意，罪不致死。」

息大娘幽幽地道：「我因恨他們攻破毀諾城，以致一衆姊妹受累，一時恨意難平，出手便不留餘地。」

戚少商道：「不殺都已經殺了，現在也不管那麼多了！」

息大娘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戚少商覺得這巾幗尤勝男兒氣概的息大娘，忽然徬徨迷惑了起來，心中很有疼惜的感覺：「我們得衝出去。」

息大娘一愕，道：「不多躭片刻？」

戚少商道：「不能再躭了，劉獨峯他們必定會闖進來的。」

息大娘道：「可是，劉獨峯不是怕髒的嗎？」

戚少商道：「那只是他的潔癖，現在死的是他心愛的部下，他一定會不顧一切的。」

息大娘忽然變色道：「有人來了。」

戚少商靜息一下，即道：「北邊。」

息大娘疾道：「咱們自南面退。」

戚少商道：「不行，北邊來的人，武功低微，脚步可聞，南面來人才是眞正的劉獨峯。」

息大娘道：「咱們自西面退出去。」

戚少商拉住息大娘，疾道：「咱們往東面走！」

息大娘訝然道：「東面，東面定是回到沼澤地帶——」

戚少商已拉住息大娘掠了開去，一面道：「越過沼澤地帶，便是往回走的路，咱們只有往回走，才能脫險！」

息大娘一面疾馳一面道：「要是劉獨峯還是追來怎麼辦？」

戚少商道：「他見着部下的屍首，難免會停留一陣子，而且他怕髒，追我們不致太快！」

息大娘心忖：眞的要行軍打仗，運籌帷幄，看來自己還是遠不如戚少商，忽聽林子裏一個強抑悲憤的聲音，滾滾的傳了開來，寒鴉震起，呱呱亂叫。

「戚少商、息大娘，你們殺了雲大，天涯海角，我都會逮你們回案。」

聲音恍忽就响在耳邊，戚少商與息大娘行馳二十餘里，聲音猶在耳畔，嗡嗡不絕。

× × ×

戚少商與息大娘的逃亡，在黑暗裏亂衝亂闖，只要能逃，還有一口氣，他們就逃！

逃，是爲了活命。

活命，是爲了報仇。

能活着，便能夠在一起，那是他們只賸一口氣也要力爭的事。

他們的逃亡不畏荊棘，不怕摔跌，只有一個原則。

往最髒的地方逃去。

越是往骯髒的地方，追兵就會越顧忌，有了顧忌，行動就難免會慢上一些！

所以他們在泥渣中，髒水中，髒臭得像監獄裏鬼魅嘔吐的穢漬中翻滾疾行，而在他們出了沼澤地之後，往一個方向全力奔馳。

——西北方。

那是息大娘的意見。

戚少商想問：「爲什麼？」可是他沒有問。因爲他知道息大娘能在這危急關頭提出來並堅持的意見，那麼一定是可貴而且重大的。

他全力往西北面疾行。

此刻的戚少商與息大娘已是強弩之末，是一股彼此在一起希望對方也能活下去的意志，使他們忘了傷，忘了痛，繼續爲生命奪路而去。

終於他們來到了陶陶居。

× × ×

陶陶居不是茶樓。

陶陶居也不是桃花源一般的地方。

陶陶居是村。

完完全全一個農家的村落。

陶陶居本來只是這麼一塊地方，沒有名字，只有山川，田澤，林木和土地，後來一個姓陶的人來這裏落定之後，一切都變了樣。

這人姓陶，名清，他是個能幹的造陶人，因爲發現這兒的黏土很適合製陶，所以聯合他的弟子，奴僕和工人，全到這兒來製陶。

陶清搬來之後，這兒就不再有鳥鳴花香，河水潺潺，這兒的河流變得一片汚濁，而燒窰的火光常盛，冒出濃烟，工人在烈日下揮汗。

人類永遠是大自然裏最具破壞性的動物。

陶清製陶，他跟一般人一樣，很喜歡在自己所居之處起名字，於是就起了陶陶居這名字，也陶然於這一種佔有感裏。

不過後來「聞風而至」的人越來越多，這兒的土好製上陶，人人都蜂湧到這兒來了，很快的，這兒的陶競爭强，而陶土也快被「掏清」了。

陶清很有辦法，他發現這地方的另一塊很適合種田務農。

於是他開始養家畜。

鷄、鴨、鵝、魚、狗、貓、猪、牛、

羊，……一切凡是能養的，他都養。

養了的結果，他都能賺。

能賺的結果，是人人都棄陶而務農，畜牧。

陶器的行業已達飽和，京城裏精緻陶具的壟斷，使得陶陶居的人更加傾向於畜、農方面發展。

於是，陶陶居更髒了。

本來製造陶具的地方，有不少處已被廢置不用，破窰、碎陶、殘磚、亂石、跟水畦，離草混在一起，現在用來作糞池、便塘，以供作淋菜澆蔬的肥料，加上所養的家禽走獸的糞便與穢物，陶陶居更加髒得不像話。

如果停留在陶陶居的「要緊地方」深吸一口氣，那麼，它的代價很可能是要掩鼻疾走三十里，才敢再吸第二口「新鮮空氣」！

這一切，陶陶居的人都習以爲常。

久居鮑魚之市，不聞其臭，人在穢惡汚濁的環境之中，都是這樣。

× × ×

戚少商與焦大娘逃到這兒來的用意，也是這樣。

他們的神情和氣態，以及他們身上的傷和原來的俊朗及秀美，委實太過奪目，所以陶陶居的人，全部停下了工作，在看這一對負傷的男女，走入他們的居住地方來。

那些鷄鴨牛羊猪，也都不叫了，有一兩隻好奇的狗過來嗅嗅他們，也許是聞到血腥味，摔摔虫虱的頭皮，垂着被砍斷的尾巴，胡「汪」一聲走了。

息大娘忽然走過去。

走到一家門前用陶渣砌成的牆上，一肘撞去，乒的一聲，一口陶渣被打得稀花爛。

然後她用其中一塊陶片，在最近的一棵樹幹上，畫下了一個字。

「水」。

那樹膠流出白色的膠狀汁液，息大娘寫完了字，在樹幹上踢上三脚，便站在一旁，彷彿剛才那些匪夷所思的傻事，全不是她幹的一般。

但是她在做那些事的時候，那些村民鄉衆，包括戚少商在內，全都看直了眼。

——她在幹什麼？

× × ×

息大娘撞碎了陶瓷，使這用陶片架成的屋子有了一個破洞。

破洞裏透入了陽光。

隱隱望去，有三個臉目黝黑的鄉下人，正在製陶。

這三個人，是在這陶陶居裏唯有剩下的堅持製陶的三人。

這三個年輕人，一向沉默寡言，專心製陶，與世無爭，而今陶牆突然給人撞破了一個大洞，這三個人，停下了手，互望了一眼，其中的一個年青人，大步行了出來。

這時息大娘剛在樹皮上刻完了字。

這年青人戴着深垂的竹笠，在屋裏仍戴笠帽的人本就不多，在全鎮村民改爲種田養豬的時候，這三人仍舊製陶，本就不合時宜。

息大娘寫完了就回身。

年青人等她完全轉過了身子，才問：「妳打爛我的屋子？」

息大娘說：「是。」

青年的深笠點了點頭：「賠錢。」

焦大娘道：「賠多少？」

青年伸手道：「兩文錢。」

息大娘微微一征，戚少商却覺得這價錢甚爲合理，不知怎的，息大娘却似不願賠。、

忽聽一個聲音道：「價錢不對。」

息大娘眼中閃過一絲喜色：「你要多少？」

只見衆下讓出一條路來，迎面來了一個中年人，白眉無鬚，臉紅如赤，像一個沉實的長者，又似一名童叟無欺的殷實商人，獨力開發陶陶居的陶清。

陶清道：「三十兩。」

衆皆嘩然，就算那陶具是古董，三十兩也未免太貴，息大娘居然毫不考慮甚至急不及待的拿出三十兩的銀票，交給那年青人。

那年青人無原無故得了這筆銀子，高興得雖然戴着深笠看來也可以想像到他的動容。

陶清微微一笑，拾起地上一塊陶片，在樹幹上的「水」字下，寫了三個字。

「往高流。」

四個字合起來，變成了「水往高流」了。

俗語謂：「人望高處，水往低流」，這「水往高流」可以說是不通欠妥的。

息大娘却喜道：「果然是你。」

陶清道：「是我。」伸手一引道：「請。」息大娘當先行去，戚少商雖如在五里霧中，但他對息大娘決無疑慮，也洒然行去。

陶清一面走着，走到一處，稍微一頓，一個蹲在街邊跟小兒洗澡的男子，即站立跟上，去到一個轉角，一個屠豬的漢子，馬上緊躡而上，如此一處接一處，跟着走的人，已有十七八人。

陶清這時候的神情，再也不像是一個鎮長商賈，看去更像一名威儀服衆的武林大豪。

他們所走之地，越來越髒。

走到一處，是廢棄陶窰，而今用來作豬欄牛塲，也養了不少鷄鴨鵝鴿，見人一來，豬叫牛嘷，鷄鴨拍動翅膀，衆人的鞋子都又髒又濕。

陶清突然停了下來。

他一轉身，雙目神光暴長，盯在戚少商身上，一字一句的道：「好瀟洒！」

戚少商微微笑道：「你是說在下這一身的傷？」

陶清道：「我是說你這一身傷的情況下，神情還能這般洒脫，了不起。」

陶清一直沒有正式看過戚少商一眼，他在開步行走的時候，也一直沒有回頭。可是他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似的，已留意到戚少商一舉一動。

息大娘忽然的眼睛對這人很感激，戚少商在刧難之中，再堅强的人，在孤立無援中，都需要鼓勵。

她道：「你便是陶清？」

陶清傲然道：「這方圓數百里，就我一個姓陶名清，」他這樣說的意思，幾乎是指「陶清」這個平凡的名字，一旦他用上了，就沒有人胆敢再用。

息大娘抿嘴笑說道：「我還知道你以前不叫陶清，叫馬光明，你用馬光明這名字的時候，江湖上、武林中、一樣沒人敢用。

馬光明是個更平凡的名字，只要在北京城大叫一聲「馬光明」，至少會有七八個人會相應。不過這人在武林中出現之後，江湖上就只剩下一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馬光明了，別人就算叫「馬光明」，也都不敢再用，紛紛改了別的名字。

陶清點點頭，道：「難得妳還能知道老夫的外號。」

息大娘嫣然道：「光明磊落馬大人，名動京師，十七年前，由武林人物起家，得以封將加爵，軍中官場，黑白二道，無不景仰，小女子再孤陋寡聞，也當如雷貫耳。」

戚少商肅然道：「原來是三屍九命馬大人。」

陶清望了戚少商一眼，道：「你也有聽說過老夫的名字？」

戚少商道：「蘇州蘇家九個兄弟，栽贓誣陷梅大善人密謀造反，把他們一門五父子全在牢裏迫死，再强佔梅家田宅，梅家媳婦，當時，此案無人敢理，你看不過眼，一夜殺了蘇家九兄弟。」戚少商目中發出神采。「蘇家九兄弟精於『九子連環陣』，武功暗器，盡得『窮刀惡劍』蘇逡爽的眞傳，但你在宴中設宴，拔刀越院而去，回來的時候，菜還沒有冷却。」

息大娘道：「那實在是很快意恩仇的事。」

陶清也有點爲當年英勇神馳氣揚，重覆了一句：「的確是很快意恩仇的事，」他接下去道：「不過，你可知道爲何三屍九命？」

息大娘道：「因爲蘇家九個兄弟，有三個是通緝犯，另六個都當官，所以誰也不敢去招惹他們，你殺了三個當賊的，其餘六名狗官，屍首不見，想必是給你殺了，留屍則恐招惹痲煩，便都拋到河裏餵王八去了。」

陶清沉聲道：「餵王八倒沒有，用化屍水全化成一灘黃水，更省事得多。」他冷笑道：「可是蘇氏九兄弟一死，誰都猜得到是我幹的。不錯，也的確是我幹的，我便是因此而入了獄。」

息大娘道：「蘇逡爽在朝廷的力量還是不可忽視的。」

陶清道：「我的確低估了他，我以爲他會按照武林規矩，直接向我尋仇的，我就一直等着他來。」

息大娘道：「蘇逡爽却藉着黃金鱗的力量，告了你一狀，你被判個謀反罪名，要不是當年你在武林中闖蕩時的兩位結義兄弟，冒死救你出來，只怕——」

陶清一字一句地說道：「所以高鷄血，韋鴨毛對我有再造之恩！」他雙目神光暴射。「我舉家避難至此，易名陶清，但只要老人家和韋二哥有令，我一定義不容辭。」

他盯住戚少商、息大娘道：「他們正是要我帮助你們！」

息大娘道：「我也要找你們帮助。」

「我們不需要帮助；」戚少商忽揚聲道，「大娘，時候不早了，我們叨擾多時，也該起程了。」

陶清瞪着他說道：「你知道你在說什麼？」

戚少商道：「我在向你告辭。」

陶清冷笑道：「你能到那裏去？」

戚少商說道：「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往？」

陶清道：「現在你們已是天下雖大，無可容身。」他一字一句地道：「我們不帮助你，天下便沒有人能帮得了你。」

戚少商欠身道：「閣下盛情，在下心領。天下無處容身，我便不求存，又何足懼？我不需求人助我。」

陶清狠狠地盯住他，道：「有志氣！但息大娘呢？你去送死，就不顧她了？」

戚少商向息大娘道：「大娘，妳留在這裏，他們主要是緝拿我……」

息大娘打斷他的話：「你忘了我們的約定嗎？生，一起生，死，一起死。」

戚少商垂下了頭。

息大娘向陶清溫聲道：「我明白他的意思。此時此境，並非我們要逞强，不求人助，而是他見你避禍至此，建立家園，不想再連累你。」

陶清道：「沒有老人家、韋二哥，就沒有馬光明或陶清，所以他們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是要帮你們，而是要帮他們，這你滿意了罷？」他特別尊敬高鷄血，故稱之爲「老人家」。

戚少商苦笑道：「可是，這樣一來，你欠他們的情，我却欠你的義。」

息大娘忽然道：「高鷄血却欠了我的情。」

陶清豪笑道：「在江湖上，莫不是你欠我的情，我欠你的情，這般欠情還情活下去的。」

戚少商道：「說的也是。」

陶清大力拍拍戚少商那沒有受傷的肩膀，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如何對付眼前大敵罷！」

戚少商問：「你知道追緝我們的人是誰？」

陶清一怔，道：「當然不知道，我只接到高大哥的命令，一旦等到碎陶瓷在樹幹上劃字的人出現後，馬上帶他們到最髒的地方去，掩護他們逃亡……我雖然不明白，但能把戚大寨主和息城主也迫得走投無路的人，想必決不簡單。」

戚少商嘆了一口氣，道：「何止不簡單，他是……」

忽然一個村民飛掠而至，看他這一身輕功，在江湖上也必然已搏得名頭，只聽他急促的道：「三爺，有兩個陌生人，抬着一頂滑竿，到了鎮口。」

陶清簡短的下令：「用一切方法，拖住他；要是拖不住，便截住他。」

那人更簡短的應了一聲：「是！」立即返身奔去。

陶清繼續問戚少商：「究竟是誰？」

忽聽一人道：「是我。」

陶清望去，衆人也隨聲看去，不知何時，在衆人背後已來了一頂轎子，轎子垂帘深重，倒不奇怪，奇怪的是這頂轎子，只有三個人抬。

（未完・十三）



中篇俠義奇情

岳小玉傳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情六魔也趕到羊牯坑，協助施正月對付楊羊山、唐飛。此時布狂風也趕來協助楊羊山，六魔之中的麥旋機先出手向布狂風急劃，不過一招，被布狂風砍下僅存的左臂，秦樵島、朱世情先後也倒下死去，厲九錚死於唐飛之手；楊羊山、施正月互相戰死，血戰終於結束……而那邊桃源岳小玉、水瑩兒、小惡女陪伴練鷲虹主要是岳小玉跟義父學功夫，但岳小玉靜極思動，又不敢向練鷲虹提出，但言語間瞞不過練鷲虹，見他學藝大進，讓他單獨一人出去闖蕩江湖，並告誡不要胡亂闖禍，免招到不必要的麻煩，由展獨飛夫婦帶引出桃源……

彭孤魂厭世　吞食毒豬肉

破衣漢子却還是沒有理睬岳小玉，只是繼續自顧自的在喝酒。

岳小玉乾咳一聲，又自繼續着說下去：「豬不錯，酒也挺香，這位兄台眞是個識貨之人。」

他又讚了這兩句，破衣漢子終於睨視了他一眼，冷冷的說：「你也喝酒？」

岳小玉忙道：「多不敢說，一兩斤以至三五斤自信還挺得住。」

破衣漢子皺了皺眉，自身邊隨手抓起一個酒瓶子，叫了一聲：「接着。」那酒瓶便向岳小玉直射過去。

酒瓶射過來的勢子十分急勁，但岳小玉如今身手何等靈敏，輕輕一抄便把酒瓶接了下來。

瓶塞一開，酒香四溢，那是陳年釀造的江南女兒紅。

「好酒！」岳小玉喝了一口之後，又是讚聲不絕，接着兩眼便盯在燒烤得火紅的野豬上。

破衣漢子又喝了兩大口酒，然後才慢慢地站了起來。

他自懷中掏出一包白色粉末，很仔細地把粉末撒在野豬之上。

岳小玉不禁又再笑着讚道：「兄台烤豬功夫固是一絕，撒鹽本領也是出類拔萃，卓絕不羣。」

破衣漢子默然不語，在野豬面前呆立了片刻之後，便自腰間抽出一柄鋒利短刀，在豬背之上割下了一塊肉。

野豬肉熱騰騰地不斷在冒烟，倘若就此塞進口裏，一定會很燙嘴。

就在這時，一隻又瘦又餓的野狗走了過來。

岳小玉瞧着這隻野狗，心想：「野狗啊野狗，你若來早一兩個時辰，說不定這位兄台烤的就不是野豬，而是你這隻可憐的野狗啦。」

破衣漢子也瞧着野狗，野狗兩眼却直瞪着他手裏的野豬肉。

岳小玉已很餓了，但這一隻野狗顯然比他還更飢餓得多。

破衣漢子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野狗，你一定已經餓得天旋地轉了，今大這一頓，你是可以吃得很飽很飽的，但明天呢？後天又怎樣？看你這副樣子，正是又老又殘又病，再活下去，也只是挨苦挨日子而已……」

他說了一大堆說話，才把手裏的一塊野豬肉拋在地上，那野狗立時撲前，不消三兩下子便已將之吃掉。

「味道怎樣？是不是有點苦？」破衣漢子怪怪地笑了一笑，又再割下第二塊野豬肉。

岳小玉喝了一口女兒紅，答腔道：「兄台撒的鹽不算多，決不會鹹得發苦。」

破衣漢子把第二塊野豬肉拋給野狗，搖搖頭道：「不！這些肉一定會有苦味，因爲我撒的並不是鹽。」

野狗很快又已把第二塊野豬肉吃掉，岳小玉却感到奇怪極了，忍不住問：「兄台撒的不是鹽？不是鹽又是甚麼東西？」

破衣漢子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嘆了口氣。

他又在割第三塊野肉，臉上的神情越來越變得怪異了。

就在這時候，野狗忽然汪汪亂叫，牠的叫聲很尖銳，也很急促，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正捏緊着牠的脖子一樣。

岳小玉的臉色倏地變了，一隻正常的狗，絕不會變成這副樣子的。

「你剛才撒的到底是甚麼東西？」他駭然地瞪着那破衣漢子，「是不是……毒藥？」

破衣漢子還是沒有回答，但這時候，那隻野狗已癱軟地伏在地上，雖然嘴角還在滲血，但却已連動也不能再動了。

破衣漢子沒有理會岳小玉，又再割了一塊野豬肉拈在手裏。

岳小玉大吃一驚，急忙喝道：「快把它丟掉！」

破衣漢子却是把野豬肉丟進自己的嘴裏！

岳小玉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一急之下伸手便向破衣漢子嘴裏直挖，同時罵道：「他媽的，你就算不想活，也別在老子面前自殺！」

但岳小玉還沒有把野豬肉挖出，破衣漢子已右手疾揚，短刀「嗤」聲向他面門急劃過來。

岳小玉雖已練成一身武功，但這一着來勢急促，要想閃避實在不易。

但他總算身手不凡，一擰腰面一側，恰恰閃開了這一刀。

然而，也就在這一轉折間，破衣漢子已把整塊烤熟了的野豬肉吞進肚子裏。

岳小玉傻住了，他怔怔地瞧着這個破衣漢子，道：「你眞的不想活了？」

破衣漢子笑了一下，道：「生不如死，又爲甚麼還要繼續活下去？」

岳小玉一跺脚，道：「螻蟻尚且偷生嘛，快把解藥拿出來速速服下，才是上上之策。」

破衣漢子嗆咳着，道：「死了便死了，人一死，就再也不知道甚麼叫上上之策，甚麼叫下下之策。」

岳小玉「唉」一聲，道：「兄台有甚麼事情解決不了，大可從長計議，犯不着一死了之！」

破衣漢子淒然一笑，道：「一死既能了之，爲何還要活下去？」

岳小玉皺眉道：「就只怕一死而未能了之，這豈非白死了嗎？」

破衣漢子道：「天下間白白送命之人，不知凡幾，多我一人也不算多。」

岳小玉道：「少你一人也不算少！」

破衣漢子看着岳小玉，道：「這位兄弟宅心仁厚，彭某是感激不盡的，只可惜咱們相逢太晚，唉……」說着，又割下一塊野豬肉。

岳小玉惱將起來，忽然衝前，把這塊野豬肉搶在手中。

破衣漢子一愣，繼而沉聲道：「彭某死意已決，兄弟休再阻擋——」話猶未了，忽然臉色倏變。

他這下子臉色倏變，可能是毒力發作，但也可能是因爲看見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他看見岳小玉居然也把野豬肉一口吞掉！

×　　×　　×

破衣漢子沒有撒謊，野豬肉的確是苦的。

他撒的不是鹽，而是毒藥，毒藥有苦味，但那隻已餓得很可憐的野狗，仍然不顧一切地把野豬肉吞掉。

這是一件殘酷的事，絕頂殘酷。

生命，本來就和殘酷這兩個字分不開的。

野狗吃掉有苦味的野豬肉，那是因爲飢餓，但岳小玉呢？雖然他也很餓了，但飢餓的程度一定比不上那條野狗，而且，

野狗無知，但他却知道野豬肉是有毒的。

既知有毒，爲甚麼還要吃？

破衣漢子不由呆楞楞的瞪着他，半晌才道：「你……你也不想活了？」

岳小玉昂起了臉，冷哼一聲道：「誰說我不想活了？我要活下去，你也同時要活下去！」

破衣漢子嘆了口氣，搖頭道：「錯了，吃了這塊烤野豬肉的人，都一定非死不可！」

岳小玉道：「你忍心讓我這個無辜的人陪你一塊兒死嗎？」

破衣漢子道：「的確不忍。」語聲蒼涼，一臉無可奈何之色。

岳小玉得意地一笑，道：「小弟早就看出，兄台並非全無血性之徒，既然咱們如今都已同一命運，兄台也該把解藥拿出來罷？」

破衣漢子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只要把解藥拿出來，我就死不了，你也可以活下去，可是……可是……」

岳小玉皺了皺眉，說道：「可是怎樣啦？」

破衣漢子苦笑着，道：「可是我身上根本就沒有解藥！」

岳小玉聽見這一句話，登時腦門「轟」一聲響，暗叫：「這番死也！」

破衣漢子苦着臉，握着岳小玉的手愁眉深鎖地說：「兄弟，是彭某害了你，也害死了那隻野狗！」

岳小玉手中冷汗直冒，片刻之間已心念電轉數十回，心想：「蠢蛋！這番眞是自投水井兼放毒蝎！自作孽！不可活，誰能再救你了？」

破衣漢子嘆了口氣，又用刀子去割野豬肉，岳小玉惱將起來，不由粗聲道：「還嫌吃不够嗎？」

破衣漢子道：「當然不够，雖然吃一塊也是死，吃十塊也是死，但只吃一塊毒力發作得慢，死也死得慢吞吞的，不够痛快——」

「痛你娘的祖宗十八代個屁！」岳小玉怒聲喝道：「你敢再吃，老子可要不客氣了！」

破衣漢子哂然一笑，道：「反正都是死路一條，又還有甚麼好怕的？」

岳小玉冷笑一聲，道：「你若多吃幾塊，必然毒力發作更快，死也死得更快，對不？」

破衣漢子皺了皺眉，說道：「是又怎樣？」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你若比老子早登極樂世界，老子便一刀把你閹掉，敎你死後在陰曹地府做個鬼太監！」

破衣漢子眼色倏變，怒道：「哼！你敢！」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那時候你已死了，老子要怎樣幹便怎樣幹，你管得了嗎？」

破衣漢子陡地呆住，過了很久才長長的吐出口氣，道：「你說得對，這件事，自始至終，還是彭某做得不對！大大的不對！」

岳小玉道：「當然不對！人若活着，最少還可以盡自己能力掙扎，但一死之後，無論老祖宗以至小祖宗都一概保不住了，正是宰割由人，除了儒夫之外，又有誰會幹出這等笨事？」

破衣漢子深深的抽了一口冷氣，道：「兄弟，你年紀比我輕，但頭腦却遠比我精細。」

岳小玉凝視着他，問道：「兄台是姓彭？」

破衣漢子點點頭，道：「正是姓彭，彭孤魂便是在下名字。」

「彭孤魂？孤魂野鬼的那個孤魂？」岳小玉聽得眉頭緊皺。

彭孤魂又點了點頭，接着乾咳道：「是不是很難聽？」

岳小玉道：「名字雖然難聽一點，但瞧彭兄爲人，除了自覺生無可戀這一點最要不得之外，其餘的都不怎麼壞。」

彭孤魂笑了笑，道：「兄弟爲人更不壞，但你爲甚麼要陪我一塊兒死？」

其實岳小玉心中早已暗罵了千百遍，既罵彭孤魂，也罵自己笨蛋得無以復加。

「你身上眞的沒有解藥？」他忍不住又再問了一句。

彭孤魂道：「彭某既要自尋短見，又怎會把解藥帶在身上了？」

岳小玉道：「解藥在甚麼地方？」

彭孤魂道：「我師父家裏有。」

岳小玉道：「你師父住哪裏？」

彭孤魂道：「孤涼大院。」

「孤涼大院？」岳小玉一怔，「孤涼大院和這裏相隔多遠？」

彭孤魂道：「一千里多一點點。」

岳小玉登時身子涼了半截：「在千里以外？」

彭孤魂道：「大概如此。」

岳小玉道：「咱們中的是甚麼毒？」

彭孤魂道：「孤清淒涼不活散。」

岳小玉道：「這是你師父親自配製的嗎？」

彭孤魂道：「不錯，沒有師父的解藥，就算只是沾着那麼一點點，也是非死不可。」

岳小玉呆住，腦海裏亂成了一片。只聽見彭孤魂又長長地嘆息一聲，接道：「人生如朝露，來得匆匆，去也匆匆之極啊……」

岳小玉盯着他，恨不得一拳就打在他的鼻子上。

彭孤魂忽然笑笑，不知道從那裏找到了一柄鐵鏟子。

岳小玉道：「是你帶來的？」

彭孤魂回答道：「不錯，這叫早有預謀。」

岳小玉道：「用這柄鏟子來爲自己挖坑？」

彭孤魂道：「正是，人死了，能够有一個坑子埋着自己，那實在也是一種福氣呀。」

「福你媽個祖宗！」岳小玉惱將起來，一伸手便把鐵鏟子搶走。

彭孤魂兩眼暴睜，道：「你不要坑！我要！」

岳小玉喝怒道：「要你娘的命！咱們誰都不能死，既不死，又何必去挖甚麼鳥坑？」

彭孤魂咬着牙，道：「木已成舟，大錯已鑄，咱們還可以活下去嗎？」

岳小玉冷冷道：「爲甚麼不可以？雖然咱們沒有解藥，但却可以用內力把毒逼出！」

彭孤魂目光閃動：「可以嗎？」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可以？」

彭孤魂嘆道：「兄弟，你以爲用內力逼毒，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岳小玉道：「輕而易舉也好，難比登天也好，最少應該試一試！」

「不必試了！」彭孤魂冷冷道：「憑咱們的內力，根本就完全沒有半點希望，可以把孤清淒涼不活散逼出體外！」

岳小玉道：「你不行是你自己不濟事，老子神功蓋世，可不是泛泛之輩可比擬的。」

彭孤魂呆了一呆，繼而嘆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兄弟却喜歡在這個時候吹——」他想說「吹牛」，但還沒有說完，已給岳小玉點了他身上八處穴道。

× × ×

五年前，岳小玉對於點穴這種武功已不陌生。

但那時候，他只是給人點穴，而從來也沒有機會去點別人的穴道。

五年後，岳小玉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他的點穴功夫早已練得出神入化。

彭孤魂也是個武林中人，他也懂得點穴功夫，却沒想到，眼前這個年紀輕輕的少年人，居然一出手就可以把自己完全制服。

他實在萬萬料不到。

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岳小玉的內力，簡直渾雄得令人難以置信。

岳小玉首先運用內力把彭孤魂身上的劇毒逼出，然後再運功，把自己體內的毒力也逼了出來。

但經此一番騰折後，岳小玉已渾身虛軟，臉色蒼白得十分可怕。

天色早已黑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黑漆一片的穹蒼又再漸漸變成白濛濛。

這時候，彭孤魂穴道已解，性命也無大碍，他奇怪地瞧着岳小玉，面上浮現着難以置信的神情。

「恩公！」彭孤魂忽然叫了一聲。

岳小玉懶洋洋地抬了抬眼皮，「嗄」聲問道：「你在叫喚誰？」

彭孤魂直視着他道：「當然是叫你來着。」

岳小玉搖搖頭，道：「我姓岳，叫岳小玉，可不叫甚麼恩公。」

彭孤魂吸了口氣，道：「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那麼岳兄弟自然也就是我的恩公。」

「萬萬不可！萬萬不可！」岳小玉雙手亂搖，道：「你再叫一聲恩公，老子馬上掉頭便跑，以後再也不見你這個孤魂野鬼！」

彭孤魂忙道：「別跑！我不再這樣叫便是！」

岳小玉這才鬆一口氣，道：「這才像話嘛，嗯，你還沒有對我說，爲甚麼不想活了？」

彭孤魂聞言，不禁又是神情黯然下來，良久才道：「岳兄弟，你聽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這兩句說話沒有？」

岳小玉點點頭，道：「當然聽過，那又怎樣了？」

彭孤魂嘆了一口氣，道：「在十天之前，我曾經答應過一人，要在半個月之內，把另外一個人救出險境，可是……」

「可是怎樣？」

「唉，說來話長，眞是一言難盡！」

彭孤魂嗆咳着，隔了半晌才續道：「我花了一大筆銀子，僱請了一批精明能幹之士，甚至包括五個第一流的殺手潛入虎穴，誰知道那地方只是一個陷阱，咱們想營救之人，根本就不在那裏！」

岳小玉一呆，道：「怎會這樣的？」

彭孤魂道：「若不是敵人太精明，就是咱們太愚笨。」

岳小玉道：「你不是說過，你僱請的全是精明能幹之士？」

彭孤魂嘆了口氣，道：「再精明的人，到了失敗之後，別人就會覺得一無是處了。」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些人到底是否眞的精明能幹，還是假裝聰明的眞飯桶？」

彭孤魂道：「他們也許眞的很精明，但是在白花花的銀子面前，却都變成了笨蛋！」

岳小玉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彭孤魂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岳小玉心念一動，道：「你還想不想去救人？」

彭孤魂怔了怔，隨即用力點頭道：「當然想！」

岳小玉道：「讓老子來帮你一臂之力，好不好？」

彭孤魂看着他，面上不禁又有點遲疑：「你來帮我？可以嗎？」

岳小玉道：「老子說可以，那便可以了，除非你瞧不起我的本領。」

彭孤魂嘆了口氣，說道：「不是我瞧不起兄弟，只是要救這人，實在是大不容易。」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越不容易，老子就越有興趣。」

彭孤魂道：「但此際彭某根本連公孫老俠在那裏也不知道，却又如何救法？」

「公孫老俠？」岳小玉陡地怔住，連忙追問：「是那一位公孫老俠？」

彭孤魂道：「這位公孫老俠，便是大名鼎鼎，武藝高强之『笑公爵』公孫我劍先生！」

岳小玉立刻跳了起來，臉上神情顯得驚訝之極。

「你有沒有弄錯？」

「怎會弄錯？若不是公孫老俠被奸徒所困，葉大俠又怎會托彭某前往營救？」

「葉大俠？要你去救公孫老俠的人姓葉？葉甚麼？」

「葉上開，三十年前名震中原武林的『菊痴』葉上開！」彭孤魂神情肅穆地說着。

岳小玉忙道：「葉大俠在那裏？我要見一見他。」

彭孤魂却嘆了口氣，道：「這一個人，還是不見也罷。」

岳小玉一怔，道：「爲甚麼？」

彭孤魂道：「今天的葉上開，已不再是三十年前的葉上開了。」

岳小玉道：「是甚麼意思？」

彭孤魂道：「他變了，而且變得很厲害……」

岳小玉道：「不管他變得多麼厲害，他仍然是『菊痴』葉上開。」

彭孤魂道：「但他現在還可以算是武林奇葩嗎？」

岳小玉道：「不是武林奇葩又是甚麼？難道他已變成一堆爛泥？」

彭孤魂苦笑了一下，道：「就算不是爛泥，那也差不多了。」

岳小玉咬了咬牙，道：「不管他變成了甚麼東西，老子一定要見一見他，無論怎樣也要把我師父的下落查出來。」

「你師父？」彭孤魂呆了一呆，道：「令師尊是誰？」

岳小玉道：「我恩師並非別人，正是『笑公爵』公孫老俠！」

彭孤魂登時爲之「啊呀」一聲叫了出來：「是眞的？」

岳小玉道：「對！千眞萬確，絕無虛言。」

彭孤魂站定了身子呆楞楞地，過了許久才吁一口氣，道：「這就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啦……」

「先別管甚麼泰山華山，我師父怎會給奸人羈困着？」岳小玉焦急地問。

彭孤魂搔了搔脖子，說道：「這個……我也不大清楚，若要問，還是不如去問葉大俠，他……他也許有時候會清醒清醒的……」

「甚麼？」岳小玉盯着他的臉，道：「葉大俠是不是病了？」

彭孤魂搖了搖頭，又嘆了口氣才道：「他不是病，只是憔悴了許多。」

岳小玉道：「我要見他！你肯不肯帶我去？」

彭孤魂道：「當然肯，但却不一定可以找得着他。」

岳小玉道：「但在離開這裏之前，咱們先要把有毒的野豬和野狗埋葬，以免再害死無辜的飛禽走獸！」

彭孤魂點頭不迭，兩人匆匆把野豬和野狗埋葬，然後才雙雙離去。

× × ×

三更鼓响，靑平鎭黑沉沉地，家家戶戶絕大多數人都在酣睡之中！

就在這時，有兩條人影從東邊鎭口悄悄而來。

「岳兄弟，快到啦。」

「葉大俠就在這鎭裏？」

「嗯，」彭孤魂的聲音說道：「在十天之前，他還在這裏，但是在却難說得很了。」

岳小玉道：「你爲甚麼願意爲葉大俠賣命？」

彭孤魂道：「沒有葉大俠，我師父早已給神通教的高手殺了，若沒有我師父，我也許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給豺狼啣走，變成一堆狼糞。」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你師父能够遇上他，眞是鴻福齊天，運氣十足！」

彭孤魂道：「所以，師父時加訓諭，凡是葉大俠的事，咱們孤凉大院中人，都一定要傾力支持到底，否則便是忘恩負義，烏龜王八蛋！」

岳小玉道：「這是很應該的，嗯，你師父如今怎樣了？」

彭孤魂道：「此刻大概正在孤凉大院裏睡得很是香甜。」

岳小玉道：「他老人家怎樣稱呼？」

彭孤魂道：「孤凉老人。」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以孤凉二字爲號，倒也特別。」

彭孤魂道：「我師父爲人善良得緊，就是有時候呆板一點。」

岳小玉道：「有其師必有其徒，有其徒亦必有其師，此乃自古皆然之事。」

彭孤魂訕訕一笑，不敢反駁。

未幾，彭孤魂已帶着岳小玉進入市鎭之北，來到一座莊院門外。

雖然天色很黑，但岳小玉仍然可見門外掛着一塊橫匾，上面大書着「雁雲莊」三字。

這三字筆筆蒼勁，渾然有力，顯是出自名家之手，岳小玉雖然腹中文墨有限，却也不禁讚了一聲：「好氣勢！」

彭孤魂却已走近門前，把銅獸門環輕輕敲响了五下。

岳小玉也趕緊靠前，道：「這城鎭地方不大，別的房舍屋宇也是平凡之極，但這雁雲莊却不同了，到底是何方神聖的府第？」

彭孤魂道：「十年前，這莊院主人是姓何的，但如今却已歸登極樂世界。」

岳小玉不耐煩道：「管他十年前的主人姓何還是姓周，老子只是想知道今時之事。」

彭孤魂道：「到如今，這莊院主人姓葉。」

「是葉上開大俠嗎？」岳小玉登時一愕。

彭孤魂道：「正是。」

岳小玉顧盼一回，道：「葉大俠是一代武林奇葩，自然配得起這莊院有餘。」

彭孤魂道：「但葉大俠平日絕少在這莊院裏，只是由幾個傭僕打點一切。」說到這裏，又再敲門五响。

岳小玉哼一聲，道：「門房先生準是睡着了，且讓我來試試。」

彭孤魂一怔，忽見岳小玉一脚踢向大門，不由嚇了一跳，連忙說道：「兄弟不可——」

那知岳小玉這一脚並不是眞的，他只是虛晃一下，接着仍然只是學着彭孤魂，用銅獸門環連敲五下，而且力道也不怎麼大。

彭孤魂這才吁了一口氣，岳小玉回頭瞧着他嘻嘻一笑，道：「若是恨帝的府宅，老子自然一脚就把大門踢碎了，但在葉大俠的地方，却是萬萬不可以造次。」彭孤魂只得唯唯喏喏，不斷點頭稱是。

門已敲了又再敲，但裏面還是不見有絲毫動靜。

彭孤魂大感奇怪，喃喃道：「莫非眞的熟睡如豬，連天塌下來的聲音都聽不見了。」

忽聽後面有人哈哈一笑，道：「莊裏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就算兩位在這裏敲鑼

打鼓，甚至把大門敲穿一個大洞，裏面還是不會有人來開門的。」

彭孤魂霍然轉身瞪着那人。

只見那人錦衣華服，但却身子左搖右晃，滿身酒氣，一副醉態可掬的樣子。

彭孤魂忽然呆住了，他怔怔地凝視着這醉漢，隔了很久很久迸出了三個字：「葉……大俠……」

葉大俠！

來者赫然正是一代武林奇葩——「菊痴」葉上開！

× × ×

葉上開醉了，就算還未完全醉掉，也最少有了八九分酒意。

彭孤魂立刻上前，要攙扶着他。

但他一手就把彭孤魂推開，嚷道：「別靠過來！我不要見任何人！」

彭孤魂吸了口氣，道：「我知道自己實在很混帳，甚至是混天下之大帳，連公孫老俠的臉孔也沒看見，反而碰得了一鼻子灰……」

葉上開又搖搖晃晃地踏出了兩步，哈哈地笑着說：「不要緊，這件事一點也不要緊，咱們先進莊裏喝幾杯再說！」他剛才還說不要見任何人，但語氣一轉却又不同了。

岳小玉心中暗罵：「他奶奶的，沒酒量就少喝一點，何必把爺爺的乖孫弄成這副模樣？」但嘴裏却說：「很好，酒逢知己千杯少，咱們進府上喝個痛痛快快然後再說。」

葉上開道：「甚麼府上府下了？葉某早已是個無家可歸之人，這莊院，只不過是葉某的墳墓而已！」

岳小玉道：「葉大俠說笑了。」

「你可以笑，但我可笑不出來！」葉開仍然不斷咳嗽，咳了好一會才說：「人生得意須盡歡，但葉某可以歡娛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忽然大喝一聲，疾迅地向大門衝前，一脚把大門踢開。

他這一踢勁力十足，岳小玉暗道：「這道大門今日命中註定，非要給人狠狠踢上一脚不可！」

葉上開哈哈一笑，脚步虛浮地帶着岳小玉和彭孤魂進入莊院內。

他左搖右擺地穿過一座庭院，然後轉向一條舖磚小道，不久，三人來到了一座門匾上草書着「靜養廳」的大廳。

只見這幢樓閣高達三層，建築彫樑畫棟，氣派相當壯觀雄偉。

可是，「靜養廳」內黑沉沉的一片，甚麼東西也看不見。

葉上開一踏入廳內，便喝叫一聲：「點燈！」

岳小玉一怔，心想：「廳內既然無人，却又是叫誰點燈來着？」

那知心念未了，忽然眼前一亮，只見一個老人燃亮了一盞宮燈，然後又繼續燃點廳內其他燈火。

岳小玉一呆，不禁問道：「葉大俠不是說莊內無人嗎？」

那老人眼皮輕輕一抬，喟然嘆道：「我不是人。」

「不是人？不是人又是甚麼？」岳小玉訝異地瞧着他。

老人道：「我是個鬼。」

岳小玉道：「老丈眞會說笑，你若是個鬼，地上就決不會有你的影子。」

老人道：「鬼也和人一樣，有很多種。」他一面說，一面不斷地點燈。

岳小玉道：「你是那一種鬼？」

老人道：「道行高深，死了猶如活着，活着也彷彿有如斷了氣的不死鬼。」

「不死鬼？」岳小玉越聽越是稀奇，但却也越聽越是感到有趣。

「對了。」老人道：「我就是不死鬼，現在專門負責伺候葉大俠。」

葉上開道：「他是不死鬼，我是酒鬼，兩鬼相逢，鬼打鬼！哈哈……哈哈……」說到這裏，倏地「呃」一聲怪叫，接着再也不捺住胸口一團悶氣，彎腰嘩啦嘩啦地吐個不亦樂乎。

岳小玉只覺得一陣噁心，但葉上開嘔吐之後，居然這樣對不死鬼說：「你可以吃啦！」

岳小玉一楞，心想：「可以吃甚麼？莫不是不死鬼燒了飯，現在可以吃了？」

那知不死鬼忽然俯下了身子，在地上不斷吸食葉上開剛才嘔吐出來的東西。

岳小玉瞧得連眼都直了，不禁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心中狂叫道：「媽啊，老子這對招子準是大有毛病。」

定睛再看，只見不死鬼居然越吃越是滋味，就像是正在享受着世間上最珍貴的佳餚一般。

岳小玉儘量忍耐着，而且不斷暗自告誡：「好好歹歹，葉大俠總是白道上的英雄人物，就算他老人家喝酒喝得發狂發癲，老子也不可陪他老人家一起失儀。」

不久，那不死鬼已把地上所有污穢之物吸食得乾乾淨淨，臉上還露出了得意非凡的神情。

葉上開吐得七葷八素之後，面色看來蒼白了不少。

但他隨即又對不死鬼說道：「快拿酒來！」

不死鬼道：「要那一樣？」

葉上開道：「菊裏菊。」

不死鬼道：「完了。」

葉上開臉色一沉：「甚麼完了？」

不死鬼道：「菊裏菊這種酒早已喝完了，花上花倒還有幾罈。」

葉上開揮了揮手，說道：「花上花也好，草上草也好，都給我拿來！拿來！拿來！」

不死鬼應了一聲，匆匆轉身離去。

不久，他又再回來，但回來的時候，胸膛上竟已染滿了鮮血。

岳小玉怔住，彭孤魂也是大吃一驚，但葉上開居然在笑，而且越笑越是厲害。

彭孤魂忍不住大聲道：「是誰下的毒手，快給你祖爺爺滾出來！」

只見不死鬼胸膛上，正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彭孤魂叫聲雖然响亮，但却沒有人回應。

只有葉上開還在笑，但這笑聲却比哭聲還更難聽。

這種笑，其實也許就是哭！

哭笑難分，生死也彷彿同樣只是隔一綫……

（未完・廿六）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管家莊上畢秋雲心切母仇，恨不得一劍將蕭成化穿心雪恨，蕭成化終究是紫衣煞神的大弟子，對畢秋雲的功夫自然淸楚，都是同出師門，二人正在揮劍擦掌，就在此時，來了總護法逢老大奉紫衣帮主之命，召他們回去，二人見有紫金牌不敢違抗，跟着回去。淩千青才醒起去找聶小香，不見下落，管秋霜便和他一起到客店找，沒有踪影，二人轉回管家莊，發現莊主管崇墀和莊丁等二十九人全部喪生，懷疑是蕭成化所為，淩千青和管秋霜到蕪湖找紫衣帮的人，在會賓樓碰上鄢舵主，管秋霜因一言不合打起來，淩千青巧遇到姚伯昌堂主……

祭起誅神劍　劍氣衝牛斗

姚伯昌喝道：「你們這些人，平日不知道如何橫行不法，恃勢淩人，還不把鄢志清扶回去，快給我滾！」

那幾個紫衣帮徒衆給他大聲一喝，嚇得臉無人色，連聲應是，扶着重傷的鄢舵主匆匆退了出去。

姚伯昌目注淩千青，問道：「淩公子二位，旣和鄢志清不熟，不知找他有何事呢？」

淩千青道：「在下找鄢舵主，是想跟他打聽逢前輩和蕭壇主的下落，不知他們二位去了那裏？」

姚伯昌眼中閃過一絲異色，問道：「淩公子找總護法何事，可否告知兄弟？」

淩千青道：「在下找逢前輩和蕭壇主，是想打聽一件事，此事關係重大，恕難奉告，姚堂主如果知道他們行蹤，可以賜告，在下感激不盡，不願賜告的話，那就算了。」

管秋霜在旁道：「大哥，那不成啊，他們同是紫衣帮的人，怎會不知道蕭成化的下落？」

姚伯昌是多年老江湖了，管秋霜的口氣，他怎會聽不出來？臉上堆起笑容，說道：「總護法和蕭壇主的行蹤，兄弟確然不大清楚，淩公子如有急事……」

他拖長語氣，頓了一頓，才道：「兄弟奉命巡視各處，身在外面，但兄弟可以向堂上詢問。」

管秋霜道：「難道姚堂主連貴帮霍帮主來了，都不知道麼？」

姚伯昌聽得更是驚奇，霍帮主南來，就是帮中知道的人也不多，他看了兩人一眼，問道：「姑娘如何知道的？」

管秋霜道：「我只是問姚堂主知不知道霍帮主現在何處？我們找逢老大，就是要見見貴帮帮主。」

姚伯昌心裏一陣為難，聽這兩個年輕人的口氣，似乎並不友善，帮主南來，是本帮的機密，豈能外洩？這就微微搖頭道：「抱歉，兄弟並不知道帮主南來之事，二位如別無見教，兄弟就失陪了。」他是

老狐狸，旣然不好說，也不願開罪金牌使者（畢秋雲）的義兄，自然只好走了，走後，他就可以用飛鴿傳書，向外三堂轉報總護法、蕭壇主了。

「姚堂主慢點走。」管秋霜道：「姚堂主身為貴帮堂主，尚且不知道貴帮帮主的下落，我們不是貴帮的人，就更難找得到貴帮帮主了。」

姚伯昌道：「姑娘那麼要兄弟如何效勞呢？」

管秋霜冷冷的道：「我們找鄢志清，就是要他帶路，領我們去找逢老大、蕭成化，如今遇上姚堂主，比鄢志清又高了一層，自然希望姚堂主能給我們帶路了。」

姚伯昌心裏已經有數，但只是皺皺眉道：「兄弟奉命巡視各處，在這裏只就擱一天功夫，就得轉往他處，如何能陪二位去呢？這點，還望淩公子原諒，兄弟告辭。」他拱拱手，轉身欲走。

「站住！」管秋霜冷叱一聲道：「我們好不容易遇上一個堂主，你這樣就想走了麼？」

姚伯昌身為紫衣帮外三堂堂主，說話這般婉轉，已是異數，此時被管秋霜當着圍視的衆人大聲叱喝，他依然毫無慍色，含笑道：「姑娘要待如何呢？」

管秋霜道：「我們要你領路，你不去也得去。」

到了此時，姚伯昌已經不能再忍了，呵呵一笑道：「姑娘莫要弄錯了。」

管秋霜道：「我弄錯什麼了？」

姚伯昌道：「姑娘踢傷鄢志清，咎在於他，咱們可以不說，但主要還是兄弟看在淩公子的面上，否則有人傷了本帮舵主，本帮豈能任人欺負？兄弟和淩公子也只不過在鎭江見過一面，因為淩公子是本帮一位金牌使者的義兄，算來不是外人，因此兄弟一再隱忍，不好撕破了臉，姑娘如果認為兄弟怕了二位，豈不是錯了？」

管秋霜道：「我不用你看什麼人的顏面，本姑娘說出來的話，一向沒有第二句，總之，今天你不肯帶路，也得帶路，敬酒不吃，罰酒就非吃不可。」

「哈哈！」姚伯昌回頭看了淩千青一眼，說道：「淩公子聽到了，這話是令妹說的！」

管秋霜叫道：「大哥，這件事，我會料理，你不用管了。」一面朝姚伯昌招招手道：「你身為紫衣帮堂主，大概有幾手功夫了，你只管使出來，看姑娘接得下接不下？」

姚伯昌外號九指判官，一支判官筆可判人陰陽，在江湖上也算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他一再忍耐，正是他老於江湖之故，如今聽管秋霜口氣極大，心中暗暗一動，立即撤出了判官筆來，嘿然笑道：「姑娘兵刃呢？姚某在外面領教。」正待退出門去。

管秋霜冷笑道：「姚堂主身手不凡，大概有三尺迴旋之地，就可以了，到外面去，大街上動手，豈不會驚動更多的人，至於兵刃嗎？本姑娘一向很少使用兵刃，姚堂主不是撤出判官筆來了嗎？我就徒手接你幾招好了。」

這話，眞會把姚伯昌活活氣死！他在判官筆上，下過三四十年功夫，不錯，判官筆以點穴為主，乃是短兵刃，有三尺方圓，足夠迴旋施展，但她要徒手和判官筆接招，豈非把九指判官，筆分陰陽的姚伯昌看扁了？

這話連淩千青聽了也不禁暗暗皺眉，嫌這位妹子太以託大了！

姚伯昌氣黃了臉，點頭道：「好，好，姑娘那就接着了。」

喝聲乍出，右手一探，一支黑忽忽的判官筆已經遞到了管秋霜的面前。

管秋霜伸出一隻白嫩纖細的玉手，忽然手掌一翻，一下就拂在姚伯昌的判官筆上，她沒有去抓，只是用手壓在筆上。

這一壓之勢，姚伯昌立時感到不對，因為遞出去的判官筆居然往下一沉。

他久經大敵，這一式原是試探性質，但不管如何，這一招旣然出手，筆上多少總貫注了幾分力道，對方翻手之間，就把筆壓得往下一沉，豈非顯示她掌上內力相當深厚了？

姚伯昌一驚，不待管秋霜變招，便已一個盤龍步繞到側首，再度發招，翻腕遞出。

那知管秋霜右手壓住判官筆，左手也迅捷拂了出來。

姚伯昌不使盤龍步，她這左手還拂不上，他這一繞到她左首，就好像是自己送上去的一般，判官筆才遞到一半，左肩已被她玉手手背拂中，但覺半邊身子驟然一麻，失去了勁力。

管秋霜已經收回手去，朝他笑了一笑，說道：「姚堂主，現在可以給我們領路了吧？」

這下，連淩千青都看得一呆，暗暗讚道：「這位管家妹子好快的手法！」

姚伯昌被她一拂就制住了半邊穴道，但他神志依然十分清楚，一張老臉扭曲着沉聲道：「妳待如何？」

管秋霜道：「你輸了，就應該帶我們到貴帮外三堂去問了。」

姚伯昌怒聲道：「你們可以把姚某殺了。」

淩千青道：「姚堂主，你帶我們去貴帮外三堂，設法和逢前輩取得連絡的，就沒你的事了。」

一面回頭朝管秋霜道：「門外還有四個姚堂主的隨從，你去要他們準備一輛車，好送姚堂主回去。」

一面揮手點了姚伯昌的穴道，一手取過判官筆。

管秋霜依言跨出酒樓大門，果見四個肩披紫氅毛的漢子，站在門口，這就揮揮手道：「你們姚堂主負了傷，還不快去叫一輛車子來送姚堂主回去？」

這四個漢子因未奉堂主命令，不敢入內，聽了管秋霜的話，其中一個問道：「你是什麼人？」

管秋霜道：「我自然是你們姚堂主的朋友了。」

那漢子問道：「姚堂主怎麼了？」

管秋霜道：「被人閉了經穴，我們無法解開，只好送他回堂上再行設法了。」

那漢子道：「老李，你快去叫一輛車子，直放鎭江。」

管秋霜心中暗道：「原來他們外三堂在鎭江。」

另一個漢子答應一聲，立即飛步往大街上奔去。

管秋霜回進店堂，悄聲道：「大哥，他們外三堂就在鎭江呢！」

一回功夫，門口果然馳來了一輛馬車，一名漢子走入酒樓，要待來扶姚伯昌。

凌千青道：「你們動不得，姚堂主傷在內腑，由在下兄弟二人扶他上車，你們去找四匹馬來，才能一路護送同行。」

那漢子道：「咱們馬匹，就停放在前街客店之中。」

凌千青道：「那就快去。」

那漢子回身退出。凌千青、管秋霜扶着姚伯昌走出酒樓，上了車廂。

四名紫衣帮的漢子留下了兩人，另兩個趕去客店取了馬匹回來，四人一齊跨上馬背，護着馬車，一同啓程。

一路上管秋霜只是催着車把式加緊趕路，那車把式知道紫衣帮不好惹，自然唯命是從，除了打尖吃飯，連夜趕程。

第二天巳牌時光，就巳趕抵鎭江。

四名漢子策馬前導，馬車一直馳到南郊，但見山嶺環抱，一條黃泥道路，倒也十分寬闊，兩邊林木清幽，鳥聲啁啾。

行不多時，馬車穿林而入，到了一處山麓，前面巳有一片莊院，圍着木柵，車子就在柵前停住，四名漢子中早巳有一個躍下馬背，飛步往莊院中奔了進去。

凌千青一掌拍開姚伯昌四肢被制的穴道，含笑道：「委屈姚堂主，現在請下車了。」

姚伯昌緩緩活動了一下手腳，才沉聲說道：「你們要把姚某刦持到什麼地方來了？」

凌千青道：「在下兄弟把姚堂主送到鎭江來了，不信姚堂主下車就知道了。」

隨着話聲，把他判官筆遞了過去，說道：「姚堂主別忘了隨身兵刄。」

姚伯昌憤怒的哼了一聲，一手接過判官筆，當先躍下車廂。

凌千青、管秋霜也隨着相繼跳下。

就在此時，只見莊院大門啓處，急步走出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身材魁梧，紫膛臉，連鬢鬍的青袍漢子，年在四十五六之間。

第二個中等身材，雙眉聚攏，臉色灰黑，嘴角下垂，也差不多五十左右。

這兩人身後，緊跟着幾名青衣大漢。

當先那個紫臉大漢，看到姚伯昌，不覺一怔，問道：「姚兄沒事了？」

凌千青含笑道：「姚堂主並沒什麼事，他只是給在下兄弟帶路來的，姚堂主，這二位是誰呀？」

灰黑臉漢子聽出凌千青的口氣不對，不禁臉色一沉，喝道：「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凌千青含笑道：「在下凌千青，她是我妹子管秋霜，請姚堂主帶我們找貴帮逢總護法和蕭壇主的，不知逢、蕭二位，可在貴堂？」

紫臉大漢雙目神光暴射，沉聲道：「你們把姚堂主怎麼了？」

管秋霜冷聲道：「你們不是看到了，姚伯昌不是好好站在你們面前麼？他可以走路也可以說話，只是不能運氣罷了。」

紫臉漢子仰首洪聲笑道：「好哇，你們兩個小輩，胆敢到紫衣帮外三堂上門尋釁！」

管秋霜冷笑道：「你才是小輩，姑娘的輩份，足夠當你祖奶奶呢！」

紫臉漢子聽得大怒，洪喝一聲，道：「來人呀！你們還不把這兩個鼠輩給拿下了？」

他喝聲出口，立即有七八名青衣漢子一陣「唰」「唰」輕響，掣出鋼刀，從門內飛步躍出，朝兩人圍了上來。

凌千青一擺手，喝道：「慢點！」

灰黑臉漢子沉聲道：「你們還有什麼遺言？那就快說。」

凌千青回頭道：「妹子，妳替姚堂主先解了被閉經穴再說。」

管秋霜伸出纖纖玉手，朝姚伯昌左肩一拂，解開了他被閉的經穴。

凌千青朗聲道：「二位大概是外三堂的堂主了，在下兄妹是想打聽貴帮逢總護法和蕭壇主的行蹤而來，二位如能見告，就不用傷了和氣。」

灰黑臉漢子沉笑道：「好小子，老夫不告訴你們，難道還怕傷了和氣不成？」

管秋霜心中仇怒交織，叫道：「大哥，這種匪類，有什麼好和他們說的？他不肯說，我就非要他說不可！」話聲出口，人巳倏然飛起，凌空朝階上灰黑臉漢子撲了過去。

那七八名青衣漢子吆喝一聲，擧刀就砍。

凌千青到了此時，身形飛旋，鏘然劍鳴，青藤軟劍出鞘，但見青光乍亮，緊接着就聽到一陣「錚」「錚」輕震，和幾個漢子的驚呼之聲同時響起，圍上去的七名漢子，手中的鋼刀，悉被削斷，個個駭然後退。

那灰黑臉漢子眼看管秋霜飛身撲來，口中沉笑一聲：「來得好！」擧手一掌，發出一道強勁的掌力，迎面拍去。

管秋霜撲來的身子在空中柳腰一扭，避開掌風，雙手突然洒出一片錯落指影，朝灰黑臉漢子當頭罩落。

灰黑臉漢子一身武功也是不弱，脚下移形換位，雙手連發，一口氣拍出三掌。

但他這三掌堪堪拍出，突覺肩臂等處，至少被對方指風擊中了四五處穴道，雙臂就軟軟的垂了下去。輕風一颯，管秋霜也飄然落到他面前。

紫臉漢子眼見同伴被制，管秋霜飄身落地，他一聲不作，閃電般撲到管秋霜身後，十指如錐，猛向她背上插下。

這一手不但快，而且招式毒辣，若是給他插上，管秋霜背上就得留上十個窟窿了。

那知管秋霜生似背後長着眼睛，身形一晃，便自避開，倏地轉過身來，劍光一閃，慘嗥乍起，紫臉漢子插下的雙手，巳被齊腕削斷，血流如注，痛得他往後便倒，昏死過去。

管秋霜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柄寒光耀目的長劍，朝灰黑臉漢子一指，哼道：「你也不是好東西，姑娘要給你一點薄懲。」劍光朝他右肩一挑。

灰黑臉漢子身子被制，半點動彈不得，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右肩一條主筋，巳被挑斷，一條右臂從此成了殘廢。

那姚伯昌手中握着判官筆，心裏對兩人憤怒巳極，在凌千青一劍削斷七名漢子鋼刀的同時，口中沉笑一聲：「凌公子，姚某倒要領敎領敎！」

話聲出口，右手判官筆一記「倒轉乾坤」，朝凌千青當胸扎到。

凌千青長劍劍脊朝他筆上拍出。

姚伯昌冷笑一聲，身軀一矮，像陀螺般轉近過來，左手一揚，又是一支判官筆從側點到。

他原有一對判官筆，在蕪湖酒樓，只取用了一支，此時巳知這兩個年輕人不易對付，他一路上積壓着無比的氣怒，一古腦兒要發洩出來，雙筆齊施，立意要制住凌千青，方洩他心頭之怒，一對判官筆使得快捷凌厲，又穩又狠，出手像雨點一般，記記都朝凌千青的全身要害大穴扎來。

凌千青不想傷他，右腕揮動，長劍使的雖是「乙木劍法」，只是忽虛忽實，聲東擊西，和他纏鬬。

管秋霜很快就住手了，眼看凌千青還在和姚伯昌激戰未下，口中叫道：「大哥，你讓我來好不？」

凌千青含笑道：「我是要姚堂主自己知難而退，他究是領着我們來的，沒有他，我們還找不到這裏呢！」

姚伯昌聽得大怒，厲聲道：「姚某和你拚了！」雙筆驟然一緊，一記「上下交征」，一個人直欺而上，右筆取眉心，左筆取小腹，當眞是拚命的打法。

凌千青大笑道：「姚堂主，你眞不知進退，憑你能傷得了在下麼？」

長劍同樣使了一記「上下交征」，「叮」「叮」兩聲，劍尖正好點在扎來的筆尖之上，把姚伯昌震得後退三步！

姚伯昌心頭方自一驚，暗道：「此人劍法果然勝過自己甚多！」

再定睛看去，這一瞬間，自己對面的凌千青竟然不見了蹤影！

突聽得凌千青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姚堂主，還是棄去手中雙筆，跟我們進去吧！」

聲音入耳，腦後「靈台穴」上，巳被一支尖利冰冷的劍尖給抵上了。

「不用進去了。」

忽有人沉喝一聲，擧步從大門走出，嘿然道：「姓凌的，你找本座何事？還不快把姚堂主放開了？」

凌千青目光一抬，這走出來的正是蕭成化。

凌千青看到了，管秋霜自然也看到了，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長劍一指，嬌聲叱道：「姓蕭的惡賊，你拿命來！」身形像風飄柳絮，倏然欺近過去，寒光飛洒，接連劈出兩劍。

這兩劍有如閃電一般，一劍直刺當胸，一劍反削頸項，快到無以復加。

蕭成化雖有一身武功，但沒料到管秋霜一見面就出手，而且欺進如風，發劍如電，他幾乎連拔劍的時間都來不及，急切之間，身子一個輕旋，避開了第一劍，再急忙一個側身，避開第二劍，左手在匆忙之間，拍出了一掌，但管秋霜第三劍又急如星火，朝眉心點到。

蕭成化是紫衣煞神的大弟子，不但武功巳得眞傳，平日裏也是見多識廣，看到管秋霜手中長劍寒光奪目，劍風森寒，心知是一柄犀利名劍，自然不敢輕攖其鋒，只得再次偏頭旋身，避讓過去，右手在旋身之際，隨着斜拍一掌。

管秋霜一連四劍，都被對方避過了，咬牙冷哼道：「惡賊，看你躲得過姑娘幾劍？」

口中喝着，右手一緊，刷刷刷，又是三劍，連綿刺出，三劍之後，緊接着又是三劍，銜接而至。

蕭成化長劍在腰，就是沒有拔劍的工夫，一個人在一片綿密的劍影中，有如凍蠅鑽窗，連遇險招，直到第十一劍上，才乘隙斜掠而出，「鏘」的一聲，立即掣劍在手。

但他長劍堪堪出鞘，管秋霜第十二劍也追擊刺到。

蕭成化巳是怒極，揮手一劍，橫掃而去。

他在這一劍上，用十成力道，劍勢如怒海狂瀾，匹練橫飛，志在硬砸對方長劍。如以功力而言，他自思足可把管秋霜的長劍震得脫手飛出。

但他劍勢甫發，管秋霜長劍忽然一沉，身形下蹲，劍使「老樹盤根」，貼地向左掃去。

蕭成化橫掃的一劍，揚空一閃，從管秋霜頭頂劈過，管秋霜貼地左掃的一劍，巳將掃到蕭成化的脚踝。

這一劍給她掃上了，蕭成化的雙足，就得立被削斷。

蕭成化此刻足尖點地巳經來不及了。他猛地吸了一口眞氣，一個人朝上直拔而起。

管秋霜脚尖上昂，一招「擧火燒天」朝上追擊身在半空的蕭成化，口中大喝一聲，演了一式「蜘蛛掛空」，背脊一弓，雙脚往上提起，緊接着劍先人後，倒劈而下。

管秋霜手腕一振，變成「三花聚頂」，劍尖漾起三朶劍花，沿着對方的長劍截去。

「噹」！「噹」！「噹」！三聲金鐵狂鳴，蕭成化吃虧在身在半空，管秋霜是心切父仇，使出了全力，這一下蕭成化被震得一個觔斗往上翻起，管秋霜也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但是管秋霜咬緊銀牙，又是一聲嬌叱，右腕一抖，把一柄長劍脫手朝蕭成化擲去。

本來雙方這場比劍，並未分出勝負來，這脫手擲劍，實是不智之擧！

凌千青看得心頭一急，只怪管秋霜太輕敵，因爲妳長劍脫手，不一定刺得中對方；但蕭成化翻了一個觔斗之後，很快可以瀉落，那時向妳搶攻過來，妳豈非巳空了雙手？

這情形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管秋霜擲出的長劍果然沒有刺中蕭成化，蕭成化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雙脚一沉，以最快的速度往下瀉落。

凌千青暗叫了聲：「要糟！」正待搶出，只見管秋霜擲上去的長劍，在空中掉了個頭，突然轉快，一下朝蕭成化當頭直劈而下，好像有人在空中發劍一般！

這下大出凌千青的意外！

不，更出蕭成化的意外，再待封架，已是不及，忽忙之間只好身形一側，避開劍勢，但他還是慢了一步，口中悶哼一聲，血光乍現，一隻左臂，已被劍光劈落，痛得斜掠出去。

管秋霜早已一弓身，飛掠過去，右手一探，就接住了長劍，身法之快，一晃即至。

凌千青看得暗暗驚奇，突然想起管秋霜說過的話來：她師父自稱姜太公，傳給她的輕功叫「縱地金光法」，劍是「誅神劍」。她方才祭起的長劍，豈非就是「誅神劍」，這掠出去的身法，豈非就是「縱地金光法」？看來她師父果然是名符其實的姜太公了！

管秋霜一下接住軟劍，柳眉一挑，鳳目之中冷芒飛閃，反手一抬，長劍又掙得筆直，指着蕭成化，切齒道：「惡賊，你殺我全家二十九人，我要在你身上，連刺二十九劍，再挖出你的心來，現在只是第一劍，你小心了！」

話聲一落，人已直欺過去，劍光連閃，左右分刺。

蕭成化左臂已斷，鮮血染紅了半身衣衫，他連止血都來不及，雙目通紅，厲聲笑道：「小丫頭，老子要砍下妳的兩條手來！」

右手揮舞長劍，猛奔管秋霜面門。

兩條人影方自一合，劍光已如狂濤般湧起。

「住手！」喝聲未已，緊接着響起「噹」！「噹」兩聲金鐵狂鳴，兩個人只覺手臂被震得隱隱發麻，劍光、人影乍然分開，兩人中間已多了一個高大人影，一手執着一柄又長又闊的青鋼劍，硬自把兩人分了開來。

這人，正是紫衣帮的總護法逢老大。

凌千青一直注視着兩人，也只覺一條淡淡的人影投入兩人劍光中，根本沒看清他如何把兩人架開的，心頭止不住暗暗一凜，忖道：「此人身手果然非同小可。」

管秋霜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一手橫劍當胸，鐵青着臉色，冷笑道：「逢老大，是你，你是姓蕭的帮兇，姑娘正要找你，那好，我先殺了你，再找姓蕭的算清血賬，也是一樣。」

話落劍發，一招「乘龍引鳳」，劍光直逼逢老大面前。

逢老大聽得一頭霧水，眼看劍光逼近，趕忙闊劍一翻，壓住了管秋霜的軟劍，說道：「姑娘你說什麼？」

管秋霜道：「什麼都不用說，血債血還，難道你們還要賴麼？」

「刷」的一聲，軟劍翻起，一記「鳳凰點頭」，又朝逢老大刺出。

逢老大闊劍一架，喝道：「姑娘且請住手，有什麼事，總得把話說清楚了。」

「不用再說。」管秋霜厲聲道：「姑娘今天對你們紫衣帮要大開殺戒。」

她忽然往後連退了四五步，軟劍當胸直豎，和逢老大相對而立，雙目殺氣稜稜，凝視對方，久久不動，但她直豎的劍尖，却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劍身上寒光似乎愈來愈盛。

逢老大是當今劍術大家，這情形豈會看不出來？心頭不禁大為凜駭，暗道：「這姑娘年紀極輕，居然會練成如此高深的劍法？」

心念這一轉，也不敢稍作絲毫大意，闊劍橫胸，腳下不丁不八，全神貫注着管秋霜。

凌千青也已看出情形不對，心頭暗自焦急，看兩人的情形，不動則已，這一動，定然石破天驚，十分厲害，管家妹子究竟年紀尚輕，如果比拚劍上內力，又豈是練劍數十年的逢老大的對手？

就在此時，只聽得管秋霜一聲嬌叱，右腕一抖，又把她那柄軟劍朝空中奮力擲去。

她又祭起「誅神劍」了！

凌千青弄不清楚她此時祭起「誅神劍」，又有何用？

方才蕭成化是身在空中，從空中瀉落下來，也許驟不及防，但此時逢老大手握闊劍，虎視眈眈的就站在她對面，妳祭起長劍，他只須闊劍一撩，就可把妳軟劍震落了。

就在凌千青心念轉動之際，只見管秋霜祭起的軟劍「呼」的一聲，直射上去三丈來高，這一射之勢，就寒光大盛，引用一句「劍氣直衝牛斗」，差可相比，那劍光射到三丈高處，忽然掉轉頭來，朝逢老大當頭直刺而下。

照說，逢老大只須輕輕向旁一躍，即可避開，那柄直落的軟劍自會一下插入地上，但逢老大竟然沒有旁躍開去，他臉上神色似乎十分凝重，身形一伏即起，闊劍才向上撩出。

但聽一陣錚錚連珠暴響，急驟如雨，幾乎有十數聲之多，然後「呼」的一聲，軟劍才被逢老大紫出，朝管秋霜手上飛去，管秋霜一把接住了劍柄。

這一快速而奇怪的撩劍，除了凌千青，別人根本沒看清楚逢老大在這一伏一起的時間，他已接連使出了十幾招劍法，才把筆直刺下來的軟劍撩開。

若非逢老大，也真難抵擋得住。

逢老大一張紅臉上，已然隱見汗水，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朝管秋霜苦笑道：「姑娘好劍法，逢某生平還是第一次遇上，姑娘究竟和敝帮有何深仇大怨，能否先說清楚，不然逢某喪生在姑娘劍下，豈不冤枉？」

以逢老大的身份，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管秋霜方才祭起的「誅神劍」該有何等厲害了！

管秋霜冷笑道：「說說清楚？難道你心裏還不清楚？」

蕭成化經過這一陣休息，斷臂血已止住，他右手掄劍，走了上來，一臉殺氣的朝逢老大躬身一禮，說道：「總護法，不用和她說了，斷臂之仇，兄弟非向她要回兩條臂膀來不可！」

「斷臂之仇！」管秋霜哼道：「我和你仇深似海，用你一條命抵二十九條命，我還嫌差得太多了呢！」

逢老大臉色一沉，朝蕭成化道：「蕭堂主，你聽到了沒有，目前不是你的斷臂之仇，而是這位姑娘向紫衣帮索取二十九條命的，你能不讓老夫問問清楚嗎？」

說到這裏，轟臉朝管秋霜道：「逢某在紫衣帮職司總護法，姑娘要索二十九條

命，逢某自信還担當得下來，只要姑娘說明原委，曲在敝帮，逢某自會稟明帮主，給姑娘一個公道，還望姑娘從實賜告。」

凌千青聽他口氣，似是真的不知真相，這就說道：「妹子，逢前輩也許真的不知，我們應該把話說清楚了。」

「好！」管秋霜含着滿眶淚水，沉聲道：「我叫管秋霜，我爹叫管崇墀……」

「這個逢某知道。」逢老大道：「三天前蕭堂主向令尊尋仇，逢某不是已把蕭堂主召回來了麼，令尊賣逢某薄面，已把事情揭開了……」

「揭開？」管秋霜冷冷重重的哼了一聲，忍不住流下淚來，說道：「誰知道你們紫衣帮的人說話不算話，竟然去而復回，家父和莊中二十八名男女，悉數被姓蕭的惡賊以重手法擊斃，女報父仇，向你們索回二十九條性命，難道不應該嗎？」

逢老大聽得悚然動容，說道：「管鏢頭和貴莊二十八人悉數喪生在重手法之下？這是那一天的事？」

「還有那一天？」管秋霜氣怒的道：「就是你們走後不久發生的。」

逢老雙眉微皺，問道：「凌少兄和姑娘是否在場？」

管秋霜道：「我和凌大哥在場的話，早就把姓蕭的惡賊剁成肉泥了。」

蕭成化洪聲喝道：「小丫頭，妳少胡說，老子那晚跟隨逢總護法連夜離開南陵，妳如不信，可以問問逢總護法，還有一個人證，就是凌千青的義妹畢秋雲，老子就是殺了管崇墀，也毋須抵賴。」

逢老大朝他一擺手，制止住他的話頭，一面朝凌千青、管秋霜二人問道：「當晚凌少兄和管姑娘又去了那裏呢？」

凌千青道：「我們去了南陵城中。」

他把找尋聶小香，趕去南陵，私回到管家莊，發生巨變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逢老大口中「唔」了一聲，回頭朝蕭成化問道：「老夫記得那晚趕去管家莊，曾經在半路茶亭松柱上貼有本帮一張符信，那是說：在三里之內蕭堂主已經清了道了？」

蕭成化應了一聲「是」，說道：「在下已在各處路口，確曾派了人。」

逢老大接着問道：「在當時可曾發現什麼道上朋友，或形迹可疑的人麼？」

蕭成化道：「沒有。」

「這就奇了。」逢老大皺着雙眉，口中「唔」了一聲，抬目朝凌千青問道：「那麼凌少兄可曾找到那位聶姑娘了麼？」

凌千青道：「沒有。」

「唔！」逢老大口中又唔了一聲，目光一瞥凌千青、管秋霜，以及蕭成化、姚伯昌等人，說道：「此事既然牽連到敝帮，二位又找到了這裏，說不得只好驚動帮主了。」

他話聲一落，就接着道：「凌少兄可否先替姚堂主解了穴道？」

凌千青道：「可以。」

揮手一拂，替姚伯昌解了穴道。

逢老大朝姚伯昌吩咐道：「你先領凌少兄、管姑娘二位，到客室奉茶，老夫進去稟報過帮主，再來奉請二位。」

說完，闊劍一收，轉身往裏行去。

姚伯昌朝兩人拱拱手道：「二位請隨兄弟來。」

當先舉步，朝門內走去。

人家既然這麼說了，凌千青、管秋霜也只好各自收起軟劍，在姚伯昌身後，跨入大門，由左側長廊，進入一間客室。

姚伯昌拱拱手道：「二位請坐。」

凌千青、管秋霜也不客氣，各自在椅上坐下，姚伯昌也跟着坐下，算是作陪。

過了足有一頓飯的時光，才見一名青衣大漢急步走入，朝姚伯昌施了一禮，說道：「姚堂主，神君召見二位來客。」

姚伯昌急忙站起身，朝凌千青、管秋霜二人拱拱手道：「帮主召見二位，在下替二位帶路。」

說完話，抬手肅客，自己走在前面領路。

凌千青心中暗道：「紫衣煞君兇名久著，今日之事，只怕很難善了。」

他和管秋霜跟着姚伯昌身後，出了客室，一路往後行去，穿過小天井，迎面階上一排五間，中間是一座大廳。

姚伯昌引着兩人走到左首一間廂房門首，便自停步，躬身道：「啓稟神君，凌千青、管秋霜二位來了。」

裏面傳出逢老大的聲音說道：「請他們進來。」

姚伯昌回身說道：「二位請隨在下進去。」

跨進左廂，這是一間很寬敞的起居室，中間一張大圈椅上，大馬金刀端坐着一個身穿紫緞團花長袍的紫面老者。

這老者不用說就是紫衣煞君了，只見他生得濃眉如帚，雙目細長有光，雙眉之間，有三道很深的直紋，雙顴高聳，獅鼻闊口，頷下留着尺許長的蒼髯，貌相極為威重，但他臉上却帶着微笑。

在他下首右邊一張椅上，坐着的則是逢老大。左首站的是蕭成化。

姚伯昌讓凌千青、管秋霜走在前面，自己也相繼而入。凌千青朝紫衣煞君拱手一禮，說道：「在下凌千青，妹子管秋霜見過帮主。」

管秋霜因凌大哥這麼說了，也好跟着抱了抱拳。

紫衣煞君雙目如電朝凌千青投來，點點頭道：「老夫義女秋雲，聽說和你是結義兄妹？」

凌千青俊臉一紅，說道：「當時霍姑娘女扮男裝，化名畢雲秋，和在下在鎮江試劍會上相識，談得投機，結為兄弟，在下一直不知他是女的，直至前幾天帮主門下蕭壇主向管家莊尋仇，畢賢弟要管叔叔作證，聲言向蕭壇主報雪親仇，在下方知她是霍帮主的義女。」

「哈哈！」紫面煞君忽然洪笑一聲道：「有意思！」

他這聲洪笑，聲震屋瓦，他笑得凌千青甚是尷尬。

紫衣煞君又道：「你是茅山白雲觀木道長門下？」

凌千青應了聲「是」。

「很好！」紫衣煞君這聲「很好」是對凌千青說的，言中頗有嘉許之意，接着轉臉朝管秋霜問道：「管姑娘，妳師父是誰？」

管秋霜看他跟凌大哥提到義女霍秋雲

，說什麼「有意思」，又說「很好」，好像是在相親一般，心裏就感到不是味道，聞言冷聲道：「我不是來和帮主攀親的，我師父是誰，和我來意毫不相干，帮主應該問問我的來意才是。」

紫衣煞君三十年前就縱橫關外，威震江湖，從沒有人敢對他如此說話的。

管秋霜這番話，聽得坐在帮主下首的逢老大臉上都變了色。

就是凌千青也覺得妹子這樣說，未免太過份了。

紫衣煞君不禁一呆，他也從沒想到一個小女娃敢對他這般說話，目光望着她，一手捋着蒼髯，微笑道：「好，老夫就聽聽管姑娘的來意。」

他居然沒有動怒。

管秋霜道：「我是向紫衣帮討還血債來的，先父和管家莊二十八條人命。」

紫衣煞君道：「姑娘令尊和管家莊二十八條命，都是紫衣帮的人殺害的麼？」

管秋霜一指蕭成化，切齒的道：「蕭成化是你大弟子，還是紫衣帮的壇主，難道不是紫衣帮的人麼？」

「管姑娘放心。」紫衣煞君點頭道：「只要是紫衣帮的人殺害的，老夫自會還妳公道。」

一面回頭朝蕭成化問道：「成化，你如何說呢？」

蕭成化趕忙躬身道：「師父在上，弟子當晚原是向管崇墀報昔年一掌之仇去的，後來師妹要管老鏢頭作證，向弟子尋仇，正和弟子動手之際，總護法趕到，要弟子和師妹隨他同來，弟子和師妹是跟隨總護法走的，此事有總護法可以作證。」

逢老大欠身道：「蕭壇主和秋雲姑娘是隨同屬下一起來的。」

紫衣煞君又問道：「你可曾帶了人去嗎？」

蕭成化道：「弟子帶去的人，當時就都隨弟子撤走了。」

紫衣煞君抬目朝管秋霜問道：「管姑娘當時可曾在場？」

管秋霜道：「蕭成化走了之後，凌大哥為了找聶姐姐，我和凌大哥一起去了南陵客店，並未在場。」

紫衣煞君問道：「妳聶姐姐是個什麼人？」

逢老大在旁道：「聶姑娘叫做聶小香，是朱九通師妹的弟子。」

紫衣煞君問道：「朱九通師妹門下，到管家莊去做什麼？」

凌千青看他問到聶小香不禁俊臉一紅，還沒答話。

逢老大道：「此事經過，屬下略知一二，聶小香的師父柳鳳嬌，就是凌少兄的殺父仇人，她聽凌少兄投在木道長門下，下山之日，就要聶小香前去盜劍，後來凌少兄為了卓一絕，龍在田被朱九通所刦持，找上仙女廟，也被朱九通所擒，因在地窖之中，聶小香偷偷把凌少兄，和本帮沈若華等人一起放了出來，凌少兄勸她棄暗投明，就把她一起救出來了，凌少兄大概想把她安置到管家莊去，事情就是這樣的了。」

「唔！」紫衣煞君一手捋着蒼髯，沉吟道：「聶小香背師出走，朱九通豈肯干休？」

這話聽得凌千青心頭猛然一動，忖道：「看情形聶小香不像是紫衣帮擄來的了，難道會是柳鳳嬌……」

紫衣煞君接着又道：「管姑娘，妳和凌少兄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大概三更過後。」管秋霜接着就把自己和管大哥回轉管家莊，父親和莊中二十七人全已遭了毒手，詳細說了一遍。

紫衣煞君道：「管姑娘和凌少兄都不在場，怎能說令尊和管家莊的人，是蕭成化殺害的呢？」

「除了他不會有別的人了。」管秋霜目含珠淚，說道：「因為蕭成化到管家莊尋仇，當着先父出他門下一個叫伍通的人，從懷裏取出一張名單，曾說：南陵管家莊、莊主先父、女兒管秋霜、大弟子全長根、莊丁一十八名、婢女兩名、老婆子一名、廚房司廚一名、火夫一名、雜工三名、共計二十九人，蕭成化問先父人數可對？他要照單全收，管家莊除了我，連先父共二十八人，全遭毒手，除了蕭成化，還第二個人麼？」

紫衣煞君轉臉問道：「成化，你可說過此話？」

蕭成化俯首道：「這話弟子說過。」

「蠢材！」紫衣煞君哼了一聲道：「你可知道在沒有下手之前，多說無益，如今人不是你殺的，就因你說過這一句話，就給你揹了黑鍋？」

這句話，原也是實情，但聽在管秋霜耳中，卻成了紫衣煞君有意袒護了，不禁冷冷一笑，道：「霍帮主的意思是說我爹和管家二十八條人命的兇手不是紫衣帮的了？」

「哈哈！」紫衣煞君忽然怒笑一聲道：「管姑娘，妳詞鋒犀利，咄咄逼人，這話可是說老夫偏袒門人麼？」

管秋霜道：「難道不是？」

「好！」紫衣煞君口中沉聲說了個「好」字，接着道：「老夫本來只要告訴妳一句話，令尊等二十八條命，並不是霍某門下蕭成化所殺，因為蕭成化不敢對老夫說謊，逢總護法更不會對老夫說謊，蕭成化當晚是隨逢總護法回這裏來的，殺害令尊，必然另有兇手，至於兇手是誰，與本帮無關，本帮也毋須代姑娘緝兇……」

管秋霜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我替父報仇，要手刃仇人，本來用不着別人緝兇。」

「哈哈！」紫衣煞君又是一聲大笑，說道：「現在老夫不得不管了。」

管秋霜道：「為什麼？」

紫衣煞君細長雙目之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光芒，怒聲道：「令尊和管家莊的人，若是被人亂刀分屍，也與本帮無關，但聽姑娘剛才述說的情形，那兇手居然意圖移禍本帮，殺害令尊等人的手法，竟敢冒充老夫獨門手法『紫煞無痕掌』，只此一點，老夫就非把他找出來不可，一月之內，老夫可以還姑娘一個公道。」

管秋霜又說道：「如果兇手是蕭成化呢？」

「不論他是不是兇手。」紫衣煞君道：「一月之內，老夫如果查不出兇手，就以蕭成化抵數，任憑妳管姑娘處置，管姑娘是不是滿意了？」

凌千青朝管秋霜道：「妹子，霍帮主一言九鼎，那就等一個月再說了。」

管秋霜說道：「那好吧，那就如帮主所言，一個月後，我再來聽候霍帮主的答覆。」

「哈哈！」紫衣煞君沉笑一聲道：「你們大鬧紫衣帮，就這樣要走了麼？」

管秋霜道：「霍帮主要如何呢？」

紫衣煞君道：「老夫念妳心切父仇，也不難為於妳，但在這一月之中，老夫要屈留二位，在我紫衣帮中作客，等老夫找出兇手，你們方可離此而去。」

管秋霜道：「霍帮主是要把我們留下來？」

紫衣煞君道：「老夫正是此意。」

管秋霜道：「我們不願意呢？」

「老夫言出必踐！」紫衣煞君嚴肅的道：「你們不願留下，也得留下。」

這話已經沒有轉彎的餘地了。

管秋霜道：「這麼說，我們只有硬闖了。」

「不錯！」紫衣煞君洪笑一聲，說道：「殺人兇手老夫要查，但你們闖到本帮外三堂來，連傷多人，老夫若是不把你們留下，紫衣帮就不用再在江湖立足了，除非你們能勝得過本帮護法堂的人，硬闖出去。」

管秋霜櫻唇輕輕一撇，說道：「這也不算是什麼難事，只是如果我們出手傷了人，霍帮主又會說我們連傷多人了。」

紫衣煞君一張紫臉，現出了一層鬱怒，洪笑道：「紫衣帮若是留不下你們兩個，這紫衣帮也就得解散了，二位出手之時，只管放手施為，若有死傷，那是他們學藝不精。」

逢老大眼看帮主已被管秋霜激怒，老實說自己護法堂十二位護法之中，雖然都是武功高強之士，但若論劍法，只怕沒有一個人接得下管秋霜那招長劍脫手的怪招來。

這就一手摸着蒼鬚，朝紫衣煞君以「傳音入密」說道：「帮主明鑒，管姑娘精擅劍術，尤其脫手擲劍，極似馭劍術，連屬下都只能勉強‧住，各位護法，只怕並非其敵，若是讓大家傷在她劍下，那就更不好了。」

紫衣煞君聽得濃眉微微掀動，心中暗道：逢老大是中原道上數一數二的劍術大家，他一支闊劍，很少有人走得出二十招，他居然會說出這女娃兒脫手擲劍，極似馭劍術，連他都只能勉強可擋，此話自非虛語了。

但自己身為一帮之主，話已出口，如何能收得回來？

管秋霜回頭看了凌千青一眼，說道：「大哥，霍帮主既然這麼說了，只要是霍帮主劃下道來，我們接着就是了，你說可好？」

紫衣煞君突然大笑一聲道：「老夫聽說管姑娘有一招脫手擲劍的絕技，頗思一鬪，這樣吧，老夫徒手接妳一招，只要這一招上，雙方能不分勝負，就算妳勝了，二位就可離此而去，管姑娘意下如何？」

紫衣煞君掌下，毀過多少一等一的高手，不然江湖上如何會稱他為「煞君」的呢？

凌千青怕紫衣煞君傷了管秋霜，忙道：「霍帮主有意賜教，還是在下向霍帮主討教好了。」

管秋霜道：「不，霍帮主指名要瞧瞧我的脫手擲劍，自然該我出手的了。」

一面朝紫衣煞君道：「霍帮主說的，小女子完全同意。」

紫衣煞君含笑道：「如果管姑娘接不下老夫一掌，二位就得在敝帮屈留一月，凌少兄是否也同意了？」

管秋霜道：「我同意了，凌大哥自然也同意了。」

「好！」紫衣煞君隨着話聲，霍地從大圈椅上站了起來，點頭道：「咱們到外面去，老夫就去試試妳的脫手擲劍的威力如何。」

他站了起來，逢老大自然也跟着站起來了。

紫衣煞君朝凌千青、管秋霜二人一抬手：「二位請。」

凌千青抱拳道：「帮主請先。」

紫衣煞君也不客氣，虎步龍行往外行去。

逢老大含笑道：「凌少兄，現在該兩位請了。」

凌千青抱拳說了聲：「有僭。」就和管秋霜跟在紫衣煞君身後，走出天井。

紫衣煞君已在天井中站停，目注管秋霜，問道：「管姑娘兵刃呢？」

管秒霜道：「我使的是軟劍！」

右腕一抖，只聽「錚」的一聲，一道銀虹，從袖中電般飛出，手中已經多了一柄抖得筆直的細長長劍。

紫衣煞君道：「好劍！」

逢老大一直想不出管秋霜那一記脫手擲劍的奇招，究竟是何來歷，直到此時，管秋霜又亮出劍來，看到她軟劍劍尖，形如如意，突然想起一個人來，暗道：「莫非她使的會是『誅神劍』？」

其實管秋霜軟劍劍尖形如如意，他早就看到了，只是現在才想起來而已。

一念及此，不由心頭大大震動，暗道：「她手中如果眞是『誅神劍』，那麼這位老人家可比茅山道人更得罪不起了！」

一面急忙以「傳音入密」朝紫衣煞君道：「這位管姑娘手中的，極似『誅神劍』，帮主務必掌下留神，放她走吧！」

紫衣煞君望了逢老大一眼，覺得總護法今天怎的如此胆小起來？一面暗暗功凝右掌，洪笑一聲道：「管姑娘既已亮出劍來，那就請發招吧！」

管秋霜道：「霍帮主要我祭劍麼？」

紫衣煞君大笑道：「老夫和妳約定了就是要看看妳的脫手擲劍功夫，姑娘何須客氣？」

「好！」管秋霜一張嬌如春花般的臉上，神色忽然變得凝重，說道：「本來這招劍法，我師父一再告誡我不准輕使，但今天霍帮主一再相逼，小女子就不得不使了。」

紫衣煞君嘿然道：「管姑娘只管施為，如果老夫也被妳砍下一條右臂來，江湖上從此就沒有我紫衣煞君這個名號了。」

（未完・十三）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奪命書生



魏家有災難

金陵「夫子廟」，在秦淮河北的貢院街上，背臨秦淮河。這地方，一如北平的天橋；是處五花八門，吃喝玩兒樂，應有盡有的所在。所以有人說：到了南京沒逛「夫子廟」，那等於白到過南京。

雲一龍，二十七八歲的年紀，微黑的臉孔，高高的身材，穿着一件青綢長衫，黑嗶嘰面子的皮底鞋，風度翩翩，擧止瀟灑，看他那文質彬彬的氣度，儼然是位濁世佳公子，出身富豪之家的闊少。

然而，事實上他却是……

×　×　×

華燈初上。

雲一龍在夫子廟的一家小酒館兒裏喝完了最後一杯酒，站起身子，掏出十幾個銅子兒往桌上一放，緩步出了小酒館兒，背負着手，瀟洒地走向夫子廟左的一座大竹棚子。

大竹棚子門口掛着厚厚的布簾兒，遮住了竹棚子裏的事物；布簾兒兩旁各站着一個身胚粗壯，擄着袖子，氣勢虎虎的黑衣漢子。

「姓雲的！你怎麼又來了。」

雲一龍剛走到大棚子門前，兩個黑衣漢子右邊的一個立刻瞪了眼發了話。

「過不去了，沒辦法。」雲一龍聳聳肩胛，攤了攤雙手。

「敢情你是吃定這兒……」

「你這是什麼話，一年多了，這兒的人誰不知道我在這兒從沒玩過假，耍過詐

小姐求援手

，每一回都完全靠的是運氣，眞本領。」

這的確是事實，那黑衣漢子不由啞了口。

雲一龍却一笑抬手，掀開了那厚厚的布簾兒。

布簾兒掀處；熱氣、人聲外湧，汗味、烟味撲鼻。這是秦淮河一帶唯一沒有脂粉香的地方。

大竹棚子的棚頂上懸吊着五盞大燈，那明亮的燈光，照得整個棚子裏光同白晝。每一盞大燈下面擺着一張大方桌，四周圍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形形色色，那一類的人都有。

五張大方桌上，有的是一翻兩瞪眼的牌九，有的是那聲音聽來「叮噹」清脆在大海碗底滴溜溜亂轉的骰子，有的是單雙、押寶。

那圍在方桌四週的人，有的是滿頭大汗，額上青筋暴露，有的雙眼瞪得像兩隻銅鈴，有的則是喜笑顏開；裂開嘴巴。

原來這是座大賭棚，大賭場。別小看這座賭棚是竹子搭的，可却是處一點也不誇張的藏龍臥虎之地。

雲一龍一進賭棚，那本來是呼喝、嘈雜鬧成一片的聲音，立卽靜下來了一半；那另一半因是全神貫注賭局上，要不然，整個賭棚非刹時寂靜，鴉雀無聲不可。

呼喝、嘈雜間的突然一靜惹人注意，靠後牆地方垂簾掀動，從垂簾後伸出個腦袋；那是個臉孔瘦削的中年漢子。他看到

雲一龍神色先是一怔，隨即連忙由垂簾後面走了出來，迎上雲一龍一拱手，臉上陪着勉强的乾笑：「雲老哥！彼此都是混飯吃的，這年頭混飯吃不容易，你這不是砸朋友們的飯碗……」

「沒錢用了，船上還掛着帳，我不來弄幾個，你給？」雲一龍兩眼一翻。

「雲老哥這是說笑話，一年多了，你在這地盤兒上闖出了名，那一次進來不都是裝滿了口袋出去……」

「那是不錯，可是我這手來那手去，大洋錢化到那兒了，這地方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知道。」

「這樣好不？」那痕削臉孔中年漢子說：「你雲老哥要多少，只管說一聲，我如數奉上，算是我帮忙朋友。」

「不行！」雲一龍頭一搖說：「秦老二！如此一來，我豈不成了霸王硬上弓，吃伸手飯的了。這樣吧，從今兒個起，我自己定個規矩，無論那一桌，不管多少，只三把，絕不過三，怎麼樣？」

「雲老哥！這話可是你說的。」秦老二大喜。

「我姓雲的沒別的好處，可是向來說一句算一句。」

「雲老哥！君子不擋人財路，我這裏先謝謝了。」秦老二兜頭一揖，立即轉過頭去揚聲叫說：「諸位！雲老哥從今天起訂了一個規矩，無論那張桌上，不管輸贏，他只來三把，絕不過三……」

滿棚子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有人說：「早該有這麼個規矩了，不然誰敢讓他入局？」

忽然有人發出了一聲怪叫：「老雲！大概是船上的侍候你舒服了吧……」

這話立刻引起了滿棚子的笑聲。

「不錯。」雲一龍笑笑說：「那娘兒今天特別賣力，可是我也想通了，我好不容易撈足了，又全數便宜了她們，實在犯不着，今後不管多少，只要夠吃夠用夠樂的就行了。」

「好！這才是，無底大深坑，什麼時候塡得滿？別做那寃大頭了。來！老雲！這邊來。」

東邊兒的一張桌子上有個漢子向他招手，只瞧那模樣打扮，就知道是個秦淮河、夫子廟一帶地方的混混兒。

雲一龍含笑走了過去。

「老雲！這邊坐，我光了，瞧你的。」那漢子自長板櫈上站了起來，一隻脚站在地上，一隻脚踏在板櫈上，袒着胸，捲着袖子，一笑滿口黃牙。

「劉四哥！要我替你撈本麼？」雲一龍笑了笑，坐下去，溜了他一眼。

「笑話！三五塊大洋還輸得起……」嘿嘿一笑，一副下流像地：「老雲！我跟你不一樣，我是向人伸手，也是個無底深坑，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船上去一趟，那怕她正在被窩裏，她也得給我。」

「劉四哥！有出息。」他微笑地嘴裏說着話，雙手可沒閒，一付牌九他已然推上了莊。

劉四的臉一紅：「說眞的，老雲！你跟我不同，我是他娘的天生下流胚，那要怪上一輩子沒幹好事，沒修德。至於你，我第一眼看見你就看出你是個有出息的人，不過我可要勸你，天下的烟花窰姐兒，有幾個有情有義的，你犯不着往那……」

他下面的髒話還未出口，雲一龍已經以一副人丁一贏了一副無名一，一副癟十斧頭一跟一副大癟十，滿桌頓時譁然；天下竟有這麼好的運氣，簡直令人難信。

譁然歸譁然，難信歸難信；可是一副人丁一却一點不假。一把通吃，三把下來。雲一龍面前堆起了四堆白花花的大洋；不但是三把通吃，而且每一把都是只恰恰大人那麼一點兒，這可眞玄得很。

「老雲！你這一手要讓我學了……」劉四在旁不由搖頭讚嘆，一臉羨慕之色。

「劉四哥！吃這一行飯，有九成還是要靠運氣。」雲一龍微微一笑，伸手一推，向劉四推過了一堆大洋。

「老雲！你這是……」

「劉四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錢大家化。」雲一龍淡笑了笑，拿起另兩堆大洋，站起身來要走。

那劉四滿臉激動地剛要說話，賭棚門口那厚厚的布門簾兒忽然掀起，走進來一男一女。男的是個衣着氣派，身材偉岸，四十多歲年紀的中年人，女的是個面貌清秀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的臉兒雖然不算很美，但是她有一種超人的清秀氣質，像一株空谷裏的幽蘭。

姑娘家逛「夫子廟」不算什麼，可是進賭棚却極是少見，賭棚裏那嘈雜、呼喝的聲音，突然又是一靜。

「魏家的……」忽然有人發出了這麼一聲驚呼。

「姑娘跟湯爺是要……」秦老二快步迎上，哈着腰，臉上陪着一臉的笑。

那身材偉岸的中年人看都沒看秦老二一眼，望着紫衣少女神色恭謹地說：「姑娘！是這兒了。」

「湯總管，你替我問問看。」紫衣少女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中年人恭應了一聲，目光一掃全賭棚，然後揚聲道：「我請問一聲，那位是雲一龍雲爺。」

「老雲！是找你的。」劉四用手肘輕輕碰了雲一龍一下。

「劉四哥！這是誰？」雲一龍眉鋒微微一皺，低低的問。

「怎麼！你不知道？金陵城中鼎鼎有名的『金陵魏家』的總管，『鐵掌開碑』湯子勳。」

「那位姑娘呢？」

「老雲！你是怎麼混的？魏老爺的掌珠魏小姐。」

「哦？」雲一龍眉頭又皺了皺，說道：「他們來找我做什麼？我什麼時候變成雲爺了？」

「老雲！也許你走運了。」劉四笑了笑，突然揚聲說：「在這兒！湯總管，我這位朋友就是。」

湯子勳聞聲投注，隨即把目光轉望向魏小姐。魏小姐一句話沒說，邁步直向雲一龍面前行了過來。

湯子勳連忙緊跟一步，隨在她身後。

「您就是雲一龍雲爺？」魏小姐一直走到雲一龍面前站住，雙目凝注。

「不錯！我正是雲一龍。但是，魏小

姐！妳這雲爺的稱呼……」

他話未說完，魏小姐已是嬌軀一矮，突然跪了下去。

這一跪，滿賭棚嘩然。這也難怪，鼎鼎有名的「金陵魏家」的小姐，突然向一個秦淮河一帶的混混下跪，怎不令人驚詫嘩然？

「魏小姐！妳這是幹什麼……」雲一龍一臉驚愕失色，手足無措。

「寒家大難臨頭，非雲爺不能解救，魏秋霞特來跪求，請雲爺義伸援手。」魏秋霞跪在地上低垂着頭。

雲一龍先是一怔，隨即失笑地說：「魏小姐！妳開什麼玩笑，我除了賭之外別的什麼都不會，如何能解救貴府上的大難，妳這一跪我當不起，快快請起。」

「雲爺！寒家滿門二十餘口，眼看要盡遭惡徒殺戮，萬請雲爺您大發善心，救救寒家男女老少這二十多條性命。」魏秋霞跪在地上未動，哀求地說。

雲一龍詫異欲絕，「魏小姐！這……這是從何說起，我只是秦淮河、夫子廟的混混兒賭棍，有什麼能力救人，再說妳魏小姐跪我這麼一個吃喝嫖賭的下九流的混混兒，那不但有失小姐的身份，而且也有損魏家的聲名，傳揚出去，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雲爺！魏秋霞爲寒家男女老少二十多條性命，不惜一切，只求雲爺您大發善心，義助援手點個頭。」

「魏小姐！妳的意思我懂，冲着妳這不惜一切的份上，我也很想點頭，可是我有心無力，妳找錯人了，還是另請高明吧。」說完了話，他轉身要走。

魏秋霞膝行一步攔着路，悲聲說：「雲爺！只要您點頭，寒家願傾盡所有。」

雲一龍眉頭一皺說：「美人，我所愛也，錢財，我所愛也，可是我沒有那個能力，沒辦法愛，也不願爲此喪命，丟下我那嬌嬌小翠紅。」

湯子勤聽得臉色爲之一變。

魏秋霞却毫不在意地仍悲聲哀求。

雲一龍忽然笑了：「呵！我明白了！小姐大概是看中了我，對麼？」

湯子勤臉色倏又一變，抬起了右掌，但旋即又垂了下去。

魏秋霞立時羞紅了臉，流着淚兒說：「雲爺若是點了頭，魏秋霞願意侍候雲爺一輩子。」

雲一龍忽然大笑起來：「魏小姐：『金陵魏家』家大勢大，我只不過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一個賭棍，妳這麼說我可不敢當，不敢高攀，也沒有那個福氣，消受不起。」

這番話只聽得湯子勤雙目怒瞪，身形顫抖，臉上的肌肉抽搐……

劉四突然開了口：「老雲！我瞧着不忍，你要是能帮忙……」

「劉四哥！」雲一龍瞪起了眼睛：「你要是不忍，有那憐香惜玉的心腸你帮忙去，這種玩兒命的忙我帮不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除了精於賭之外，別的可是一竅不通。」

劉四不禁傻了眼，閉上了嘴。

「小姐！我們魏家還能跟對方拚一拚，就是都躺下了那也死得悲壯，小姐又何必招這侮辱。」湯子勤滿臉怒容的瞪視了雲一龍一眼。

「對了。」雲一龍一笑說：「還是這位有見地，『金陵魏家』是何等聲望的人家，小姐還是擦擦眼淚站起來回去吧。」

「魏秋霞出門的時候就已經作了決定，此行若是不能求得雲爺點頭，便一頭碰死在夫子廟前。」魏秋霞臉上掛着淚漬，神色悽然。

雲一龍眉頭微微一皺：「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小姐這是存心要我打人命官司麼？不過，我可要言明在先，我這個賭棍混混兒捉進衙門裏去的機會常有，妳要眞一頭碰死夫子廟前，那可是白白的賠上一條命。」

「老雲！沒想到你是這麼個人，我姓劉的這個朋友不交了，鐵石心腸狠心人的錢我不要，拿去！」劉四猛然一摔手，一陣「嘩啦啦叮噹」亂響，摔下了那一堆二十來塊大洋，掉頭向外走去。

雲一龍沒有攔他也沒有叫他，逕自搖搖頭說：「小姐！看見了麼，爲妳，我已經得罪朋友了。可是妳要知道，我不是不帮這個忙，實在是有心無力，愛莫能助，帮不上這個忙，我很抱歉，也很不安。」

他走了，竟這麼不顧魏秋霞那令人心酸淚下的悲聲哀求，不顧魏秋霞的心碎斷腸；更對那滿棚賭客的異樣目光視若無睹。他眞是個鐵石心腸，無情的天下第一等忍人。

「姓雲的！你站住！」湯子勤實在忍不住了，驀地發出一聲沉喝。他雙目圓瞪，直欲噴火。

雲一龍一驚住步，轉過身子：「湯大總管，你要幹什麼？」

「姓雲的！」湯子勤厲聲說：「像那劉四他還有點仁心，講個義氣，而你……你算得是人麼？湯子勤倒要看看你心腸是什麼東西做的。」

「怎麼？湯大總管你罵人，這才是笑話，金陵城可不是個不講理的地方，我們到那兒講理都行，別說我帮不上這個忙，就是我帮得上，我不願意帮難道不行？」

「行！」湯子勤雙目盡赤，冷聲一笑：「可是魏家的聲望不能白損，我家小姐的尊嚴也不能就這麼受侮，我湯子勤要在魏家未遭難之前先劈了你這個冷血匹夫！」

湯子勤外號「鐵掌開碑」，他練就一雙鐵掌，一掌力道可開碑碎石，威震金陵，宵小喪胆；尤其他是「金陵魏家」的總管，金陵城裏的人見了他，誰不躬身哈腰，恭敬地叫一聲「湯總管」或是「湯大爺」呢。

眼看湯子勤緩緩揚起一隻手掌，滿賭場的人全都不禁緊張起來……

「湯總管！住手！」魏秋霞適時發出了一聲嬌喝。

湯子勤收勢垂下手。

魏秋霞站起嬌軀臉色蒼白木然地說：「他說得對，願不願帮忙在他，任何人都不能勉强，遭難那是我魏家的事，跟別人無關，讓他走吧。」

「是。」湯子勤啞聲應了一聲，轉向雲一龍揮手厲喝：「匹夫！滾！」

「滾就滾。」雲一龍毫不在意地淡淡一笑：「湯大總管！我奉勸你以後多學學你家小姐，像你這種吃人的模樣兒對人，便是我有回心轉意的打算，我也要打消這個念頭了。」

湯子勤幾乎氣炸了肺，若是換在平時，就是有十個雲一龍也要被他活劈了。

雲一龍話一說完，立即邁步往外行去了。

「我很奇怪，金陵城中不少有頭臉有本領的人，江湖上更有許多武功很高的行俠仗義之士，你們爲什麼不去找他們帮忙，偏偏找上我這個只知吃喝嫖賭的混混兒。魏小姐，可不可以告訴我，是誰讓妳來上這個惡當的？」他走了兩步突又轉回身來，雙眉微皺的望着魏秋霞。

湯子勤厲聲接口說：「匹夫！不論是誰你都管不着。」

「湯大總管！」雲一龍臉色一沉：「我是在跟你家小姐說話，身爲下人的最好少插嘴。」

湯子勤勃然大怒，聲音都發了抖：「小姐！我情願領家法……」

魏秋霞忽然跨前一步，攔在湯子勤的身前，望着雲一龍：「閣下既然不肯伸援手帮這個忙，多說無用，爲彼此好，你還是趕快請吧。」這位魏小姐實在有一副令人欽佩難得的好心腸。

「多謝魏小姐！雲一龍遵命。」他深看了她一眼，拱手一揖，轉身揚長而去。

「小姐！像這麼一個無人性無情義的冷血匹夫，妳怎不讓我……」

「湯總管！」魏秋霞神色平靜地說：「大難臨頭，舉家即將不保，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何必跟一個不相干的人嘔氣。」

「小姐……」湯子勤神情慘然地啞聲叫了一句，喉間似是被什麼東西卡住，默然不語的垂下頭去。

「湯總管！」魏秋霞吸了口氣，淡淡說：「我看開了，人生百年，誰無一死，不過遲早之別而已，再說，該怎麼樣，命中早已註定，也是佛家所謂的『因果』，躲不掉的，我們走吧。」話完邁步向賭棚外走去，湯子勤默默地跟隨在後。

出了賭棚，魏秋霞直向夫子廟後行去；夫子廟後緊臨秦淮河，是這一帶最僻靜的地方。

「小姐！」湯子勤覺得魏秋霞的行動有異，驚慌地跟前一步：「天色已經不早，我們回去吧。」

魏秋霞生像沒聽見似的，仍然向前行去。

「小姐！別讓兩位老人家傷心了。」湯子勤接着又說：「兩位老人家猶健在，小姐若是先尋短見，那是不孝，小姐深明大義……」

就這麼幾句話工夫，已然到了夫子廟，面對着秦淮河那燈火迷濛的水月，魏秋霞停了步，突然開了口說道：「湯總管！你先回去吧，我要在這兒靜一靜，坐一會兒。」

「小姐！」湯子勤眉鋒微微一皺：「容我說一句，就是死，一家人也要死在一起。」

「誰告訴你說我要尋死了？」

「是我說錯了話，那麼小姐快請回去吧，免得兩位老人家掛念。」

「我不是說過了麼，我要在這兒靜一靜，坐一會兒，要回去你先回去吧。」

「這怎麼行，我跟隨小姐出來了，就該侍候小姐跟小姐一起回去。」

「那你就不必勸我回去了。」

湯子勤口齒啓動，欲言又止，終於應了聲「是」。

魏秋霞沒有再說話，一直神情木然地望着汨汨河水出神。

湯子勤神態顯然有點不安地站在她身邊，未敢稍離寸步。忽然，他想起什麼事情地開了口：「小姐！你說那化緣和尚的話……」

「出家人不打誑語，佛門弟子以慈悲爲懷，我想那位大和尚不會騙我，是這個姓雲的不肯伸出援手。」

「依我看，那和尚分明是個騙錢化的遊方和尚，那姓雲的匹夫只不過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一個下九流的混混兒，他如何能解得這場大難？」

「湯子勤！」魏秋霞搖搖頭說：「我不會看錯人的，那位大和尚分明是位隱世高僧，便是這個姓雲的，只看他那氣度，也不是等閒人物。」

「那和尚要是個隱世高僧，他就該化解得這場災難，爲什麼還指點小姐到這種地方來找這個姓雲的匹夫？」

「也許因爲他已遁入空門不便出面，也許是因爲這姓雲的比他還高。」

湯子勤默然沉吟了一下：「那麼您剛才爲什麼不向那姓雲的提起那和尚？」

魏秋霞搖搖頭：「他既然不肯帮忙伸援手，便是提誰也沒有用的。」

「您也許錯了，那和尚既知姓雲的，必然跟他有很深的關係，您剛才若是提起那和尚，說不定他會……」

「也許確是我錯了，不過……」魏秋霞苦笑了笑說：「有道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又道是『萬般皆天定，半點不由人』，現在我完全想明白了：魏家若是命數該當覆滅，便是求神仙也沒有用，若是命數不該覆滅，那根本就無須求人。」

湯子勤默然不語。因爲她說的都是至理。

魏秋霞忽然緩緩輕吁了口氣：「這秦淮河水給了我很大的啓示；人生的一切，本是變幻不定的。我本來想投水一死的，可是如今我又不想死了；因爲那太懦弱，也輕如鴻毛，太不值得。」

「小姐！既是如此，夜涼露重，我們回去吧。」湯子勤神情激動，臉現喜色。

魏秋霞默默地點了點頭，轉身向來路走去。

這裏一主一僕剛離開河岸，那秦淮河中一艘熄了燈的畫舫裏，忽然傳出了一個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哼！我當你是看什麼呢？原來是看人家姑娘，妳可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人家可是良家婦女，不比我誰是有錢的大爺就能上船來。」

「哈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豈不聞秀色可餐，天鵝肉吃不着，瞧瞧總可以，妳捻的什麼酸？吃的什麼飛醋？」

「捻酸吃醋？笑話！別說是你，就是換個腰纏萬貫的俊漢子我也不在乎。熟李

走了生張來，我還不怕沒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至於她，她只不過是個嫩雛兒，怎麼能跟我小翠紅比，不論是經驗本領她都得學上十年。」

「那是。」男人一聲輕笑：「這秦淮河畫舫上有誰能比得上妳小翠紅。不過，妳想知道剛才的那位姑娘是誰麼？」

「老娘才不管她是誰呢，就是皇帝的女兒又怎麼樣？哦！你說她是誰？難道你認識她？」

「金陵魏家的魏小姐。」

「呵……」

「別害怕，她聽不見的，好好睡妳的覺吧，我走了。」

「怎麼啦？你要走？你不是今夜要跟我……」

「我這是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我生平也不喜歡這調調兒，妳想要就找別個去吧。」

「死鬼！要你一輩子發不了跡。」那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變成了咬牙的咒罵。

× × ×

夫子廟裏有一處賣吃的地方，那一片都是小吃攤兒；凡是吃的地方，都離不開酒，尤其是夫子廟這種地方。

劉四蹲在一個小攤兒前的一條長板櫈上；面前的小桌上擺着一壺酒，花生米、豆腐干、猪頭肉、鴨翅膀等幾樣小菜。

他一個人喝着悶酒，差不多有了三分醉意，一雙眼睛紅紅的。正當他端着一杯酒，剛要就唇，背後忽然來了個人；一巴掌拍上了他的右肩。

「劉四哥！你好愜意呵！」

這一巴掌拍得劉四身子一晃向前栽，差點沒扒在桌子上，那一杯酒洒出了大半杯。

他一隻脚落地，回頭一看，立刻雙眼一瞪：「姓雲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這一巴掌拍上他右肩之人，竟是那位雲一龍。

「劉四哥！開開玩笑，何必那麼大火氣。」雲一龍堆着一臉的笑。

「開玩笑？」劉四瞪着眼，憤憤地說：「我姓劉的沒你這個朋友，你以後少跟我開玩笑。」

「怎麼？劉四哥！你當眞了？」

「我這個人向來說一句算一句。」

「劉四哥！你可是還爲了剛才那回事兒？」

「我那兒管得着，肯不肯帮人忙，那是你姓雲的事兒。」

「好了。劉四哥！」雲一龍含着笑：「我陪你喝幾杯，談談消消氣怎麼樣？」

劉四抬手一指，冷冷地說：「那邊有的是桌子，要喝酒那邊去，我劉四不沾你的，你姓雲的也最好別沾我，我們兩不相沾。」

「這又何必呢！劉四哥！一年多的朋友了，難不成眞要爲個不相干的人就此翻臉了？」

劉四「砰」然一掌拍了桌子，震得壺搖杯倒碟子跳。「什麼相不相干，魏老爺子一生仁義，金陵城的苦哈哈朋友們，那一個沒受過他的周濟好處，現在可好，魏家有了難，竟沒人伸手帮忙，更何況人家魏小姐拋頭露面，不顧身份，忍辱含羞的跪在地上來求人，這叫什麼世界？什麼年頭？」

「劉四哥！你只知道怪我，可是你說說看，除了吃喝嫖賭，我會什麼？我能帮得上這個忙麼？」

「我又會什麼？」劉四冷冷地說：「可是只要魏小姐找上我，我就會拿這條命去拚。」

「夠仁義，夠血性，是條漢子。」雲一龍朝他挑起了拇指。

「哼！用不着你來捧我。」劉四臉色冰冷。

雲一龍淡然一笑：「劉四哥！我請問你拚了這條命之後，能解救得魏家的大難麼？」

「這……」劉四怔了怔：「反正我是帮了忙，解不解救得了我不管。」

「劉四哥！你是個明白人。」雲一龍神色忽然一正說：「你拚命也好，不拚命也好，主要的是爲解救魏家這場大難，既然解救不了這場大難，那算什麼？又帮的什麼忙？人死，該講求個重如泰山，但憑血氣之勇去拚命，那只是輕如鴻毛，也太不值得。」

「那總比縮着頭好，就是死得像一根鴻毛，日後人家提起我劉四來，總不會搖頭撇嘴吐唾沫。」

「這麼說，你劉四哥是爲自己打算，爲的是一個『名』字，並不在解救魏家的大難了。」

劉四忽然瞪眼怒聲說：「你有辦法解救魏家的大難？」

「有。」

「你有什麼辦法？」

「辦法還得要看看你劉四肯不肯帮個忙？」

「我劉四說過，能拚命。」他霍地自板櫈上站起來。

雲一龍抬手把他按了下去：「劉四哥！你先別急躁，不是我說你，剛才你那句話就大有毛病，爲什麼非等魏小姐找上你？你要眞打算幫忙就不必等她找。」

劉四怔了怔：「對！你說了半天，只有這句話中聽。」一拍桌子，站起來便要走。

「劉四哥！你要上那兒去？」雲一龍伸手一把拉住了他。

「自然是上魏家帮忙去。」

「我看你這不是帮忙，是送命去。」

「你這話怎麼說？」

雲一龍微微一笑：「現在已經快十二點了，我敢說如今不但魏家的人出不了大門一步，便是任何人也進不了魏家的門兒，甚至挨不着邊兒便非躺不可。」

「你是怎麼知道？」劉四怔然雙眼凝注。

「我這是根據常理推測，你想想就明白了，魏家原是江湖世家，江湖上就免不了與人結仇。所謂大難臨頭；那一定是什麼仇家找上門來，既是仇家找上門來，那仇家豈能不監視魏家一舉一動？」

劉四不禁傻了眼：「那……那你說該怎麼辦？」

「不怎麼辦。」雲一龍一指長板櫈笑說：「坐下來你陪我喝兩杯，我們好好談談。」

劉四悶聲不響，一屁股坐下，雲一龍微微一笑，鬆開手，也坐了下去。

「你我都坐下了，怎麼辦？你說吧。」劉四雙眼直直地望着他。

「別急呀！劉四哥。」雲一龍笑笑說：「來！我們先喝兩杯再說。」

他替劉四滿斟了一杯，又向擺攤兒的要了副杯筷，替自己滿斟一杯。

「來來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當了褲子也要喝。」端起酒杯朝劉四舉了舉，引杯就唇，一仰而乾。

劉四皺了皺眉，端起酒杯也喝了個杯底朝天。

一杯酒喝下，雲一龍沒立即說話，順手拿起一隻鴨翅膀啃了起來，吃得津津有味，旁若無人。

劉四也沒說話，可是也沒動手吃什麼，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直瞅着雲一龍。

雲一龍啃完了一隻鴨翅膀三杯酒下了喉；他方才心滿意足似地丢下骨頭，抹了抹嘴。轉向劉四，目光投注：「咦！劉四哥！你怎麼不吃不喝直發楞呀？」

「等你吃喝完了好說話。」劉四楞楞地說。

雲一龍微微一笑：「好吧！劉四哥！你聽清楚了，這件事，非你劉四哥帮忙不可……」

劉四接口說：「我沒說不帮忙，你倒是說出個辦法來呀。」

雲一龍點頭說：「你先別急，這要慢慢的說，今天已經晚了，來不及了，明天一早，你找幾個弟兄，到金陵的大街小巷，酒樓茶館裏，去替我傳幾句話……」

「傳幾句什麼話？」

「替我吹噓一番，吹噓得越大越好，最好是把我捧上天。」

「吹噓什麼？」

「就說秦淮河夫子廟的雲某人不但才高八斗，學富五車，胸羅萬有，而且棋藝絕高，自譽天下無敵，尤其好賭，無往不利，戰無不勝。」

「老雲！你想幹什麼？」劉四愕然地問。

「出名呀！這不是一個出名的好辦法麼？」

「這確是個出名的好辦法。」劉四冷聲一笑，道：「可是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雲一龍眉頭微微一皺說：「怎麼？劉四哥你不肯帮這個忙？」

「我問你，你這是解救魏家的大難，還是爲你自己出名？」

「劉四哥！唯有我出名，才能解救魏家的大難。」

「呸！」劉四怒聲說：「老雲！你把我劉四當成了三歲孩童。」

「劉四哥可是不信我這話？」

「秦淮河、夫子廟，你隨便找個人問問，誰要是信了你這話，我劉四的腦袋就給你當夜壺用。」

「劉四哥！」雲一龍失笑地：「我們自相識至今，我騙過你沒有？」

「沒有，但是這回事兒不同。」

「你是不信我有這些本領，還是不信這樣能解救魏家的大難？」

「兩樣我都不信。」

「這樣好了，劉四哥！你只管照着我的話去做，要是我騙了你，解救不了魏家的大難，從此你就別要我這個朋友，而且來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你一刀扎我兩個窟窿，我絕無怨言。」

「怎麼？你想坑我害我麼？」劉四又瞪起了雙眼。

「我怎麼是坑你害你了？」

劉四冷笑一聲：「我一刀扎你兩個窟窿，你這不是要我吃人命官司麼？不是坑我害我是什麼？我不幹。」

雲一龍淡笑笑說：「你既然不願帮忙不願幹，我沒辦法也不敢相强，不過，我可要聲明在先，從今後你可不能說我對魏家不伸援手不帮忙。」

「這……」劉四神色一呆，旋即咬牙一點頭說道：「好！老雲！看在魏家份上，我答應帮你這個忙。可是，老雲！我醜話可說在前頭；你要是爲自己坑了，到時候可別怪我劉四不夠朋友，翻臉無情不饒你。」

「那當然，這話本是我說的。」

「你一個人喝吧，我這就找兄弟們去。」劉四霍地站起，同時伸手入懷。

「劉四哥！你要幹什麼？」雲一龍伸手一攔。

「住店有店錢，吃飯有飯錢，我劉四在這一帶混是混，可從來沒有白吃白喝過的。」

雲一龍笑了。

「劉四哥！明早偏勞你辦事兒，剛才我贏了錢，今晚算我請客，你要有意思做東，就留待下回，你走吧。」

劉四沒有再說話，連個謝字也沒說一聲了，扭頭走了。

眼望着劉四走去的背影，雲一龍又笑了。

× × ×

第二天一清早，那滿地紙屑隨風飛舞，三五野狗覓食；一片空蕩、靜寂、清冷的夫子廟前，聚集了十來個地痞混混打扮的年輕漢子，帶頭是正是劉四。

只見那劉四低低的向那十來個地痞混混吩咐了一陣，隨即一哄而散。

中午，十二點剛過，劉四滿頭大汗地走進了「五福樓」，這時候正是飯時，五福樓跟往常一樣地是座無虛席——滿座。

劉四上了樓，好不容易在角落裏找到了一副客人剛走，席位猶溫的座頭，坐下來，擦了擦汗，剛要點菜。

「四哥！你怎麼在這兒？」

劉四一怔抬眼，一個穿着黑衣褲，左頰有着一道刀疤的漢子正站在他眼前。

「是你！刀疤。」

「四哥！好久不見了，你好。」

「好！好！」劉四含笑點着頭：「來！一塊兒坐。」

「我正找不到座頭，恰好一眼瞅見了四哥。」刀疤跨步矮身在劉四的對面坐了下去。

「怎麼樣？兄弟！我有很久沒到北城去了，近來還好吧？」

「馬馬虎虎。」刀疤咧嘴一笑說：「還是那個老樣子。」

跑堂夥計走了過來。

「兄弟！吃點兒什麼？點菜吧。」

「隨便什麼都行，四哥！還是你來點好了。」

劉四笑了笑，沒多客氣，點了菜。

「呃！四哥。」刀疤目光忽然一凝：「我剛聽說你那地盤兒裏出了個能人？」

「怎麼說？兄弟。」劉四顯然是明知故問。

「聽小五子說，四哥那地盤兒裏出了個姓雲的，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胸羅萬有，棋藝、賭技兩皆高絕，無所不通，無所不精。是麼？」

「不錯！兄弟。」劉四心裏樂了，點頭一笑說：「是有這麼個人，說起來這該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福氣，這姓雲的可眞是個少見的奇才，不論是詩書五經，諸子百家無所不通，而且均能倒背如流，時光如果能倒回十幾二十年，在前清，考狀元準是十拿九穩……對棋藝我雖然不懂那玩藝兒，可是那賭技呵！乖乖！夫子廟的棚子裏都怕了他……」

「混混兒！你這話可是眞的？」

劉四話剛說完，隣邊一張桌子上突然有人開了口。

抬眼望去，那張桌子上共是三個人，一個是老學究打扮的瘦削老者，顎下一撮灰鬍子，鼻樑上架着副老花眼鏡，隔着玻璃瞧人，直翻白眼，一個是一襲青袍，文士打扮，白面無鬚的中年人。一個是身材瘦高，面目陰沉的黑衣老者，開口說話的正是他。

「當然是眞的。」劉四點頭說：「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這自然要去看看，金陵沒什麼好玩的，我兄弟正閒得發慌。」黑衣老者陰聲笑着說道：「混混兒！你那姓雲的什麼名字？」

「他叫雲一龍。」

「他在什麼地方？」

「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一打聽就知道了！」

「你呢？」

「劉四，你也可以走到那一帶去問問看。」

「好。」黑衣老者點頭陰笑說：「你要是胡說亂道，所言不實，我找你。」

「行！我劉四隨時候駕。」

跑堂夥計送上來劉四點的酒菜，他跟刀疤立刻開始了吃喝。

老學究等三人已吃喝完畢，站起來會過酒菜錢往樓下行去。

「劉四。」黑衣老者走了過來。

「幹什麼？」劉四抬起頭。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黑衣老者的手往劉四面前一攤。他手掌心裏平放着一副牌九；那是：銅錘一配「板櫈」——癟十。

劉四自然識得，毫不猶疑地說：「這我見過多了，癟十。」

「誰說是癟十的？你再看看。」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那隻手一翻又自攤出。

劉四再一看，立刻直了眼；那裏是癟十，竟是一副「二四」配「小丁」——至尊對。

「乖乖！你會施障眼法兒？」劉四瞪着眼，一臉愕然的神情。

黑衣老者嘴角牽動了一下：「那姓雲的，能比我這一手還高麼？」

劉四呆了呆，沒說話。

「你回去等着吧，我找過了他就去找你。」黑衣老者又陰陰一笑，轉身跟着老學究和那中年文士身後下樓而去。

望着那黑衣老者的背影，劉四心底忽然泛起了一股子冷意；那股冷意剎時傳遍全身，他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臉上神情也立刻變了顏色。

「四哥！你怎麼了？那三個老傢伙是什麼人？」刀疤一臉訝然之色。

「沒什麼。」劉四搖了搖頭，吸了口氣說：「兄弟！你自個兒喝吧，我要回去了。」站起身來丟下三毛銀角子匆匆下樓而去。

× × ×

三個老者併肩邁步，神色從容的到了夫子廟左的那座大賭棚子前。門口站立着的那兩個身胚粗壯，擄着袖子的黑衣漢子剛要開口招呼；那黑衣老者與中年文士突然一齊抬手一推。

乖乖！好大的手勁兒。

那兩個黑衣漢子立刻被推得跟蹌着倒退了好幾步；差點兒沒躺下，瞪着四隻眼睛直發楞。

三個老者連看也沒看他兩個一眼，掀開布簾兒進了賭棚。可是他三個剛進入賭棚，身後立刻跟着進來了那兩個黑衣漢子，擄着袖子要動手。

本來也是，在自己的地盤兒裏，他兩個豈甘吃虧任人欺侮。

黑衣老者的背後好像長着眼睛，冷冷一笑，雙手後伸，一手揪住了一個，往前一掄；那兩個黑衣漢子四脚離地，飛起了一雙，「砰」然一聲，一個砸垮了一張桌子。

這一來，賭棚裏立時大亂，牌九骰子、大洋錢、銀角子、銅子兒滿地亂滾；一陣吵嚷怪叫，賭客們爭先恐後，轉眼跑了個精光。

賭場裏的保鏢打手全都臉上變了色，秦老二彎腰探手便要去摸褲腿裏的匕首，却被黑衣老者跨步抬腿一脚踢倒在地上，雙手抱着左膝蓋「哎呀」直叫喊！

「誰要是不想活了，誰就再試試。」黑衣老者目光一掃週圍的賭場打手保鏢冷冷地說。

其實這何用他說，他兩手已震住了全場。

「你！站起來說話。」黑衣老者抬手一指秦老二。

秦老二忍着疼站了起來，苦着臉：「三位是那一路的大爺，彼此井水……」

「少廢話，聽我說。」黑衣老者冷然一擺手說：「你知道雲一龍？」

「哦！原來三位是雲老哥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

「你少廢話，快去找雲一龍來。」黑衣老者又冷然一擺手。

「是！是！是！」秦老二套交情沒套成，連忙點頭答應：「三位請坐坐，我這就去叫，我這就去叫……」忍着疼，一溜烟地出了賭棚。

十分鐘後，雲一龍來了。

「是那位要找雲一龍？」

「你便是雲一龍？」黑衣老者深深地

打量了雲一龍一眼。

「不錯！」雲一龍點頭道：「如假包換。」

「是我們兄弟三個找你。」

雲一龍神情怔了怔，道：「三位尊姓大名？」

「彼此素昧平生，沒有通姓名的必要吧。」

「閣下既然如此說，那就算了。」雲一龍淡淡說：「那麼，三位有何見教？」

「見長者不爲禮是謂傲慢。」老學究突然開了口，慢條斯理地說：「老三！先讓他給我叩個頭再說。」

雲一龍微微一笑說：「長者有值得人尊敬的，有不值得人尊敬的；像三位這樣無端大鬧賭場亂打人，這就不值得我見一禮。」

「年輕人。」老學究翻了翻眼睛，慢吞吞地說：「你好大胆，敢在我兄弟三人面前這麼說話的你是第一人，我倒要看看你骨頭有多硬有多傲。」

他方待有所舉動，黑衣老者忽然抬手一攔：「老大！先忍一忍，待會兒又何止一個頭。」

老學究「哼」了一聲，未再動。

「雲一龍！聽說你書、棋、賭樣樣精通，造詣高絕。」黑衣老雙目凝注。

「不錯。」雲一龍揚眉一笑說：「雲一龍別無所長，但在這三方面敢誇舉世無匹，怎麼，三位莫非有同好？」

「嗯！我兄弟三人不但是同好，而且每人精一樣。」

「哦！」雲一龍忽然哈哈一笑說：「人生難得逢知音，更何況是同好，雲一龍當盡地主之誼，做個東，走！上酒樓喝一杯去。」說着舉手邀客。

「且慢。」黑衣老者抬手一搖說：「你知道我兄弟三人來找你是幹甚麼的？」

「當然是論書談棋言賭的。」

「哼！你錯了，我兄弟是來找你較量的。」

「較量？」雲一龍呆了呆。

「不錯！較量！」

「爲甚麼？」

「看看誰高誰低。」

「不行！我不幹，恕我不能奉陪。」

「爲甚麼？」

「我雲一龍有三不比，三位佔了我這三不比的一樣，所以我不幹。」

「沒想到你還有規矩，那三不比？」

「第一，官府衙門裏的人不可比，因爲我贏了會吃官司。第二，親戚朋友不比，因爲我贏了會得罪人。」

黑衣老者接口說：「我三個既不是官府衙門中人，也不是你的親戚朋友。」

「但是你三位却是我三不比中的第三者。」

「你所謂的第三者是甚麼？」

「三者是江湖人物不比，因爲我贏了會丟命。」

「黑衣老者雙目倏然一凝：「你知道我兄弟是江湖人物？」

「這很簡單。」雲一龍淡淡說：「任何人都能看得出來，論年紀，三位該都是五旬以上之人，年老者大都體弱力薄，而三位竟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搗了賭場，打了幾個練過幾天拳脚功夫，而且是年輕力壯的人，由此可見，三位不但會武而且武功極高，會武的人不是江湖人物是甚麼？」

「你口才很好，很會說話。」黑衣老者陰陰一笑：「不過，只怕由不得你。」

「爲甚麼？我不比，難道三位還能勉强……」

他「我」字尚未出口，賭棚門口的布簾兒一掀，衝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劉四。他跑得滿頭大汗，一見賭棚裏的情形：呵！」地一聲驚呼，立即楞住。

「我不勉强你，如果你不比，那表示你胆怯心怕。」黑衣老者抬手指了指劉四：「也表示他是胡說亂吹，言過其實，我便打爛他的腦袋，要他這條命。」

劉四聽得不由機伶一顫，駭然退了一步。

「閣下！」雲一龍眉頭微微一皺：「金陵城可是個有法治的地方。」

「姓雲的！」黑衣老者冷冷說：「你既知道我兄弟是江湖人物，就該知道江湖人物不會在乎這個。」

這倒是實話，江湖人物那管甚麼法治不法治。

「老雲！千萬比不得。」劉四突然叫說：「這老兒會施障眼法兒，一副癟十他能在眨眼之間變成『至尊對』，你非輸不可。」

黑衣老者冷聲一笑：「你很夠義氣，很夠朋友，胆子也夠大！」

「劉四哥！你別說話了，難道你沒聽見，他要打爛你的腦袋，要你的命，我如今已勢成騎虎，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雲一龍目光倏然轉向黑衣老者說：「比，我答應了，可是爲了我的安全及公平起見，我有個條件，三位要是不答應就乾脆殺了我兩個。」

「兄弟雖然殺人不眨眼，但這樣殺了你兩個，那有損我兄弟的威名，我兄弟也不屑爲。甚麼條件？你說。」

「無論那一樣比試，我們都但憑眞本領，不許暗摻一絲武功在內，三位要是不幸敗了，也不得逞那 湖人的凶狠。」

「這條件兄弟接受，但憑眞本領，絕不摻雜一絲武功，只要你能贏了，我兄弟立刻走路，絕不動你分毫。」

雲一龍雙目倏然一凝：「閣下這話可絕對算數？」

黑衣老者正容肅色說：「大丈夫輕死重一諾，我兄弟由來言出如山，說一不二，再說，我兄弟也從來不屑失信於人。」

照理，雲一龍應該沒有甚麼遲疑的了，可是他却遲疑着未動，也未說話。

黑衣老者兩眼一翻：「你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沒有甚麼放心不了，不過……」雲一龍目光轉望向老學究笑了笑：「我想，這位既是老大，他要是點個頭更能算數，我要聽他一句話。」

黑衣老者臉色微微一變，剛要說話。老學究已然開了口：「哼！年輕人！你放心吧，我點頭認可了。」

雲一龍一笑：「世上沒有比命更重要的了，爲了這條命我不得不如此，還望三位多多原諒。」邁步走到一張大桌子前，在一條長櫈上坐下。（未完・一）

現代奇情幻想故事

經的秘密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外星人尋寶 是本素女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楚雄到黃夢華家裏向他的內弟張兆發打聽北平幫會的事，知道有七龍幫和白虎幫，擄走楊應龍、朱三娘的是七龍幫老三葉迎春，便決定到慶祥茶館找老三將葉迎春制服，脅持合作找白虎幫取回朱大娘刼走的兩箱珠寶，葉迎春只好答應，會同老大蘇敖龍和幫中兄弟跟踪白虎幫動向，鍾楚雄才知道朱大娘並未投靠白虎幫，而白虎幫的出動亦是追尋朱大娘的踪跡，因此鍾楚雄便利用兩黑幫互相殘殺，乘機和楊應龍、朱三娘、黎自添離開他們，湊巧在路上碰到朱大娘携着珠寶攀山躲避，便將他制服，但白虎幫的人又追來……

黎自添的「身份」

鍾楚雄大吃一驚，邊跑邊叫道：「老黎，快抓住樹幹！」

也不知是黎自添命大運好，還是福至心靈，他雙臂張開亂抄，只滾了丈餘便讓他抓到一棵小樹，下跌之勢才止住！

衆人剛鬆了一口氣，忽然黎自添尖叫一聲：「我的寶貝！」原來他上身一俯，懷裏的那個鐵盒便跌了出來，他伸手，差幾寸才抓得到！

那鐵盒向下飛去，撞在一塊大石上，盒蓋彈開，裏面那顆鵝蛋般大小的白珠便飛了出來！

衆人都認定那顆珠子一定會滾落山脚，不料珠子只下墜了兩尺，忽地向橫移去，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就好像有隻手抓住它走動般！

珠子是離地寸餘滾動的，至一塊大石前便被擋住了，黎自添剛鬆了一口氣，又見那顆珠子，慢慢繞着石頭轉，才轉了半圈，便從石隙中掉了下去！

黎自添叫道：「快拾起它！」他回身一掌推開朱大娘，他這一掌用力，朱大娘意料不及，被他推倒，可是黎自添剛踏出一步，便猛地聽到一個震耳欲聾爆炸聲。

山崗就像要裂開般，塵土飛揚，衆人都被那猛烈的氣浪掀倒！良久，雙耳依然嗡嗡地响着，塵土慢慢降下，又傳來一陣馬嘶聲！

鍾楚雄叫道：「小心，一定是白虎帮的人來了！」他立即將槍拔在手中。

黎自添好像發瘋一般，自泥土中爬了起來。向珠子消失的地方奔去！

那陣爆炸，巳將大石炸碎，連附近的山泥也被炸開一個大洞，黎自添來至洞邊，忽然發出一道尖叫，接着猛聽他說些無人聽得明白的話！

鍾楚雄忍不住走過去，只見山洞深只六尺，下面是一片白色的東西，在陽光下似乎會發光。鍾楚雄向楊應龍揮揮手，五個人都圍在洞旁，黎自添取出音樂盒子，用力摔下去。

但聽「噹」的一聲，接着便是「叮叮咚咚」的音樂聲，音樂聲一停，下面白色的東西忽然不見，露出一個洞來。

黎自添向下面叫道：「藍星米西西，藍星米西西！」下面沒有人應他，黎自添忽然鼓起勇氣爬下去。

鍾楚雄見洞並不深，首先跳下去，只見裏面是個圓形的洞，有些骨骸，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東西，他無暇細看，黎自添也跳了下去，鍾楚雄連忙將他抱住！

就在這時候，楊應龍叫道：「老鍾，他們來了！」

黎自添忙道：「快跳下來，這裏可以關閉，他們沒法進來！」

朱三娘首先跳下，鍾楚雄一把將她攔腰抱住，再輕輕放落地。上面巳傳來清脆的槍聲，楊應龍和朱大娘立即跳下。

鍾楚雄照樣扶住朱大娘。朱大娘垂首謝了一聲，便站在另一角。黎自添走到一旁，研究那塊白色的鐵板。楊應龍說道：「喂，你說洞口可以關上，爲什麼還不關呢？」

其實黎自添比他更急，只是還未知關閉的方法而巳。過了一陣仍沒有動靜，而外面巳有人聲馬嘶聲傳入來，眼看白虎帮的人，即將到達，此處沒有通路，困守裏面，必死無疑！

幸而一陣軋軋的機械聲响，那塊鐵板便緩緩翻動，終於將洞口封住，這時候大家才知道鐵板的底部是暗綠色的，跟洞壁的顏色一樣。

黎自添臉色凝重，轉身面對大家，道：「這裏的東西，你們不許亂動！」

鍾楚雄斜乜着他，問道：「老黎，這地方你來過？」

「沒有！等下白虎帮的人離開之後，你們便出去！」

朱三娘道：「難道咱們會對着你這個怪人一生一世嗎？」

鍾楚雄道：「不，在我未了解你之前，我不會離開這裏一步！」

黎自添神態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他腰杆挺得畢直。「我沒有什麼可以讓人了解的！你們一定要離開這裏！」一頓，他似乎覺得自己的語氣太嚴厲，嘆了一口氣，續道：「其實我跟你們都一樣，而且我跟你們相處這麼久，還有什麼不了解的？」

「不了解的事太多了，你的內心世界以及形諸於外的，都有很多令人難解的地方！」鍾楚雄道：「就說鬍子吧，這些天來，大家都沒有剃鬚，滿臉于思，但只有你的鬍子依然十分整齊！」

黎自添乾咳一聲，道：「這有什麼奇怪，有些人鬍長得快，有些人長得慢！」

楊應龍插腔道：「但鬍子濃密的人，生長的速度一定比較快，而你的却好像永遠不會長！」

鍾楚雄接道：「所以我懷疑你根本沒有鬍子！」

朱三娘叫道：「怎會呢？他明明有鬍子嘛！」

「他的鬍子是假的！甚至他可能沒有頭髮！」鍾楚雄道：「我去過英國，那邊禿頭的人，很喜歡戴假髮！老黎，我相信你也是！」

黎自添在懷中取出一個金屬瓶子來，食指在瓶頂一按，一陣白霧噴出，洒在髮脚與皮膚接觸之處。「不錯，我是禿頭的，我不希望讓人知道，這有什麼不對？鍾楚雄，一個人的好奇心和好管閑事，該有一個限度，不能觸及別人的隱私！」他一手抓住頭髮，用力一扯，脫下髮套，露出一個光禿禿的頭顱來。

朱氏姐妹都覺得十分突兀，鍾楚雄却有點不好意思。黎自添問道：「鍾先生，要不要我再拿下鬍子讓你看？」

「咳咳……不必了……」鍾楚雄道：「但是今日我一定要厚着臉皮留下來！黎先生，我知道你不是安南人，相信我沒猜錯吧！」

「他是怪人！」朱大娘脫口爆出這麼一句話來！

楊應龍問道：「你跟他相處時間極短，怎會知道他是怪人？」

黎自添大聲喝道：「住嘴！我是什麼人與你們何關？我……對你們完全沒有不利的行動！」

鍾楚雄道：「誰說沒有？由你們祖先一代開始，便對咱們中國的東西有染指之心，包括你在內，否則便不會來尋寶！」

「你們……這個……那些東西對你們作用不大。」

「不管作用是大是小，也不管那些東西值錢不值錢，不問自取便是偷！說得好聽是來尋寶，說得嚴重一點，便是到我國攫取物資！」鍾楚雄冷笑一聲：「黎先生，相信你不敢否認吧？」

黎自添臉色鐵青，他喘了一口氣，反問：「你準備怎樣？向中國政府告發我是

盜寶賊?」

「我要先知道你的秘密!」鍾楚雄踏前兩步,沉聲問道:「你祖先來華到底是尋什麼寶?」

黎自添沉吟道:「我的確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來找一種可以拯救我們民族的東西!」

朱大娘嘿嘿冷笑:「我們民族正在苦難中,也希望上天救救咱們呢!」

忽然上面傳來卜卜的聲音,估計是白虎帮的人巳至洞口附近,用石頭拋擲。黎自添道:「你們放心,他們就算用炸藥也炸不開!」

楊應龍冷笑一聲道:「你不是開玩笑吧?那塊鐵那麼薄,炸藥炸不開?」

黎自添冷哼一聲:「那不是鐵!是一種超合金……告訴你們也不會明白!」

楊應龍怒過:「你雖然書讀得較多,但並不比別人聰明!」

「這是知識,跟智慧不能混爲一談!」黎自添不理他們忽然蹲在地上檢視骨骸。不知爲什麼,那些骨骸上面的衣服仍然未完全腐爛溶化,但皮肉則一絲不剩,也許洞裏十分乾燥,所以骨骸十分乾淨,也沒有令人噁心的屍虫和屍臭。

朱三娘說道:「這些人巳經死了很久了!」

鍾楚雄問道:「這是他的親人!」

「你怎會知道?」

「假如跟他沒有關係,他對這裏的一切,又怎會好像非常熟悉?」

朱三娘轉頭瞪着他。「你說黎自添?這些骨骸是他家人的?」

鍾楚雄冷笑一聲:「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他根本不是人,而這些骨骸也不是人!」

朱大娘「咳」了一聲:「他好像是猴子……」

朱三娘叫了起來:「大姐,你……胡說什麼?」

黎自添霍地站了起來,轉過身來,手脚微微發着抖。鍾楚雄道:「我沒有說錯吧?黎自添,其實就是『來自天』的諧音!你是來自天上的!」

黎自添一張臉更加沒有一絲血色,身子顫抖得更厲害,朱三娘他們都叫了起來。「什麼?他來自天上?鍾先生,你說他是神仙?」

黎自添力持鎮定,但聲音聽來仍然十分不自然。「他……鍾楚雄瘋了!他在放屁!如果我是神仙,還會害怕白虎帮和七龍帮嗎?」

「你當然不是神仙!我只是說你不是地球人而巳!」

朱三娘尖叫一聲:「莫非他是鬼?」剎那間,只覺脚底冒上一股寒氣,忍不住靠在楊應龍的身上。

黎自添道:「沒有根據的話,你不該亂說!」

「你一直懷疑中國古代的『神仙』和創造『術數』、『玄學』的始祖,是你的同類,對不對?我估計你的所謂祖先藍星米西西,來地球的中國後,便沒有回去,他來地球是來找一種東西的,可惜你們跟他失去聯絡,所以又派你來!我知道你也未完成任務!」鍾雄楚雙眼沒有一刻離開他的臉。

黎自添道:「你還想到什麼?」

「你是金星人吧?」

楊應龍說道:「老鍾,他眞的不是人嗎?」

朱大娘道:「不錯,他後胯上有根……尾巴!」

朱三娘道:「這是甚麼意思?」

朱大娘紅着臉道:「像是猴子那樣,有條尾巴,但是熱乎乎的……所以……」

朱三娘急問:「所以甚麼?」

朱大娘啐了她一口。「三妹,你又不是未經人事!」

朱三娘聽後仍然一頭霧水。

鍾楚雄過:「老黎,你雖然不是『人』,但咱們還是當你是個人,你放心,我不會讓政府把你抓去動物園展覽。」

黎自添神色稍爲好看一點,道:「金星並沒有類似人類的動物,整個太陽系,也只有地球有人。」

鍾楚雄見他又默認,便不再迫他,改問另一個問題:「你是來自那個星球?」

「銀河系以外的,你們根本不知道,說了對你們也沒有用!因爲大家的科學水平相差太遠!在你們地球才剛開始有文化,我們的『宇宙車』,便可以來到太陽系的任何一個星球!」

朱大娘有點忐忑地問:「你們那裏也有人嗎?」

「都像我這個樣子,你說是不是人?我們的星球一切條件跟地球相似,所以高等動物的形狀跟地球人差不多!只是我們沒有頭髮,沒有鬍子,也沒有體毛!爲了怕地球人發現,所以不得不作出僞裝!」

朱大娘道:「還有你的尾巴!」

黎自添吸了一口氣。「中國祖先便巳有術數、玄學,我懷疑是星球人教導你們的!換言之,所謂神仙,很可能便是像我這樣的人!」

楊應龍道:「胡說!神仙是經過修煉,能够活在天上,能够呼風喚雨的人!」

黎自添冷冷地道:「你們所說的,我們的人早巳能够辦到!要下一場雨,來一陣風,對我們的科學來說,根本不算一回事!」

三朱娘撇撇小嘴,道:「我才不信,你試給咱們看!」

「我沒有儀器,當然不能試給你看,那是需要一座工廠才辦得到的!」黎自添驕傲地道:「人在天上飛,在水底暢遊,遁入地底,隔空殺人,都不是難事!」

楊應龍不服氣地道:「咱們用槍,也可以隔空殺人!有甚麼稀奇?」

「用槍殺人便不算是『神仙』了!我們殺人是用『光』,肉眼不能覺查,你們只看到『神仙』用手一指,對方便倒地氣絕,所以認爲這是『仙術』,實際那只是光!」

朱三娘道:「咱們也有電燈,它的光綫爲甚麼不會殺死人?」

黎自添大笑,那神態說不出的自負,眼光却充滿不屑。「你知道光有多少種嗎?殺人用的光,跟電燈的光,當然是不一樣!」

鍾楚雄問另外一個問題:「你是怎樣來地球的?只有你一個人來嗎?」

「現在你們站的地方是咱們的『宇宙車』,不過是早期的,所以體積極大;我來地球時也是借助這類宇宙交通工具,不過現在咱們將這種『車』造得更精微複雜,體積亦小了很多!」黎自添忽然傷感起來:「我是跟我弟弟來的,可惜他死了,他眞短命,死的時候才三百多歲。」

「甚麼?三百多歲還短命?」楊應龍叫了起來。

朱三娘則叫道:「你弟弟巳三百多歲,那你是幾歲?」

「若用你們地球人的算法,我現在巳六百七歲!」

楊應龍道:「荒謬!六百多歲還能活着嗎?哥哥又怎會比弟弟大二百多歲?」

黎自添哼一聲:「無知!六百歲在咱們那裏才等於你們地球三十多歲呢!你們中國古代有位『神仙』——彭祖,不是活了八百歲嗎?」

楊應龍一時語塞,半晌才道:「他是神仙嘛!」

「我也是神仙!」黎自添從懷中掏出一些鑽石來,向鍾楚雄等人拋去,道:「這是我送給你們的!這些鑽石是假的,不過你們可以放心使用……」

朱大姐道:「你這不是要害人嗎?既然是假的,還叫咱們放心使用!」

「這是咱們用人工製造的,不過地球的科學家太過落後,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辨別,這樣假的不就是眞的嗎?」

鍾楚雄道:「既然你們那裏的人都這樣『長壽』,爲何你弟弟這樣短命?」

黎自添道:「咱們在日本上空下降,弟弟年紀小,經驗不足,空降時,方向和落點控制不宜,跌落富士山火山口!我在那裏等了一個月!都不見他上來……」

鍾楚雄又道:「將來你如何回去?」

「這是秘密!」黎自添道:「現在你們巳經全部知道了!等下該上去了吧?」

「爲甚麼你不上去?」

「我……我要在這裏還研究一些東西的……」

「那我留下來陪你吧!」鍾楚雄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這『宇宙車』爲甚麼會藏在山下?」

「這也是我要研究的原因之一!」

楊應龍接道:「你還未說出,你們來地球,到底是爲了甚麼?」

黎自添神色一變,忽然轉身走到一張好像是鐵鑄的桌子前,聚精會神地觀望着。鍾楚雄走過去,只見那張桌子上面有很多像鈕扣的東西,鈕扣之旁,還有些彎彎曲曲的文字。

朱大娘忽然大聲問道:「你是在甚麼時候到地球的?」

「我由日本來中國那年剛好德宗皇帝登基,慈禧太后垂簾聽政!」

鍾楚雄道:「那是公元一八七五年……」話音剛落,忽然「卡」地一聲响,「地洞」現出一度門來!

衆人都吃了一驚,黎自添却大聲叫了起來:「好了好了,原來這『車』還未壞掉!」接着他忽然又變得十分沮喪:「宇宙車未壞,爲甚麼藍星米西西不回去?也不拍發電訊回去?莫非……」他忽然又痛哭起來。

朱大娘驚詫地問道:「你……你爲甚麼哭鼻子了?」

黎自添忽然像一陣風般,向左首那度門衝進去!鍾楚雄早有準備,也跟着奔進去!

黃帝素女經

那裏又是一個「地洞」,不過現在鍾楚雄巳經知道這其實只是「宇宙車」的一部分,就像大屋裏面的一個房子。

「房子」裏面堆滿了些形狀奇怪,大小不一的東西,這些東西鍾楚雄全未見過,但心中却直覺這可能是「宇宙車」的機器室。

黎自添十分忙碌,他雙手不斷在儀器上按摩觸動,有的儀器有燈閃亮,有的則完全沒有反應!忽然黎自添雙手飛快地在一個鍵盤上按動!朱大娘等人進來望及,雖然不知道他在幹甚麼,但見他滿頭大汗,一臉緊張!也不敢打擾他!

黎自添按畢,忽然粗暴地道:「拿根香烟來!」

他一向不吸烟,鍾楚雄心中十分奇怪,不過仍遞一根給他,黎自添有點手忙脚亂地把烟塞進嘴巴,鍾楚雄替他點火,單看他吸烟的姿勢,便知道他從未吸過烟!

黎自添猛力吸了一口,便立即嗆咳起來,咳得他連淚水也沁了出來,他嗚咽地道:「爲甚麼沒有回音?爲甚麼他們沒有反應?」

鍾楚雄揣摸了一下,問道:「是不是機器壞了?」

「電訊機壞了!」

朱大娘急問:「那你怎樣回去?」

黎自添用力拋下烟蒂,又衝出「大堂」,在鍭板上按動,背後那堵「洞壁」又裂開一度門來,黎自添再度奔進去,但當他雙脚達到門口,便突然站定!

鍾楚雄慢慢走過去,輕聲道:「老黎,你沒事吧?」

他本來怪他瞞騙自己,對他的善疑小器,極不高興,但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後,便完全原諒他了!試問一個外星人在地球,假如被地球人知道後,他的處境會怎樣?相信任何人都會跟他一樣!

如果黎自添不能返回他「家鄉」,他將要在地球痛苦地生活,也難怪他這般緊張,鍾楚雄對他的處境和遭遇,十分同情,希望給予他慰藉,可是當他目光一及時,也怔住了!

只見室內放着一個比人還高的大玻璃缸,缸裏有液體,更奇怪的是浸着一個赤裸的人!那人沒有頭髮,沒有眉毛,更沒有鬍子,不用說他一定是黎自添的同類!

黎自添喉管中不斷發出「胡胡」的响聲,忽然他大叫一聲:「藍星米西西!」接着向玻璃缸奔去!

「這是藍星米西西?」鍾楚雄心中想着,也向玻璃罩走去。他第一個念頭便是去看「尾巴」,是以立即轉到罩後去。

果然藍星米西西的後胯,股溝之上有一條短短的尾巴,尾巴光禿禿的,有如一根肉棍,鍾楚雄看後覺得有點奇怪,忍不住問道:「老黎,爲甚麼你們那裏的人,會有尾巴?」

黎自添正伏在桌上不知在看甚麼東西

，聞言冷冷地道：「沒有尾巴，怎能傳宗接代？」

鍾楚雄心頭一跳，再走到前面去，這才發現藍星米西西胯下空蕩蕩！換而言之，黎自添的同類，跟地球人還有個極大的分別，他們的生殖器官是生長在背後的！

鍾楚雄腦海內閃過一幕情景來，黎自添家裏的廁所，嵌滿了鏡子，這些鏡子的作用，有如汽車的倒後鏡，也難怪抽水馬桶附近的地毡經常要換！而他一直不在人旁解手，也不與人同睡，更不敢接觸女人！都是因爲生理結構不同！

楊應龍他們三個亦走進來，見到藍星米西西的怪現象，十分詫異，朱三娘滿臉通紅，朱大娘則不時拿眼斜乜着黎自添。

鍾楚雄走到黎自添身旁，只見他正聚精會神地閱讀桌上的一篇文章，那些文章是浮現在金屬版上面的，彎彎曲曲，鍾楚雄一個也不懂。

良久黎自添才嘆了一口氣，斜倚在壁上喘氣，鍾楚雄關心地問道：「老黎，你在担心甚麼？」

黎自添猛吸一口氣，伸手到鐵鑄桌子上按了幾下，接着拖開一個抽屜來，裏面放着一本羊皮小册。鍾楚雄眼快，見上面刺着三個篆體小字素女經。

「素女經？」鍾楚雄奇怪地道：「藍星米西西來地球是爲了素女經？」

黎自添道：「現在對我來說，已沒有甚麼事需要保密了，不過我要請你們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朱大娘快口道：「甚麼條件，你快說吧！」

「老鍾，你現在該知道我爲甚麼一直都不去醫院了吧？因爲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奇異的生理結構！」

「這個我理解！」

「其實你還不知道，我們小便的色澤，跟地球人也不同，是暗紅色，我們的血液色澤也比你們深！雖然我來地球後，因爲氣候和食物已跟地球人一樣，但生理方面的改變便極小。」

楊應龍道：「你說藍星米西西來地球是爲了這本黃帝素女經，那你所謂的尋寶，也是指這一本書嗎？」

「我要請兩位女士走出去，我才能說下去，外面的任何東西，你們都不許動，因爲可能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

朱大娘與朱三娘好奇心再重也不好意思留下來，黎自添走到藍星米西西的背後，問道：「你們知道這是甚麼東西嗎？」

楊應龍笑過：「這是人鞭嘛！」

黎自添神色十分凝重，道：「這只說對了一半！它同樣也是一條尾巴，就像猴子的尾巴那樣！由於我們的骨骼特別脆弱，所以需要用尾巴來作平衡……」

楊應龍道：「這條尾巴這麼短，怎可以用作平衡？」

黎自添嘆了一口氣，道：「問題就是出現在這裏，本來我們的尾巴是如今的四五倍長，由于『進化』，尾巴便變短了，可是它却揉合了兩個功能，由于我們科學發達，根本不需要用尾巴來作平衡，但仍需要它來接宗接代，現在它的功能減退了，我們的人數便越來越少，還有一個怪象，新生的人，男性比女性多，在地球裏父系社會，我們那裏却是母系社會，我們那裏的女人，通常都有七至十個丈夫！」

楊應龍笑道：「你們的女人比咱們地球的男人，還會享福！」

鍾楚雄又問另一個問題：「你們女性的生殖系統也跟尾巴相連？」

黎自添又嘆了一口道：「如果是相連的話，問題便可迎刄而解……不，應該說不會有問題，由于男性的尾巴短了，使女性極難受孕……咳咳，有關咱們女性的生理結構，我不多說了，總之是這個問題，所以咱們便派出第一批『拯救員』……」

「就是藍星米西西？」

「他是隊長，外面那些骨骸裏隊員，一共是十個人，藍星米西西不但是飛行家，還是研究者，研究的題目，便是有關人類延續的問題，當然這個人類是指咱們那裏的人類！」

鍾楚雄道：「桌上那些文字，記載的便是這件事？」

「這些事是我們的領袖，在咱們出發前說的，藍星米西西那次只有一隊人出發，第二隊也是十個人，却分成三組，我估計他們到達地球的時間，大約是中國的明朝……」

鍾楚雄道：「爲什麼你不能肯定？」

「因爲他們在很久之前便出發了，在宇宙四處找尋相似的『人類』，希望從他們那裏得到啓發，對咱們的研究有所幫助，他們出發後不久，咱們便收不到他們的電訊，因爲我們是屬于『羣星系』，而地球星屬于銀河系，電波用以傳遞的媒介和條件有差異，所以雷達收不到，也因此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何時到達地球！」

楊應龍問道：「既然是這樣，那你又怎會知道大約是在明朝？」

「你忘記這是也先獻給明朝的貢品？瓦剌使者說此物得自天上，有可能是第二批人員在『宇宙車』上掉下的，那個音樂盒子，也是我們的產品，但製造這東西的工廠，在我出生很久之前，便已倒閉，因爲它生產的產品，追不上時代！」

楊應龍道：「那顆珠子是個炸彈？」

黎自添想了一下才道：「你可以這樣說，可是他不會隨便爆炸，就算用火點引，也炸不起來，它只有和『百里科』相撞才會引起爆炸，而且兩者互相有引力，體積小的會向體積大的飛去，剛才的珠子橫飛的情況，你們都看見了！」

鍾楚雄道：「什麼是『百里科』？」

「那是咱們那裏的一種金屬品的譯音，你們地球沒有，它既輕，又能耐熱，但它又能吸熱，通過儀器，轉化爲能量，最適宜用來製造『宇宙車』！」

楊應龍不大聽得明白，但他對另一個問題有興趣：「在你們那裏也有『術數』和『玄學』？那是不是迷信的東西？」

黎自添道：「誰說這是迷信的東西？以相學來說，那是經驗的積累，而總結出來的，所謂有諸于內，必形之于外，從一個人的外表，便可以看到他『內面』的一切，我們那裏有很多比人腦還發達的儀器，可以記憶和分析，分類和作出結論，我對地球的科學有懷疑，所以我不相信你們的所謂相法，因爲一定會出現偏差！」

鍾楚雄道：「你們那裏也有算八字這



回事的？」

「有，不過你們是八字四柱，我們是二十字五柱，所以比你們準確得多！」

「第五柱是什麼？」

「第一柱是精子和卵巢結合的那一天！也就是你們地球人的先天胎元，不過『子平』和『五星』對此只是聊備一格，沒人懂得計算！」

楊應龍問：「爲什麼只聊備一格？」

黎自添冷笑一聲：「你們有誰知道自己的兒子是在那一天開始『有』的嗎？『子平』的先天胎元，只是將出生日推前二百八十天，但每個嬰兒都是在母親腹中二百八十天嗎？假如不能確定這一天，就算算了出來，又有什麼作用？因爲已經不準確了！」

鍾楚雄素來對命理感興趣，所以連忙再問下去：「那一天眞的這般重要嗎？」

「當然！由那一天開始，『人』便接受『外界』對他的影響！也就是附近的其他星球，你們所謂的星宿！」

楊應龍冷笑一聲：「天上的星星，對胎兒有影響？」

黎自添搖搖頭，好像對他的無知感到十分失望，但他仍然耐着性子解釋。「小小的一個月球，就是月亮，對地球的潮水便有極大的影響力，你自信自己的『能量』大過海水？對人類的內分泌也有影響，所以月圓之夜，特別容易衝動，也特別多凶殺案！月球能够影響地球的一切，難道其他星球便沒有影響力？」

楊應龍不由語塞，黎自添續道：「其他的四柱，跟你們的四柱一樣，算法也大同小異，只是我們比你們繁複精細得多，所以我懷疑這門『科學』是我們的人教給地球人的！」

鍾楚雄興緻勃勃地道：「你可以教我嗎？」

「不可以！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才，只知道一二，第二地球人沒法克服命理學上的二個先天缺憾！」

「那二個缺憾？」

「第一個缺憾，我剛才已說過了，第二個缺憾，在可見的將來也沒法克服，由于地球是橢圓形的，它每自轉一次，並非二十四小時，有時可能會多幾分鐘，有時又會少幾分鐘，最後那一天才二十三小時多一點，以此除三，每時辰便不是兩小時了，所以在時柱方面，也不能完全準確了，而時柱不準備，也可能會影響日柱！」

楊應龍道：「天下間同日同時出生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難道他們的運氣都一樣？」

「這一點是地球人不相信命學理，最常提出的反駁理由！」

楊應龍截口道：「因爲這是事實嘛，書中也是記載，古時某人與某人同時出生，一個是大富大貴，一個却落魄潦倒！」

「剛才的理由我不再重復，但運命雖然不同，却絕對不會相差太大，相差較大的，就是先天胎元不相同，雖然他們是同一日出生，却不是同一日受孕，此其一，出生在地球的東南西北方，也有差異，我舉個例子，假如正月十五日出生的孩子，出生的地點在東方，受月球的影響較大，而出生在西方的，距離遠了，影響便較小，但他却受另一方面的星球的影響，此是二，對每個人來說，生命是最重要的，但人是個數，家庭是多數，社會是更多數，國家的人數又更多，地球的人數又以某一個國家多，換而言之，每個人的命運都受家庭、社會、國家的影響！」

他一口氣道來，鍾楚雄頗有茅塞頓開之感，接道：「你的意思是說，同日同時出生的人，假如出生的地點和背景，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分別？」

「不錯！每個人都受周圍的影響和限制，就以你們地球來說，某兩人八字相同，都是貧賤之命，假如出生在西北苦寒之地，此人可謂貧無立錐之地，甚至行乞過活，但假如出生在上海，雖然也貧賤，他可能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用不着行乞，那是因爲上海比西北繁榮得多，但無論如何，這兩個人在當地來說都是屬于貧苦低賤的，假如這個人在美國紐約或者英國倫敦出生，他雖然貧苦，但可能會擁有一些在中國人看來是『奢侈』的東西，例如收音機之類！」

鍾楚雄興奮地道：「這個道理我明白了，一個人的力量，沒法改變環境，也不能脫離環境的限制，除非是生活在這個環境的人，大家一齊努力，才可以改善！」

「說得對，但任何環境下的人，都有等級，例如大富大貴，小富小貴、小康、普通、貧賤之類的分別，只是生活在不同環境的人，雖然同一等級，但在程度上和人生的過程都有所不同。」

楊應龍對這種事不感興趣，截口道：

「好了好了，再說下去，我連頭都大了，你還未說藍星米西西寫些什麼東西！」

黎自添潤一潤喉才道：「他說他經過地球，發現地球人跟咱們相似，所以降落地球，也就是現在咱們站立的地方，他將『宇宙車』沉在泥土裏，靜靜觀察，發現地球人的生殖能力極佳，這可能是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他有個意圖，要消滅地球上的人類，把咱們那裏的人搬來這裏居住……」

楊應龍冷哼一聲：「我還以為人類是最殘忍的，想不到還有更殘忍的東西！」

鍾楚雄道：「你別打岔！」

黎自添越說越快：「於是藍星米西西利用電波，刺激地球人，挑起黃帝軒轅氏和蚩尤大戰，戰場就在這附近，涿鹿！」

此言一出，鍾楚雄和楊應龍都失聲叫了起來：「什麼？黃帝和蚩尤大戰是受你們的利用？」

「不錯，藍星米西西用意是讓雙方死絕，在尤蚩露出敗象之後，招來一場大霧，以為尤蚩和他的手下是南方的黎族人，較能適應，想不到黃帝手下有人製出指南車，那場大霧，反而助了黃帝，使戰果一面倒！」

楊應龍冷笑道：「這叫做天不從人願吧！」

鍾楚雄道：「既然你們科學這麼進步，為什麼不直接將地球人殺死？」

「因為藍星米西西沒帶殺人武器！」

「後來呢？」

「本來藍星米西西還想再挑起黃帝的內部鬥爭，但這時候他發現一個令他更感興趣的事，黃帝有很多妻子，看情形他的妻子又都能滿足，所以他便按下計劃，專心研究這件事，結果查出黃帝在閨房中有這樣的能力，全靠這本素女經！」

楊應龍啊地叫了一聲，鍾楚雄再問道：「所以他準備將這本素女經帶回去？」

「而素女和歧黃，却是另一個星球的人，他倆是被他們的星球所驅逐的，但來到地球，却成為神仙般的人物。」黎自添道：「藍星米西西很想打探他們的情況，但又怕自己會暴露身份，可惜當他打算回去時，發動器竟然壞了，最後……」

楊應龍問道：「他們懂得修理嗎？」

「問題是在地球找不到需要零件！」

「既然這是一輛『宇宙車』，為甚麼外面又會有沙土？」

「這是『百里科』的缺點，它雖然能夠耐熱，但對某些礦物却有吸力，所以當他們發動機器，宇宙車由地底慢慢冒出來時，附近含有某種礦質的泥土便會飛過來，附在它周圍，不過只是它飛上天，因為速度高，那些泥土便會掉下來！」

楊應龍道：「你準備帶這本素女經回去？早知你祖先要的是這種東西，又何必費這般大的氣力，坊間到處都買得到！」

「坊間的素女經，因年期太久，部分失傳，很多是穿鑿附會的，但這本相信是眞品！」黎自添揚一揚手上的羊皮册子。

「希望對你們有用途！」鍾楚雄道：「我想再問問你，你準備如何回去？」

楊應龍接道：「對啦，你『空降』下來，一定有些機器帶在身上的，那些東西呢？」

「重要的儀器由我弟弟攜帶，我那些沒有用……」黎自添好像洩氣的皮球般，一屁股坐在地上。

楊應龍驚呼一聲：「那你不是永遠都不能回去了？」

「我早有此準備，所以拚命適應地球上的生活，又學會漢文和英文，我本來對藍星米西西寄予希望的，但現在……」

鍾楚雄說道：「也許可以修理，以前地球沒有你們需要的東西，但現在可能有了！」

黎自添精神一振，站了起來，道：「就算不能修理，我也希望能在這裏生活，老鍾！我有一件事求你。」

「請說。」

「請你回上海後，到我家裏，把我放在書房裏的一個皮箱拿來，我家裏的一切，可以全部送給你，你甚至可以搬到那裏居住。」

「那你靠什麼生活？」

「我皮箱還有一些鑽石，足够我生活！」黎自添自懷中掏出兩顆鑽石來，「這兩個你替我賣掉，順便替我買些日用品回來！」

鍾楚雄接過鑽石道：「好，快者十日，慢者十二日必到！」

黎自添又跟他訂下聯絡暗號，道：「你們都走吧！」

鍾楚雄把身上的錢分了一些給他，道：「老黎，你保重，你放心，咱們不會將你的事告訴別人。」

朱大娘忽然道：「我留下來伺候黎先生！」

黎自添臉色一變。朱大娘道：「我現在出去，白虎幫的人一定不會放過我！」

黎自添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我也算有緣，如果不是你，我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到藍星米西西！」

朱大娘興奮地道：「我要跟你回去，我不要十個丈夫只要你一個。」

「大姐，你瘋了嗎？」朱三娘還待說話，已被楊應龍拉走。

外面已是黃昏，白虎幫的人找不到人，已經離開，鍾楚雄三人趕到火車站，乘車至南京，他帶楊應龍和朱三娘到中山東路滿香茶寮找掌櫃楊雲。

楊雲在南京很吃得開，黑白兩道都有交情，鍾楚雄便將為楊應龍洗脫罪名的事交給他辦，楊雲提着那兩隻鐵箱，道：「有這兩箱東西！看來有九成希望。」

鍾楚雄要楊應龍和朱三娘留在南京，他在次日又乘車返回上海，到上海他才知道何道倫沒有回去，估計巳死在長城畔。

鍾楚雄回家處理了一些私事，便到外灘黎自添家，拿了一個皮箱，又匆匆登上火車。

留下無限惆悵

鍾楚雄到南京，找到楊應龍，楊雲果然精通廣大，替楊應龍洗脫了殺人罪名，楊應龍人逢喜事精神爽，道：「老鍾，我們跟你一齊去找老黎！」

朱三娘道：「我也得回家處理那間大屋。」

鍾楚雄道：「咱們先買了些日用品吧，免得到北平時，遇到白虎帮和七龍帮又有麻煩。」

× × ×

三人一路平安，到達涿鹿附近，那座山坡風采依然，鍾楚雄走到洞口，只見那白板上寫於一般彎彎曲曲的字，朱三娘道：「這種字，誰懂得看。」

「這是英文！」鍾楚雄道：「他說開啓洞門的音樂盒子在附近一塊三角形的大石下面。」

楊應龍踮脚一望，道：「吸！就在那裏。」他奔過去，在一塊是三角形狀的大石下，拿出那隻音樂盒子，用力摔在「百里科」金屬板上。

一陣「叮叮咚咚」的音樂聲响起，「石里科」陷下，露出一個洞來，三人跳下，大聲叫道：「老黎！老黎！」

裏面沒人應他，朱三娘道：「不知他們會不會在裏面那個艙？」

鍾楚雄走到鐵桌子前，赫然見到上面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寫滿了字，他心知有異，連忙抓起來閱讀。

「鍾兄，很多謝你在這些日子對我的照顧，我痛恨自己不是地球人，否則將永遠跟你在一起，我相信咱們會成為一對知心朋友。」

鍾慈雄看到這裏，心頭一沉，忙再看下去：「這裏的機器損毀程度很大，在地球根本沒法修理，我跟大娘決定離開這裏，去尋求幸福。」

鍾楚雄心中忖道：「老黎對她產生感情？」

「假如我能够跟我的星球聯絡上，便會與大娘回去，否則會找個沒人的地方生活，不要以我們為念，祝你們幸福，黎自添，又及，出去之前，只須按桌上綠色的按鈕！」

鍾楚雄頗覺惆悵，將信交給楊應龍看，楊應龍看後，嘆息道：「奇怪！以前很不喜歡他，現在不知為什麼又懷念他！」

「他是位奇特的朋友，相信不容易再找到第二個。」鍾楚雄伸手在綠色按鈕上一按，一個拉屜彈了出來，裏面又有一張紙，上面寫着兩行字，十五分鐘之內，必須遠遠離開，因為這裏就快爆炸，我不能把這裏的一切留下來，黎自添。

「快走！」鍾楚雄大叫一聲，三人連忙爬出洞口，向山坡下跑去，當他們離開山坡里餘時，只聽一道巨响在身後响起，震得他們耳朵嗡嗡亂响。

三人回頭一望，只見那座山坡只剩下三分之一，附近塵土飛揚，遮天蔽日，中間一股濃烟，夾着火光冲天升起。

朱三娘道：「他為何要毀掉『宇宙車』呢？」

楊應龍道：「誰知道他的心意，我只希望他能返回他家鄉！」

「但大姐她……」

「她一向對奇特的男人感興趣，這次豈不是得其所哉？」楊應龍道：「老鍾，你跟不跟咱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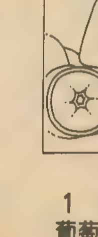
「不，」鍾楚雄心情十分沉重，「你們有空到上海找我吧！」他拿着黎自添那具皮箱，彳亍而行，只覺皮箱越來越重，皮箱裏裝的好像不是物品，而是一個外星人的生命，他決定不打開皮箱，讓它永遠保留幾分神秘……

（全文完）

笑話 腦子靈活

林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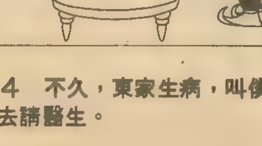


1　東家："你去給我買些葡萄、石榴和無花果。"

2　僕人：「葡萄買來了。現在我再去買石榴，然後再去買無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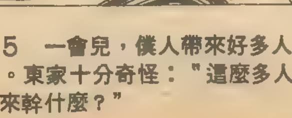


3　東家："辦事應該腦子靈活。應該一下子把幾件事都辦好。" 僕人："是，知道了！"



4　不久，東家生病，叫僕人去請醫生。





5　一會兒，僕人帶來好多人。東家十分奇怪："這麼多人來幹什麼？"

6　僕人："遵照您上次的吩咐，我不但請來了醫生，還請來了藥房的配藥先生。我又怕您萬一起不來了，就把給死人穿殮衣的師傅、為亡靈做祈禱的阿訇，以及棺材店的老板和掘墓工人都請來了！"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鄒巧兒來到一座有天台花園的五六層高的建築物，她用繩子飛扣在天台花園的石獅子上，然後作飛簷走壁的攀繩而上，以爲無人知道，豈料另外來了一個女的，待她上去之後，便用金錢鏢將繩子從中割斷，使她走無後路，鄒巧兒目的是盜取此屋主人熊公的水晶球，得手後知道繩子被人割斷一半，便利用其餘一半分兩次才回到地上，摩托車的汽油又被抽去，很狼狽才回到居所，以爲可以得手無事，豈料熊公的守衞長和警局衞探長跟踪而至，雖然搜不到贓物，但衞探長巧妙地搜出來，還指點她迅速逃走，避開守衞長的搜索……

擊斃殺手　盤問失主

鄒巧兒還有許多時間；她是不怕等的。果然，不久，她就等到了她要等的機會了。那就是有一部夜行的大貨車經過，在紅燈前停下來。這大貨車是沒有載貨的，大概司機是正在趕着下班。

鄒巧兒迅速一閃閃了出去，一跳便跳上了大貨車的後面，就在那裏伏了下來。這事普通男人都不易做到，但她是巍峨大厦也可以跳過去的人，這對她來說，當然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她剛剛伏了下來，便有一部巡邏的汽車轉了街口而來。

這車中人未有機會見到她。

事實上這貨車，駛到貨車的旁邊停下來，亦不知道鄒巧兒就是正在車上。

兩部車子祇是靠了一靠，跟着交通燈由紅轉綠，車子又開動走了。那貨車是不會在這裏兜圈子的，於是便把鄒巧兒載走了。

以鄒巧兒的身手，要離開那部貨車，乃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了，當貨車去遠了之後，在一個荒僻的地區的紅燈前停了下來，她便跳下車，在行人路上步行。

不久，有一部的士經過，她便跳上的士離開了。

這之後，就應該是什麼人告密，她都不會給人找到的了，祇要她不去一個她慣常會去，或有人料到她會去的地方。她要去的應該是一個連她自己亦料不到的地方。結果，她就是住進了一間隨便選擇的旅館中。

熊公那些手下們巡來巡去，都不得要領，但是仍然不肯放棄，直至到了第二天早上，附近的人陸續起來了，有些是晨運去，有些則是上早班去，再遲一些是許多學生上學，更遲一些是到寫字間去上班的人出動了，街上滿是人，他們根本不可能分辨誰是誰。人太多了，即使鄒巧兒雜在這些人之中走掉，也是很難看出的。

沒有辦法，他們祇好離去。

她們回去向熊公報告，實在是報到，因爲在搜索的過程之中，是一直有無綫電話與熊公聯繫着的，熊公早就知道他們是已經失敗了。

此時熊公也是整個晚上都是未曾睡覺的，他正在大發雷霆，這些手下回來，又給了他一個發脾氣的機會，給他大罵了一頓。

守衞長眞是苦得很，忙了一整個通宵，還是要捱罵。

當熊公罵完了之後，他說：「我們知道了這個人的姓名地址，她是一定逃不掉的！」

熊公說：「你知道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嗎？」

「呃……」守衞長說：「我負責的祇是這屋裏的事情，不過我相信你是可以找外面的人做這件事情的！」

「媽的！」熊公又罵道：「假如你是做得好的，這裏就根本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守衞長不出聲。有人闖進來，把東西

偷走了，這的確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他是無論如何也推不掉這個責任的，雖然來者是一個特殊非凡的高手。他盡可能婉轉地說：「我們還是商量一下下一步應該怎辦吧！」他的意思就是，罵他也是沒有用處的，要就是辭退他，否則就是盡快商量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熊公說：「下一步，找其他的人去追捕她，這是你講的，而這件工作亦不會是由你做，這也是你講的！」

「是呀，」守衞長說：「不過我還是要另外提出一個意見，那就是，既然這一次有人告密，下一次亦一樣會有人告密的。你祇要等着就行！」

「爲什麼告密的人不早一些出聲呢？」熊公說道：「當這個臭丫頭未來之前就通知我們，那我們就可以準備好等着她來了！」

這個問題也是守衞長無法回答的，他祇能夠聳聳肩。

熊公終於揮揮手：「好了！去睡！」

那守衞長如獲大赦地去睡了。

熊公有如一團大菜糕似的站起來，身上的肌肉因爲這樣一動而震着震着，就像，祇要在他的皮膚上刺一個洞，這些肌肉就要完全流出來似的。

他身邊那個美麗的女郎依戀地扶着他——不是妻子，祇是他養着的一個人。她說：「你還是去睡吧！」

「我能睡的時候當然睡！」熊公把她一甩甩開了。原來他的力氣非常之大，也許這是由於他的體重之故，他這樣一甩，她便整個人飛開了，飛得遠遠的，幸而這裏地方上，她沒有仆倒。

她掩着臉流起淚來了。

熊公似乎亦有心軟的時候，看着她這個樣子，顯得於心不忍的，說道：「你先去睡好了，我很快就來！」

她轉身回到裏面去了。毫無疑問，她勸熊公睡覺，也是爲了自己，她支持了一夜，也是很需要去睡了。

熊公拿起電話，打給衞探長，問道：「怎麼樣，那件事有什麼成績？」

「還沒有，」衞探長說：「但我會查的，你現在是報案嗎？」

「不是！」熊公咆哮道。

「這樣，」衞探長說：「我倒是很難多派人手去調查這件事情的！」

熊公說：「你不插手，我就自己找人來了！」

「你似乎早已自己動手了！」衞探長說。

「你怎麼知道？」熊公問。

「我不能整天晚上都不睡覺，」衞探長說道：「不過，我也派了兩個人去留心着那個地方，我看到的却是你的人在工作。而且你把人家的門都打壞了！你最好派人去修理一下，弄好了，這樣才是合手續的！」

「這種小事，我才不幹！」熊公說：「你去幹好了！」

「派個人去弄好了，」衞探長說：「那屋子可不是屬於鄒巧兒的。屋主起來的時候，我很難交代。你的人對隣居說是警方到來辦案的，假如屋主投訴，發覺警方根本沒有做這件事情，那怎辦好呢？」

「好吧，好吧！」熊公說道：「我叫人去弄好了！但你得設法爲我做這一件事情！」

「我會盡我之所能的！」衞探長說：「不過，你還是沒有告訴我，爲什麼鄒巧兒偏偏就是要偷那隻並不是太值錢的水晶球！」

「我不知道！」熊公說：「總之有人進我家把東西偷掉了，那就是不行！」

「我認爲你是知道的。」衞探長說。

「這個問題！」熊公說：「我看你還是問鄒巧兒好一些！」

「好吧！」衞探長說道：「我設法好了！」

熊公擱下了電話，回到房中，他那個美麗的女伴還是强撐着眼睛在等着，因爲她需要肯定熊公不需要她，她才敢去睡覺的。

熊公在床上躺下來，她用兩手輕揑他的肩膊，說道：「要不要我服待你？」

「不必了！」熊公說：「我要休息一下，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熊公倒在床上睡着了，很快就發出鼾聲。

× × ×

這個時間，是普通人都已上了班的時間，衞探長已在警局的寫字間呢，靠在椅子上，伸長雙腿，側着頭，也是發出着鼾聲。

他的助手走進來，把一杯咖啡在他的桌子上一放，咖啡杯與碟子相碰的叮叮聲與其他人的吵聲不同，也許咖啡的香氣也有關係，使他從沉睡中醒來了，他睜開了一隻眼睛。

助手說：「老頭子問你回來了沒有！」老頭子者，也即是他們的頂頭上司。

衞探長說：「什麼回來了沒有？我根本沒有下班，祇有他們才可以朝九晚五，還可以遲到早退；你沒有告訴他嗎？」

「你告訴他吧，」助手說：「他找你去談話！」

「唔，」衞探長說：「我也不必告訴他，看我的樣子，也應該知道了！」

他打個呵欠，站了起來，伸伸懶腰。

助手指指那杯咖啡，說：「先喝掉這個吧！」

衞探長也老實不客氣的，把那杯咖啡拿了起來，一口就灌下去了，然後就去「朝聖」。

他的頂頭上司是有一間非常乾淨整齊而寧靜的寫字間的，與偵探房那邊的雜亂差得太遠了，假如他需要什麼資料，他會叫人從外面拿來，這裏不必放得太多。在這裏辦公，心情也會好得多了，不過也許亦會有人認爲單單一個人關在這裏面是太悶一點的。

這位頂頭上司亦是頻頻打呵欠，顯出睡眠不足的樣子。

雖然，他的腰還是伸得很直。

衞探長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則是好像一團棉絮似的攤在那裏，他的腰骨好像永遠都是無力的。

他的上司說道：「熊公那件事情如何了？」

衞探長一攤兩手：「官式上而言，熊公那裏並未發生什麼，他又沒有報案！」

那上司說：「我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又不是在招待新聞記者！他也弄得我沒有一覺好睡！」

衞探長聳聳肩：「他是你的朋友，似乎我知道的，你沒有什麼理由會不知！」

「他不是我的朋友！」那上司咬着牙齒，好像要大聲喝叫似的，不過結果還是低聲說出來，「他是我的上司的朋友！」

「呀！」衞探長哈哈笑：「你的上司叫你去辦，你就叫我去辦！」

「我祇是行政級，而不是行動組的！」那上司說。

「我們接到密報，找到了這個賊，是女的，但無贓無證，全無辦法。但後來她却乘夜逃掉了！」

那上司拿着一支鉛筆，用有橡皮的一頭在桌子上一敲一敲的，使之一彈一彈。他尋思着說道：「你，會讓這個人逃得掉嗎？」

衞探長說：「無贓無證呀！」

「以你的辦事效率，」上司說：「你是不可能讓她逃掉的！」

「我是說，無贓無證呀！」衞探長訴道。

上司說：「你先聽我講，我是在你這邊的！」

「我們都是在同一邊的，」衞探長說：「我們都是維護法律的人！」

「我是說，」上司說：「我也不喜歡熊公！你知道他是什麼嗎？」

「有許多知道的事情都是不能够證明的！」探長說：「無贓無證！」

「你別再對我放這種屁！」上司說。

「那你要我怎辦呢？」探長問。

「我認爲你是故意把那女賊放走的！」上司說。

「你這樣說也是無贓無證！」探長說道。

「媽的！」上司吼道：「假如你再講一句——我剛才不是對你講過，我是在你這邊的嗎？」

「那麼，」衞探長說：「你不是要我去把熊公抓起來吧？」

「不是，」上司說：「我祇是要通知你，熊公已經找了人來，是搜索者！」

衞探長忽然也從懶洋洋的神態之中跳了出來。他伸直腰道：「搜索者！你知道搜索者是怎樣的嗎？」

那上司說道：「現在，是我正在告訴你！」

「搜索者！」衞探長說道：「那是毫無人道的職業……職業：說他們是職業殺手也是太輕描淡寫了，他們簡直是殺人機器！」

「正是這個意思！」上司說。

「那你的意思是怎樣呢？」衞探長問道。

「這位熊公也是毫無人性的，」上司說：「他再加上了搜索者……他們未必可以在此地找得到那個女賊，但是他們找尋的時候可能會傷害不少人命。」

「我是說，」探長說：「你想我怎樣做呢？」

上司說：「我們得制止他們在這裏亂殺人！」

「這些人！」衞探長皺起眉頭：「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又不知道眞正的身份是誰……」

「是會難找一些，」上司說：「但是我相信他們却會找你！因爲你把那女賊放掉了！」

「我並沒有這樣做！」衞探長無論如何都否認。

「我不要和你辯論這一點！」上司說：「我祇是告訴你，你必須小心！」

「我？我是警探！」衞探長說：「他們敢殺我？」

「這種事情，看看是在世界的什麼部份吧了，」上司說：「在此地則並非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這些是熊公叫來的人，有熊公做後台！」

衞探長呆呆地看着他的上司，說道：「那你認爲我應該怎樣呢？」

上司說：「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你得小心一些！」

「我小心！我是執法的人！我要小心他……」衞探長由懶洋洋而變得非常憤怒，講起話來亦是哽哽咽咽的了。

上司仍然冷靜地說：「這個地方，是很難講的！」

「唔，」衞探長終於恢復了鎭定，又能够把持着自己而說道：「我正在奇怪，爲什麼那個賊，祇是偸掉了熊公的一隻水晶球呢？那裏面有許多更値錢的東西。」

「你問我？」上司說。

「我是在奇怪，那隻水晶球裏面究竟有一些什麼秘密！」衞探長說。

「你有見過這件東西嗎？」上司問。

「沒有！」衞探長不能不說謊。

「我也是沒有見過！」他的上司說。他把一隻文件夾取過來，打開，參閱一下，又簽名。這顯然是與衞探長無關的文件，因此這亦即是說，他是要下逐客令了。

衞探長祇好起身離去。

這一次他是離開警局，回家去了，他需要睡一覺。

他開着車子回到了家中，人是懶洋洋的，不斷打着呵欠，他的確是非常疲累，很需要睡一覺了。

但是他家中却已有人在等着他了。

衞探長把門打開了，就看見廳中坐着那個人。

那是一個男人，坐在對着大門口的沙發上，手中張開着一張報紙在看着。

由於他的雙手張開，那他即使携帶着武器，暫時也是沒有機會使用的了。不過這人一定來頭不小，因爲衞探長是獨居無侶，怎麼家中忽然會多了一個不請自來的客人呢？

那人溫和地說：「進來吧！探長！」

探長却是把身子靠在門上，說：「我的家，却要你請我進來？」他仍然是顯得懶洋洋的，但是實在則是很聰明的做法，因爲他靠在門框上，祇要移動一步，就可以躲到屋外的門邊牆後，有那牆壁護住他了，而且他身上也是有槍的。

那人說：「進來吧！我們談談！」

衞探長說：「你先出來，站起身！」

但是他的身後，樓梯的上半層也傳來另一把聲音說道：「聽見沒有，那人說叫你進去！」

這聲音使衞探長爲之汗毛直豎，因爲他的注意力在前面被吸引了，就完全不提防後面會有人。

不過很奇怪，這話亦是使屋內坐着的那人聽了有如觸電似的，他立即把報紙丟掉了，一跳跳開。

衞探長亦是一移步回到門外，讓門框遮住他。

原來那人的後面，沙發的背後是還另外蹲着一個人的。

人給報紙遮着看不到，手上却有槍。

這人此時就向門口一連串地放槍。

他是聽到門口有人聲，知道不妙就開槍，但是他看不見目標，所以他的槍彈還是落空了的。

跟着樓梯頂上的人放了一槍，這個沙發後面的兇手打了一個轉，便仆在地上，死去了。

這時，門忽然給人一推，猛的關上，但是探長是站在門邊的，他及時把脚伸出去一頂，門便又迅速彈開了。

這門乃是給那個坐着看報紙的人猛然一推而關上的，他看看情形不對，就認爲把門關上是較好的主意，雖然他如此就會被困在屋中，但這屋子有後門，他可以從後門逃走。但是探長伸脚一頂，就使門再彈開，這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的。

門彈開時他正跑向走廊，果然是打算從後門逃走。

探長叱道：「喂，你別走！」

這人連忙也回身來放槍，但此時探長已是持槍在手，就向他放了一槍。

這人也把槍丟掉，仆倒在地上了。

探長在門外說道：「還有什麼人，最好舉着手出來！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在我的屋子裏亂攪是很不合算的！」

沒有人應。樓梯上面那人說：「進去好了，我看他們假如有人，也是不敢不出來的！」

衞探長踏入屋中，先走入裏面巡視一遍，果然不見再有人了。他回到外面來時，那人已經檢驗過兩具屍體，說道：「都死了，我們都是槍法如神！」

「我却希望他們沒有死，」衞探長說：「如此才可以問口供！」

那人說：「當你對着一個向你開槍的人，你就不能够詳細研究和選擇了。你必須射要害，制止他們！」

「我知道，」衞探長苦笑着說：「但是，現在我的屋中有了兩具屍體，我怎麼解釋呢？」

那人格格笑起來：「你是眞滑稽的，你是探長，你不可以解釋？」

衞探長還是苦笑着：「司馬洛，你把我弄得眞狼狽，不到天也不到地！」

原來這個來人就是司馬洛，一個專管閒事，現代的俠盜式人物。

司馬洛說：「我不過是輔助的吧了。這是你的正職。你怎麼能够說是我弄你的呢？」

原來衞探長乃是司馬洛的一位好朋友莫先生的手下。莫先生主持一個世界性的反罪惡組織，手下人員衆多，衞探長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人通常都是各有一重掩護身份的，衞探長的探長之職就是一種掩護身份。他的眞正工作與他的掩護身份沒有矛盾，所以是沒有所謂的。

司馬洛關上了門，衞探長已經看清楚了那二具屍體，及找出他們的證件來檢驗過了。

司馬洛問道：「你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衞探長說：「不過，我知道他們是搜索者。而他們不止兩個。死了兩個，可能再來四個！」

司馬洛微笑：「他們會有機會再來八個的！」

「現在，」衞探長說：「我沒有機會睡覺了！」

「我們做這種工作，」司馬洛說：「許多時候都是要不睡覺的！」

「我本來那份工作已經是不大有時間睡覺，」衞探長說道：「現在這份掩護工作又是不大有時間睡覺，我眞是快要死掉了！」

「假如沒有我來，」司馬洛說道：「你可能已死掉了，搜索者的手段是很兇狠的！」

「媽的！」衞探長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就像一個傀儡任你扯綫。你告訴我熊公家裏可能失竊，果然失竊了，你告訴我竊賊會是鄒巧兒，而她行事可能會被一個叫珍珠的破壞，也果然是的，我對鄒巧兒講話，好像我知道很多，其實我却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得少一些，」司馬洛說：「搜索者拷問你時，你就沒有那麼多可以供出來的了！」

「但我一定會供出你！」衞探長說：

「他們要知道什麼，就找你好了！」

司馬洛微笑：「我暫時是還未出現的。」他走向門口。「你也不必多謝我救了你的命！」

「唏，」衞探長說：「這兩具屍體如何了？」

「你是探長，」司馬洛說：「他們來找你麻煩，你射中了一個，他們自己誤中了一個——呀，對了，這槍我得留下來！」他用手帕把槍抹過了，放進那看報紙人的手上。

「但這是你的槍！」衞探長說。

「這不是我的槍，」司馬洛說：「是從一個兇手手上取來的！」

那意思亦即是說，這槍大可以當是那看報紙的人帶來的。

「唔，」探長說：「他們來向我找麻煩，就是爲了熊公的事情！」

「當然了，」司馬洛說：「難道到了這個地步，你還要爲熊公隱瞞嗎？」

「你是說應該宣傳出去了？」探長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他給你的機會。而且，他派人這樣來對付你，你也不必給他面子了！」

探長說：「本來也不過是我的上級……唏，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告訴了我關於鄒巧兒這件事情，果然發生了，但你又怎知我的上級一定會派我去呢？」

「你的運氣好嘛！」司馬洛說。

「呀，」探長說：「我那上級，根本也是我的人。搜索者的事情，也是他告訴我的，他要派，當然是派我去了！」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但沒有

告訴你的事，你就當不知道好了！」

於是，探長又要麻煩好一番了。

他報告了這件事情，大批兇殺組的人員來了，他需要回答問話，取錄口供，這天也是不必睡覺了。

直到黃昏時份。

他又回到家裏，疲極倒在床上，這一次他倒是可以放心睡的了，因爲警方已經派了人來保護着他。搜索者的胆子雖然大，也是暫時不敢來攪他的。

另一面，熊公則是十分狼狽。

因爲衞探長把這件事情供了出來，熊公就有難了。

警方要找他問話，他失去了東西，曾經找過衞探長，却沒有報案，而這一次却來了二個殺手，這樣來屈辱他，是不是他認爲衞探長有古怪，而他找人去使用暴力呢？

熊公是在警方有一位地位相當高的朋友的，所以他才能不必報案而把衞探長找來。現在，他受到了壓逼，便呱呱叫着聲言他要跟他這位有地位的朋友講話，他不要跟這些低級的探員交手。

他這樣肥大的人，居然也能够暴躁地在屋中跳來跳去。

他那些肥羔並沒有破皮流出來。

他實在非常生氣。因爲這些探員，又不是什麼高級的大員，竟然進入他的屋中來向他問話，而他無法制止。沒有辦法，假如他不讓他們進來，他就得應召到警局去了。

那其中一個探員冷靜地說道：「你那位大員朋友，是我們的上級！他已經渡假去了！」

「胡說八道！」熊公叫道：「我昨天晚上還跟他通過電話的！」

「他今天一早就走了！」那探員說。

「不可能！」熊公說：「假如他要走，他怎會不告訴我呢？」他本來以爲讓這些探員進來，搬出一個大人物的名字，就可以使他們窒住了。但事情却不是如此發展。

另一探員說：「你有電話，你可以試試找他！」

熊公果然去打電話，那大員的妻子說，他眞的去渡假了。爲什麼？他的妻子很技巧地回答：「他也是有上級的！」

「噢，」熊公說：「我明白了！」

是的，一山還有一山高，他利用這個大員向衞探長壓下去，但是這個大員也有上級，亦壓下來，命令他即日去「旅行」，如此，熊公便失去了一個靠山。

熊公收了綫，對他的守衞長低聲說：「他們要對付我！豈有此理！」

他立刻又打電話給他的律師。以熊公這樣一個人，他當然會有好的律師。他在電話中把大致的情形告訴他的律師，爲了安全起見，他當然是講得很技巧的。他說他昨夜失竊，因爲不想張揚，所以找來了衞探長，他們得到了告密，找到了這個女賊鄒巧兒，但是無賍無證，跟着這個女賊就逃走了，然後今天早上，探長有事，警方却來找他了。他當然不提什麼搜索者。

律師則是心裏明白的。

律師說：「你昨夜是已經對探長報了案的，是嗎？」

這不是一句問話，而是一個暗示。

熊公說：「是呀！」探長來時祇有一個人，而熊公手下有許多人，熊公的手下都可以證明熊公是向探長報案的，探長却沒有回去紀錄這事，那不是他的責任，也不必他去解釋。

「那就行了，」律師說：「你沒有犯罪，是別人在你的家裏犯罪，你用不着拒絕回答問題，祇要把眞相說出就行了！」

律師所指的眞相，當然也是有限的眞相。

熊公也是明白的。他說：「那麼，我就用不着等你來到才回答他們了？」

「不必了，」律師說：「我來反而沒有那麼好，就像你是有什麼隱衷似的。假如他們還是鬧下去，鬧得太兇的話，你才找我來好了！」

於是，熊公就走回去，照這樣對那些探員們說。他對他們說他明明是已經報了案的，衞探長昨夜的確是來了，而他們接到電話的告密，去找到了這個鄒巧兒，然而却是無賍無證，就是如此而已。至於警局並沒有紀錄這件案子，則是非他所知。他沒有簽口供？他不大清楚這些手續，探長是清楚這些手續的，探長都不提醒他，他又怎麼會懂呢。而且，失去東西又不是犯法的，報案的手續錯了，現在再報一次好了。

他派人去弄衞探長？他這裏有那麼多的手下——死在探長家中的兇手，是他的手下嗎？他要做這種事情的話，他是大可以派他的手下去的。職業兇手？他是正當人，爲什麼他要聘用職業兇手？事實上，假如他要聘用兇手的話，他的對象就應該是那個鄒巧兒。

「好吧！」領頭那個探員說：「你現在既然是正式報案了，我們便也要紀錄在案。我們還要在你這裏踏勘一下！」

「隨便吧，」熊公說：「但是，關於衞探長沒有報告這事，那又如何？」他現在是在落井下石了。

「他已經報告了。」那探員說。

於是，這些探員們就在熊公的家中踏勘一番。

他們要觀察過那個女飛賊行事的路綫，亦要參觀過熊公的藏寶室，這都使熊公很不高興。他這個私人的地方，就是客人也不是隨便可以走來走去的，他喜歡保持秘密和神秘，但是現在却任人「踐踏」，他也無可奈何了。

那些警探對他的藏寶室當然是特別感興趣的。其中一人說：「熊先生，你這裏有不少非常值錢的東西！」

熊公也不高興「熊先生」這個稱呼，他認爲稱他爲「熊公」才是適合和够尊敬的，但是他又是無可奈何，不能反對。他說：「因爲我很有錢。」

「爲什麼那賊要偷水晶球而不偷其他東西呢？」那探員問道：「依我看，就是在這裏隨手抓一件東西，也比較那水晶球更值錢的！」

「你問我？」熊公又大爲氣憤地說：「我也正想問你們呢！」

「這個賊，也應該可以不止拿走一件，」那探員說：「要發財的話，起碼可以然多帶走幾件。所以，她拿水晶球，一定

一個特別的原因！」

「你告訴我是什麼原因吧！」熊公說道。

「東西是你的！」探員說：「其中有些什麼秘密，祇有你自己知道，我們連見都沒有見過。」

「我沒有秘密！」熊公咆哮道。

「假如我們能够知道得多一些，」那探員說道：「這對我們破案，是會有帮助的！」

「破案！對了！」熊公又吼叫道：「我現在就是想你們破案！」

「熊先生，」那探員說：「你現在算是報案了嗎？」

「我老早就已經報了案——」熊公氣急地說：「好！既然你們那個衞探長不肯承認，我現在就再報案一次，這一次你們是不能抵賴了！」

那探員說：「很好，我們現在爲你錄取口供！」

熊公說：「我看，不需要我的律師在場證明了吧？」

那探員微笑：「這一次，仍然是你們人多過我們，你們可以證明確有此事！」

熊公祇好又忍受他們的無聊問題，那是接近盤問的。這眞令熊公氣悶之至，因爲他不知道已經多麼久未受到過這樣的屈辱了。盤問他！祇有別人向他恭恭敬敬地請示而已，祇有他向別人大聲呼喝而已，然而這幾個人却是在盤問他。

他們仍循例再問熊公，何以那個女賊又不偷別的貴重物品，而祇偷水晶球。

「我怎麼知道？」熊公吼道：「這事情你應該問她！」

「你會不會有一點猜想呢？」那探員問。

「我的猜想就是這女賊是瘋的！」熊公說。

「你又認爲這水晶球可貴在什麼地方呢？」那探員問。

「我祇是喜歡就買回來了，」熊公說：「這是一塊天然的水晶雕成的水晶球。天然水晶跟人工製造的水晶是有分別的。可貴的地方就是在天然！」

「唔，熊先生，」那探員紀錄着，又問道：「你又認爲衞探長爲什麼會受到襲擊呢？」

「你爲什麼不問他？」熊公氣惱地說道。

「我祇是想知道你有沒有什麼猜想。」那探員問。

「我沒有猜想，」熊公說：「我在此之前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唔——假如我明明報了案而他却說沒有報，這樣一個人，我相信敵人一定很多！」

「但是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事？」那探員說。

「別問我。」熊公又吼叫道，「你們在這裏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爲什麼不用這些時間替我把失去的東西找回來！」

「好吧，」那探員站起來，他的同伴亦跟着站起來，「但，我們還不知道失物實在是什麼模樣的。」

熊公對一個手下揮揮手道：「拿一張照片給他。」

那個手下拿來了一張彩色照片，交給了探員。熊公的貴重物品都是拍下了照片的。

那些探員這才終於走了。

但他們却不是眞正的探員，那是說，又不是冒充的，而是臨是給派來辦這件事的，他們首先是向司馬洛報告。他們的車子在一處路邊停下，司馬洛巳坐在另一部車中等着。那探員走過去，說道：「他的家中有一個守衞是陌生人！」

「唔，是搜索者。」司馬洛說：「行了！」

他們都開車離去了。

果然，熊公的守衞之中，有一個就不是原有的守衞，假如熟知他家中有什麼人，就會知道，此人昨天還是不在這裏的。

當那些探員在這裏的時候，他祇是作另一個守衞狀，但在探員走了之後，他的身份又不同了，他在熊公的對面坐下來，說：「那些不是普通的警探。」

熊公的肌肉以波浪式的走勢抖了一抖，那不是冒充的吧？」

「我看得出的，」那人說：「他們是負有特別任務的人。」

熊公聳聳肩：「這也不出奇，他們現在是正在針對我，要集中對付我。我知道的，但都是你們，你們失敗了。」

那人說：「你先就不該找我們，你怎可以不先通知我們一聲呢？現在，我們失去了兩個人了，我們兩個人不是容易找的，要訓練很久，又要合作，你却把他們投進了一個陷阱。」

「我也不知道的。」熊公說：「我還以爲——媽的，渡假去了。」

「你就祇有這樣一位有力的朋友？」那人說。

「最有力的幾個的其中之一，那還不够嗎？」熊公說。

「現在是顯然不够了。」那人說：「你應該結識最有力的一個，沒有人能命令他去渡假的。」

「這是不可能的。」熊公說：「在這個地方是不可能的，你不明白嗎？——媽的？難道你現在是在教我怎樣做事？抑或，你是不願意再幹下去了？」

「你下一件事要我們幹什麼呢？」那人問。

「你們失了兩個人。」熊公說。

那人慢慢地說：「我們得到了酬勞，做這件事情而失了手，這也沒有辦法。」

熊公說：「這個衞探長，殺了你們兩個人，這件事情，你們不打算處理嗎？」

「不！」那人說：「我們不會把時間浪費在復仇的上面的，假如這件事是做不下去的，那我們就祇好算了。這件事我們收了酬金，失敗了，就算了！」

「就是這樣？」熊公說。

「是的。」那人說：「假如你要聘請我們繼續去對付衞探長，我們還是會拒絕的，目前這個人根本不可能碰。」

熊公說：「那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提議呢？」

「我沒有什麼提議，」那人說：「我們是不提議的，提議的是我們的客戶，你們的提議，我們會考慮是否能够接受。」

「唔——」熊公喃喃着，似乎顯得六神無主似的，後來他才終於有所決定，說

道：「這件事情，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捉到這個鄒巧兒，和取回我的水晶球，這件事情，你們可以做到嗎？」

「應該沒有問題，」那人說：「我們是搜索者，搜索乃是我們的工作，困難如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很好。」熊公說：「你替我們去追，不過，也許，當再有人告密時，我還會通知你的。」

那人微笑着搖頭，說道：「我恐怕告密的可能性不很高了，連你都認為這電話不大安全。」

「這個——」熊公又緊咬着牙齒，心中的氣「儲蓄」到使他快要爆炸似的，然而他到底是買家身份，又不好太下氣地向這個人徵求意見，所以他說：「好吧。總之萬一有消息，我就會轉知你，也許對你會有幫助的。」

「很好很好，」這個人說：「就是這樣，我看你也需要休息的了，我還是先走吧。至於酬勞這方面，你是自然會辦妥的了。」

「當然了。」熊公說。他說着也打了一個呵欠，顯得頗為疲勞。一個如此肥胖的人，通常是要多睡的。

「但等一等。」那人又說：「讓我免費為你服務一次。」

他走進內廳，在沙發旁邊伏了下來，向沙發底下與及茶几的底下望望。

熊公說：「你在幹什麼？」

那人走回他的身邊來，說道：「剛才那幾個警探，怎麼能肯定他們有沒有留下什麼呢？譬如電子偷聽器之類！」

熊公那一身流動似的肌肉，此時也全部收緊了起來似的。他說：「剛才我們講了那麼多話，現在我們還在講話！」

那人揮揮手安慰他道：「這裏我是知道不會有什麼古怪的。因為他們沒有到過這裏，我也一直都是看着這裏，但其他地方，你和我都沒有跟着密切監視。」

「對！」熊公說：「你找一找。」

那人就在屋中走來走去，向那些人剛才到過的地方去找尋，而熊公對這件事情也是大感興趣，就跟在他的身邊。那人的搜索，果然是有成績的。

他在熊公的藏寶室的一隻寶物架子下面摸了一摸，面有得色，這一次則是不出聲，祇是向下面指指。

熊公亦在地毯上蹲了下來，向那架子的底下望望。以他這樣一個有如一大袋肉漿的人，居然也可以如此蹲下來而沒有破掉或者爆炸，這倒真是一個奇跡，或是一個奇景。

許多人會以為，他是做不到這樣的姿勢的，然而實在，熊公動起來却還是相當之靈活的。

熊公也可以看到，那架子底下是多了一顆螺絲。這架子當然是用螺絲旋成而扭緊的，把螺絲旋掉就可以拆下來。他們看見這螺絲則是多了出來的，不是在應有的地方，而且大了一倍。假如是外行人，可能看不出這東西實在是屬於這裏的。

這是製成螺絲狀的微形無綫電的收音器，乃是用膠黏在那裏的。那架底是木板，磁性也吸不住，因此必能是膠質。這東西可能就像各種黏在牆壁上的掛鈎那樣，有一面是黏着一張紙的，要用時把那張紙掀去了，向一個表面一放，就黏住了。

熊公的咀巴動着，顯然是在吐出着非常惡毒的咒罵，不過他並沒有發出聲音來，既然他也明白這東西乃是傳聲器，就不出聲了。

那人又在另外兩個地方找到了兩個同樣的東西。

後來，他們回到剛才那個交談的地方，熊公就罵出來了，不過罵的聲綫也不免比平時低。

那人祇是微笑着。

熊公還是不得不徵求那人的意見，問道：「這東西，我們又應該如何將它處置呢？」

那人說：「你可以讓他們知道，而拆下來丟掉。也可以任它們留在那裏。」

「任它們留在那裏？」熊公說。

「這種東西依靠本身的微細電池供應電力。」那人說，「這種電池是用得不久的。這不比電子錶，傳聲是需要很强電力的，所以用三四天之後就會無效了。」

熊公還是不能決定，那人又說道：「我却贊成讓它們留着，你知道，就小心說話好了，或者你有些話故意想他們聽到的，就大聲說出來。丟掉不是好辦法，這會使他們知道你發覺了，便又要想新的辦法，而且，也許還有一兩粒是收藏在連我都沒有找到的地方的。」

「好吧。」熊公說：「我聽你講，用你的辦法。」

「好了！」那人說道：「我也要走了，你假如真的接到告密，你大可以通知我們。」

那人也離開了熊公的屋子。

熊公呆呆地坐在那裏，好像一座隨時要冒出來的肉山，他喃喃着低聲說：「他們要對付我，他們要對付我，是誰？」

沒有人回答他，而不久，他就坐在那裏睡着了。後來有一隻手輕輕搭在他的肩上，使他張開一隻眼睛，原來是他的那個女人。她溫柔地說：「你疲倦了，為什麼不到房間裏去睡呢？」

熊公說：「好吧。」他的眼睛都沒有張大，祇是半張着眼皮，好像夢遊似的，跟着那個女人進了房中去了。

× × ×

第二天早上，熊公很早就已經起床了，他由汽車司機用豪華的車子載着他到市區去辦公。熊公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他有一間公司在市區，他要天天都去，雖然要他親手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許多決定都是步由他作的，而昨天他已經沒有回來了一天，今天不能再不回來了。

他的公司佔據了一整座玻璃大廈，而他的辦公室就在最頂一層，籃球場那麼大的辦公室，滿舖地毯，四面都是玻璃的牆壁。

他的女秘書已很禮貌地對他招呼了，然後就把一壺泡好了的茶奉上。熊公是不飲咖啡的，而對茶則是非常講究，他這女秘書也是先受過了泡茶的訓練的。

她對熊公說道：「你昨天沒有回來，要簽的文件特別多，恐怕今天你要忙一些了。」

「唔！」熊公點點頭，應了一聲。

女秘書就把一大叠文件拿過來放在他的桌子上，一大叠文件，和一封信。

「這是什麼？」熊公問。

因為信通常都是由女秘書代拆和分類的，不需要他親自處理的就替他辦了，要他親自處理就叠在那些文件的中間，這一封信則是未拆開的。

「這是一封註明私人的信，」她說：「似乎不是公事上的。」

私人的信，她就不便拆閱，而留給熊公來拆了。

熊公看見那是一封信封用打字機打的信，他首先把信拆開來，而他的女秘書就立即避開了。既然是私人信，她就很通氣，不在旁邊看着了。

熊公把那封信拆開，則發現信的內容是中文的。信封的表面用英文打字機，乃是為了不想人家認得筆跡，中文打字機也是有的，但目前仍是很大一副，多數是公司擁有，極少能私人擁有一部，這就不及英文打字機那麼方便了。

信內的中文不是打字機打的，但亦不是用手寫的。而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字砌成的，這也是為了不想留下發信人的筆跡。那些字有大有小，字體亦不同，就因為有些字是從標題上找到，有些則從內文中找到的，這樣的字假如貼在信封的表面上，就甚為碍眼，所以信封就祇好用英文，而用打字機了。

當然，這乃是一封告密信。熊公把這封信看了一遍，就放進了抽屜中，呆坐在那裏，這告密的人很聰明，顯然也正如「搜索者」的看法一樣，知道熊公家中的電話也是不安全的，便改為用這個方法，大概連熊公公司中電話亦不放心。遞信則是安全的，除非熊公的公司裏也有內奸。

熊公的女秘書是一個工作效率很高的女人，她一看見熊公這樣，就覺得甚不滿意，便再走過來說：「董事長，假如你不介意，表面上那幾張文件……」

「哦，對了，」熊公說：「我現在就簽了。」

他立即動手，簽那些文件，他有一位很能幹的秘書，那些文件，都是已經辦好了的，祇差簽字而已。

他對她信任，閉上眼睛把名字簽下去就行了，事實上她就像一個普通的墳表人一樣，女護士用手替他指住要簽名的地方，簡便把名字簽下去，不必費神，雖然有些時候——在平時，他是會研究一下文件的內容才簽的。

這樣不必看內容而簽，好一大叠文件，也是很快就簽好了。這些，熊公就靠後身子，喝了一口好茶。

女秘書說道：「謝謝你，董事長，你還有什麼不舒服嗎？昨天你是不是精神不好？」

「呃——是的。」熊公說：「不過現在沒事了。」

昨天沒有回來，他並沒有打一個電話來通知，女秘書這樣問，也差不多是表示怪責了，因為熊公這樣一聲不响的，是會把她弄得很狼狽的。

女秘書拿了那些文件回到她的位子去整理，熊公則還是呆呆地坐在那裏，他正在想着那封告密信的內容。

忽然電話响了起來，使他震了一震。

這個電話，則不是由女秘書代接的，因為這是他案頭上那個紅色的直綫電話。

他把聽筒拿起來，說：「喂？」

那邊一把男人的聲音傳來，說：「老熊，你回來了，我聽說你家出了事。」

這個人並不尊稱他為熊公，顯然是一個地位高過他的人。

「是的，」熊公說：「你聽到了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呢？」那人說：「我聽到的未必是準確的，但你親口講出來的，就一定是準確的了。」

「好吧。」熊公說：「我告訴你。」

於是他就把這件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熊公這個電話，却是安全的，主要乃是因為他這電話上有一隻密碼機，他所講的話，通過了密碼機才進入電綫傳出去，即使有人在電話綫上搭了一條綫偷聽，聽到的也祇不過是一連串的雜音，聽不出什麼來的，對方有一個相同的密碼機，他們預先有了默契，知道用的是什麼解碼的暗號，就可以用這密碼機解碼，把「雜音」轉譯回來，聽到的就仍是熊公的聲音，這是電腦發達時代的精妙產品之一，這亦使情報和間諜工作變成困難得多了，不過，這種儀器也非常之貴，不是普通人買得起的。

那人說：「我們的寶貴水晶球失去了，你應該早告訴我們呀。」

「我以為我可以找得回來的。」熊公說：「而且，我也担心我的電話不安全，所以回到這裏來——，但你不是也知道了嗎？你們的消息是靈通的。」

「是的。」那人說：「但真相還是以你親口所講的最為可靠。總之，現在，我們這寶貴的水晶球是失掉了。」

「我這裏還有這封告密信，告訴我們這兩個地址可能找到這個女賊鄒巧兒。」熊公說。

「你怎知道告密信是真的呢？」那人問道。

「為什麼是假的？」熊公問。

「這可能是一個陷阱，」那人說：「我們派人去找，就是自投羅網了。沒有什麼可以保證，這一次是告密的人，也就是上次那個告密的人的！」

「是嗎？」熊公說：「這也是講得有道理的。不過，我們用不着派自己人去。我們去，也是派搜索者去吧了。搜索者可以代替我們做好這件事情，或是代替我們上當。我也已經跟他們講好了的。可能有人繼續告密，我就會通知他們。由於我不方便，所以還是由你來通知他們吧！」

「這也好！」那人說：「我讓搜索者去試一試好了！」

熊公說：「你們對這個鄒巧兒有所聞嗎？」

那人說：「什麼都是可以調查的！」

熊公嘆一口氣：「本來，有很多事情我也是可以調查的，但是我似乎不大能動，有些人要對付我！」

「你以為是誰在對付你？」那人問。

「我不知道，」熊公說：「但是連我那位有勢力的朋友都要被逼渡假，那我們的對手就顯然是非常之强的了。」

「是呀，」那人說：「所以你暫時靜下來，不要亂動，那是聰明之舉！」

「我現在正是這樣，」熊公說道：「不過，他們問我一個問題，我是回答不出來的，那就是，爲什麼要偸這一隻水晶球呢？」

「你用不着回答。」那人說。

「但這水晶球是你交我保管的，」熊公說，什麼地方這樣寶貴呢？」

那人說：「我們交給你的時候，並沒有對你說這東西是什麼的這樣寶貴？」

「是呀！」熊公說：「否則，我就會好好保管了！」

「你已經是好好保管的了，」那人說：「你那整座屋子都是安全得有如一座保險箱！」

「是呀，」熊公又說道：「所以這一次失去了，也不能說是我保護不力，我自己有許多值錢的東西，也是可以同時失去的。」

那人說：「放在你那裏，就是因爲你自己有許多寶貴的東西，這水晶球不過祇是其中一件，還不及其他東西那麼值錢。那裏應該是安全的，而且又可以掩人耳目。但結果還是不行！」

「究竟這東西寶貴在什麼地方？」熊公問。

「起初我沒有告訴你，我是認爲不需要告訴你！」那人說：「現在，我們還是認爲不需要告訴你，有些事情，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但是偸的人當然知道寶貴在什麼地方才會去偸的！」熊公甚爲不服氣地說。

「你是眞要知道嗎？」那人問。

「呃－呃－」熊公反而又退縮起來了：「假如你認爲我是不需要知道的，那就別告訴我好了！」

「很聰明，」那人說道：「就是這樣吧。讓我來通知搜索者試一試。你什麼都不要做，他們就很難找到什麼藉口對付你了！」

「祇有這樣了！」熊公說。

「有什麼發展，我們會通知你的！」那人說：「當然，我們是仍會打電話到你的寫字間來。」

「很好！」熊公這樣說着，便也收了綫。

他的心中，則實在很不服氣的，因爲這件事情，他也實在很希望自己能盡快解決，最好事情發生在他的身上，也由他自己去解決。不過照目前情形看來，這則是很難了，連他的家裏都可以被裝上偸聽器的，那怎麼知道還有一些什麼其他的對付他的方法呢？怎麼知道還有一些什麼方法正在被使用監視着他呢？

熊公坐在那大皮椅上，好像一座肉塔，而他的雙手也是架成塔形，是一座小塔。他並不在做什麼事情。平時他回來這裏，是會做很多事情的，不過其中一些事情他却是不一定要自己做的，大部份都是可以由他的女秘書去解決，祇要他簽一個名就是了。

這些是正當生意呀！他是一個正當商人。

但是當然，間中有些非正當的生意就不是他的女秘書之手，而是他自己去做了。例如那個紅色的電話。

× × ×

那封告密信，却並不是如對方所懷疑，乃是假的，而是眞的。信中得到的一個地址，就有鄒巧兒在裏面。不過，這信又不如熊公所說，不是陷阱。

鄒巧兒正躺在床上看書的時候，電話忽然響了起來。她連忙拿一隻枕頭把電話蓋住了，以免聲音太響。

這個做法，乃是爲了不想讓電話鈴聲透出戶外。

當然，她祇要拿起聲筒，接了這個電話，就不會有聲音了。但就是因爲她不打算接聽這個電話，所以她就要企圖把那電話鈴聲遮掉了。

雖然，這裏也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那電話鈴聲也是不會有鄰居聽到的，由於最接近的鄰居也是在很遠。但是總之，萬一有路人聽到，也是不好的。

因爲，這屋子應該是沒有人在的。

她祇是借用這個地方，而要居住在這裏。因此，有人打電話來，她也不要亂接了。

打電話來的人，却又是似乎不打不休，沒有人接，電話就老是響個不停，直至後來，電話鈴聲停止了。

鄒巧兒惶惑地凝視着這個電話，她知道並不是打電話來的人收了綫，而是因爲電話響得太久都沒有人接，電話公司的自動設備就把這電話截停了。

果然她是猜得對的。歇了一歇，電話便再響起來了。

這電話不是一直響個不停。

這使鄒巧兒甚爲担心，因爲，這屋子的主人是長期都出國旅遊的，極少時間會留在屋裏，因此鄒巧兒可以留在這間屋子裏。假如屋主的朋友急於找他，然而又不知道屋主是不在，而上門來找，那又如何呢……

鄒巧兒又不能拿起電話說屋子裏沒有人。

那個打電話來的人却總是不肯放棄，打了又打，電話總是響個不停。

這響聲使鄒巧兒甚爲心煩。一個人對着一個不停地在響的電話，却又不能够去接聽，那種煩的感覺，是可想而知的，相信許多人都有過這種經驗。

鄒巧兒差不多要跑出外面去避的時候，電話的響聲便停止下來了，沒有接着再響。她一時之間鬆了一口氣。但是，也祇不過是一時之間吧了。

她仍然緊皺着眉頭，感覺到這個電話實在來得不尋常。也許是一種預感。她總是覺得，這未必就是屋子的主人的朋友打來的電話，而可能是另有目的，另有作用的。

忽然，她頸上掛着的一條裝飾頸鍊脫了下來，跑出了房外，到了黑暗的廳中。

這屋子就祇有睡房開了燈，而窗簾則是密密地遮好了的，以免燈光外露。其他的地方，則是更不適宜開燈，以免人家奇怪，何以一間應該沒有人在住的屋子，會有燈光。

她衝出去，就在黑暗中一伏，側耳傾聽。

她這是靈機一觸，認爲電話鈴聲可能

是一種干擾作用。假如有人乘着電話鈴響時潛入屋中呢？那時她就會聽不到了。

她在沙發的後面伏了下來，向周圍張望。

黑暗，看不到什麼，而電話已經響完了，她亦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但她再跑到另一個部份去看看，還是沒有人。她走遍了全屋，都不見有人。

然而她還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就是覺得這屋子裏已經被人潛進來了。她的手上仍是拿着那條頸鍊，懷疑地在黑暗中倒退着，退回了她的睡房中。

忽然，她僵住在那裏了。她用不着回過頭去，亦可以感覺到房中是有人在的。果然，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鄒小姐，進來吧！」

鄒巧兒慢慢地轉身，但是那人命令道：「不要轉過來，繼續倒退進來！」

鄒巧兒仍是扭頭望了那人一眼，她看見那是一個戴着黑眼鏡的男人，正站在窗簾的前面，手中拿着一把槍。

那人暴躁地喝道：「我說不要轉過來，不然我就把你的一隻脚轟掉！我不想殺你，但是我可以轟掉你的一隻脚，你也不會死去的！」

鄒巧兒祇好把頭轉回去，而用背朝着那人，一面小心地問道：「你是誰？你想怎樣？」

「我是搜索者！」那人說。

這話使鄒巧兒的汗毛也直豎了起來，本來，一個人拿着槍指着她，是已經足够令她害怕的了，但這個人還舉出搜索者的名號，那就令她的汗毛直豎起來了。她也聽過搜索者，她知道這些人是不擇手段，什麼都做得出手的。

鄒巧兒仍極力鎭靜着，又問道：「你……想怎樣呢？」

「你大概亦是猜得到我的來意的了！」那人道：「不過目前，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衣服脫下！」

「爲什麼呢？」鄒巧兒不由得大感難堪。

「你這個人，」那人說道：「我不敢小覷。我怕你的身上會藏着一些什麼武器，沒有衣服，我就可以肯定看到沒有武器了。」

「我……身上根本沒有很多衣服！」鄒巧兒甚爲難堪地說。事實上，她的身上確是祇有一件短短的睡袍，與及短短的睡褲，還是相當透明的紗質的，而下面就是胸圍和三角褲，根本一看就應該知道這裏是否有武器藏着了。

那人說：「都脫下來，我就可以放心了！」

這個人顯然是很有虐待狂心理，因爲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斷定鄒巧兒的身上是不是有武器的。

「我不要脫！」鄒巧兒抗議道。

「那麼，」那人說：「你就會先失去一隻脚！」

他手中的槍發出「撲」的一聲響，地毡上就出現了一個子彈洞，就在鄒巧兒的脚邊。那即是說，祇要他的槍稍爲再射得偏一些，就會射中鄒巧兒的脚了。

鄒巧兒一震，連聲說道：「好吧，好吧，我脫……」

她既然不是面對着那人，這樣做，反而沒有那麼難爲情，雖然在脫光了之後，她還是要轉過去面對他的。

她的睡袍是在胸前有鈕子的，她就戰戰兢兢地伸手去解胸前的鈕子，鈕子一顆一顆地解開，然後她就把睡袍脫下，拿在一隻手中，側身向他一丟，氣憤憤地說：「給你吧！」

這睡袍是丟得不遠的，因此那人並不提防。但實在鄒巧兒丟的却是一直拿在手中的那串頸鍊。

她之所以把這頸鍊帶着，就因爲這頸鍊本身就是她的一件武器。這頸鍊是由一顆一顆金屬仿製的獸牙串成的，用作裝飾，是很好看的，但是亦可以作武器用。在鄒巧兒的手上，這頸鍊上的那些鋼牙就是可以一顆一顆地脫下來作飛鏢用的。

她這一次則是整串向那人丟過來。

她那件睡袍分散了那人的視綫，因此看不到飛得更快的頸鍊，不過却聽到頸鍊飛行中，鋼牙互撞的響聲。而且鋼牙反射燈光，亦是使他看到了。幾分一秒之中，他考慮閃避還是放槍，而結果他還是放槍。但是鄒巧兒却已不在那裏了。她乘着脫衣服的一轉身動作，一旋便轉出了房門之外，那人的槍彈射了一個空。

跟着頸鍊便擊中他的面部。

他尖聲慘叫起來。因爲他決定先放槍是一個錯。放槍，他就來不及閃避了。鄒巧兒在熊公的屋子中計而能够脫身，可見她的手勁之强，也因此她這頸鍊飛出去，是飛得相當之快的。

快，擊中的時候力度就也特別强。

那些鋼牙刺中了這人的面部，而且把他那黑眼鏡也擊碎了，這使他創得深痛。

鄒巧兒再閃回門口邊，向他窺望一下，看見他已站起來了，滿臉是血，手中的槍亂射，他却不是朝着門口，而是團團亂轉。

原來眼鏡碎了，碎玻璃亦刺入了他的眼睛。

這即使不能使他永遠失明，但是一時之間，他是不可能看見什麼了。而他的槍，因爲槍咀是套上了滅聲器的，因此發射起來，槍聲也是並不響。

這個人在盲目中胡亂放槍，直至放到槍中的子彈都已經用完了，他便把槍一丟丟掉。

他伸起兩手，要去抹他的眼睛，不過，手在半路便又縮回去了，因爲他在痛苦之中，仍然知道他的眼睛是給玻璃碎刺了進去的，假如他用手去一抹的話，情況就必然會更加壞。

終於，他摸索着在床上坐了下來，然後軟軟地躺了下去，似乎失去了知覺了。

鄒巧兒小心地踏進房中，取回了那條用作武器的頸鍊，又把她的衣服都拿回了，接着走出房外，這一次是一直走到車房去。

這間屋子的車房，是內裏另有門與廳子通連的，車子開回來，人在車房中下車，就可以直接由裏面的引進入屋中，而用不着走出屋和繞一個圈子。

在目前的情形下，她顯然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

（未完・二）

珠緣佛劫龍鳳配

谷底授藝人　竟是神龍客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一龍懸索下到谷底，遇上一條巨蟒，搏鬥之後，巨蟒敗了，口吐一柄寶劍，隨即離去，葉一龍又遇上一老叟，老叟求葉一龍能將梁丘皇殺之，葉一龍一口應承，老叟便將畢生眞元相授於他，並將畢生心血浸研武功神髓授於葉一龍……而崖上守候的霍元揆、田非吾、衞童等，却已等得心焦如焚，突見居崇仁等五名武林凶煞急奔而至，不久，又見白骨教一批人來到，田非吾迅快隱入林中，而居崇仁等五名凶煞立即和白骨敎的人激鬥起來……「平安客棧」來了羊高及八名高手，衞童也適時在此出現，羊高身懷信函被衞童空空妙手竊去，羊高却未發覺……

田非吾及川東二矮走出將卜春樵等五人一一救醒。

居崇仁首先睜目醒來。

田非吾道：「閣下等毒傷未愈，尙須靜養數日！」

五煞先後立起，只覺宛如病後初愈感覺，綿軟無力。

火焰掌屈明咬牙切齒罵道：「屈某與白骨敎誓不兩立。」

笑面如來邱浩東正色道：「我等也原認爲來者是毒人與白骨敎匪徒聯手，所以勸五位暫避，其後發覺不是，我等始敢現身搶救。」

居崇仁問道：「田大俠三位也怕毒人麼？」

鐵筆震九洲田非吾捋鬚哈哈大笑道：「田某向不自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避讓並非示弱，若眞是毒人，一百個田非吾也不是毒人敵手。」

居崇仁老臉一紅，詫道：「他們不是毒人是何來歷？」

田非吾道：「不但不是毒人，而且也不是什麼白骨敎匪徒，他們之中還有未死之人，何不去問個明白。」

千手判官屠霄抓起一具重傷匪徒剝開面罩，喝道：「你是何來路，快從實說出，不然休怪老夫心黑手辣。」

匪徒本就重傷垂危，實說與否對他並不重要，何況他也是奉命行事，一切隱秘均不知情，只說他乃洞庭分堂之人照韓仲屏行事。

五煞聞言不禁面面相覷。

屈明勃然大怒道：「我等向韓仲屏理論去！」

霍元揆冷笑道：「他來不找五位斬盡殺絕就算幸運，五位還要送上門去尋死，豈非天下至異，那禿眉蛇目短裝怪人已然逃走，恐五位來日凶危重重，甚難逃過狙殺命運。」

卜春樵五煞本是自視甚高凶惡巨擘，經過此一激搏，雖得以死裏逃生，却不免胆寒，相顧不語。

田非吾太息一聲道：「仇雖必報，却不可操之過急，不如待毒傷痊癒了再行計議如何？」

「也好！」左臂刀居崇仁說道：「田大俠應白骨敎徒之約而來，匪徒爲何至今未至？」

田非吾不禁笑道：「五位未說來之前便已前來，說眞話，我等五人之力尚無法將僞裝毒人及白骨敎匪徒悉數殲戮哩！」

說時請五煞同往他們暫時落足之處治理毒傷。

× × ×

月上中天。

陰司秀才于冰匆匆趕回洞庭分堂。

韓仲屏發現陰司秀才于冰氣急敗壞，情知有異，便問原故。

于冰跌足長嘆一聲道：「卜春樵五人在捨身崖上與田非吾及川東二矮晤面密議，于某立即下令羊高率衆全力狙殺。」

韓仲屏駭然色變道：「莫非羊高等不敵全軍覆滅？」

「那倒不是。」于冰搖首道：「幸虧少俠未去！」

韓仲屏驚問爲何？

「雙方激戰猛烈各有傷亡之際，突然鳳郡主偕蘋兒及七婢現身，不由分說將羊高等悉數殲戮，田非吾川東二矮及五煞則乘隙逸去，于某幾乎被鳳郡主察出藏身所在。」

韓仲屏聞言急得連連搓手，說道：「這如何是好？恩師及那位老前輩處如何答覆？」

于冰道：「那位老前輩是誰？」敢情他也不知鶴髮鳩面老者是何人物。

韓仲屏自知失言，道：「于堂主不知最好。」

「不！」于冰道：「若須籌一善策，于某不能不知，少俠既不能直言無隱謂羊高死在鳳郡主之手，又無法把羊高一個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無踪，何況羊高同來的尙有五人在此？」

韓仲屏猛的心神一震，暗感于冰之言極是有理，忙道：「那位老前輩就是羊高身後主使人，此人來歷在下稍時詳細告知，出自我口，入之你耳，必須守口勿洩，否則定遭殺身之禍。」

「這個于某知道。」于冰道：「少俠爲何要稍時再詳告于某？」

韓仲屏道：「眼前我們雖不張揚外洩，但恐鳳郡主不明究竟，稟報狄院主，那時反爲不美。」

于冰皺眉略一思索，似計上心來，道：「明晨少俠與于某逕往寧靜庵求見鳳郡主，套她語氣，于某自信憑三寸不爛之舌可穩住鳳郡主守秘不洩。」

忽見廳外匆匆奔入青衣勁裝漢子，稟道：「卡口上有人自稱紫虛門下陰陽劍羅襄求見！」

陰司秀才于冰忙說道：「就說本座出迎。」

青衣漢子領命疾奔而出。

韓仲屏目露憂容道：「羅襄是紫虛鼻子門下第一高手，他必有所聞，一個答覆不對恐引起禍端。」

于冰笑道：「少俠放心，于某自會應付。」轉身快步走出廳外而去。

約莫一頓飯光景過去，只聽陰司秀才于冰笑聲傳來，偕同一面目森冷，肩背雙劍蒼髯老者走了入來。

韓仲屏搶前數步，抱拳迎客道：「在下傷體未癒，未能出迎，請予見諒！」

陰陽劍羅襄嘴角僅泛出一絲笑意，抱拳道：「不敢，羅某此來是想詢問同門豹叟卜春樵等五人行踪？」

韓仲屏對羅襄的倨傲，感覺無比厭惡，鼻中不由冷哼一聲，說道：「這就奇了，貴同門行踪羅老師應該知曉，在下何能知道？」

羅襄不禁一怔，道：「他們五人竟未說何往？」

于冰陰陰一笑道：「難道羅老師不信嗎？」

「不是不信！」羅襄沉聲道：「他們奉命前往九華，羅某已然趕去，却不見影踪，但羅某知他們五人來時曾造訪貴門分堂！」

「這麼說來，羅老師之意是指敝門暗害卜春樵五人了。」

「不錯！」羅襄沉聲道：「羅某正是此意！」

韓仲屏不禁心頭火發，五指疾逾閃電抓向羅襄面門而去……

× × ×

韓仲屏乃五行院主梁丘皇門下後起之秀中第一高手，出手迅快如電，奇奧莫測。指勢如濤，綿綿不絕。

羅襄料不到韓仲屏竟然猝施毒手，只覺自身穴道無不在他那指勢之下，不禁大駭，身形左飄右閃。

陰司秀才于冰忙喝道：「少俠住手，這樣誤會豈不是反而更深了。」食指虛空一抓，身形躍在兩人中間。

韓仲屏收勢後飄，面如寒冰。

羅襄定住身形，不由怨毒在心，冷笑道：「羅某在未來之前，已傳訊本門總壇，羅某不死還好，否則你六合門必烟消瓦解，血流成渠。」

韓仲屏道：「好大的口氣！」

陰司秀才于冰淡淡一笑道：「羅老師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事無佐證，竟加莫須有之罪，不錯，卜老師五位確到過此處，恭迎恭送並無絲毫失禮，羅老師不妨隨意至各處詢問，于某決不阻攔！」

羅襄冷哼道：「這當然要問個清楚明白！」

于冰右臂一伸，道：「羅老師請！」並傳命下去，不得絲毫失禮，有問必答，酒宴欵待。

俟陰陽劍羅襄身影消失在大廳之後，韓仲屏目露憂容，搖首嘆息道：「橫生枝節，你我如何去寧靜庵，恩師之計也刻不容緩！」

于冰道：「不妨事，于某這就去寧靜庵打探鳳郡主返回了未？」

韓仲屏道：「速去速回！」

× × ×

寧靜庵充滿了歡笑溫馨。

葉一龍如衆星拱月般，被諸女殷勤照護。

狄雲鳳問他去得崖下經過。

葉一龍據實相告，毫無隱諱。

只見唐嬤嬤目中淚珠如雨順頰流下。

狄雲鳳詫異道：「唐嬤嬤，你是怎麼了？」

唐嬤嬤道：「郡主知道授藝葉公子的老人是誰？」

蘋兒道：「妳不說誰知道，莫非是令尊？」

唐嬤嬤道：「他乃老婆子昔日愛侶。」忽又凄然搖首一笑道：「此乃一廂情願的說法，老婆子雖然愛他，只是片面相思而已，他始終對老婆子却不屑一顧！」

蘋兒道：「人已死了，事過境遷，何必傷心落淚，我知道妳還有話說，此人隱身在捨身崖下甚久，我奇怪妳爲何始終隱忍不言。」

唐嬤嬤用手帕拭乾眼角淚珠，笑道：「前塵似夢，不堪回首，老婆子不禁黯然落淚，此人乃多年武林中極著盛名獨行神龍客宮承煥……」

巧手翻天衞童不禁失色驚詫道：「怎麼竟是他！此人生具奇癖，落落寡合，能見到他的人武林中寥寥無幾。」

唐嬤嬤道：「他不是生具奇癖，而是他心上人身罹怪病，醫治罔效撒手塵寰，爲此鬱鬱寡歡，遺世獨立。」

巧手翻天衞童道：「這些話暫且別提，宮承煥爲何藏身在東崖下洞穴？又爲何斷去雙腿？唐女俠必然知情？」

唐嬤嬤道：「老婆子也不怕你們笑話，他對我雖不假顏色，絕口不提兒女之事，但老婆子却暗戀他將近卅年了，蒙他不棄，許以兄妹之交，大約十七年前深秋月明之夜，老婆子去終南他那隱居之處找他，突見一人先到一步與宮承煥在門前松下晤談，宮承煥辦事向不容別人打擾，是以老婆子隱在遠處……」

衞童道：「此人形像唐女俠必然瞧清

楚了？」

「迎月而立，看得極爲清楚，但老婆子却不識此人。」唐嬤嬤道：「兩人對話之時，因相距甚遠，聽不清在說什麼，臨行之前，此人說了聲六合再見，立即穿空如電離去。」

唐嬤嬤望了狄雲鳳一眼，嘆息一聲道：「當時老婆子不便立即現身與宮承煥晤面，恐他誤會，決定明晨再去，那知翌晨只剩下空屋一楹，老婆子先尙不以爲意，秋去夏至，一年時光宮承煥消息如石沉大海，在此世上竟然無故消失了一般，老婆子下意識地感覺他必凶多吉少，決查一個水落石出！」

蘋兒插口道：「所以你去從六合門找起！」

「不！」唐嬤嬤道：「老婆子費了大半年時光走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竟然尋不出絲毫綫索，但無意却探聽出江湖中眞有一個六合門。」

衛童道：「不言而知唐女俠千方百法託身在六合門中了。」

「衛大俠猜得一點不錯。」唐嬤嬤道：「老婆子並無惡意，十數年來無時不刻在尋覓那在月夜與宮承煥晤面之人！」

狄雲鳳道：「你尋着了沒有？」

唐嬤嬤長嘆一聲道：「皇天有眼，終於被老婆子尋獲了，原來此人潛跡在五行院中，就在一月前於五行院和三才院接壤的險峻壑谷內發現此人形跡，事隔多年，他形容絲毫未變，老婆子施展詭計，以歹毒惡絕的手段將他擒獲，錯骨分筋，逼他說出宮承煥的下落。」

巧手翻天衛童似極感興趣，忙道：「此人說出了麼？」

唐嬤嬤冷笑道：「他受不住酷刑痛苦，終於說出是奉命所爲……」

「奉何人所命？」

「梁丘皇。」唐嬤嬤道：「這原是一石二鳥之計，梁丘皇命他轉告宮承煥，說宮承煥仇踪藏身在捨身崖下洞穴內參悟一宗曠絕武功，若不乘仇家未練成武功之前除他，恐無人能制。」

「宮承煥相信了。」

「自然相信，迄至眼前合門尙無惡行，其名不彰，梁丘皇乃山林隱逸之士，宮承煥不能不信！」

「事實是如此麼？」

唐嬤嬤道：「大概是事實，宮承煥從不輕信人言，此人料定兩敗俱傷無有一人倖存，倖而生存者亦無法逃離洞穴，長幽黑獄，梁丘皇曾數度派人探覷，都有去無回！」

狄雲鳳怒道：「你何故讓葉公子涉險？萬一有失，你有何顏面苟活人世？」

唐嬤嬤聞言不禁老臉通紅，忙道：「郡主深知老婆子精擅風鑑之術，瞧出葉公子福澤深厚，度險如夷，老婆子下意識洞穴內倖存者必是宮承煥無疑，宮承煥在生時嘗自嘆一身絕學不能找到根骨奇佳，品性敦厚良材美質傾囊相授，說不定葉公子能獲奇遇……」

巧手翻天衛童呵呵大笑道：「不要說了，鳳郡主，葉一龍不是活跳蹦麼？毛髮無損交還了郡主。」

狄雲鳳不由霞生兩靨，羞嗔道：「衛前輩又在取笑晚輩了。」

巧手翻天衛童目中泛出一抹憂慮神光，道：「照理來說，這一石二鳥之計只有梁丘皇一人知情，爲何紫虛祖師似是一同參與？」

狄雲鳳道：「此屬節外生枝，依晚輩之見不如暫時守秘，卜春樵等五煞也暫幽禁不問。」

衛童道：「郡主之言不錯老朽贊同，但老朽第二步計策不知郡主可否賜允。」

葉一龍只在一旁回憶洞中情景默然不理，此刻聞言驚詫問道：「什麼第二步計策？」

忽見烏雲飛匆匆奔入，道：「稟郡主，陰司秀才于冰求見！」

狄雲鳳道：「喚他進來。」

烏雲飛奔出領着于冰走入寧靜庵禪堂內。

于冰欠身施禮道：「老朽于冰參見郡主。」隨將陰陽劍羅襄來到分堂尋覓卜春樵五煞之事說出。

衛童沉聲道：「在外候命！」

于冰躬身道：「遵命！」轉身昂然闊步走出。

巧手翻天衛童道：「目前局勢對我等極爲有利，以紫虛制衡梁丘皇，使梁丘皇不敢輕舉妄動，待老朽愼重安排，郡主吩咐于冰依計行事！」向狄雲鳳授計如此這般一番。

× × ×

陰陽劍羅襄在六合門洞庭分堂轄境各處走動，並詢問豹叟卜春樵五人前來分堂向作客詳細情形，所得的答覆竟是一般無異，暗道：「看來韓仲屏之言並無虛假，但他們五人爲何突然失去踪影，羅某料定他們五人失踪與韓仲屏大有關係！」

沉思良久，忖道：「韓仲屏陰鷙狠毒，于冰詭計多端，必是在卜春樵五人離此半途設伏，逼出內情將他們殺之滅口！」

羅襄反覆思量，竟是越想越對，立即邁步如飛逕向議事大廳而去。

這時，陰司秀才于冰前脚進來，羅襄便後脚來到。

韓仲屏目睹于冰進入，笑臉相迎，急于問詢見着了狄雲鳳沒有，但一瞧到羅襄，不禁臉色倏地一變。

陰陽劍羅襄也是倨傲無比的人，冷笑道：「韓少俠大可不必冷漠敵視羅某，須知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韓仲屏臉色一寒，沉聲道：「羅老師是指卜春樵五人係韓仲屏我所害！」

「不錯！」羅襄冷笑道：「設伏之處並非在分堂內，殺人滅口，毀屍滅跡。」

陰司秀才于冰陰陰一笑道：「久聞羅老師心術奇險，鷹揚跋扈，莫非卜春樵等爲羅老師所害，竟圖嫁禍本門。」

「住口！」羅襄面如噀血大喝道：「羅某爲何要殺害同門？」

于冰壓低語聲道：「我于冰倘記性不錯，羅老師曾謂卜春樵五人奉命前往九華，去九華辦理何事？只有羅老師心內明白，或許他們所辦的事對羅老師而言極爲不利，所以羅老師想出這移禍之計，但却不高明，移禍要栽贓，你忘記了栽賍！」

羅襄不禁目瞪口呆，額角青筋暴起，怒光逼射烱烱，厲聲道：「于老師好一張

利口，羅某必查一個水落石出，告辭！」

韓仲屏冷冷一笑，說道：「你未必走得了！」

羅襄不禁一怔，倏又冷笑道：「諒這洞庭分堂小小彈丸之地，尙困不住我，少俠你還要殺人滅跡麼？」

于冰說道：「敝門決不殺人滅口，于某意欲將羅老師擒交貴上，理論是非曲直，除非羅老師束手就縛，否則插翅難以飛去。」

羅襄知不可善了，雙手一挽錚錚雙劍脫鞘而出，兩股青芒眩人眼目，端的是一雙精鋼打鑄的好劍。

忽見一嘍囉飛奔而入，稟道：「東山口有十六人硬欲闖山，堅稱要面見羅老英雄。」說着目光不禁望了羅襄一眼。

韓仲屏道：「來人是何來歷？」

「紫虛門下！」

「說我有請！」

陰陽劍羅襄嘴角不禁泛出一絲笑意。

于冰冷冷說道：「別認爲你那援手趕來便可恃之無恐，這叫做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入，自送其死怪得誰來！」

羅襄厲聲道：「于老師好狂妄！」

韓仲屏淡淡一笑道：「羅老師這點藝業根本就不在我韓仲屏眼中，此處動手不便，你我不如走出外面廣場分一高下。」

羅襄宏聲道好，一轉身軀疾如飛鳥般掠出廳外。

于冰道：「勢成騎虎，你我放手施爲不容漏網！」雙雙併肩慢步走了出去。

只見羅襄手握雙劍交叉而立。

韓仲屏手掌一擺，道：「在下向不以衆凌寡，僅你我兩人交手，卅招內必使雙劍脫手，叫你輸得心服口服。」說着微微一笑道：「羅老師，你的援手已然趕至，在下就讓他們做個人證。」

紫虛門下十六人快步奔至，個個勁裝捷服，肩頭兵刄緜穗飄揚着，面色冷肅深沉。

于冰高聲道：「諸位來得正好！」便將前情說了一遍，接道：「便請諸位做個人證！」

一個鼠鬚中年漢子道：「我等服膺本門，自應遵從羅護法之命，是非曲直自有公道。」

啪的一聲，鼠鬚中年漢子左頰火辣辣的挨了一個嘴巴，眼中金花冒湧，正是那韓仲屏聽得心頭火起，疾逾閃電掠在鼠鬚中年漢子身前，掌隨身出，奇快無比。

但——

一進疾退，那鼠鬚中年大漢尙未瞧清何人後，韓仲屏已然退回原處。

羅襄暗感駭然，忖道：「難怪韓仲屏年少氣盛，果非易與之輩！」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羅襄！最好約束你同門弟兄，不要悉數葬身在此！」

紫虛門下十六人中有人揚聲應道：「我輩江湖人物怎有畏死之理，强存弱亡乃一定之理，敝同門未說錯話，是非曲直，自有公道，我等全喪生在此，也自有人找回。」

陰司秀才于冰咳了一聲，說道：「那只怪羅老師强詞奪理，無事生非，傳揚開去，誤以爲實，敝門定非如白染皂，洗濯不清。」

山谷中忽傳來一聲尖銳長嘯，隨風飄迴雲空。

嘯聲猶自裊裊不絕於耳，只見一條身影疾掠而來。

陰司秀才于冰認出來人是分堂天巡舵主李青洪，忙道：「李舵主傳嘯聲所爲何事？」

李青洪年身施禮道：「稟少俠，稟于堂主，五十里外深谷中發現毒人潛跡！」

「什麼？」韓仲屏道：「你可曾瞧得清楚？」

李青洪道：「屬下瞧得極爲清楚，毒人不止一個，而是五人！」

韓仲屏與于冰相顧駭然色變。

李青洪又道：「屬下不敢相距過近，但發現其中一魯毒人正在把玩一柄刀！」

韓仲屏道：「那有什麼好驚奇的？」

李青洪道：「似是那日曾來分堂作客的左臂刀居崇仁那柄刀！」

這言聽得韓仲屏于冰二人不禁一怔。

陰陽劍羅襄王心神猛震，大喝道：「此話是眞？」身形不由竄上前去。

韓仲屏右掌一推，喝道：「退下，此處那有你說話之餘地！」

一股排雲馭空勁風直撞得羅襄退出兩步。

羅襄激怒得面色鐵青，但自覺無事生非有愧於心，做聲不得。

于冰含笑道：「現在羅老師才感覺於理有虧了，不過，少俠尙未問完，何妨稍安勿燥。」繼又目注李青洪道：「李舵主，你爲何認定那是居崇仁鋼刀？」

李青洪道：「回堂主，那日居老英雄在此作客，是屬下陪同逐處觀賞，承蒙居老英雄瞧得起屬下，彼此交談盡歡，屬下曾觀鋼刀，把柄青穗，形式無異，最值得確認無疑的就是刀背兩面各有一條綫寬紅槽。」

韓仲屏于冰聽了還不怎樣，可是聽在羅襄及紫虛門下却相顧失色。

于冰向韓仲屏搖首嘆息道：「目前僅可斷定居崇仁老師五人離此途中與毒人相遇動手相搏，但無法認定他們五人必慘遭毒手，何況那座山谷就是他們巢穴，而且五毒人身後是否還有主者尙不得而知。」

韓仲屏道：「不論如何，門主嚴令本門弟子不得無故生事，勒束行動，防引來無妄之災！」

羅襄忙抱拳道：「冒犯之罪，來日定當負荊，羅某有一不情之請，可否請李舵主帶引我等去那山谷？」

于冰道：「這並無不可，但羅老師諸位倘遭不幸，令師面前叫于某如何答對，令師性情猶比羅老師剛愎更甚，萬一滋生誤會反目相向豈不是更糟。」

羅襄說道：「這是羅某自願，怨不了誰。」

于冰道：「話雖如此說，萬一不幸，事無對證，于某倒有一個主意，不知羅老師是否應允！」

羅襄道：「願聞高見。」

于冰道：「可否羅老師修書一封命貴同門帶呈紫虛前輩說明一切，更須留下一位同門，隨我等前往目擊，不管誰勝誰負，恕我等置身事外，也可作一人證！」

羅襄略一沉吟，應允道好。

于冰說道：「李舵主，在寒舍擺席相待！」

李青洪轉面向羅襄微微一笑，道：「請！」

羅襄領着紫虛門下十六人隨同李青洪走去。

韓仲屏詫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當眞有毒人麼？」他耳聞李青洪繪聲繪影，顯然是眞的。

于冰道：「少俠，你眞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難道忘懷了羊高帶來的尙有五人？」

韓仲屏不禁恍然大悟，姆指一翹讚道：「于堂主神機妙算，在下望塵莫及。」

于冰又說道：「少俠謬奬，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耳，有一點請少俠牢牢記住，晤見鳳郡主時，千萬不要提及羊高及五煞之事！」

韓仲屏道：「在下記住，但于堂主曾向在下言說鳳郡主在東崖現身把羊高諸人悉數殲斃之際，五煞已趁隙逸去，顯然五煞仍活在人世……」

話尙未了，陰司秀才于冰哈哈大笑道：「少俠，于某行事向來謹愼，方才于某從寧靜庵蒙鳳郡主相告。五煞因身罹暗器逃之不遠，爲鳳郡主所擒，因此于某討來居崇仁鋼刀！」

「你說鳳郡主知道羅襄的事了？」

「知道，但不知羊高及本門手下扮裝毒人及白骨敎匪徒之事。」

于冰道：「這點少俠務須守秘。」

韓仲屏道：「在下應允守秘，但日後白骨敎如不承認派遣弟子狙襲五煞及川東二矮，豈不是弄巧成拙！」

于冰微微一笑道：「于某料測鳳郡主不致於吐露，五煞决難重見天日，最重要的少俠對鳳郡主是否情深永矢不渝？」

韓仲屏太息一聲道：「鳳郡主視我如仇，每每拒人於千里之外，縱使在下矢志不渝，恐將夢幻成空，心勞力拙而已。」

于冰道：「只要功夫深，鐵杵也可磨成針，那要瞧少俠是否須與鳳郡主得借連理而定，最容易得來之物往往不足珍惜，不然，少俠速打斷這痴心妄想念頭！」

韓仲屏默然不語，那鳳郡主天生麗質，絕代風華似湧現眼前。

這是韓仲屏心頭一個死結，六合門中傾慕鳳郡主的年少英俊不乏其人，單是五行院同門也不在少，但是均屬片面相思而已。

情場如戰場，倘要贏得鳳郡主芳心，那將是一場極爲艱苦的戰爭，不由自主地長嘆一聲。

于冰也未再言，飄然走入議事大廳。

韓仲屏亦隨後進入。

× × ×

葱鬱嶺峯，古木參天，人行其中，鬚眉皆碧。

只聞陰陽劍羅襄語聲道：「李舵主，就在此山中麼？」

「不錯，翻過嶺脊，便可瞧見一片綠草如茵的山谷，因樹木較疏，到處可見空坦！」

他們一行在鬱樹叢中振肩疾掠，但聞語聲卻難瞥見人影。

果然，翻過山脊，凝目下視，數十丈下便是一片斜平綠谷。

羅襄身旁一紫虛門下突驚咦出聲道：「羅護法，那不是毒人麼？」右臂疾伸。

陰陽劍羅襄循着那人手指望去，在兩株矮松掩阻之後，果然發現五具毒人，與傳說一般無異，頭面全身均由白布裹束着，聚在一起不知在說什麼，暗感駭然，知李青洪之言不虛。

毒人忽移出矮松，身影更瞧得極爲清切，其中一毒人手執一柄鋼刀，在陽光下閃爍眩目光芒，五毒人似在一面走一面晤談着。

李青洪道：「羅老英雄，恕在下到此爲止了！」

羅襄回面一望，只見李青洪已轉身竄出，落在陰司秀才于冰身前。

于冰與一紫虛門下並肩而立，只聽于冰傳聲道：「羅老師，于某愧難相助，望小心爲上。」轉身帶着李青洪及那紫虛門下離去。

羅襄右掌一揮，率領十四紫虛門下躍下山脊，撲往那片山谷，倏地散開，待至臨近，蟄伏躡襲五尊毒人。

一紫虛門下逼近那手持鋼刀毒人身後不遠，猛的騰起，急如離弦之弩般，手中長劍震出七點銀星，襲向毒人胸後重穴。

那毒人似後胸長了眼睛一般，身形疾閃讓開了襲來長劍，反手一刀劈出。

青虹閃得一閃，只聽得那紫虛門下慘嗥出聲，一個身子倒撞了回來，仰面墜地，一條右臂被生生地斬斷，血湧如注，面膚青紫，業已氣絕斃命。

無疑地斬斷一臂並不致立即喪命，敢情是中了劇毒而死。

陰陽劍羅襄等人不禁呆住。

這一猝襲不中，五毒人這時橫列卓立，目中逼射陰寒懾人神光，卻啞口無聲。

羅襄嘆了一聲道：「朋友，這柄刀從何處得來！」

所得的答覆只是一片沉寂。

羅襄暴喝一聲：「上！」

頓時，展開一場驚心悚目的慘然的凶搏。

羅襄及紫虛門下十三人均有一身卓絕武功，尤其是羅襄陰陽雙劍排空馭電，劍勢自巳自罡氣逼人，招招却是奇學僻異。

江湖上只要聽到陰陽劍羅襄無不聞名喪胆，望風而逃，無奈五尊毒人雖非上上之選，均受過鶴髮鳩面老叟精心嚴格調敎，擅使歹毒暗器，防不勝防。

五毒人一聯手拒敵，又事先受那陰司秀才于冰敎唆，說羊高及同門三人均遭卜春樵居崇仁等五煞毒手，頓時生起同仇敵愾之心，出手投足無不是殺手毒招。

且說陰司秀才于冰帶着李青洪及紫虛門下離了那座山谷，約莫遠離了七八里之遙。

李青洪發現陰司秀才于冰是越走越慢，面現悲慼之色，不禁詫問其故。

于冰長嘆一聲道：「並非本座不能急人之危，袖手不顧，只難違門主嚴命，違者處死！」

紫虛門下名喚蒙昭陽，聽出于冰弦外之音，目露憂急之色道：「于堂主之言莫非指敝門羅護法等有殺身之危麼？」

「不錯，老朽正是此意。」于冰道：

「蒙朋友你是知道的，貴門羅護法剛愎自用，妄入人罪，口口聲聲堅指卜春樵等五人爲敝門所害，幾乎反目成仇，眼前毒人之事已震動整個江湖，必須謀定後動，羅老師却不此之圖，執意尋仇，老朽若再攔阻，貴派羅老師定必又疑心與毒人同謀了麼？」

蒙昭陽面色一紅，道：「恕在下說句狂言，羅護法陰陽雙劍出神入化，武林中也可算是頂尖高手，區區五名毒人怎能傷得了他。」

于冰淡淡一笑道：「別忘了五毒人之後還另有其人，如果老朽猜測不錯，此刻必兩敗俱傷，無一倖免！」

蒙昭陽大驚失色，道：「于堂主，在下意欲趕回相助，既不能同生，也要同死，不枉我們弟兄結義一場！」

于冰嘆息一聲，目露讚佩之色道：「難得，難得，不過却太遲了，老朽留下蒙老師無非取得人證，免貴門主滋生誤會，好，這就回身趕去。」

趕回山谷，觸目之下，只是一片不堪卒睹慘狀，血汚狼藉，雙方似均已畢命。

陰陽劍羅襄雙目圓睜，胸脯起伏不定，猶有一口氣在。

蒙昭陽撲前大叫道：「羅護法！」

于冰疾如閃電伸手拉住，喝道：「愼防有毒！」左手取出一隻皮手套套上，按在羅襄胸口靈台穴上。

羅襄忽面現苦痛之色，呻吟出聲，眼珠微微轉動，似巳瞧淸于冰蒙昭陽兩人，拚力掙出語聲道：「蒙賢弟，請速回稟祖師爺代羅某復仇。」

蒙昭陽熱淚奪眶湧出，哽咽答道：「羅護法，你被何人所傷？」

羅襄道：「白袍幪面老人！」話落嘴角骨骨冒溢黑血，雙目一閉，奄然逝去。

于冰太息道：「羅護法心脈已斷，無可救治，蒙老師回去吧，老朽定遣人前來厚葬死者。」

蒙昭陽道：「白袍幪面老人是何來歷，莫非是毒叟？」

于冰道：「自有水落石出之日，急也不在一時，這打探此人來歷老朽盡力而爲，義不容辭。」

蒙昭陽只得忍住滿腔悲憤，隨着于冰李青洪兩人離去。

× × ×

寧靜庵外松風如吟，篁竹送韻，一片靜謐，兩扇庵門緊閉着，闃無人影。

驀地——

兩條人影一先一後，疾如飄風掠過，距庵門一箭之遙，突聞一聲嬌叱道：「站住！」

來人正是陰司秀才韓仲屏兩人，聞聲倏地停住。

于冰張目四顧，却未察覺喝阻之人藏身所在，高聲道：「蘋姑娘麼？是老朽于冰和韓仲屏求見鳳郡主。」

只聽蘋兒嬌脆語聲答道：「請在禪堂候茶，郡主現在練功！」

于冰望了韓仲屏一眼，道：「老朽遵命！」

韓仲屏微微一笑，低聲道：「于堂主請放心，在下自會斂束。」

于冰道：「鳳郡主說話也許待慢了少俠，老朽有些担心！」

韓仲屏道：「于堂主不是說過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的話麼？鳳郡主除其父外從未與年少男子輕示顏色，又非對在下獨異，在下還可忍受得了。」

說着兩人已步向庵門而去。

庵門突呀的開啓，走出一老比丘尼，合掌躬身道：「請！」引着韓仲屏于冰兩人進入禪堂。

圓桌上巳自砌好兩盅茶，中置菓品。

老比丘尼又合掌躬身辭去。

陰司秀才于冰以目示意不可亂說話。

韓仲屏微微一笑，說道：「在下想到了一個疑問，于堂主這幾天未與在下在一處，有時自稱老朽又偶稱于某，不知是何緣故？」

于冰道：「其實老朽應該自稱屬下，但少俠在本門未有職司碍難出口，虛長了幾歲年紀自稱老朽也不爲過，但在本門弟子之前或外人在座，似覺于某比老朽更爲恰當；」忽面色一肅，耳聞隱隱傳來環佩互撞之聲，忙道：「少俠，郡主來了！」

只見禪堂外忽緩緩走入一個幪面少女，道：「郡主請兩位至偏殿敘話，命婢子前來引路！」

于冰含笑立起道：「有勞姑娘了！」

原來寧靜庵內面別有天地，偏殿在觀音佛殿南廡，甬長深邃，陰暗如暮。

鳳郡主端坐上首，蘋兒及兩幪面女婢隨侍在側，設座兩椅却遠在三四丈外，令人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

韓仲屏于冰兩人隨着女婢一入得偏殿。即聞得狄雲鳳語聲道：「兩位請坐。」端坐不動未起身相迎。

韓仲屏暗道：「鳳郡主莫非是有意相識自己有無狂傲習氣！」欠身一揖，道：「在下謝坐。」

狄雲鳳道：「少俠帶來家父親筆信函甚爲感激！」

韓仲屏忙在懷中取出信函，意欲趨前遞上。

那女婢伸手嬌呼道：「婢子代勞，少俠何妨請坐！」

韓仲屏赧然一笑，將書信交與女婢道：「有勞姑娘！」

「不敢，此乃婢子等所當爲，少俠言重！」接過書信疾如飛鴻閃落在狄雲鳳面前遞上。

狄雲鳳接過拆封展閱。

韓仲屏只覺這偏殿中陰森冰冷，氣氛令人窒息，不由自主地望了陰司秀才于冰一眼，發覺于冰宛如老僧入定模樣，口觀鼻，鼻觀心，一動不動，暗道：「于堂主爲何如此？」

但聞狄雲鳳響出銀鈴般笑聲道：「父母對兒女莫甚于此，我巳長大了，家父却視我如嬰。」說着忽轉言道：「少俠今後何去何從？」

韓仲屏道：「在下奉命查明燕雲三梟及毒人去向來歷，只覺千頭萬緒，不得其解，請鳳郡主指點了一條明路！」

狄雲鳳不禁嬌笑道：「少俠與于堂主均是本門才智卓絕之士，爲何問道于盲，不過我偶獲風聲，燕雲三梟巳遁回燕北，是以决定前往燕京，只須擒獲三梟，一切均迎刃而解。」

韓仲屏聞言不禁心神暗震，忖道：「燕雲三梟切不可落在她的手中，必須先下手爲强。」遂朗笑道：「究竟是鳳郡主高明，在下自愧不如，但有一不情之求，在下願隨驥尾，聽命効力。」

狄雲鳳道：「不敢，男女同行有所不便，梁院主恐對少俠另有指示，少俠倘無事可請自便！」

韓仲屏只覺無顏再留，緩緩立起道：「郡主打算幾時起程？」

狄雲鳳盈盈立起，道：「早則今晚，遲則明晨，恕我不恭送二位了！」

于冰早自站了起來，躬身施禮道：「老朽告退！」

韓仲屏只躬身一揖，隨着于冰走出偏殿，只覺氣忿難平，面色鐵青。

陰司秀才于冰似若無覺，快步走出寧靜庵，竟是愈走愈快。

片刻已自遠離寧靜庵三里之遙，于冰停身回頭冷笑道：「少俠覺得怒怨之氣難平麼？」

「不錯！」

「老朽不是說過，橫逆之來須處之以忍麼？」

韓仲屏長嘆一聲道：「在下謹受教，方才于堂主爲何不言不語！」

于冰道：「郡主的脾氣少俠又不是不知，老朽恐弄巧成拙，是以三緘其口。」

韓仲屏道：「在下意欲尾躡鳳郡主之一行身後。」

「恐得不償失，萬一爲鳳郡主發覺與少俠反目成仇，那時少俠必將進退失據，不如分道而行，反正少俠與老朽尚有重任在身，不可因小失大！」伸手一拉韓仲屏，疾展身法，如飛奔去。

× × ×

寧靜庵內羣雄濟濟一堂笑語商談，讚佩巧手翻天衛童智計絕倫。

葉一龍忽面現憂慮之色道：「在下意欲隻身前往五行院一探。」

狄雲鳳聞言不禁一怔，正欲出言相阻，忽聞得禪堂之外傳來衛童語聲道：「不可！」

只見巧手翻天衛童飄然走了入來，含笑說道：「葉堡主以及金萬森均在回家途中！」

鐵筆震九洲田非吾道：「莫非梁丘皇恐弄巧成拙予以釋回！」

衛童含笑道：「正是，那投身在五行院內擅用藥物使人迷失心智凶邪，爲老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另加藥物使其暴斃，葉堡主亦非陷身在五行院，他不過是訪友他鄉作客，不過不知道這位友人就是梁丘皇心腹親信而已，梁丘皇探出葉堡主委實不知返魂珠下落，不如長綫放遠鳶，才使燕堡主安然無恙！」

葉一龍聞言不禁大喜。

霍元揆說道：「那擅使迷魂藥物的凶邪暴斃在五行院中，梁丘皇絲毫不起疑心嗎？」

衛童道：「他在秘室中自己配得藥物，不愼吸入過量昏倒，待旁人發覺又不明解法致死，梁丘皇怎會知情！」

狄雲鳳訝道：「這樣說來，五行院蘊秘前輩盡爲所知了。」

衛童搖首答道：「那倒未必，老朽昔年在江湖中拯難救危，只要不是罪大惡極均予伸手，無意告知那凶邪藏身五行院，是略施詭計擧而成功。」

「那告知衛前輩的人必是五行院門下，昔年受恩深重，知恩必報！」狄雲鳳道：「前輩可否告知那人是誰？」

「不行。」衛童道：「郡主尚未應允老朽所求！」

狄雲鳳面有難色，道：「晚輩年輕識淺，如何當此重任。」

笑面如來邱浩東嘻嘻一笑道：「鳳郡主如不應允，只怕衛兄帶走葉少俠，無計少留君住，淚雙垂，行行聽取杜鵑啼，楚天雲暮，唯有暗燈殘漏傳銷魂。」

狄雲鳳不由霞飛雙靨，嬌嗔了聲道：「爲老不尊，盡自取笑晚輩。」

笑面如來邱浩東說道：「老朽是說眞的。」

衛童微笑不語。

葉一龍面色訕訕地尷尬不已。

狄雲鳳望了葉一龍一眼，道：「晚輩應允就是！」

六眼靈獼霍元揆哈哈宏聲大笑道：「這不結了麼？還要推三阻四的，我老猴兒豈非現成大媒又要吹上天去。」

狄雲鳳知川東二矮存心逗趣，笑也不是，恨得直橫白眼。

蘋兒噘着一張小嘴，嗔道：「郡主如非念在葉公子面上，那有這般好說話。」

霍元揆兩眼一翻，冷哼道：「蘋姑娘別向老猴兒發橫，有本事的先找葉賢侄出氣！」

蘋兒平時伶牙利舌，絕不饒人，此刻竟爲之氣塞，低聲兕道：「老不死！」

霍元揆笑道：「老猴兒還是不要死的好，到時候蘋姑娘去那裏找現成的大媒，蘋姑娘的心事老猴兒是知道的。」

蘋兒聞言羞得無地自容，一跺蓮足掠至狄雲鳳身前直喊要狄雲鳳爲她作主。

霍元揆得理不饒人，道：「到時自然鳳郡主一定要與蘋姑娘作主。」

狄雲鳳玉雪聰明，知霍元揆話中所指，霞靨上不由泛起百合般的笑容。

葉一龍如墮五里雲霧中渾然摸不着頭腦，心中大感困惑。

田非吾哈哈大笑道：「霍老猴兒這一手眞絕！」

「不，」霍元揆道：「這一手是衛兄教導有方，挾天子令諸侯，乃曹阿瞞故智耳！」

在座都知霍元揆指的是什麼，挾天子自然指的是葉一龍，不禁哄然大笑。

狄雲鳳與蘋兒羞赧不勝。

唐嬤嬤高聲道：「上了年歲的人拿孩子們取笑，成何體統，商量大事要緊！」

才算解開了這場鬧笑局面，但頓又一變嚴肅氣氛。

× ×

由湘入鄂，可捨陸就舟，自洞庭湖過城陵磯經嘉魚，凡數百里抵夏口。

一艘巨舟順流而下，舟中搭附甚多行旅達官，共是九艙，沿途部份客旅欲登岸辦事或遊賞，故行程極緩。

首艙搭附了三人，却是年少豐及冷面煞神祝同和揚花姹女彭凌仙。

祝同彭凌仙伴稱夫妻，而年少豐乃係彭凌仙幼弟，由於年少豐臂上犯疽迫不得已斷去，致元氣大傷故搭舟附行。

店船車脚牙，無罪也該死，這雖是尖刻損人之詞，但這五類人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目光銳利，那還瞧不出年少豐三人並非與他們口中所說的那麼平常，却不敢招惹就是。

年少豐足不出艙，每日長吁短嘆，心內却把衡嶽金府怨毒入骨。

他們爲何搭乘這艘慢舟，無非是爲了躲避追踪，而且這艘舟上江湖人物僅有他們三個。

彭凌仙勸慰道：「少俠不可如此，憂能傷人，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待抵達夏口找到這位神醫時續上斷臂，何愁不能復仇雪恨。」

年少豐憂急於色道：「在下不是不知，但不耐船行如此緩慢，何月何日才可抵達夏口。」

彭凌仙嫵媚一笑道：「凡事欲速則不達，少俠請稍安勿燥。」

年少豐長嘆一聲道：「在下恨不得立即續上斷臂，重回三湘，誓必將那金府化爲一片焦土瓦礫！」

彭凌仙道：「賤妾知少俠心意，但事已如此，還是放開胸懷爲上。」

忽聞艙外冷面煞神祝同傳來語聲道：「凌仙，快出來。」

彭凌仙不禁一怔，只當祝同發現了什麼有異，急急忙忙跨出艙去。

只見祝同負手站在艙面上，笑道：「凌仙，美景如畫，整日侷守艙中太也氣悶，何不出艙舒暢舒暢。」他粗魯不文，偏愛附庸風雅，聽來異常刺耳。

江景着實怡人，舒神暢懷、麗日晴空，波平岸闊，風帆片片，水鳥低翔，兩岸村落畦畛，交錯於水竹雲林之間，詩情畫意，貼情悅目。

彭凌仙皺了皺柳眉，輕哼一聲道：「祝老師居然有此閒情逸緻，少俠正在艙裏發煩哩！」

祝同陰陰一笑，道：「前面不遠就是鎭集，船必傍岸，妳我不如登岸解解悶如何？」

彭凌仙雖水性楊花，却不人盡可夫，喜愛的均屬年輕美男子，聽出祝同話中有話，心底不由泛起無名厭惡，却狐媚一笑道：「祝老師獨自上岸好啦，丟下少俠一人於心何忍。」柳腰一扭，風也似地閃入艙內。

冷面煞神祝同雖恨得牙癢癢地，但也無可奈何，不但不敢招惹彭凌仙，而且年少豐心狠手辣，翻臉無情，犯不着把一條性命賠上，暗暗冷笑道：「我自登岸找一粉頭樂上一樂，何必非要找妳不可，年少俠也未必眞能瞧上妳。」

船隻已緩緩駛向江岸，碼頭旁泊了十數艘大小船隻，上下人羣嘈雜不堪。

冷面煞神祝同隨着乘客登上岸去，走入鎭街，只見兩旁店肆林立，倒也熱鬧非常。

他走入一家臨江酒樓，小二殷勤招呼看座，只見偌大樓面上已上了五成食客，尚有絡繹相隨其後而登樓的，暗道：「這家酒樓看來還不錯，想必酒香餚腴，反正座舟明午啓碇，酒足飯飽後再找樂趣也不遲。」念定隨即向小二要了幾味酒菜。

殊不知相隔不遠，憑欄桌上有一雙怨毒眼神正盯着冷面煞神祝同。

祝同却懞若無覺。

那一雙怨毒眼神正是菊雲所發，菊雲扮作農夫老漢模樣，祝同自然不識，也做夢也未想到菊雲會追踪而來。

菊雲自爲葉一龍所救，痛恨梁丘皇誅戮走狗，發誓必與五行院周旋到底，自知不能與玉面哪吒韓仲屏陰司秀才于冰兩人力敵，不如先從年少豐身上着手，他痛恨年少豐更有甚于韓仲屏。

他一得知年少豐爲傷斷臂往夏口而去，由陸路追趕却不見影踪，猜測必由水路避免注目，半途折返，循着江邊尋覓。

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竟在這臨江樓上發現冷面煞神祝同，菊雲知道年少豐祝同彭凌仙三人同行，既然祝同現身，那年少豐彭凌仙當然亦在近處，暗道：「只須制住祝同，何愁不知年少豐彭凌仙藏身之處，老夫獨施雷霆一擊插翅難飛，時機不再免得夜長夢多。」

忽聞蟻語傳聲說道：「閣下不可操之過急，須知小不忍則亂大謀，擒賊須擒王，一個祝同乃無足輕重之輩，不可因小失大。」

菊雲不禁心頭大喜，聽出那語聲就是相救自己神似雙燕堡少主葉一龍的少年，忙別而回顧，却未發現葉一龍，不由一怔，暗道：「莫非他也易容換裝！」

暮然察覺一中年食客向自己微笑，並又傳來蟻語道：「眼前決不可打草驚蛇，在下深知菊總管痛恨五行院之梁丘皇過橋抽板，落井下石絕毒用心，須知目下要擒捉年少豐祝同彭凌仙的還另有其人，萬一誤會菊總管不過是窩裏反而已，恐弄巧成拙。」

菊雲不禁惕然心驚，知這位少俠必不會信口開河，無的放矢，決定移樽就教，拿起酒杯望葉一龍走去。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請坐，菊總管何妨靜觀一塲連台好戲！」

兩人如老友重逢，把盞相敬。

這時食客越來越多，突見五個身着玄色長衫，肩戴兵刄，面目森沉的中年漢子蹬蹬蹬快步登上樓來，有空着的桌面不坐，却朝冷面煞神祝同桌上湧去。

此乃喧賓奪主，目中無人行爲，事實上五個面目森沉漢子確把祝同視若無睹，其中一人竟與祝同擠坐一方，將祝同喚來的酒菜推在角隅。

菊雲目睹暗道：「這不是存心找碴麼？祝同再大的雅量也難容忍！」

果爲菊雲所料中，泥菩薩也有土性子，何況是人，更何況冷面煞神祝同在江湖上是凶名久著的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煞，那還按忍得下，叭的一聲一巴掌猛拍桌板，霍的立起，大喝道：「五位莫非是有意尋釁？」

對面而坐的中年漢子淡淡一笑道：「朋友何必這麼大的火氣，同是出門在外的人應該彼此容忍才是，稍時送上酒菜後兄弟敬朋友三杯以賠不是如何？」

這一席話竟把冷面煞神祝同哭笑不是，發作不得。

（未完・十三）



鬼谷天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魔教主先攘外、後懲內，將姦夫淫婦處以殘酷極刑，清理天魔教內部，對武家騏特別賞識，認爲可造就之材，要委任爲總巡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說明他將來是繼承教主之人，並將愛女翁木蘭許配爲妻，鄭重聲明不准反抗，如不答應，只有格殺，見武家騏不答應，限令一小時之內答覆，便自行離去。此時又進來翁木蘭救武家騏離去，叫他先到少林，暫時請羣豪不要大舉進攻天魔教，自己亦盡力勸止教主不去侵犯少林。武家騏趕到少林寺之後，被丐幫長老指證他是天魔教的人，武家騏承認事實，但沒有答應就任總巡管，羣豪不信……

內奸操權勢

普明禪師沉凝的道：「僞裝到底，實則通邪，欲圖以花言巧語，哄騙各派羣雄，使天魔教兵不血刃，垂手而霸天下的武林！……」

目光一轉，嚴肅無比的說道：「雖然佛門首戒殺生，但少林派戒規之中，亦曾明列通邪叛門，意欲使本門受嚴重損害之徒，罪可處死！武施主雖非本門弟子，但此事影響整個武林的安危，本派蒙天下同道倚重，許爲領袖門派，老衲亦可酌情裁處！」

言下已有置武家騏於死地之意。

武家騏臉色中泛紫，朗然道：「在下生死，早已置於度外，把話說明之後，任憑殺剮留存，在下絕不皺一皺眉頭！」

程公放陰沉着臉道：「你還有話要說麼？」

武家騏朗聲道：「以殺止殺，絕非善策，何況天魔教中高手如雲，天魔教主武功深不可測，雖然他尚未煉成邪門神功，但如雙方大舉搏殺，至多也不過兩敗俱傷之局，但如此一來，卻不知要有多少生靈因之傷亡……。」

少林是非多

程公放道：「搏殺勢所難免，否則難道等着天魔教主得病而死麼？」

武家騏道：「他那位女兒是心地善良，深明大義之人，正設法百般感化勸說，基於人性本善，天魔教主可力改前非，袪邪匡正！」

程公放冷笑道：「這想法太過天眞了！一個志霸天下的巨惡大奸，要他回頭向善，那簡直是緣木求魚之事！」

武家騏道：「但這卻是一個最好的方式，不能不稍加等待，倘若那天魔教主之女不能勸說其父回頭，再議征伐搏殺也還不遲。」

程公放大笑道：「凡事應搶佔先機，縱然你說是實事，又怎知不是那天魔教主之女的一條緩兵之計？」

武家騏朗聲道：「在下願以項上人頭保證！只要各派偃旗息鼓，暫止兵戈，天魔教絕不會進兵少林或其他門派！」

普明禪師仰天打個哈哈道：「武施主，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以你的一顆頭顱，怎能與天下武林安危以及數以萬計的同道性命相比！……」

目光一轉，向程公放道：「以老衲之見，不必再問下去了！此子心機深沉，用意至惡，留之於世無補，殺之足以儆頑除惡！……」

程公放白眉一皺道：「貴掌門現値閉關之期，老禪師無異於少林掌門，以武林向例而言，少林爲九大門派之首，自應由老禪師全權處斷……」

目光四外一轉，繼道：「不過，九大門派尚未全至，此子眞僞未明，如依老朽之意，最好待各大門派掌門人到達之後，再由公決如何？」

鐵面神行客又在竹榻上掙扎着欠身叫道：「不錯，殺他不得，待老夫傷勢稍痊之後，尙有話問他！……老禪師賣老夫一個薄面，且關他幾天再說……」

普明禪師宣聲佛號，道：「老衲遵命就是。」

轉身輕輕一喝道：「來人！」

但聽佛號連宣，兩名黃衣僧人，由殿外疾射而入。

普明禪師大袖飄飄，昂然走至武家騏面前，道：「武施主準備出手一搏，還是準備束手就縛？」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在老禪師等人面前，晚輩出手又有何益？」

普明禪師冷然道：「那倒是你識相知機。」

拂指一點，一縷指風點了出來，手法怪異，迅捷無倫，就算武家騏想要躲閃抗拒，也是無法做到。

只覺左右肩井穴同時一麻，立刻閉了穴道。

武家騏雖然穴道被閉，除了雙手下垂，不能擧動之外，行動無碍，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當下沉聲一嘆道：「在下一己之生死榮辱並不放在心上，只是武林之中只怕難免一場血腥大刧了！……」聲調一揚，大叫道：「在下尚有一椿不得不說之事，眼下各大門派之中只怕均有不少天魔教的內奸潛伏其內，依在下所知，大部份均是被收買的各派門下……」

普明禪師冷聲一喝，怒叱道：「死到臨頭，尙想施展詭計，挑撥各派內部不安麼？……」

程公放等默然無言，普明禪師喝道：「還不把他押下去麼？」

兩名黃衣僧人齊應一聲，橫拖豎曳，把武家騏拖出了殿堂之外。

武家騏心如刀剟，他萬萬料不到遠來少林會落到這樣一個結果，不但少林派的僧人對他敵意如此之深，連鐵面神行戴宗行以及點蒼掌門程公放也對他誤會得沒有解釋的餘地。

倘若他就此被殺，將永遠難以洗去通邪亂正，自甘下流的罪名，不但武家門風因之敗壞殆盡，自己縱死九泉，也無顏去見地下的爹爹！

他又想到被斷魂羅刹擄到洞庭的妹妹，在家中倚閭而望的老母，她可曾想到自己遭此不白之寃被禁在少林寺內麼？

她老人家能想得到一向敬重江湖世家的少林派，如今竟不分青紅皂白，就要把武家唯一的後代誅戮了麼？

忖思之間不由心酸淚下。

兩名黃衣僧人面無表情，拖曳着武家騏一路向後走去。

大約半盞熱茶之久，方在一座廢殿之後收住腳步，武家騏定神看時，只見此處已是少林寺後的山壁之下，在山壁之上有一個半出天然半出人工的洞穴，洞外一片榛莽，幾乎難以找出洞口。

武家騏却看得清楚，在那低矮的洞口之上清楚的雕着三個大字：「戒持洞」。

他不禁豁然而悟，戒持洞原是違犯了戒律的少林僧人囚禁之所。如今分明是要把自己關在此處了！

兩名僧人在戒持洞前收住腳步，其中一人掏出一個小巧木魚，梆梆梆，一連敲了三響。

不久——！

只聽裏面響起一片軋軋之聲，兩名中年僧人肩頭各插長劍，由裏面慢慢俯身走了出來。

那押解武家騏的二僧之一，沉聲說道：「此人是首座長老特命收押的重要奸犯，請嚴密看管！」

那兩名中年僧人打量了武家騏，同聲道：「貧僧知道了！」

由押解而來的兩名僧人手中接過武家騏，扯着他不能動轉的雙臂俯着身子疾快的向洞中走去。

武家騏被拖得足不點地，狼狽不堪，週身爲石壁上的石稜碰撞，已經鱗傷遍體，血跡淋漓。

武家騏定目細看，只見洞中漆黑無光，模模糊糊之中，似見兩旁盡是鵝卵粗細的鐵欄所建成的一間間囚室，有不少囚首垢面的僧人萎頓憔悴的跌坐其內，一個個俱如待死囚徒。

武家騏不由甚感愕然！

據他所知，少林派不但被倚爲俠義道中的泰山北斗，少林寺僧更是個個修持謹嚴，怎會有這樣多觸犯戒律之人？

那兩名中年僧人足下並不稍停，拖着武家騏一路向洞後走去。

石洞中有不同岔路，曲曲折折，寬窄高矮不一，武家騏默算距離，至少距洞口約有百丈距離，兩名僧人方才停下來。

兩旁並不再見鐵檻囚室，似是行至一條地下秘道之中。

武家騏正感奇怪之際，卻見二僧之一忽在一塊凸出的巨石上用力按了一按。

但聽一陣軋軋大響，一道暗門立刻打了開來。

武家騏豁然而悟，兩名僧人把自己當做了重要的死囚犯人，自是不能關在普通的囚室之內。

果然，只見打開的石門，約有三尺厚薄，裏面別無通路，四面想必俱是難以衡量的厚重石壁，關閉在內，當眞是插翅難逃。

兩名僧人一言不發，把武家騏拖入洞內，立刻七手八腳，將他四肢分別扣在四個沉重巨大的鐐銬之內。

那鐐銬分別釘在石室四角之內，一經束縛起來，不要說掙扎圖逃，就算移動一下也是難辦到之事。

武家騏雙肩肩井穴被制，更是毫無掙扎餘地，心頭一慘，暗暗嘆道：完了！當下索性瞑目不言，一任二僧所爲！

兩名僧人始終一言不發，把武家騏手腳鎖牢，退出石室，立刻一陣軋軋大響，厚重的石門闔了起來。

× × ×

武家騏被囚洞內，輾轉爲難，只好瞑目長嘆，咬牙不語。

時間慢慢逝去，在黑漆無光的洞室之內，已不知過了多久，但估計至少已是一天的時光混了過去。

武家騏四肢痠痲，知覺皆失。

一天的時間中不曾聽到一點聲息，也不曾有人來送過飲食。

武家騏黯然心想：難道他們就要這樣把自己活活餓死麼？

他腦海中思緒翻騰，所有的心事俱皆一一閃現心頭，雖然他並不怕死，但就這樣死去，實在使他心有未甘。

越想越覺悲傷憤恨，但却絲毫沒有辦法。

忽然——

只聽卜的一聲，彷彿一塊拳大的石塊由石室一旁壁間一下子頂了出來，就在武家騏身邊不遠的地面之上。

武家騏大感奇異，勉强轉頭看去，只見一方石塊果然已滾到了自己身旁。

但室中漆黑無光，却無法看到那石塊緣何而出，更看不出石壁上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正在奇怪之際，忽聽一縷微弱但却清晰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聽得到我的聲音麼？」

武家騏又驚又喜，連忙應道：「聽到了，尊駕是誰？」

那聲音並不答復武家騏詢問之言，顧自喃喃的道：「昨夜我已聽得有人囚入此處，費了一日夜的時光方才打穿了這條小洞，你能看得到麼？」

武家騏忙道：「在下視力不佳，實在看不到什麼？」

那聲音又道：「在我與你之間，已有一隻拳大的孔洞相通，這石壁厚約五尺，但我可以和你談心解悶了！」

武家騏聽得那聲音甚是蒼老，當下再度問道：「老前輩是誰，也是被囚之人麼？」

那聲音苦笑一聲道：「若非被囚，難道是來玩的麼？」

武家騏嘆口氣道：「老前輩是如何得罪了少林派？」

那聲音道：「且不要追詢於我，還是先把你自己說上一說！」

武家騏嘆道：「在下姓武名家騏，因一件誤會之事，被囚入此處！」

「武家騏！……」

那聲音喃喃了一陣道：「可是江南世家神風劍客武尚義的後人？」

武家騏道：「那正是先父！」

那聲音停頓了一時，嘆道：「因爲什麼誤會被他們囚了起來？」

武家騏皺眉道：「說來話長，在下……」微微一頓，又道：「在下只怕已難生離少林，說出來又有何益？」

那聲音淡淡一笑道：「你我遭遇相同，被鎖在這地牢之內，慢慢談心，不是正好排遣寂寞嗎？」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也好，果眞老前輩願聽，在下就說上一說！」

由於心頭的一股怒憤悲怒，與這位同遭囚禁的尚未睹面的老人談談，正可一洩心頭氣怨，於是，他把妹妹失踪，自己尋到北京開始，以至傳訊少林被囚石室爲止，俱皆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那隔壁囚室中的老人一言不發，靜靜地聽他說完，忽然嘆口氣道：「阿彌陀佛，刼數！刼數……」

武家騏聞言一震道：「老前輩口宣佛號，難道也是少林僧人麼？」

那聲音嘆道：「老衲普元，就是少林掌門……」

「啊？……」

如非手足被鐵鍊所銬，武家騏眞會一下跳了起來，大驚道：「老禪師就是少林掌門，您老人家不是正閉關麼？」

普元禪師苦笑道：「正值江湖滔滔，武林多故之時，老衲如何能抽暇閉關？那只是叛徒普明的僞託之詞！」

武家騏恍然大悟道：「這樣說來是普明長老陷害您了！」

普元禪師道：「三十年前老衲就處處爲其所制，姑息至今，始有此變！」

武家騏說道：「老禪師既然早已見機，爲何不把他廢除或者宣明其罪，將之誅除，却釀成此變，使貴派陷於萬刼難復之境。」

普元禪師喟然嘆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事，須知佛門最重因果，這些都只能歸之於既定的刼數，必然有其遠因，始有今日的惡果！」

武家騏不以爲然的道：「這也難說，老禪師難道不知此事的影響之鉅麼？不但少林一派勢將因普明賊禿之變，陷於萬刼不復之境，其他各派亦將因之受害無窮，老禪師難道能覺得心安，毫不後悔麼？」

普元禪師黯然道：「在少林派中，首座長老之地位僅次於老衲，老衲發覺其奸之時，他早已養成羽翼，大半少林弟子俱已受其蠱惑，不爲老衲所用，老衲縱想除之亦已無能爲力了，其次，老衲原認爲彼縱然陰蓄異志，但還不敢明目張胆，做出如此重大的叛逆之事，不料他竟然出了老衲意料之外……」

武家騏道：「闔寺僧衆難道都是他的死黨了麼？」

普元禪師道：「那倒並不盡然，只是大部勢力俱都入他掌握之中，同時，他也不敢認眞明目張胆，故而僞託老衲閉關！另外……」

微微一頓道：「還有一個更爲重大的原因，使老衲不曾對他採取行動！」

武家騏奇道：「不知是什麼原因？」

普元禪師道：「那就是老衲曾數次請示恩師，他老人家均不主張把普明清除，因爲他老人家早已算定，少林一脈，必將遭受一次空前大刼，天命如此，背之不祥，也許會因此使少林罹受更重的慘禍！」

武家騏大感意外的道：「老禪師的恩師尙健在人世麼？」

普元禪師輕誦一聲佛號道：「恩師三十年前即僞託圓寂，靜居少室峯後，除老

衲外，再無人知！」

「啊！……」

武家騏深爲駭然的道：「他老人家法號如何稱呼，想必已是百齡的人了！」

普元禪師道：「恩師法諱上一下虛，眼下已經一百二十高齡了！」

武家騏道：「他老人家知道老禪師遭下屬叛變之刼被囚此處麼？」

普元禪師道：「他老人家精通推卜之術，大概是知道的！」

武家騏道：「他老人家會來救援老禪師麼？」

普元禪師嘆道：「只怕是不會的了，因爲他老人家早已說過，大刼之來，肇因於先，非人力所能挽回！」

武家騏苦笑道：「老禪師可知那普明賊禿會用何種手段對付我們麼？」

微微一頓，續道：「其實他只要不聞不問，大約很快的我們就會被活活餓死在此了！」

普元禪師道：「一些不錯，他是要把老衲活活餓死，不瞞你說，老衲在此已被囚三月，滴水未進了！」

武家騏大驚道：「三個月的時間，老禪師怎樣撐下來的？」

普元禪師苦笑道：「老衲仗着內功精湛，又且常服自行調製的百草丹，故而比常人能耐得久些，但也最多只能支持上一個月的時光了！」

武家騏長嘆一聲，突然住口不言。

只聽普元禪師道：「武施主，爲何你不說話了？」

武家騏嘆氣道：「眼下除了瞑目等死之外，還有什麼話說，晚輩實在沒話可說了！」

普元禪師忽然輕輕一笑道：「老衲現在又有些改了主意！」

武家騏奇道：「改了什麼主意？」

普元禪師道：「老衲不惜做一名叛師子弟，也要力圖挽救少林命運！」

武家騏心神一振，但旋即嘆口氣道：「可惜現在已經太晚了，老禪師三月未食，被囚密室之內，門人弟子多半均不知情，縱然知道，也多是普明賊禿心腹，又有什麼用處？」

普元禪師微笑道：「人救不如自救，老衲要自己設法！」

武家騏道：「老禪師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可想麼？」

普元禪師不答武家騏相詢之言，却驀然問道：「你除了四肢被銬之外，還有什麼禁制？」

武家騏道：「右左肩井被閉，四肢一動難動，晚輩雖然不濟，也有數十年的功力，但在此情形之下，却是毫無辦法！」

只聽普元禪師道：「不要緊，老衲先設法助你脫困……」

一言未落，忽覺一縷指風輕輕襲入，像一條長蛇一般，爬上身軀，竟然點開了被閉的穴道。

武家騏又驚又喜，大感駭異，他雖然迭獲奇遇，已可算得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像這等奇特的解穴手法，與這種指力，尙是初次見到。

當下不由大是興奮的道：「晚輩被閉的穴道已經解開了！老禪師難道沒受什麼束縛麼？」

普元禪師苦笑道：「倘若老衲未受束縛，這一間石室如何關得住老衲？」

武家騏大爲奇異，料不到這位被囚的少林掌門雙手被鎖在鐵鍊之內，已經三月未食，尙能運功出指，使指風由被他點開的孔洞而入，解開自己的穴道，如非親身經歷，實在是難以置信之事！

當下忙道：「晚輩穴道雖解，但鎖在這樣的鐵鍊鐵環之內，也是毫無用處！」

普元禪師苦笑道：「這個老衲知道，那些鐵環鐵鍊俱是千載寒鐵所製，不要說你，就是老衲也無法把它掙斷！」

武家騏皺眉道：「這樣說來豈不仍是毫無用處！」

普元禪師忽然聲調一沉道：「從現在起，不要再多問老衲什麼，只要按照老衲的指示去做，憑一人之力雖然難以掙斷那千載寒鐵的束縛，但合老衲與你兩人之力，却大可一試……」

武家騏頗感困惑不解，兩人分囚兩室，只有一孔相通，又如何能合力掙脫束縛呢？但因普元禪師不准多問，只好閉口不言。

忖念之間，只聽普元禪師道：「快些調勻眞元，以你所學的吐納運息之術，使週身四肢充滿活力！」

武家騏忙道：「晚輩遵命！」

當下不再多言，果眞運氣調息起來。

至少過了一個時辰之久，方聽普元禪師又道：「現在調息得差不多了麼？」

武家騏說道：「晚輩所能已盡於此，早已遍運三十六週天，把體內眞氣都調勻了！」

普元禪師一笑道：「那很好，老衲且傳你一段佛門上乘運息之法，這是恩師傳與老衲一人之學，眼下少林派中，尙無第二人習過此技！」

武家騏大感困惑，心想難道三個月的囚禁，使這位少林掌門高僧變得有些瘋顚了不成，既是設法逃走，爲何又要向自己傳起運息之法來了！

心中雖如此想，但却並未多問。

只聽普元禪師聲調凝重的道：「聽着，混沌初開，天地濛溟，清氣上升，濁氣下降……」

而後是一段艱澀難解的字句。

武家騏家學淵源，天賦深厚，加上他聰穎過人，初聽時雖感不解，但旋即覺得那果是一門上乘運息之學。

當下不暇細忖，立刻按照上面所說瞑目調息起來。

一經試探，頓覺此門吐納運息之學，有如汪洋大海，不知不覺完全沉浸其中，苦練起來。

初時只覺甚是困難，但過了不久之後，就順利了許多，不知時光過去多久，依然反覆不停，入於忘我之境。

時光不知究竟過去了多久，忽然一聲佛號使他驀然而醒。

只聽普元禪師笑道：「武施主怎麼樣了？」

武家騏忙道：「老禪師相授之學，實在高明淵深，只可惜晚輩是在囚禁之中，四肢不能靈活運用，否則……」

沉聲一嘆，住口不語。

普元禪師微笑道：「老衲所以相授此學，正是爲你脫困設法，現在，你自認爲全學成了麼？」

武家騏道：「晚輩雖不能說已全部學成，但却已可熟悉運用了！」

普元禪師有些感慨的道：「江南世家名不虛傳，武施主能在短短七日之中，參悟了本門大乘禪功第一折，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武家騏大吃一驚道：「什麼，老禪師是說晚輩已經修習了七天了麼？」

普元禪師笑道：「此處雖然難見天日，但老衲自信不會弄錯！」

武家騏驚道：「晚輩爲何覺得不過才過了幾個時辰……」

微微一頓，又道：「還有，晚輩的腹中爲何也沒有飢餓之感？」

言下對在此已經過了七天之事似是有些不信。

普元禪師凝重的說道：「當眞心神合一，百年不過才一瞬耳，武施主爲大乘禪功所吸，沉浸其中，自然不會覺得時間漫長……」

輕咳一聲，又道：「聽着，老衲要相授大乘禪功的第二折了！」

武家騏心中一動，忙道：「老禪師且慢……」

普元禪師道：「怎麼，難道你不想學了麼？」

武家騏苦笑道：「非是晚輩不想再學，眼下外面形勢瞬息萬變，七日時光已不知又發生了多少變故，倘若晚輩再學下去，縱使能脫困而出，江湖中只怕也已形勢大變，面目全非了！」

普元禪師笑道：「依你之見呢？」

武家騏吶吶的說道：「我……我……我……」

但他我了半天，也沒有我出個所以然來。

因爲他實在想不出能怎麼樣來？

只聽普元禪師笑道：「現在還是定下心來，先把禪功習成，須知習成禪功之後，始有脫困之望，能夠脫困，才能談到其他，否則豈非一切皆是徒然！」

武家騏不言語了，同時他也深深佩服普元禪師能有這樣的定力。

不久，只聽普元禪師又道：「大乘禪功第二折，雖比第一折還要困難一些，但有第一折做爲基礎，修習起來，却會快上一些……」

於是他又開始不停的口述修習功訣，費了三天時光，武家騏第二折又已習成。

普元禪師語調中已充滿了激動之聲，向武家騏道：「以你的進境，第三折只需要兩個時辰即可練成，而後三折合用，就可能有脫困之望了！」

於是，普元禪師又開始以激動的音調，講述第三折的修習功訣。

× × ×

不出普元禪師所料，兩個時辰之後，武家騏激動的叫道：「老禪師，晚輩已能運用了！」

普元禪師微笑道：「很好，大乘禪功爲佛門第一上乘功訣，三折合用，可使你原有功力暴增十倍以上……」

武家騏大喜道：「當眞有這樣大的功用麼？」

普元禪師道：「老衲一向不做聳人聽聞之言，此時此地，更是不會徒說空言，不過……」

聲調一沉，續說道：「就算你功力暴增十倍，也還是無法掙斷那千載寒鐵的環鍊！」

武家騏心頭一沉，道：「這樣說來，豈非仍無用處？」

普元禪師一笑道：「若是毫無用處，老衲也就不會費上這番心血了……」

語調含蓄的一轉，道：「在你能夠脫困之前，老衲有幾句心底之言，必須先與你說個清楚！」

武家騏道：「老禪師儘管指教！」

普元禪師沉凝的道：「大乘禪功爲達摩師祖遺學中的精絕之學，歷代祖師每代只揀忠厚門人傳與一人，歷代單傳，已歷二十餘世矣……」

武家騏感激的道：「這等絕世之學，老禪師傳與晚輩，晚輩實在不知該……」

普元禪師打斷他的話道：「眼下形勢危迫，更加上施主是江南世家之後，否則老衲雖死，也不肯將祖師遺學輕易傳人！不過……」

聲調一沉道：「施主可否答應老衲幾件事？」

武家騏忙道：「只要是老禪師吩咐，萬死不辭！」

普元禪師道：「第一，少林派恐難脫一場大刦，也許目前刦變已生，當代少林羣僧中並無出類拔萃之人，救亡圖存，端賴施主了……」

武家騏一怔，道：「莫非老禪師要晚輩出家麼？」

普元禪師道：「那倒不是，只望施主把少林興亡視爲關切之事，必要時擇一賢者而立，使少林一脈不致中絕！」

武家騏道：「這是晚輩義不容辭之事，不過，其中却也有些困難！」

普元禪師道：「什麼困難？」

武家騏道：「晚輩並非少林僧人，如何能干預少林內部之事？」

普元禪師笑道：「那就要有屈施主了，不知施主可肯認老衲爲師，權充俗家弟子！」

武家騏恍然道：「多謝老禪師收錄，晚輩已蒙傳秘技，名實相符……」

微微一頓，激動的道：「既蒙老禪師不棄，晚輩今後就以師父相稱了！」

普元禪師微笑，說道：「有屈武施主了！」

武家騏忙道：「師父說那裏話來，只可惜弟子刑具加身，無法行施大禮！」

普元禪師苦笑道：「有這番心意也就夠了！」

武家騏問道：「師父還有什麼吩咐之事？」

普元禪師道：「第二、大乘禪功無異是少林鎭山之學，他日大局粗定你須在少林弟子中擇一賢者將此神功歸還少林！」

武家騏忙道：「弟子遵命！」

普元禪師沉凝的又道：「擇人務必愼重，如所傳非人，則貽害之深，就不可估計了！」

武家騏也凝重的道：「弟子一定謹愼從事！」

普元禪師又道：「大乘禪功不可輕露，不得已時一用之，俟歸還少林之後，應即棄而不用，以示風度！」

武家騏很恭謹的說道：「弟子絕不敢忘！」

師徒一番對答，武家騏心中却仍懷着老大的一個疙瘩，他不知道普元禪師爲何要如此說法，此刻四肢仍牢牢縛在鐵鍊之內，大乘禪功既然仍不能震開千載寒鐵的環鍊，不知還有什麼辦法？

此外，既能震斷脫困，普元禪師爲何又要說這些，難道他不肯逃麼？

忖思之間，只聽普元禪師說道：「徒兒，把三折神功之力悉數運用起來，待爲師助力一到，即刻把全部功力向四肢猛力彈出！」

武家騏不敢怠慢，連忙猛提一口眞氣，把所習而成的三折神功之力盡皆提聚了起來。

三折神功一經運在一起，只覺週身熱流滾滾，竟像爆發的火山一般，心頭不由微感一凜。只聽普元禪師沉聲道：「徒兒！用力……」

一股激盪的暗勁，忽然攻入了武家騏的氣海穴內！

武家騏本來已如鼓漲的氣球一般，普元禪師內力一到，更是如火加油，登時眞氣疾衝，向四肢之上彈去。

奇異的事發生了。

但聽卡卡卡一連數聲脆響，四肢上的千載寒鐵所製的環鍊，盡皆碎爲段段，散了一地。

武家騏長吁一口粗氣，狂喜道：「師父！弟子成功了……」

舒展了一下四肢，有困龍得水的欣然之情。

只聽普元禪師輕聲道：「那很好！不枉爲師一番苦心！」

武家騏吃了一驚，忙道：「師父，您怎麼了？……」

原來普元禪師聲調微弱，似是體力已經衰竭。

果然，只聽普元禪師微弱的道：「不要惦念爲師，我……不像你那樣容易脫得了身……」

長嘆一聲，住口不語。

武家騏大急道：「不……弟子可以全力助您……」

說話之間，就欲全力向石壁推去，欲圖打通石壁，去營救普元禪師。

只聽普元禪師沉聲道：「住手！」

聲調雖然微弱，但却威嚴無比。

武家騏悲哀的住手，叫道：「師父，您……」

普元禪師無限感慨的道：「不要多問什麼，快依爲師的話做，以你的功力，打破封閉的洞口，諒來不成問題，打通之後，可由峯壁攀越而出，去到少室峯後聽泉左洞去叩謁師祖，就說爲師未遵師命，冒死要你跪求師祖，決斷本門之事！」

武家騏無可奈何的顫聲道：「弟子遵命……」

雙膝一屈，向那拳大的孔洞端端正正的拜了四拜，道：「弟子叩別師父了！」

普元禪師喟然一嘆，說道：「快些去吧！」

武家騏黯然道：「師父保重，不久之後，弟子必會來救您老人家！」

普元達觀的一笑道：「凡事皆有前定，爲師並不斤斤計較這些……」

武家騏雙目蘊淚，忽然反轉身子，將大乘禪功三折合用，猝出一指，向封住洞室之間上點去！

但聽唰唰連響，那石壁粉屑四落，不一時間，就出現了一個約有三尺方圓的巨大洞穴。

武家騏心中大喜，立刻俯身而出。

定神看時，只見曲折的洞道中渺無人踪，分明無人看守。

當下鷺伏鶴行，一逕向前走去。

就當快要走到那些皆有鐵檻囚室近旁之時，方見一名黃衣僧人徐步而來，似是洞中的巡查僧人。

武家騏毫不怠慢，驀然一指點去。

那僧人相距尚有兩丈距離，但却應指倒地，已被閉了穴道。

武家騏並沒料到大乘禪功修習之後會有這等不可思議的神功，當下壓制着心頭的狂喜之情，身形鶻起，提起那倒地的僧人，拉到了黑暗偏僻的角落之中。

那僧人雙目亂轉，看淸了把他制住之人竟是被囚了十多日的武家騏，面部頓時現出一片惶駭之色。

武家騏伸手一拍，拍開了他的穴道，輕聲喝道：「如果你不想死，最好不要聲張！」

那僧人正是把武家騏囚入石室的兩名中年僧人之一，訝然低聲道：「你……是怎樣逃出來的？」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不必多口，現在是我問你答……外面情勢怎麼樣了？」

那僧人茫然道：「武少俠是說……」

武家騏皺眉道：「天魔敎沒有大擧入侵麼？」

那僧人噢了一聲道：「沒有，但九大門派之人多已到齊，眼下天下各路羣雄大多已會集少林了！」

武家騏說道：「還好，那普明老賊禿呢？」

那僧人怔了一怔，道：「普明長老正以代掌門的身份主持大會，共議消滅天魔敎之策！」

武家騏冷笑一聲，道：「好一個代掌門的身份，只怕他就是天魔敎收買了去的叛徒之一……」

那僧人訝然道：「武少俠這話……」

武家騏恍然道：「不必多說，現在，快帶武某走出洞去！」

聲調低沉凌厲，那僧人吃驚之餘，不敢多言，連忙低身俯首，當先向洞外走出去！

× × ×

武家騏凝神戒備，步步爲營，跟在那名中年僧人之後，一路向洞外走去。

在那洞穴的前半段，一間間隔開的鐵檻囚室之中，仍然坐着無數的黃衣僧人，個個面色憔悴，瞑目俯首。

武家騏擧目四顧，見除開那引路的中年僧人之外，並無其他守洞僧人，心頭一動，沉聲喝道：「慢走！」

那名中年僧人聞言一震，連忙收住脚

步道：「少俠有……有什麼吩咐？」

武家騏哼了一聲道：「這些被困的僧侶，都是犯了什麼戒律？」

那中年僧人喘出一口大氣，說道：「這個……小僧不知，小僧只知奉命看守犯人……」

武家騏冷冷的道：「他們大約都是首座長老普明下令囚禁的了！」

那中年僧人頷首道：「往日雖然也有囚禁之人，但爲數不多，自從普明長老代理掌門後，囚犯才多了起來！」

武家騏心念急轉，暗忖：這些僧侶想必都是反對普明之人，倘若此刻救了他們出去，也許反而使他們遭到不幸，還是先見過師祖之後，再做區處。

當下微喟一聲，喝道：「現在可以走了！」

那僧人喏喏連聲，繼續向前走去。

不久，已至戒持洞口，那僧人雙掌合什，吶吶的說道：「小僧不能再送，請少俠……」

武家騏沉聲道：「由此去少室峯後，應該如何走法？」

那僧人眉頭一皺道：「戒持洞就是少室峯，但峯後都是斷崖絕壑，小僧從未去過，想來由峯頂攀過去就是，只不過山路過於險峻難行……」

武家騏冷冷一笑，道：「多謝了！」

不待那僧人回話，舉手一拂，點了他的「靈台」大穴，那僧人一聲未吭出，已經變成了一截難動難言的人像。

武家騏向洞外略一張望，立即長身而出，恍如幽靈鬼魅，逕由戒持洞後向少室峯上攀去。

少室峯果然陡峭難行，山石磋峨，荊棘遍地，懸崖千仞，壁立如削，縱然是山間猿猴之屬，也是不易輕輕渡過。

武家騏眉宇微鎖，運起雲絮輕功身法，逕向峯巓攀去。

儘管雲絮輕功是武林中的上乘絕學，也仍然險象百出，有好幾次差點落入那懸崖之下。

費了半個時辰左右，武家騏才吃力的攀上峯頂，返身四顧，只見少林寺方方正正，盡收眼底。

寺中黯無燈火，鐘鼓無聲，乍然看去，有如一座無人的廢寺，但武家騏却爲之放下了心來，因爲他知道：這情形表示少林寺尚未受天魔敎攻襲，一場武林中的血腥慘劇尚未上演。

但想到隻手掩盡天下羣雄耳目的普明長老，與蒙昧無知的鐵面神行客戴宗行以及點蒼掌門程公放等人，心頭却不禁大感沉重。

終於，他喟然一嘆，向峯後滑去。

少室峯後，山勢比較平坦了許多，但却榛莽叢生，亂石峻峭，是一道素少人跡的廣闊山澗。

武家騏縱目四顧，不由暗暗發愁，他忘記了問普元禪師那聽泉洞位於何處，在這廣闊的山澗之中，一時不知該向那裏去找。

忽然——

眼前黑影一閃，彷彿有人在十丈之外一掠而過。

那黑影的動作實在太快了，就在武家騏愕然一怔之際，已然射入了數十丈的榛莽之中。

不要說那黑影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沒有看清，就連那是不是人，也使他不敢遽下判斷。

但他却毫不遲疑，默運全力，向那黑影消失之處撲去。

那黑影消失之處是一片高可丈餘的矮林，林後則是邐迤的山壁，逕向山澗深處伸過去。

武家騏定神看時，那黑影早已不見。

一時之間，他心中浮起了無數的疑問，他自信不會看錯，那黑影定是一個身負奇學的一流高手。

但他是那一路的人物，爲何在深夜之中到這素乏人跡的深澗中來？且當天魔敎的陰靈瀰漫江湖，各派羣雄聚會少林之際，就更加令人覺得可疑。

方在錯愕失神之際，忽聽一陣飛瀑流泉之聲隱隱傳入耳鼓之中。

武家騏腦際間靈光閃動，立刻恍然大悟。

師祖一虛老禪師靜居參修之處既名聽泉古洞，想必就在這飛瀑流泉之處不遠，當下不暇細忖，身形疾晃，循聲馳去。

在山澗盡頭，一泓清泉由峯腰之中倒垂下來，有如萬斛珠玉飛瀉，懸崖飛瀑，蔚爲奇觀。

雖然瀑布不大，但一瀉千丈，加上山崖的隆隆回聲，却也顯得氣勢不凡，有如萬馬奔騰。

然而，武家騏窮極目力，也仍然看不出那裏有什麼洞穴。

正當他困惑莫決之際，忽見一遠處的樹叢中突然射起兩條人影，閃電般向那瀑布之前衝去。

武家騏驚疑交迸，沉聲大喝道：「站住！」

身形鶻起，追了上去。

那兩條人影武功俱入化境，聞得武家騏喝聲，其中之一剎身停了下來，另外一人却仍然疾射如箭，穿入了瀑布之中。

武家騏見狀不由一怔，原來那停下之人全身俱皆包裹在青布黑紗之內，只在面紗上開了兩個圓洞，露出了兩隻綠芒如電的眼睛。

武家騏心中暗驚，因爲單由這副打扮上，使他已經可以看出必是天魔敎中之人，當下沉聲喝道：「你是什麼人，到此何爲？」

那人雙目兇光激射，陰陰一笑，反問道：「你不是曾被敎主任命爲巡查使者，却又由太行別宮潛逃了的江南世家二代武家騏麼？」

武家騏怒聲道：「正是區區，爲何不答復我的問話？」

那人呵呵大笑道：「太行別宮中曾有一面之緣，爲何你這樣快就忘了？」

武家騏冷叱道：「像你這樣藏頭露尾之人，武某只能確定你是天魔敎的妖徒，又怎能認得出你是誰來？」

那人仍然大笑道：「難怪難怪，本座不妨告訴你，本座就是外三堂總舵中的總敎練，現在兼代總舵主的司徒春元！」

武家騏冷冷的道：「你來此做甚？那逃到瀑布之下的人是誰？」

說得雖然平靜，但心中却激動到了極點，無數的疑問使他感到震驚不安，司徒春元是天魔敎外三堂的總敎練兼總舵主，他既到了此地，自然不會是一個人來，很可能的天魔敎已經大舉入侵少林。

這是十分可能之事，普明長老私囚掌門，叛跡昭著，分明是被天魔敎收買了去的內奸，天魔敎遲遲不入侵少林無非是等待九大門派到齊之後再行動手，現在，大約就是今夜，一塲空前的武林血刦大約就要在少林展開。

更使他不安的是司徒春元爲何來到少室峯後……

這些意念不過僅在閃電之間，只聽司徒春元大笑道：「逃到瀑布之下的人是誰？……哈哈，先別問這些，你不是被少林囚入了死牢了麼，怎麼又會逃出來了？」

武家騏冷笑道：「憑少林寺中那點佈設，還困不住武某……」

聲調一沉，又說道：「你怎會知道此事？」

司徒春元哼了一聲，答非所問的道：「這倒是本座頗有興趣的事……本總舵中的金鷹堂主巫成與四位分舵主俱係死於你的掌下，本敎敎主且曾任你爲巡查使者，青睞有加，以你這點年紀而論，確然高人一等，的是不凡！」

武家騏又急又怒的道：「老賊，你爲何不答復武某的問話？」

司徒春元狂笑道：「除本敎敎主而外，還沒人有資格向本座問長問短……」

兩道冷電般的目光滴溜一轉，笑笑接着道：「不過，本座却有一個消息告訴於你……」

武家騏不耐的道：「快說！」

司徒春元故意慢吞吞的道：「本敎敎主初時雖然甚是欣賞你的膽識才幹，有意加以重用……」

武家騏暗暗冷笑，忖道：「可惜你還有些不知道的事，你們敎主不但想對我重用，而且還想招我做姑爺哩！

正忖念間，只聽司徒春元繼續的說道：「但你的潛逃激怒了敎主，已經下令追緝，不論死活，只要能把你抓到，俱受重賞……」

武家騏冷笑道：「這樣說你是想用我去請賞的了！」

司徒春元傲然道：「一些不錯，雖然你曾大鬧外三堂，掌斃金鷹堂主巫成，武功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之林，但在本座眼中，還沒把你當成一號人物！」

武家騏冷若寒冰的道：「那很好，尊駕可以出手了！」

司徒春元嘿嘿大笑之中，右臂一探，五指箕張，向武家騏劈胸抓到。

兩人相距約有丈許距離，司徒春元脚下未動，按說絕對無法抓到武家騏，但奇怪的是就在他出手抓之間，不知他是用何種手法，一條手臂竟似暴長數尺，疾如閃電一般已經抓到胸前。

武家騏大吃一驚，他萬沒料到司徒春元竟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神功，幸而他雖驚不亂，反手一指，向抓到的手掌點去。

這是一招十分冒險的打法，以指對掌，除非功力高過對方甚多，否則至少也有斷指脫腕骨碎之厄！

司徒春元的奇招突出，使武家騏來不及用其他的招數格拒，除非冒險使用此招而外，只有硬被對方抓個正着。

說時遲，那時快！

但聽啊的一聲驚呼，司徒春元踉蹌而退，只見他的右掌鮮血淋漓，似乎已經受了重傷！

不但司徒春元大爲駭異，連武家騏也頗出意外，司徒春元是在天魔敎中神秘得連敎主之女翁木蘭都怕的三位總敎練之一，並非尋常人物可比，雖然那一指他已運出了大乘禪功，但匆促之間出指應敵，實在沒有必勝的信心。

司徒春元看看被點傷的右手，咬牙喝道：「姓武的娃兒，你這算什麼功夫？」

武家騏一招得手，胆氣大壯，冷聲喝道：「在小爺面前，豈有你問東問西的分兒！」

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司徒春元又驚又怒，左掌一振，疾迎而上。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迴聲如雷，砂石齊飛，武家騏這次出招已經從容得多，不但大乘禪功三折併用，而且本身功勁也已運到了九成以上，但雙手接實之下，仍然猛的一震，氣血急湧，幾乎拿不住。

定神向司徒春元看時，情形更糟，只見他一連退出了四五步，雙肩猶自搖擺不已。

武家騏略一運息，晃身逼了過去，喝道：「現在肯答復我的問話了麼？」

司徒春元喘吁着道：「你的武功實在出了本座的意料之外，你……」

武家騏右掌蓄勢待發，大喝道：「小爺等你的回答，同來之人是誰？到此何幹？天魔敎是否……」

不待他說完，司徒春元忽又爆出一串嘿嘿大笑，道：「本座不會受你的脅迫審問……」

身形驀地鶻起，向山澗之外射去。

先後一指一掌，雖然已經使他受了不算太輕的創傷，但他彈射之勢依然疾捷如電，一起一落之間，已經掠出去了七八丈遠。

武家騏勃然大怒，沉聲喝道：「老賊那裏走？」

雙足一點地面，有如流星趕月追了上去。

但他追出不及一箭之遙，忽然心頭一動，愕然收步，略一忖思，反身又向那瀑布之下躍去。

果然不出所料，在瀑布之後的岩壁之上，有一個天然的古雅山洞，洞內洞外滿佈青苔，但仍然可以看出洞口之上的四個魏書大字：聽泉古洞。

武家騏像被人兜胸搗了一拳，暗暗自責道：「我早該想到這一點！」

他想到那與司徒春元同來，衝入洞中之人，不禁遍身冒出了一身冷汗，當下縱身就向洞中鑽去。

但他立刻就又冷靜了下來，原來洞中寂靜無聲，洞中也沒有什麼凌亂的痕跡，不由心中暗忖：還是不要太魯莽的好。

略一忖思，緩步向洞中踱去。

洞中十分黑暗，但武家騏早巳有暗中視物之能，運目四顧，仍能看得清清楚楚

，纖毫畢現。

只見那洞中十分狹窄，乍然看去，一無所有。

他把脚步放重了一些，繼續前進，大約一丈七八的距離，已到洞底。

武家騏雙眉深鎖，正在大感困惑之際，勿見洞底之左又有一條彎路，如不走到盡頭，絕難看得出來。

探頭看時，不由心中一喜。

原來那岔路只有一丈長短，盡頭處是一間經過人工修建的石室。

武家騏神色肅然，在石室門外雙膝跪了下來，整理衣冠畢恭畢敬的叫道：「弟子武家騏，奉恩師上普下元禪師之命，叩見祖師！」

不久，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問道：「你叫武家騏？」

武家騏連忙叩首觸地道：「是！」

那低沉的聲音又問道：「你何時拜認普元為師，又為何來見老衲？」

武家騏遲疑了一會，終於把自己的一切遭遇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

那低沉的聲音待他說完之後，輕宣一聲佛號道：「要見老衲不難，但却必須先依老衲一事！」

武家騏怔了一怔，連忙叩首道：「師祖有事儘管吩咐，弟子焉敢不遵！」

那低沉的聲音鄭重的道：「現在聽老衲吩咐……四肢伏地，雙目緊閉……」

武家騏雖感奇怪，但却不敢多問，果然依言俯伏於地，把兩眼緊緊的閉了起來，輕聲道：「弟子已遵辦了！」

那低沉的聲音繼續吩咐道：「默誦一百遍『南無阿彌陀佛』，不待百遍誦完，不准移動！」

武家騏忙道：「弟子遵命！」

當下正心誠意，一遍遍的默默誦唸了起來。

就當他唸到二十遍左右，只聽石室門輕輕推了開來，同時，一陣脚步聲隨之傳入了耳鼓之中。

武家騏雖感奇怪，但因百遍未曾誦完，不敢輕率移動，但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偷偷瞇着眼睛貼地望去。

觸人眼簾的是一雙雲鞋與飄拂的僧袍下擺。

武家騏心頭一驚，暗忖：是祖師走出來了。

當下連忙把瞇細的眼睛緊閉了起來，繼續誦唸「南無阿彌陀佛」。

殊料他一個念頭尚未轉完，只聽一串震天的大笑在耳邊響了起來，而後轟然一聲，像是整座的山峯當頭壓了下來。

武家騏雖知道不妙，但為時已晚，就在那聲轟然大響之中失去了知覺。

× × ×

不知過了多久，彷彿有一百年那樣長，又彷彿只在眨眼之間，武家騏又悠悠的醒了過來。

他努力睜開兩眼，所能看到的是一灘鮮血，他知道，那是由自己身體上所流的鮮血，他受了人的暗算。

由那些未曾凝固的血液看來，自己昏迷的時間並不算長久。

然而，他此刻虛弱得連呼吸都感到吃力，四肢像有千斤之重，幾乎連移動一下的力氣都消失了。

他有無數的疑問，他不知道那暗算自己的人是誰？但可以想得到的那絕非師祖一虛禪師。

他試圖運功療傷，但立刻就發覺這是無法辦到之事，一陣絕望，使他不由鼻頭發酸，心如刀戮。

普元禪師不但授予他少林秘技大乘禪功，也助他脫困而出，不料師祖未曾見到，却要糊里糊塗的死到這古洞之中，實在是使他難以瞑目之事。

忽然——

正在他陷於絕的深淵之時，只聽一個蒼老低弱的聲音叫道：「武施主……」

武家騏强提了內力，急忙應道：「是誰？」

那低弱蒼老的聲音嘆道：「老衲是一虛……」

武家騏驚喜交迸，叫道：「師祖…弟子不幸……」

那蒼老的聲音接道：「傷得重麼？」

武家騏喘吁的道：「弟子……只怕不行了！」

那聲音帶些鼓勵意味道：「試試看，能否爬了進來！」

武家騏掙扎着抬頭看去，此刻方才看清石室房內虛掩着一半，室中正面有一個歪倒了的高大蒲團，一個枯瘦的老僧正倒臥在蒲團一旁的血泊之中。

武家騏大吃一驚，忙叫道：「師祖……您……」

他心中明白，那僧人定是一虛禪師無疑，但這位已達一百二十高齡的少林上代掌門高僧也受了那人的暗算。

武家騏激動之餘，奮竭全力，掙扎着向石室中爬去。

雖然相距不過兩丈距離，但這却是武家騏有生以來最難走的一段路程，兩丈距離何異萬重高山。

但在一口凝聚在心頭未散的眞氣支持之下，他終於一分一寸，一點一滴，吃力的爬到了一虛禪師的脚前。

一虛禪師看來比他內傷還要重上一些，一襲僧袍早被口中噴出的鮮血染得腥紅，斜臥在血泊之中已到了一動難動的程度。

武家騏大感悲哀，不禁雙目蘊淚，痛苦的叫道：「祖師，這……這都怪弟子粗心……」

一虛禪師却神色莊嚴，擠出了一副坦然的笑容，打斷他的話，說道：「不要說這些……」

武家騏喘口粗氣又道：「那暗算師祖的是……天魔教的……人……麼？」

一虛禪師仍是坦然的一笑道：「不！……是小徒……普明……」

武家騏雙眉深鎖，忖思着道：「據…恩師之言，師祖……這……清修的洞府……普明……老賊並不知道，他怎麼會……」

一虛禪師目光慈祥的望着他道：「不錯，他……是不知道，而且……他以為老衲……早已圓寂歸西……了……」

武家騏困惑的道：「那麼，他……怎會到此……行兇？……」

一虛禪師平靜的道：「是老衲……要他來的！」

（未完・十四）